古中医在3700年



国色添饭
作品

阅文集团
CHINA READING

《古中医在3700年》
GUZHONGYIZAISANQILINGLINGN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第一卷 重生未来
- 第一章 法庭重生
- 第二章 陈述
- 第三章 诊脉
- 第四章 结果
- 第五章 意外
- 第六章 赵俞
- 第七章 再见
- 第八章 刺绣
- 第九章 曾经
- 第十章 连真
- 第十一章 女王
- 第十二章 消息
- 第十三章 大夫
- 第十四章 穴位
- 第十五章 确认
- 第十六章 荒谬
- 第十七章 历史
- 第十八章 突发
- 第十九章 权利
- 第二十章 加冕
- 第二十一章 忍
- 第二十二章 始末
- 第二十三章 采访
- 第二十四章 拒绝
- 第二十五章 逼迫
- 第二十六章 病人
- 第二十七章 诊断
- 第二十八章 意外
- 第二十九章 结果
- 第三十章 希望
- 第三十一章 小病
- 第三十二章 见面
- 第三十三章 资格
- 第三十四章 测试
- 第三十五章 黄老

第三十六章 反应
第三十七章 拉锯
第三十八章 情形
第三十九章 商陆
第四十章 警告
第四十一章 医院
第四十二章 试试
第四十三章 谜语
第四十四章 打
第四十五章 五分钟
第四十六章 手段
第四十七章 朱瑾
第四十八章 维护
第四十九章 嚣张
第五十章 重楼
第五十一章 道歉
第五十二章 通过
第五十三章 决定
第五十四章 尖叫
第五十五章 患者
VIP卷
第五十六章 选择（求首订）
第五十七章 赶（求粉红~~）
第五十八章 等
第五十九章 治
第六十章 失望
第六十一章 礼物
第六十二章 再见
第六十三章 往
第六十四章 事
第六十五章 参观
第六十六章 治
第六十七章 疗
第六十八章 新闻
第六十九章 热议
第七十章 血
第七十一章 生命
第七十二章 伤
第七十三章 清醒
第七十四章 实话

第七十五章 立冬
第七十六章 新年
第七十七章 医嘱

版权信息

本书版权由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2016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违者必究

第一卷 重生未来

第一章 法庭重生

朱槿被一阵刺鼻的味道呛醒,疑惑睁开了眼,时隔百年,从无意识醒来还是第一次。静静看着入眼的东西,对从未见过的精巧瓶子以及从里面发出来的气味仔细看了两眼。

待看到听到眼前的人影感觉到手臂上传来的温热时,朱槿平静无波的眼里才闪过一丝惊诧,难道她又进入了谁的身体?

朱槿坐直身仔细看向眼前的人。

“连楠小姐,你终于醒了,是哪里不舒服吗?”眼前的人穿了一身奇怪的黑色衣服,头发简单得盘在脑后,一丝不苟,声音平板却温和。

“没有。”朱槿没急着回答,两手相交不动神色给所附的身体把了脉才回答到。

“没事就好,因为您的晕倒法庭暂时休庭,不过也真的只是暂时休庭十分钟而已,今天一定会审判,您再晕倒也会继续判的。”谷木疑惑看着眼前的连楠试探性说道,想着如果情况不对就暂停。

却见她只是面露疑惑,不见半点激动,一反之前或了无生气或情绪激动直至晕倒的状态。谷木带着探究的眼神在看到连楠的眼睛后愣住了,连楠的眼神娴静中带着迷惑,平静无波的静静看着她,清亮的眼睛里印着心绪复杂的她。

谷木连忙移开眼,心中有种荒谬的错觉,仿佛一心试探满心复杂的自己会玷污了那双平和清丽的眼。

朱槿看着眼前陌生的一切,平静听着完全听不懂的话,待一直紧盯她的人垂下视线后微微一笑,闭眼入定。

片刻后,朱槿再睁眼,眼前的一切依旧如故,黑衣奇怪女子正紧张看着她,“连楠小姐?你怎么了?”焦急的声音,随着呼出的气息洒在面上,连同双臂上的手,触感依旧无比清晰。

眼里闪过不解,她竟然无法从这具身体里离开,朱槿微微蹙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连楠小姐?”谷木紧张的声音再次响起,朱槿定睛看去,见她鼻尖已冒出了细细的汗。

是紧张了,朱槿微微一笑,安抚的拍了拍她还抓着自己手臂的手,“我没事。”

“没事就好,连楠小姐,等审判结束了我会帮你申请…狱内治疗。”谷木看着她的笑情绪忽然无比低落,“因为物证人证齐全,这次二审的审判结果大概和一审是一样的,且不会因为你晕倒或者其他原因停止审判,我建议…”

话还没说完就被敲门声打断,谷木无奈停了话头开门,“…重新开庭的时间到了,被告要入席了!”

“好的,多谢你的提醒。”谷木勉强一笑谢过,转回身看向静静看着她的朱槿,“连楠小姐,我们该过去了。”

“…走吧。”朱槿微微考虑了片刻,闭眼再次入定灵魂仍没能离开后,仔细看了眼所占据的身体才起身,对着谷木点点头应了。

虽然意外,虽然眼前一切都无比陌生,虽然她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会占据这身体多长时间,不过面对总没错的。

她想着,坦然看着谷木,等着她带路。

谷木欲言又止,最后也没能说什么,打开房门全身进入戒备状态,请

朱槿出去。

朱槿对她突然戒备不明所以,微微转动眼珠观察着映入眼帘的一切,淡然跟在她的身后,根本不知道出了房间后她的一举一动都在万众视线范围内实时转播着。

法庭内倒是没有实时转播,只有大批记者等候在现场,在开庭前开庭后拍照在不泄露特定信息的情况下报告实时情况。朱槿一进入法庭,记者们设定好的记录仪就启动,记录下朱槿的一举一动。

看到朱槿,原告席、观众席上的人均面露意外,他们想不到会见到这样的一个连楠。

一审、休庭前的连楠,有两种状态,一是了无生气眼神空洞仿佛没有灵魂的布娃娃,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缺少了生气,二是情绪激动失控状态,毫无冷静可言。

距情绪激动直至晕倒的连楠离开到再次开庭,紧相隔十分钟,再出现,人还是那个人,却已截然不同。

朱槿一走进宽大、布置奇特的大房间,看到众多面孔时,略微站了站,才被谷木半扶着坐到了一个位置上,一坐下,就见对面有个男子正皱眉看着她。

应该说,所有人都在看着她,自她进入视线,就移不开眼。

从前的赫连楠,以气质优雅出名,不管坐、站、走都如此,而今天的连楠,昏迷后再入他们眼球的连楠,更甚一筹。

一进入法庭内,她的脊背挺直、舒展,平肩,直颈,下颌微向后收,两眼平视,两臂自然下垂,两手在体前交叉,安然娴静。

走向被告席时,双手未变,上身正直,两眼平视前方,步履轻盈,裙袂

轻扬,款款而动,雍容优雅。

入座后的连楠,立腰、挺胸,上身自然挺直微向前倾,双膝并拢,手自然放在双膝上,双目平视,沉着冷静。

一切都显得无比熟悉,仿佛回到了出事前,却又无比陌生。

赵俞看着如此熟悉又陌生的妻...前妻,看着她看向自己时陌生淡然的眼神,表情一僵,面上青白交加,死死盯着朱瑾片刻后艰难移开视线,微微低下头敛下的眼皮挡住了双眸的晦暗,桌下是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的拳头。

很快,继续开庭,因为暗暗咬紧牙关显得有些狰狞的赵俞心不在焉听着法**的一切,略微抬头看着静坐在他前方认真听着开庭的前妻陷入了回忆。

双眸闪着晦涩又疯狂的光芒。

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妻子,就这么变成了前妻。

他爱人人称赞的妻子赫连楠,刚订婚时因为忘不了前女友李玉所以没什么感觉,慢慢的,他喜欢上了这个从小看到大却和他没有任何交叉,和时下的女人截然不同的女子。

他们的订婚起源于一份基因匹配文件,他的基因有幸是与赫连楠最匹配的,当得知这个消息,那时心灰意冷的他想也没想接受了婚约。

内心深处隐藏着兴奋,这个即将成为他妻子的女子是整个星球的男人都梦寐以求的妻子。

后续的事情很顺利,见面,订婚,约会,婚礼流程一一提上日程,他们和很多基因最匹配成为夫妻的男女一样,深深相爱。

婚礼前一天,他们领了结婚证,因为必须遵循古礼,他们的**必须推

到婚礼当天,他略微失望,更多的是期待和高兴。

为了庆祝自己结婚,他提前和朋友相聚狂欢,醉,成了必然。

喝得不省人事的他,和后来赶来的李玉习惯性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的婚礼,赫连楠眼里的幸福让他忘记一切,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他们的婚礼全球全程直播,收到了无数的祝福。

婚礼结束,在亲友的祝福下,两人独自前往蜜月。妻子在路上不紧不慢边看亲友送的结婚礼物,一边和他说着话,途中在他的鼓励下献上了香吻。

他记得那时候笑得合不拢嘴。

夕阳西下时,他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原本最普通的度假地因为成为他们的蜜月地,成了全球最火热的地方。再次进入全球人视线范围内,他还有些不适应,动作僵硬坐在车里和赫连楠一起挥手致意。

下一刻,他看到了不远处的李玉,嘴角带着嘲讽,正目不转睛看着他们。看到他,眼角一挑,眼里满是戏谑。

他能做的只有先下车,让赫连楠先在车里等。

下车赶过去质问,“你怎么在这?不是说是意外吗?”

“你干嘛过来,我只是来看看,恭喜你啊,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公主老公。”李玉摆弄着头发,上下打量了他几眼,嘴角又露出似毫不在意又似嘲讽的笑,“你说,如果她知道我们昨晚做了什么…”

“闭嘴!”赵俞猛地暴喝打断了她的话!

“切,敢做不敢说!”李玉一撇嘴,不耐烦四处看着说到,“我走了,你安心度你的蜜月吧…”说着眼睛突然增大,眼露惊疑恐惧。

赵俞侧头,看到他的婚车极速向李玉冲过来,看到了车上眼神空洞疯狂的赫连楠,想也没想,他一把推开李玉,来不及避让,婚车重重撞在他的腿上。

剧痛自身下传来,他躺在地上,看到赫连楠从车里下来,满脸湿漉却冷若冰霜,居高临下看着他,眼中毫无生气。昏迷前最后的画面,是几张照片从她手里滑下,照片里全是他和李玉亲热的不堪照片。

他的双腿自膝盖以下整齐被婚车攻击功能截断,经抢救没有性命之忧,可因为接上断肢,用了部分假肢以及超标药品,他的基因被破坏,这辈子再不能有正常后代。

他们的婚约自动结束,赫连楠在全球人视线范围内实施伤害罪,并构成隐形杀人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这是法院对赫连楠的第一次审判,离婚礼当日仅隔半个月,一切,已物是人非。

再上诉,到今日开庭,时隔一个多月,再次见到赫...连楠,一切,天翻地覆。

[bookid＝3485486,bookname＝《盛世谋妆》]

第二章 陈述

她的尊贵身份在前一天被正式剥夺,加上二审走向与一审相同,维持一审审判的可能性很大,在审判结果宣布前,做被告人最后陈述的连楠当场晕厥,审判中断,休庭十分钟。再次开庭,无非是再快速走一道程序,宣布审判结果而已。

赵俞不明白为什么连楠那么仔细的听,呆愣愣看着连楠。

占据连楠身体的朱瑾也看向赵俞,虽然听奇怪的陈述听得吃力,很多东西也不明白,可她也听懂了一部分。

这个叫赵俞的男子是连楠的和离前夫,原因是丈夫有了外室,新婚当天外室来找前夫,连楠要收拾惩戒外室,丈夫护着外室受伤,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

朱瑾对赵俞这样的人嗤之以鼻,护一个外室护成这样,弄得夫妻和离的下场。对前夫外室也产生了好奇心,对做证人的外室也仔细看了看,看到她做完证人离开时苍白的脸色不禁多瞅了两眼。

虽然苍白着脸,不过还真不是她见多的外室样子,没有菟丝花般的气质,亦无妩媚惑人之色,也不知赵俞的喜好为什么和很多男人不同。

朱瑾听着看着到现在,觉得这个奇怪的地方还挺有趣,冷静听着看着,做着对比。法庭类似公堂,就是断案已经完成只做审判。审判依据和公堂也有区别,完全按照被称为法律的律法来,一条条,有理有据。

这里的律法很细很全,很保护人也更约束人,这里的夫妻,只有两人,没有妻妾。正室妻子地位至上,妾室、外室一律不受律法保护,律法只维护妻子权利。

相对的,这里的妻子对妾室、外室没有处置的权利,处置了就是犯罪。要处置妾室、外室必须依靠法律依靠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这样的官衙,他们会代替正室给予丈夫、妾室、外室罚银或刑牢处罚。

律法约束了正妻,却也无限度保护了正妻,连同孩子,这该是从前无数女人追求的。

这样的律法,要是在放在她生活的世界,想来所有女子都会欢腾的。

朱瑾想着就到她的最后陈述。

朱瑾站了起来,礼貌和后面的人有礼欠身致意后,学着之前带着她进来的谷木律师又向坐在前方的主审副审官低头致意后,斟酌了片刻,尽量用他们的白话陈述。

一开口,满庭哗然。

“我违反法律条例理应受罚,对此毫无疑义。只不过对造成伤害的赵俞先生致歉忏悔,我不愿意。”朱瑾语气不急不缓,说的并不是谷木在她耳边嘱咐的那些话,而是于她最诚实的话,“正室妻子对丈夫在外苟合的外室处置没什么错,只是错在没有借用法律而自己动手处置,赵俞要保护外室是他个人意愿,和我无关,所以我拒绝致歉。”

“哗…”朱瑾话一落,赵俞满脸震惊呆滞,满庭哗然,连上面的主审副审官都变了脸。

“前楠公主或受刺激,晕厥后归来发出诡异陈述…”

“前楠公主在给全球人做了最坏的示范后,再次做出错误示范…”

“前楠公主毫无悔改之意,在二审法庭大放厥词…”

“前楠公主发出正室妻子、外室等词语…”法庭外,最新新闻内已经

开始报道,不同角度、不同言语,却满是质疑、讨伐声。

从前,他们对楠公主多喜爱,如今他们对她就多愤怒、失望。

“肃静!”审判长终于发出声音,制止喧闹。

待安静下来,看向朱瑾,“请被告人认真陈述。”

被告人陈述中如果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恢复法庭辩论,所以很多被告人很看重最后陈述,大半会选择在陈述中提出新的事实、证据,虽然此事件不可能要提出新的证据事实,不过这样的陈述也太过了。

“是,我会认真陈述。”朱瑾点头,她刚才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说了真心话,就得开始认真说点事了,她占据这身体的主人也是缘分,占据期间也为原主做点事吧!十年牢狱实在太长了些,也不值。

“请继续陈述。”审判长点头。

“我请求证人李玉再次出席。”朱瑾想起那个外室离开时半途突然弯腰做出干呕的动作,以及自己刚才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要求,“并请求我为李玉诊脉。”

“诊脉是什么?请被告解释。”

“……”朱瑾忍不住一愣,他们竟然不知道诊脉是什么,疑惑着重新组织语言解释,“诊脉是为了查看人身体状况。”

“证人的身体情况不在被告担心范围内,请求驳回。”审判长听懂了一半驳回。

“李玉的身体状况事关重要,她兴许已经怀了赵俞骨血,若赵俞骨血已孕育,隐形杀人罪将不再成立。”朱瑾干脆利断言明,也不考虑外室清誉了,做了外室也没什么清誉了。

十年牢狱,最重的是八年的隐形杀人罪,她最不能理解的也是这个隐形杀人罪。因为赵俞不能有孩子,所以她就有了杀害赵俞骨血的隐形杀人罪,那如果赵俞有了骨血,这罪名也就不成立了吧。

“哗…什么”朱瑾的话再次引起哗然,引起了法**的第二次大震动。

“什么?”赵俞失态站了起来,面露惊疑。

“被告可有证据?”审判长再次肃静后严肃问朱瑾。

“暂时没有,所以我需要为李玉诊脉得出证据,我是大夫,诊脉就可以知道她是否有孕,当然,对我诊治结果也请请其他大夫验证。”朱瑾微微摇头,声音平和。

“为证人李玉做孕检。”审判长做了决定,虽然绝对不可能让朱瑾做莫名其妙的诊脉,却接受了她的请求,“做孕检期间暂时休庭十分钟。”

讲究效率的时代,法院的工作有明显的时间规定,休庭绝对不能超过十分钟,一个案件一审二审终审不能超过三个月,今天的二审必须出审判结果。

休庭结论一出来,法庭一阵嗡嗡声响起,都在讨论朱瑾所说的诊脉以及她说李玉怀孕的事情。私下讨论很短暂,在座的记者很快向审判长提出请求,“…趁休庭时间想采访一下连楠小姐,问问她关于诊脉的事,还请审判长放心,在得到批准之前,现场采访资料不会对外公布。”

(感谢洛洛酥童鞋滴平安符,早上看见高兴了一个上午,么么哒~~~嘿嘿~~~~求收藏推荐哦~~~)

第三章 诊脉

“请不要大声喧哗或者说任何案件有关的任何事情。”审判长不能阻止采访。

“您放心。”提出的记者说着人已经站了起来,向谷木提出请求,“可以请连楠小姐移步吗?”

观众席和被告席距离有些远,他们不好上去围着采访。

“连楠小姐,可以起身走到空地让他们采访吗?”谷木低声问朱瑾。

朱瑾对他们要做什么依然不懂,不过看谷木虽然皱着眉头,却还算平静,略一沉吟就点头应了,站起身缓缓走到谷木说的空地。

一步步,和所有人走路没本质差别,却在她站立起来那一刹那,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记者、观众席上的人就那么看着她行云流水般走来,停在了他们面前,原本有些躁动的心突然静下来。

提出要求的记者在朱瑾的视线落在他面上时猛地醒过来,不自觉站直身体,咳嗽了两声有礼的问出了问题,全无他平时独有的咄咄逼人标志。

“请问连楠小姐,通过你所说的诊脉,不用医疗器械的检查也能知道人的身体状况吗?”

他问着话,眼睛还是留在朱瑾身上,她就是那么静静站立着,可是就

是怎么看怎么舒服,犹如之前她走过来的样子。

朱瑾第二次听到这样的问话,心里差不多已经有数了,对着记者微微颔首答道,“是。”这个世界,没有诊脉,没有和她一样的大夫。

“那再请问,诊脉是如何进行的?听您之前话里的意思是您会,您会诊脉吗?”记者立刻接着问道。

“我会。”朱瑾再次颔首简短回答,说了他们也不明白多说无益,答着话已提步走到记者站立起来后空出的观众席前,看着身前转回头站立的记者,“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诊脉。”

“我愿意。”记者愣了片刻回答。

“请坐。”朱瑾伸手示意他坐下,记者依言坐下后朱瑾才落座。

记者坐下后习惯性抬头,措不及防撞入一双清亮沉静的眼里,呆了一瞬后记者慌乱低头,心,怦怦直跳。

耳边却传来朱瑾的声音,“冒犯了。”还没反应过来,一直静坐的朱瑾突然倾身拉起他一只手放在了观众席把手上,手腕处多了朱瑾带着微微凉意的手指。

记者呆呆看着搭在自己手腕上那白皙、细腻、圆润的手指,移不开视线。

“这就是诊脉。”朱瑾开口解释,看着低头的记者说道,“请抬头。”

记者眼神闪过一丝慌乱忙不迭抬头,入目的是朱瑾沉静的面容,那吹弹欲破的白嫩面庞泛着莹莹的光华......记者目光微暗微微移开了视线。

连楠的美丽,谁都知道,可他从没想过,这样近距离看她,会如此的惊心动魄。

朱瑾仔细看了看他,放开了诊脉的手,“你的身体很好,只是微微有些上火,这两日注意休息多喝凉开水即可。”

“是。”记者站了起来,微微低着头并不与她对视,“所以您说的诊脉就是摸摸手腕吗?”

“算是吧。”朱瑾听到这样的问话啼笑皆非,微微一笑随口答,就要起身回到原来的位置。

“可以请连楠小姐也为我诊脉吗?”这时,一个和谷木着差不多的灰衣女记者站了出来。

“可以。”朱瑾点头,并不在意她闪烁的目光。

女记者在朱瑾答应后自觉坐下将手放在把手上,朱瑾轻轻抬手开始把脉,几秒钟后眉头急不可见的动了一下,抬头仔细看了看正紧紧盯着她的女记者沉吟道,“请换另外一只手。”

女记者看了看时间,略微不耐烦换了一只手,眉头轻蹙,似乎在忍耐什么。

这一次用时更长,将近一分钟朱瑾才放开她的手,“怎么样?我身体是不是也很好?上火吗?”女记者已经迫不及待问道,语气里多了说不出的味道。

“你已有一月有余的身孕,胎像不稳,已有见红现象,是滑胎征兆,要想保住胎儿必须立刻服用保胎药并卧床修养保胎。”朱瑾却似乎没注意到,只是认真看着她的眼睛徐徐说道。

“什么?”女记者的看好戏的表情终于破裂,歪着头似乎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朱瑾反问。

“你已有一月有余的身孕,胎像不稳。”朱瑾好脾气重复。

“是不是是个女的你就说她怀孕?”女记者终于确定自己没听错,嗤笑了一声站了起来,居高临下看着朱瑾,“我刚刚来的月经!”她的经期紊乱,提前、退后十来天都有。

“月经?”朱瑾重复了一下就猜出她说的是天葵,就要说什么时,女记者先她一步开口截了她的话,“是,就是月经。”

“是不是伴着腹痛?颜色鲜红?”朱瑾看着她鼻尖的细汗以及异常烦躁的神情确认。

“是,我痛经。”女记者不耐烦回答转身走下观众席。

“那不是经血,而是见红。”朱瑾直起身,看着女记者的背影,“你的情况很不好,要是想留下孩子,还是快快就诊为好。”

说罢,走下观众席,听到耳边谷木提醒时间到了的声音,微微点头,看向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的所谓记者们,低头告别,缓缓走回原来位置坐下。

面容沉静,和离开之前没有差别,仿佛没注意到来自对面、来自上方的怀疑目光。

猜疑、怀疑让法庭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与法庭内的寂静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法庭外,关于前楠公主精神出现异常的报道铺天盖地,因为不能详细报道,几乎在座的记者发回去的消息都是含糊不清的,只不过字里行间都带出了连楠异常的消息。

短短半小时以内,媒体对连楠的态度已从质疑转换成了口吻式高高在上的怜悯。

灰衣女记者的用词最为激烈,在感受到肚子又一阵绞痛后,不耐烦的将新闻用词里的词低低诅咒了出来,“满口胡言!”她是不喜欢王室制

度的,有了这报道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

“你...”声音不大,在寂静的法庭还是让很多人听见了,谷木被气得脸通红猛地站了起来,正要说什么,开庭时间已到。

**陈述朱瑾提及的请求以及法庭答应的理由,却没人注意听了,所有人都在等待孕检结果,他们的目光落在静静坐在被告席上的女子,面露怀疑惋惜。

谁也想不到,赫连楠变成连楠才一天,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朱瑾不为所动,平视前方思考。

奇怪的情绪浮动中,李玉的孕检结果已经呈到主审官面前,记者敏锐发现,主审官打开文件后的表情有些奇怪。

第四章 结果

“依照被告人的要求对证人李玉检孕,检孕结果是证人李玉怀孕六周,经过检验,赵俞与胎儿亲子关系概率值为99.9%,确定有亲子关系。”他宣布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法庭内一片寂静后就是哄然,主审官‘肃静’两次依旧无效。

这一片喧闹中,女记者呆愣着,面色一点点惨白。

“方姐。”她身后的助手第一个发现她的不对劲,一把扶住她的身体,惊诧、畏惧目光看了看被告席上的朱瑾着急道,“我们先去医院!”没人再怀疑朱瑾的话。

“快来帮忙。”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摇摇欲坠面露惶恐的女记者身上,旁边的记者站起身喊着,把女记者扶出了法庭。

等女记者走了,没走的人突然自觉安静了下来。

法庭外,原本源源不断的连楠精神异常的消息突然全部停止播报,并第一时间被删除。

法庭当场开始辩论,重新作出判决,最后,二审的审判结果是连楠被判处两年的有期徒刑。

朱瑾在听到结果后,连余光都没给满面复杂要说什么的赵俞,目不斜视跟着莫名激动的谷木离开了法庭。

“连楠小姐是怎么知道李玉怀孕的?”谷木和法庭内众人一样,仍觉不可思议。

“看她面色表现,推算时间有了怀疑。”朱瑾微微一笑,怎么说,她也是大夫。

“连楠小姐真的是摸摸手就能知道人的身体情况,知道怀不怀孕?”谷木继续惊奇。

朱瑾没回答。

“连楠小姐今天就得转移去监狱。”谷木终于意识到自己失礼了,片刻后再次开口,说得无比艰难。

“恩。”比起她的艰难,朱瑾只是平静点头接受,她还没受过牢狱之灾,想不到莫名到了这个地方,第一时间就是受这牢狱之灾,也不知会待在这连楠的身体里多长时间。

她想,如果她一直离不开这身体,这牢狱之灾来得可真是时候,让她可以安静的多了解了解这世界。

接收朱瑾的女子监狱离法庭好像不远,坐进奇怪的东西里,没一会就到了。

监狱负责接收人对朱瑾很是客气,没给她戴她从前见过的脚镣手镣,只是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对着她的眼睛‘扫描’,在她手腕上戴上一个黑色的‘定位仪’手镯,让换下身上的衣服。朱槿仔细看着入目的一切很配合,去换了青色的牢服,牢服面料柔软,穿着倒是没有不适,只是不是很适应衣服的样式。

总觉得是中衣外穿,可朱瑾还是穿上了,活了百年,心理上都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太婆了,也就没那么讲究。

虽然,此刻她所待的身体年轻,她在换衣服时也没忍住和从前一样,感受了年轻身体带来的轻盈感,感慨了年轻的好,可感慨归感慨,却不会真当自己是年轻人。

朱槿整理好衣服出了更衣室,认真看了眼手上的‘定位仪’,面色不变坐回原位。谷木看着她身上的衣服、手腕上的‘定位仪’却咬紧了牙关,一脸痛心安慰朱槿。

“连楠小姐,我会尽快申请办理狱内治疗,竭尽全力让你尽早出狱。”

“好。”朱槿温声应了,“多谢你了。”

她习惯了随遇而安,什么样的环境都能面对,却不会拂了她的好意。

辞别了谷木,女牢头带朱瑾去牢房,牢房在相比其他房子要矮一些的楼宇,先进了声音指挥的密封小屋,小屋打开就对着一个房间门。“…每次乘坐直达电梯时都需要用定位仪刷磁,出了电梯再刷门磁,房间就打开了,房间内虽然也有监控设备,不过除非事先通知开启监控,一般情况下不会打开,连定位仪也会进入休息状态。”女牢头解释着,拉着朱瑾的手腕扫描。

门开了,是一间蓝白相间布置简单一览无余的房间,“房间是休息区域,你可以放松些。”女牢头说着,给她介绍了屋内物品设施,“房间内配备卫生间…”

朱瑾仔细听着,认真记下,虽然现在听着云里雾里的,不过时间长了就会知道了。

“明天开始你的服刑期就正式开始了,行程将会和其他人一样,你有什么情况可以和我们联系…”介绍完房间情况,女牢头又告诉如何使用手腕上看着最简单却一点不简单的‘定位仪’,“切记,不要和任何人说话,就算你们是一起行动的,也不能有任何交流。你们每个人的全程都有定位仪指示,不能不听,当然,更不能违反规定,否则出了房间进入工作状态的定位仪,会采取实施…”

“这是纸质版服刑手册,所有要注意的事项都在里面,当然,你也可以看房间内的屏幕,屏幕上也详细介绍了。”

朱瑾听着看着终于有了一丝领悟,她看着牢狱内的一切比她印象中的牢狱好了不止一点,可是相对的,在这特殊的牢狱里,人也被彻底限制了,连和人说话都不能了。

女牢头尽责介绍完,临走前嘱咐她好好休息,犹豫了下看她宁静的眉眼还出声安慰她。

“虽然现在连楠小姐被夺了公主身份,不过也别太难过,两年后楠公主出去后做什么都可以…”习惯性的后面还是喊了楠公主。

朱瑾听着她的话倒是真的诧异了,这连南是个公主?

公主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和她知道公主完全不一样。

这个世界,一切都太陌生,犹如这个‘公主’身份。

女牢头注意到她微微皱眉的样子就立刻停了话头,暗骂自己不会说话,讪笑告辞了。

她前脚离开,后脚,手腕上的定位仪就响了,“编号50036连楠,晚餐已配送,请开门取晚餐。”机械的女声突然凭空响起,吓了朱瑾一跳,随即才反应过来。

摸索着开了门,就看到晚餐端端正正摆在门口,朱瑾一端起晚餐,撑着晚餐的银色小桌子‘叮’了一声,“晚餐已取走,回程中。”

机械女声中,小桌子自行移动到‘电梯’里,电梯门一关,消失在视线里。

晚餐是两菜一汤加米饭,虽然除了米饭,菜和汤都是第一次见。不过丰盛,却不容置疑。

布置简单却舒适的房间,安静的环境,丰盛的晚餐,还在有机会见识到这样的奇人奇事,这样的牢狱之灾,也挺有趣。

朱瑾看着晚餐,想到自己和父亲曾经的相处方式,微微一笑,低头认真吃了。

第五章 意外

那时候,差不多到了用膳的时间,她就进入父亲的身体,给父亲做好饭菜,自己尝鲜吃几口,又换回父亲吃,那时候父亲总夸她做得好。

也就是那样相伴的几十年,她才知道她对父亲有多重要。

父亲现在也转世投胎了吧。

当初,他不想让自己孤寂飘荡在世间,想尽办法活着陪着她,临走前,依旧不安心不放心。

朱瑾静坐着,神情黯淡,好一会才振作精神,再一次试着从身体里离去。

试了很多,试了良久,试到黑夜降临,她依然待在连楠的身体里。

朱瑾第一次想,是不是连楠灵魂已从身体里离去,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朱瑾在黑暗中坐了半响,试着发出了女牢头所说的照明指令,话语刚落,原本黑漆漆的屋内瞬间亮起来,犹如白天。

朱瑾看着这一切,嘴角露出了笑,这个世界,是充满神奇的世界。

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朱瑾打开卫生间门,想洗把脸。

开门一抬头,就愣在门口。

她看见熟悉又无比的陌生的自己。

印在卫生间墙面的镜子里无比清晰,正愕然看着自己。

朱瑾扯了扯嘴角,镜子里的自己也扯了扯嘴角。

百年前,她也是这个样子,随着时间流逝,她慢慢变老,变得老态龙钟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她最年轻的美丽时的样子早已淡化在记忆深处。

此刻,一眼,就让那淡化的模糊画面清晰起来,她再次看见自己最年轻美丽的时候。

活生生的。

怪不得离不开这连楠的身体呢,原来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洗了把脸,朱瑾回到房间翻开服刑手册,从没见过的纸质,横排的字体,很简单却陌生的字,除了小部分的字认识外,还有一部分感觉到了熟悉,就是不敢认,不是缺笔少划就是只有半边半个字,其他的看着陌生无比。

唔…转眼,不敢说学富五车却算是博览群书的她变成了目不识丁。

很奇怪,说话大部分还能听懂,字却不行。

开启屏幕,朱瑾认真听着对照,半响才松了口气得出了结论,是她认识的字被简化太多,以至于她认不出来,要真想学起来,倒也不难。

深夜,朱瑾才躺到床上,第一次想到,她也许再离不开连楠身体的可能性。

后来,她竟然睡着了。

百年未眠的她,竟然可以再次尝到入睡的滋味。

清晨,天还未亮,朱瑾坐起身拥着被怔怔。

她依然没离开连楠的身体,而且竟然能用连楠的身体入睡。朱槿

想,看来她该慢慢适应作为人类的生活了。

唔...吃饭、睡觉、和人对话...感觉真不错呢。

用清水洗了脸,在房间内腾出空地打了一套五禽戏,太刚蒙蒙亮,房间内就响起了一阵乐声,乐声后是机械的女声。

“实时报时,公元3700年3月12日5:40,起床时间到,请在十分钟内集合,监视器五分钟后开启。”

朱槿抬头看着房间,找发声的东西和所谓的监视器。监视器,监,监管,加了一个视以及器具的器,想来就是能看见房间内的器具,也就是女牢头嘴里的监控设备。

这样的东西,前所未闻,可从昨天看到现在,就知道,全部真实存在。

它代替牢狱看着犯人,果然,牢狱之灾在哪、什么时候都是被人看管的,也离不开劳作。

朱瑾按照指示下楼集合,集合之后,再按照指示行动。

一路上,灰暗中,一起行动同行的人都在看她,目光中带着探究、好奇、幸灾乐祸、厌恶种种情绪,却无人开口。

走了一段路,绕过高大的房屋群,东方微亮,聚集在天边的云彩已染上淡淡的红色,朱槿正看着,又走过一个拐弯,眼前突然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的是一片花海,在模糊的视线众随风而动,仿佛没有边际。

朱槿看着步入花田,心中赞美之余,第一时间注意的是可入药的花。

“...停,编号50036连楠负责花田编号33698区域。”朱瑾停在一片雏菊区域。

才步入雏菊田,四周突然升起完全透明的似琉璃的东西,合拢、连接,形成方形将花田围住。“请编号50036连楠认真学习修剪鲜花...”琉璃上出现了屏幕,教如何修剪。

待朱瑾开始剪时,包装花的人也到了,是个细眉薄唇看着很柔顺的女子,和朱瑾毫无交流。花田是分工照看的,照顾花草的是其他组,朱槿她们组负责每天早晨剪下最新鲜的花,再由其他的组包装、运送。

一个时辰连续不间断的剪花时间,和所有人一样,两人只是闷头做事。

一个时辰过去,朱瑾已满身的汗,而细致白嫩的双手早已红肿,从里到位发着热。

这样被限制着不间断的劳作,还真有些吃不消。

朱瑾站起身来时头有些晕,扶着头缓缓转过身走了两步,就见一直在她身后的包装花的细眉女子也站了起来。才站起就突然晃了一下仿佛要栽倒,朱槿习惯性伸手扶住她,却不想她整个人的重量都压了下来,浑身虚软的朱槿差点被压倒,忙扶住她的手使劲将她往上提。

“......编号50036连楠出现异常情况...”定位仪已经响起。

“没事吧?”朱槿忙问怀里闭着眼睛的人。

她的话一落,就见怀里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煜煜生辉,哪里有半分虚弱,嘴角一扯,原本柔顺的眉眼突然妩媚起来,在朱瑾心生警惕时开了口。

“连楠小姐,我不会帮你带话的,你快放开我。”和表情完全不符的语气,焦急惶恐、又急又快。

朱槿在她开口时就反应迅速要甩开她的手,却没快过她的话,才要

动手腕上突然传来一阵刺痛,原本就软绵的手瞬间无力,“警告…警告…放开人质。”定位仪刺耳的警告声同时响彻在耳边。

细眉女子不慌不忙反手控制着浑身无力的朱瑾整个人都贴在她身上,挡住了两人手相交的地方,“我不想继续呆在监狱里了,求你放开我…”话丝毫不受定位仪警告声不间断的说着,语气语速依旧。

“呵…”朱槿无奈苦笑了一声,咽下了到了嘴边的话,到了此时,开口已然无用。

她已经一头钻进了别人精心准备的圈套里。

事情发生得很快,朱瑾的苦笑才笑出声,定位仪再次发出声音,“检测出血液反应……系统将采取措施。”

下一秒,朱槿感觉到手腕上传来比之前更甚的刺痛,随即,瞬间失去了知觉,软软瘫倒在地。

第六章 赵俞

一直牵制着她的女子也同时倒地,迅速赶到的预警人员扶起她时,看到她流着鼻血的脸。

“连楠小姐突然求我帮忙,让我带话给女王,我明天就出狱了没敢答应…”留着鼻血的狼狈女子恐慌解释,眉头轻蹙,无限娇柔。

朱槿醒来时已是午时。

躺在一片白里,手下一动,触摸到了软绵的被子,传来无比清晰的触感。

“连楠小姐?你醒了吗?”耳边传来了一悦耳的男声。

“嗯。”朱瑾轻应。

她依旧没离开连楠的身体,也许再离不开。

“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悦耳男声再次响起,声音里满是关切。

“浑身乏力。”朱瑾转回头看着坐在床边的男子吐出四个字,微黑的皮肤,浓眉大眼,微厚的嘴唇,让人看着温暖舒服的男子。随即看了看紧闭的门,对两人独处一室的状态很无奈。

“是麻醉药剂还没完全消失,再过一会就会好很多,明天就会好了。”男子解释,“我叫叶半夏,是系统心理导师,上午接到消息来见见你。”

系统心理导师,即全球监狱系统所属的心理辅导师,专门为狱内犯人做心理辅导。

朱瑾嘴角微微一扯,淡淡说了声,“多谢。”

“连楠小姐,你为什么不问是什么情况?”叶半夏眼神微微一暗,视线不经意又落在她有着丝丝红痕已发出水泡的手上,眼睛一咪仿佛被刺痛一般又迅速移开。

“什么情况已经不重要了,还请您告诉我事情结果、后果。”朱瑾没注意他的异常。

“……因为从头到尾没听到你的声音,现场的状况也因为你们两靠太近没法看清,所谓的流血事件只是出了点鼻血,没有造成事故,上面给出的结果是产生了误会。”叶半夏沉默了片刻才回答,“后果是因为上午的事情,你的律师谷木提交的狱内治疗被驳回。”

“那个细眉女子呢?”朱瑾问。

“她依旧明天出狱。”

朱瑾听了道谢,“多谢你告诉我。”再没多话。

“那你好好休息,我下次再来拜访。”叶半夏适时提出告辞。

“是,恕我不能亲送了。”朱瑾坐起身欠身。

“你好好休息。”叶半夏干脆利落告辞,礼数却周全。

朱瑾坐在床上侧头看着屋内唯一的一抹绿色,缓缓吐出一口气。

如果早间那个圈套只是为了防止她狱内养病倒是好,可以无论怎么看都不是。

从昨天到今天,听到的看到的经历的,都在说明,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操控着这一切。

对这样的结论朱瑾哂然,却不得不慎重考虑。

下午,回到房间休息的朱瑾被告知,有人来探监。

第一个来看她的是赵俞。

两个曾经相爱的人,相对无言

赵俞看着朱瑾面上难掩的倦色及苍白,知道她已经开始服刑,似乎被刺痛了眼急忙移开了眼,侧头开口。

“我给你送些东西来,已经被送去检验了,有枕头、衣服、还有些你爱吃的东西,你之前说过没有那个枕头睡不好…”说到这里猛然闭了嘴,他们尽心布置的新家再住不上了。

朱瑾看着他沉默。

“…李玉已经住进医院,医生说,胎儿目前一切正常,李玉会把孩子生下来…”事实上,昨天媒体一公布审判结果、事实,继连楠之后,他和李玉成了大家众矢之的对象,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朱瑾还是没开口,她总不能说,祝你们阖家幸福。

“我和李玉已经被登记结婚了了…”赵俞终于抬眼看向朱瑾,却见她面色平静,鬼使神差说出了一句,却在说出来后急急加了一句,“我一点都不高兴…”

说完自己都愣住了,仿佛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呆愣愣看着朱瑾。

“你以后不用来了。”朱瑾终于开口。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不知道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堪…”赵俞眼底全是青色,神情木然,“…我来是想和你说声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的错……”赵俞说到这里再说不下去,想到在医院里同样脸色苍白的李玉,看着眼前同样苍白的脸,他再说不出话来。

“是我毁了你…”他毁了赫连楠。

让尊贵的赫连楠公主成了监狱里服刑的连楠。

他还毁了李玉,毁了还未出生的孩子,在他这样的情况下有了孩子,他却高兴不起来,没有一丝即将为人父的喜悦,他不知道,他和李玉和孩子的家,会不会变成一潭死水。

“不,你不是毁了赫莲楠,你是杀了赫连楠、连楠。”朱瑾听到他的话认真反驳。

从只言片语里,她推测出赫连楠、连楠两个名字之间的区别,赫连楠是公主,连楠是小姐,一字之差,却是两个姓,两个身份。

她说了两个名字,可赵俞不知道她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只继续喃喃道歉,“对不起…”

“你不用对现在的我说对不起,我说过了,你杀了赫连楠,赫连楠已经死了,你要是想道歉等你死后去道歉,我现在是朱瑾。”朱瑾不想听对不起,直言。

“朱瑾?”赵俞不可思议看着她,“你要弃名吗?”

被家族除名、夺姓的人中,会有选择直接弃名重新起一个,代表一切重新开始。如此一来,也代表着,曾经的家人、朋友也会被一同和旧名一样被放弃。

“连楠已死,我现在叫朱瑾。”朱瑾不明白弃名有些什么讲究,不多说只答了一句,“所以你不用和我道歉,也不要再来找我。”

“楠楠…”赵俞看着她面色苍白。

“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歉意。”朱瑾似乎没看到他的异常,不温不火,“在我看来,像李玉那样的外室,即便是她身份合法被承认的年代,不管她是谁、好与坏,作为妻子,整治外室小妾都是应该的,更何况,是在这律法、世人都不承认她身份的年代。”朱瑾的眼突然熠熠生辉,看着赵俞微微一笑。

“我绝对捍卫、支持妻子的权利,不管妻子多坏,不管外室多好多无辜,我都只支持妻子,即便妻子杀人放火、坏事做尽,只要她觉得值就可以。”

“所以,我对你们没有丝毫歉意,我坐牢,只是因为律法如此。最后,请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你如果一直如此,让不可控制的事情发生,我一着急出手让你生不如死就不好了。”

赵俞脸色突变,朱瑾却不管,站起身来,隔着琉璃居高临下看着他。

“有一点,你说得很对,一切都是你的错。你这样的人,死不足惜。”

第七章 再见

“只要我想,我有的是无声无息办法杀了你废了你,这一次我什么都没做,不是我没办法,而是因为我觉得为了你不值得。”她是大夫,救人杀人只在一念间。

“一旦我出手,就不是今天这局面了,请谨记。”朱瑾说话总是不急不缓,语气温柔,神情宁静,然说出的话却让赵俞心惊肉跳。

探监室里,朱瑾的身影早已不见,赵俞却依旧呆坐在椅子上,失魂落魄。

后来,被狱警叫醒,两脚虚浮离开了探监室。

夜晚,入睡前,朱瑾挑破手心的水泡,简单处理了一下,感受着丝丝痛意想到赵俞,忍不住想,连楠,如果是你,你会如何?

连楠会如何,朱瑾猜不到也不愿猜。

第二天,朱瑾按时起床,打了一套五禽戏,去花田剪花。

一个时辰过去,依然满身汗,双手颤抖,满身酸疼。站立起来时眼前还是发黑,却没人再算计她。

朱瑾和女牢头联系,申请带回去些开得不好的,或者已经剪完花后遗留下的部分花草,待批准后细细捡了,包括一些叶子、根茎,

在阳光中弯着腰在花田里找了很久,朱瑾才兜着一堆花草、根茎回去。女牢头正等着她,检查了她带回来的东西,发现没什么问题就让她带回去了。

看着朱瑾面带微笑走远,仿佛很高兴她能答应,女牢头看着她的背影目光复杂。

从前,这些花草就算是挑出最好的,也永远没有资格摆到楠公主面前,如今楠公主带着已经是垃圾的废花草视若珍宝……

女牢头想,这就是所谓的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监狱内信息完全封闭,并不知道外面热闹非凡,王室已正式出面发言,楠公主的公主位,不出意外将由其嫡亲妹妹连真继任。

女牢头自然不能告诉朱瑾这消息,为连楠感慨后不久,接到了监狱长的指示,连真继任公主之前会来监狱找前楠公主学习,为了大局考虑,监狱已同意让连楠每天下午前来找连楠学习。

连楠很快得到通知。

下午,她在监狱长当差所用的隔壁房间见到了连楠的妹妹连真。看着推门进来的连真,朱瑾忍不住愣在当场。

无比陌生又无比熟悉的面容,虽然只匆匆见过几次,却从年轻看到满脸皱纹。

她像极了商陆的妻子,面容普通平凡,却娇憨柔顺。

朱瑾的异样很快被打破,连真的身后还跟了一个人,在连真进来惊喜奔过来叫着'姐姐',在连真跑过来抱住她后,她看到了连真身后一直被她挡住身形的人。

脑袋轰然一声,怎么也想不到会再次看见他。

商陆……

她前世的未婚夫,她为了他死,死的心甘情愿。

商陆将视线从连真的背影上移到了名满全球的前楠公主身上,眼里的宠溺早已消失不见,他和连楠也是从小认识,却没有什么交集。

和他有交集的是连真,听家里的大人说,他从小就喜欢连真,从小就喜欢和连真玩,在长大些后更是早早确定喜欢连真。连真也喜欢他,在连真十六岁时就确定了恋爱关系,这几年感情一直不错。

因为连楠公主身份被夺,连真有了当公主机会时,商陆一心积极帮她谋划,和她一起来看望连楠。

商陆想着和连楠略点点头算是问好,抬起头视线落在连楠面上,脸上刚露出的礼节性笑容在看到她的眼睛刹那,突然呆滞下来,如雷重击。

商陆眼神发直看着朱瑾,脑海里突然无比清晰清楚多了和他长了一模一样,也叫做商陆的男子一生的记忆。

商陆脑海里毫不犹豫的认知到,那是他的前世。

连真带着哭声的'姐姐'声,突然忽近忽远,再听不真切。

朱瑾,曾是商陆的一切。

是他即便背负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名也要在一起的人。

经历太多坎坷,终于克服一切可以在一起时,朱瑾为他身死,死在他怀里。

抱着怀里美丽却冰冷的朱瑾,他想到了朱瑾花,那种红得耀眼开得无比艳丽的朱瑾花。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他看到盛开的朱瑾想到了他心爱的人,情不自禁折了一把带回家。

兴致勃勃带到了家里,却不知该如何相待放在哪里,左看右看都是欢喜,翻了库房找了最好的花瓶专门让人打了山里的泉水养了起来。情

不自禁看到深夜才放在床头恋恋不舍睡去。

次日醒来却发现,朱瑾,死了,都死了。只留下一桌的残花,蔫蔫的,死气沉沉。

如同他怀里的朱瑾。他当夜就葬了朱瑾。

他不想看到他的朱瑾,如同失去了植根被他折回家的朱瑾花,只一夜,凋零、枯萎。

后来,他不能看朱瑾花,每一次看到,都头晕目眩。

他开始喜欢平凡的不起眼的东西,包括花草、包括人,他后来一辈子都听不得'美'这个字,因为,越是美,死便越显惨淡。

时隔百年,这份美却突然出现在眼前,依然那么动人、耀眼、鲜活。

商陆的眼一阵钻心的刺痛,眼泪不受控制的流了出来,他蹲下身紧紧蒙住了眼,咬紧牙关不让自己胸膛里的嘶吼叫出声。

他想起来,他一直没能和朱瑾告过别,她那时就那么走了,让他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那时他以为自己也会跟着去的,最后却没有,后来,他有了妻子有了孩子有了孙子……

商陆头痛欲裂,今生长大的一切,前世的一切,两个记忆分开来,是他,又不是他,一个人两份记忆、两份感情。

"朱瑾…"商陆摇摇晃晃站起身,睁着血红的双眼,直直看着朱瑾喃喃。

是你吗?朱瑾……

那个早已埋在记忆深处,画面模糊发黄的一切,却不想会突然鲜活在现实中。

“好久不见,商陆。”朱瑾犹如木偶一般被连真抱着,看着商陆目光幽深,仿若千年古井。

整个人忽然飘忽起来,仿佛不存在一般。

“朱槿…你还好吗?”商陆听了她的回答紧紧闭上了眼,再睁眼紧紧看着她的眼睛问。

“怎么了姐姐?”连真终于发觉不对劲,满是泪痕的脸转过来看着商陆,又看看朱瑾,疑惑问道。

“朱瑾…我…”商陆看着连真突然一个激灵,清醒了过来,“朱瑾,她是你的妹妹,是我对不起你,不是她…她是我前世的…”

语无伦次,看着朱瑾的眼里竟然多了丝戒备。

“她是你前世的妻子,是你这辈子认定的妻子。”朱瑾替他说完。

商陆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他一生答应了两个女子要相伴永远,第一个是她,可最后相伴的不是她,最后,一直记挂在心中的也不是她。

朱瑾看着他,说不出心中的感觉,不…感觉没有心,她的心,是荒芜,一片荒芜。

她看着商陆,又仿佛什么都没看,语气轻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

“我死后陪伴在你身边在府里生活了四年,所以认识她,后来一直跟着父亲,直到父亲去世。”

短短一句话,道尽她死后的百年。

短短一句话,让商陆再说不出话来,再站立不稳,退后两步坐倒在地,看着朱瑾神情恍惚、呆滞,眼里透着绝望。

朱瑾静静立在原地,直如松。

“阿陆,你怎么了?”连真焦急跑过去,要拉起商陆。

可不管商陆还是朱瑾都仿佛没看见她。

“朱瑾,你…恨我吗?”商陆仰着头紧紧盯着朱瑾,眼神复杂,犹如他的心,他不知道他希望朱瑾说出什么答案。

“我对你…不悲不喜。”这是朱瑾的答案。

第八章 刺绣

商陆拉着连真木然出了监狱,离和监狱商定学习的的时间还差好几个小时。

朱瑾一个人在临时教室里坐了一个下午。

从临时教室内出来遇到了女牢头,女牢头给了朱瑾一个通知。

全球的人都很关心前楠公主的状态,监狱已经和媒体商议好,会拍下一段朱瑾早间完成监狱从外面接收的委托任务的样子,让大家看看楠公主的状态。

朱瑾对于媒体还是很陌生,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心中自然是抗拒的,却没有推辞的余地。晚间睡觉前看看粗糙了不少的手取了之前带回来的花草制作了护手露,保养了一次。

第二天剪完花后快速又捡了些花草回来,吃过早膳细细擦了护手露就被带到了工作间。

一进入工作间,朱瑾就感觉到了几分熟悉感,一直以来出现在眼前的都是不认识的,这工作间倒是有了眼熟的。

书、纸张、绣架,虽然都有些变样,不过好在还能认出来。

“连楠小姐,这是博物馆展览委托的绣品,还请你抽时间绣出来。”女牢头拿了绣架旁的架子上打开一精美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块差不多一尺宽两尺长的绣布,自己动手小心翼翼的将绣布放进绣架里,原本大大的绣架被她一弄,迅速变小很多,朱瑾也看到了绣布上面画着开得艳丽的——朱瑾花。

“还是按照您以前的规矩画了图,这些是针线。”女牢头解释完就道,“我们就要进入拍摄状态,请连楠小姐动手吧。”

“嗯。”朱瑾随口应了声,仔细看了看看似简单却有着精美暗纹的绣布,触手摸了摸,入手滑润软绵,若不是保养了手,倒是糟蹋了这好料子。

朱槿想着看了看花样,拿起明显比绣花针粗了很多的针瞅了瞅,灵巧择线,穿针引线,低头就绣了起来。十指翻飞,动作无比快速、熟练,却快慢有致,芊芊手指灵巧如忙碌纷飞的蝴蝶,犹如一幅画,一段舞蹈,赏心悦目。

女牢头在一旁看呆了去。

和她一样看呆了去的还有媒体前的观众,距离前楠公主入狱以来,这是大家再一次看到她,却不想会看到这样的连楠。

原本也看过很多次的画面,那时欣赏着讨论着,这次却一个个静了下来,没一人开口。很久之后,一个一个的评论出现网络平台,“很奇怪的感觉……”

“一种说不出的美…”“让人静心…”

在医院里养胎的女记者看得目不转睛,半响发出了一条评论,“楠公主身上有种宁静之美…”

作为记者,以严谨为工作原则的女记者,用了楠公主三个字。

她的评论才发上去,短暂的视频就结束了,那牢头看网上反应时,看到她的评论忍不住点头,看了看还认真刺绣的朱瑾说道,“拍摄已经结束了,连楠小姐可以先休息休息再绣。”

“不用这么快休息的,才绣了这么一小会。”朱瑾手不停应道。

“不用太勉强的。”女牢头又劝了一句,朱瑾微微点头。

“连楠小姐绣花的样子可真好看,比那些贵族小姐好看多了。”女牢头又看了会她,忍不住发出感慨,“她们虽然也从小和公主接受差不多的教育,可就是没您做的好。”

“是吗?”朱瑾微微一愣。

她想不到会有人夸她绣花的样子好看,当年近五尺身高的她,在纤细娇美的女孩子中犹如鹤立鸡群,商陆娇小的母亲也不喜欢她的体型。

商陆和她是邻居,在她十岁时搬来,出生杏林之家母亲却早死无人管教的她,从小跟着父亲在家传的医馆里长大,虽然没有刻意学,耳濡目染的也会些医术,偶遇流鼻血的商陆帮助他之后他们就常常一起玩。

商母不喜欢她,嫌她没母亲教养,嫌她不会大家闺秀的女红烹饪,她后来和商陆明了心意之后,求着父亲请了绣娘,和绣娘、厨娘认认真真学了三四年。

最初,手就没彻底好过,针眼、烫伤、刀伤不断,后来才慢慢好了起来。

学会了女红、烹饪、管家,把家里管得井井有条,可商母却开始嫌弃她绣花的样子不斯文不好看。

既然不满她这个人,她学什么都是无用的,可最后,即便双方父母都反对,以商母被气得生病,在她和父亲断绝的条件下,因为商陆的运作、她的坚持他们还是订了亲。

他们仅作了一天未婚夫妻。

逼得双方父母定了婚约当日,商家、朱家所在的街道被卷入兵匪事件里,商家无辜受了牵连,死了很多仆从,她为了挡射向商陆的飞箭身死。

死得心甘情愿。

在短暂的最后弥留之际,看着满脸狰狞处在疯狂状态的商陆,她祈祷上苍让她灵魂不灭,至少能让她能陪伴到商陆振作起来。

上天似乎听到了她的祈祷,她死后,灵魂不灭,陪在商陆的身边,在他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甚至试图自杀时,陪在他身边。

也许她心诚,慢慢的,只要她的灵魂陪伴在他身边,安慰着他,依靠着她,他就会安静下来。

那时她诚心感谢着上苍,让她能陪在商陆身边。

她以为那是上苍的补偿怜悯,到了最后的最后,才发现,原来,那是上苍对她的惩罚。

虽然前一天商陆和连真那样离开,第二天他们还是按时到了,连真一脸憔悴,商陆眼底发青。

进了临时教室,商陆就给连真戴了耳机,让她在一边练习写字,他则将他带来的一大堆书籍放到了朱瑾面前。

对监狱的人说是要作为教材,可其实里面有很多历史及工具书,商陆理着书低着头避开朱瑾的目光,“我想你该还不熟悉这个世界,就给你带来了,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

这是商陆再一次见到朱瑾说的第一句话,连楠21岁,这一世23岁的他就认识了连楠21年,却直到昨天才会想起前世的记忆,才发现连楠已变成朱瑾,他就猜测朱瑾来没多久。

就像他和前世的样子一模一样一样,连楠的样子和前世的朱瑾一模一样,所以他认为这是朱瑾的第二世。

他欠朱瑾太多,所以他想想帮她。

听了他的话,对于他的想法,朱瑾不可置否。

她太了解他了,比对自己还了解,也不想多说什么,反正说了也无用。

(亲们,求收藏、推荐,特别是推荐票票,饭饭表示很稀罕很稀罕....然后感谢亲耐滴酥酥和慢慢的打赏支持,加更什么的,工作太忙,暂时做不到...不过明儿会放大章~~~嘿嘿,亲们尽情把推荐票砸出来吧~~~么么哒)

第九章 曾经

“这是华语字典、词典,平时用的字、词语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等你能将古字和现在的字对上,再看其他书就会事半功倍,我先教你认字。”商陆从书里翻出厚厚的两本书递给朱瑾,自己则拿出幼儿园小学生才用的识字版。

“我们从第一页来,字典上的字、词语排列顺序是以使用几率为标准的…”商陆解释着,指着第一个字后迅速在识字版上用手写模式快速写了朱瑾和他前世所用的古体字,“这个字就是我们以前用的…”朱瑾看过后再删除。

一个个写一个个删,不厌其烦的,只要朱瑾不认识或者不确定认识的,他都会写一遍,认真教朱瑾。

连真不时偷偷看过来,眼里满是不解,带着丝不安。

一下午过去,朱瑾对上了不少字,商陆说了一下午写了一下午,到要走的时候咙沙哑。连真看着眼露担忧,看着朱瑾和商陆神情不宁。

朱瑾随意看了她一眼,似没注意到她的神色,对着商陆随口说了句,“回去喝点润喉茶。”就头也回先离开了。

“嗯。”商陆嘴里应着看着她的背影不知道在想什么。

“阿陆…”连真去抓了他的手,“走吧。”商陆回头,微笑着牵了她的手,亲了亲她的额头,“放心,我一定让你顺利当上公主,完美结束加冕仪式。”

前一世,妻子跟了他,曾在公主面前受辱,这一世,他要让妻子自己做公主。

连真看着他认真的眼睛点了点头,却忍不住惶恐,似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历来和姐姐不熟的阿陆和姐姐突然熟悉起来,有了她不懂的秘密。一看到她眼里就露出笑意的姐姐,如今再看她,却如同看着陌生人。

那双眼里,带着漠然,还有她说不出的复杂。

连真想,兴许是她要做公主,抢了姐姐的身份才会这样,她多多去看她,多多亲近她,她以后会原谅自己的。

随后的几天,连真和商陆每天都来,连真对朱槿每天笑脸相迎,即便朱槿反应冷淡,她也依旧如故。话里话外都是她做公主是别人安排,她没办法推拒。

却从没说过,她不想做的话。

从小,她就是姐姐的影子,大家只知道姐姐不知道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就特别羡慕姐姐,她其实一直也想做公主的。

朱槿对她很是冷淡,即便知道这是连楠的亲妹妹,却无论如何也亲近不起来。

商陆看在眼里,眸光幽深。

在知道朱槿也转世时,除了最初的震惊,他是高兴的,即便知道朱槿的经历,他也以为总可以弥补。

可随后的几天里,他却发现,事情似乎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朱槿已不是从前的朱槿,她对他没有了爱恋,这是他所期盼的。可朱槿不再是从前的朱槿,她眼底的平静无波,让他不知所措。

他第一次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局。

朱槿对他的心态仿佛毫无所觉。在商陆他们准时到来的日子里,她的生活过得平淡而又规律,早起剪花,用过早膳就绣绣绣品,她也不急,慢慢配色慢慢绣。午膳后休憩片刻就去临时教室,由商陆教认字。

随着对上的字越来越多,她眼里看见的一切也就越来越清晰,她开始慢慢了解这个世界。商陆的嗓子过了两天就成了沙哑,可他却一天比一天认真的教着朱槿,认真得偏执,声音越来越嘶哑,却似乎还嫌不够。

朱槿皱眉,却没说什么,学得认真,仿佛他只是最普通的西席。

商陆教着却渐渐有些狼狈,随着时间推移,他脑海里前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反而是今世的经历莫名让他有种雾里看花不真实之感。看着朱槿即便穿着最简单的狱服也无法掩盖的美丽面容,他总是控制不住的想起在他怀里咽气的朱槿以及那隔了一夜就凋零的朱槿花。

朱槿是他爱得刻骨铭心的人,即便相隔百余年,即便他丝毫没有动摇过对连真的心,可他也不敢说他不再爱朱槿。他对朱瑾的那一份爱,只是随着她的逝去被深埋在内心深处而已。

时隔百年,老天却巧妙的,把他们拉回当初,将已逝去的朱瑾复活送到了他面前,有他有朱槿,也有连真。

从前的经历、处理方式面对这两人,再无法施展开,随着时间的流逝,商陆开始莫名焦躁。到第六天时,朱槿发现,这一天,连真似乎很是忐忑,而商陆很烦躁,连一直执着到偏执的认字对字也不时停顿下来,皱着眉头。

是有什么她不知道的事要发生了,坐牢期间外面的消息是完全屏蔽的,她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却直觉有什么与连真、商陆息息相关的事要发生了。

看着连真眉眼间掩饰不住的喜色,也许是和婚事相关的也说不定,这该是商陆梦寐以求的,也不知道他在烦恼什么。朱瑾侧头看着阳光下

皱着眉头的商陆,思绪越飘越远。

前世,商陆在她刚死后那一段时间,眉头也如眼前这般总是皱着的。

商陆整整消沉了一年,那时朱槿一直陪伴在侧,天天祈祷他能够振作起来。她那时想,只要商陆振作起来,什么都好。

她这一生,有过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爱恋已然足够。

上天随人愿,老天再次关照了他,一年后,在商母的努力下,商陆一天一天振作起来,她再不用时时准备依靠着他安慰他了。看着商陆慢慢走出阴影,慢慢露出了笑容,她也振作起来,露出了笑容。

风云惨淡的商府终于迎来了春天,自从商陆振作起来,随后的一年,是府里最愉快的日子,朱槿将自己融入了那个氛围,幸福着,无法自拔。

商陆开始奋发图强,白天努力做事,晚上在书房用功,她就那么一直相随,随了三年,看着没让她失望的男子,满心的爱意越来越多。

在这一份幸福中,三年时光匆匆而过,商陆表现良好,被上峰看重得以重用,品级也升了一级,家里再次热闹起来。

商陆意气风发,再没有了一丝颓废样子,她也跟着欢喜,欢喜得无法自制。

那四年,是她有生以来,最幸福快乐的日子,即便她一直做不了什么,也得不到任何回应,可她非常满足。

又两三月,她突然迟钝感觉到,商陆似乎很久很久没有再喃喃她的名字了,他的世界,有了太多的事,太多的精彩。

她的影子越来越淡了,似乎越来越不被需要了…不,不是似乎,是真的如此,只是她没发现而已。

朱槿闲时越来越多,发呆的时间越来越多,脑袋却空空,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飘忽的灵魂,在越发热闹的院子里,慢慢孤寂起来。她不再每天跟着他了…她的灵魂开始无意识飘荡,从府里到府外,静静看着世间一切,面容越来越沉寂。

又两三月,晚膳时分,当她飘荡回到府里,坐回了自己给自己定的位置,微笑看着热闹的一家子。

“陆儿,今日我遇到老姐妹,她家的小女儿刚刚满了十六岁,还没说亲…”商母试探性的开口,让朱槿僵住,犹如石头一动不动。

“……”商陆浑身一僵,筷子僵在半空中好一会,才又继续吃饭,什么都没说。

商母却微微松了一口气,商父那低垂的眼里便闪过一丝欣慰。

晚膳在无声无息中结束,都吃的不多,随后默契沉默散开。

商陆脚步沉重离去,朱槿却只是看着他的背影,失去了站立起来的力气。

她就那么愣愣坐在那,整个世界都变得空荡荡的,犹如她的心,一整晚,她都僵立不动,天渐渐亮了,空荡荡的房间里,才响起了幽幽的声音,“为什么你没有像从前一样勃然大怒,决然拒绝…为什么呢?”

四年前,这是她的心愿。

她死在他怀里时说过,让他忘记她,娶妻生子,幸福一生。

朱槿发现,她又被商陆记起来了,他开始发愣,无眠的夜,她静静坐在桌边,看着他在床上辗转难眠,幽幽叹息,“是你让我幸福的…”

是啊,是我让你幸福的,朱槿回答着,面上却再露不出笑意。

三天后,清瘦许多的商陆在晚膳结束后,对商母说了一句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事由母亲做主。"

商母商父欣喜若狂,她呆立住,摇晃了几下软软瘫倒在地。

那一刻她才明白,只要死了,不管多么刻骨铭心的爱恋,都会风轻云淡。

商母商父怕夜长梦多,以最快速度的定了婚事、婚期,三个月后,在她身死五年后,男子大红喜服加身,迎来了娇憨的新娘子。

看着两个大红身影拜天地,朱槿惨白着脸静立在他们背后看着,脑海里想起的是,在她死后,他也说过,这一生,除了她,再不会娶妻。

几个月以来无处发泄的满腔思绪愤怒,一个人孤寂的四年,在他们喝交杯酒时爆发,朱槿愤怒质问出所有问题,叫得歇斯底里,骂着他打着他,却毫无用处。

那只是她的世界,她孤寂的世界。

看着他们相对而坐,对望,红衣红烛,朱槿斯歇底里大喊,"那是我的,是我的..."

强烈的执念,眼前一黑,再睁眼,对面坐了商陆,眼角晾过身上的大红衣,朱槿浑身一震,她竟然进入了新娘子的身体里!

所以朱槿,你还可以幸福是吗?

眼泪迅速涌上,那一刻,朱槿内心百味陈杂,激动惶恐期待让她颤抖着唇发不出声音,眼前一片模糊,她情不自禁伸出双手去碰商陆的脸,却被商陆避开,商陆用陌生复杂的目光看着她,道"...我会好好待你。"

是承诺,可是说得太过认真,失去了激情。

是了,他的激情全部留给了她。

朱槿伸出颤抖的手固执的再次摸向她熟悉无比的脸,却中途被捉住,“夫人,安歇吧!”

原来再一次被他碰到,是这样的感觉。

朱槿感受着手上的温热热泪盈眶,再被拉回思绪时,身体已然躺倒在床上,商陆两手撑在两边,俯下身来。

温热的手解开了身上的衣服,颈上多了柔软的唇。

那是她最熟悉的唇,是她曾经忍着因为举止轻浮被嫌弃、被发现担惊受怕无数日子触过的唇。

心神刹那空白。

朱槿眼神空洞看着红如血的床帐,大睁着眼,滚下了两行大滴的泪。

第十章 连真

“朱瑾,朱瑾…”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焦急的呼喊声将朱瑾从遥远的记忆拉了回来,面前是两张担忧无比的脸。

连真面色焦急、惨白,眼神怯怯而闪烁的不时去看她的手,朱瑾低下头就看到商路紧紧拉着她的手。

商陆满目愧色,看她终于回过神闭眼不断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朱瑾,是我辜负了你,我知道你当初那样陪在我身边…多难受,可我更不能辜负真真…我会补偿你的,朱瑾,你放心,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你在说什么?我刚才恍神了…”朱瑾听着奇怪正要说什么时,却察觉到了脸上的凉意,挣脱他的手一摸,却发现满脸的湿意,自嘲一笑解释。

那份记忆,仿佛是一个刻在灵魂深处的噩梦,不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想起就会有这样无知无觉泪流满脸的反应。

随着时间流逝,她也不知道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什么。

“我和阿陆要订婚了…”连真抢先一步低着头急急解释。

“朱瑾,我真的会好好补偿你的……”商陆本来张开的嘴因为连真的话闭上,伸出大手搂住连真的肩膀安抚,眼睛看向朱瑾道歉。

那双眼里的歉意无比真实,说得也无比认真,看着他们神色、动作,正擦着脸朱瑾却忍不住轻笑了出来,“呵…”

是那种看到忍俊不禁的场面而失笑,却又无比无奈的笑,一瞬而逝。

朱瑾看着低着头的连真微微摇了摇头,再看商陆眉头就几不可见的微微皱了皱,说话的语气也充满了随意,带着淡淡的敷衍意味,“没什么对不起的,也不存在辜负,那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负责。至于当初的我什么心态你不可能理解,所以才会说出补偿这样的话,以后还是不要说这样的话了,那不是能补偿的。”

朱瑾说话间,连真的头慢慢抬了起来,看向说话的她眼神闪烁,朱瑾看了一眼就移开了目光,“以后不用来了,我学得差不多了,这几天这样折腾自己,想来心里应该舒服些了。”

“朱瑾,你还是喜…”商陆依旧惨白着脸,仿佛没听到朱瑾的话,脑海里一直是朱瑾刚才眼神空洞流泪的样子。

“商陆,在我眼里,你是即便世上只有你一个男人,我也宁愿一辈子孤身的人。”朱瑾打断了他的话,面容一沉,语气沉重,“你没用你那些手段来对付我恶心我,我今天也就和你说实话,请你不要说出无谓的话来。”情情爱爱的,离她太远了,还不如说清,省得平白污了耳。

污了眼,已然足够。

商陆听了面色一阵青白,嘴动了几下却再说不出话来,原本想好的那些话也再说不出口。

连真即将成为她想做的公主,梦想成真,而原本是公主的朱瑾,被困牢狱,多余的话、明显会让朱瑾的请求他哪里说得出口。

朱瑾视线落在词典上,懒得看他们,场面一时陷入沉默中。

“姐姐…”“阿陆…”静默中,连真怯怯又委屈的声音突然响起,白嫩微胖的两只手随着叫声一只抓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揪住他们的衣角。

朱瑾低头看了眼衣角的手,抬起头就看到连真颤抖的小嘴以及泫泫欲泣委屈无比的眼睛。

朱瑾眼睛微微一眯,而商陆回过神则是立刻满脸紧张,叠声问到,“真真,怎么了?怎么了?”

“你和姐姐…”说了四个字后消音,却表达了无限的可能,看听者所想所答。

“我们…”商陆一愣,立刻反应过来,这些天来,因为朱瑾的出现,又因为受条件所限,他和朱瑾说话都没避着连真,她心思单纯,肯定不解害怕又惶恐,要不是面临公主之事,想来早就哭了。

一时间又是自责、又是抱歉,可要解释一时竟然说不出来,他总不能说什么前世后世,嘴里的话说了开头两字也没了后文,倒是也有了千言万语无限可能之意。

紧紧看着他等着他解释的连真,眼泪迅速噼里啪啦就掉了下来,无声流泪着看了商陆又来看朱瑾。

商陆慌了神,朱瑾却神色不耐轻轻捉了她一直拉着衣角的手拿开了。

“姐姐…”哭得正欢的连真看着她的动作睁着大眼都忘记哭了,看朱瑾的眼里委屈不已。

“你快带她走,自己跟她解释清楚,以后要没正事只是来哭就别来了。”几天下来的接触,以及连真一直以来的表现以及本身性格,朱瑾本就不喜,这会看她竟然开哭便有些不耐,直接看向商陆说道。

解释那些可以让人浮想联翩的对话,以及他们的关系,都是商陆的事,她不耐烦解释也不想听他们哭哭闹闹加解释。

“好。”商陆只能也只有点头的份,“真真,我们先走,我回去和你说,你姐姐在这里本来就烦,我们别烦她了。”

“我没有想烦姐姐,就是这几天姐姐都不理我…”连真立刻解释,看朱瑾依旧没看她也无动于衷,心里无比委屈,可想到自己要替代她做公主,咬了咬唇,忍住了泪意,胡乱擦了擦泪停了哭。

以后她会像从前姐姐对她一样对姐姐好,也会宽容姐姐的坏脾气,时间长了,姐姐就会原谅她,理解她不是故意抢占她的公主位置。

想到明天的事,连真看了看商陆一副马上走不打算说的样子,忍不住咬了咬唇,从随身的提包里拿出了一本笔记本。

“姐姐,这是你的笔记本,你平时总爱写,是妈妈让我给你的。”早该给姐姐了,却因为她想看,拖到今天才给,“妈妈的身体好了很多,说抽空会来看你的…”

连真还要继续说什么时,商陆却阻止她继续说下去,神情复杂拉着没能说出想说的话而不满的连真离开了。

朱瑾微微蹙眉看着他们离开,片刻后低头看了看,打开了手里微微破旧的笔记本。难得一见的手写字,笔迹比毛笔要细很多,写出了清清秀秀的小字。

笔记本应该算是学习笔记吧,上面满是学习要点、重点,朱瑾翻着翻着,第一次认识了连楠这个人。

和听到听说的连楠不同,学习笔记里的连楠,只是个简单、认真、努力、乖巧的女孩子。

(亲们,不好意思,又更新晚了,这两天加班加疯了…明天可能还要继续加班,弄不好后天可能都要加班,饭饭只能尽量保证早点更新~~~不好意思了~~~)

第十一章 女王

因为不是她那个时代的公主,所以连楠可以简单,可因为她妈妈怀她时已是女王,,她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备受瞩目。出生第一天就开始备受关注,可以说是从小在世人的眼光下长大,小时要懂事可爱乖巧,大了要娴静知性美丽大方。从一出生,她的教育就被提上日程,礼仪、社交、外语、刺绣、琴棋、书画、厨艺、音乐、花艺、服装等等,都是她必须学习的内容。

她长到二十一岁,就学了二十一年。

整整二十一年,她没让全球人失望。

整整二十一年,都是在为公主这个身份而活。

突然有一天,被剥夺了公主身份,想她失去活下去的心也不无可能。

朱瑾合上笔记本,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这个简单、认真、努力、乖巧的孩子,也和从前的她一样傻。

第二天,商陆和连真没来,却来了连楠的母亲赫连蓝女王。

赫连蓝看着才三十出头的样子,着装低调内敛,却无法掩盖她的雍容华贵,看到她进来,监狱负责人站起来和赫连蓝告别,毕恭毕敬,那种从心底散发出来的尊敬,让和他擦肩而过的朱槿多看了两眼。

待走近再看赫连蓝时,朱槿忍不住一愣,赫连蓝和她长得很像,只是瘦得厉害。

虽然赫连蓝略施粉黛,妆容无可挑剔,可病容难掩。和朱槿看向她

的目光不同,她的目光里是沉甸甸的母爱。

只是一个眼神,朱槿就知道自己之前误会了,她以为连审判时家人都没出现是关系一般,如今看来连真的话没有掺假,连楠的母亲确实病了。

“怎么又瘦了?是吃得不好吗?”朱槿才想着,手已经被拉住了,和天下万千母亲一般,看见自己的孩子总觉得她瘦了,第一时间关心的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问着话脸色却因为手心的触感微微一滞,眼神不自觉看向朱瑾的手。

“挺好的。”朱槿注意到她的目光,回答得很是简短,瞬时微微用力就抽出了自己的手,恭敬朝赫连蓝低头道“您请坐。”

态度自然有礼,实在无可挑剔,却让赫连蓝僵了片刻,才依言坐了下去。朱槿却没注意到她的异常,她的心里也在想事。

她是朱槿,不是连楠,不说她对原来的连楠不了解,就算了解,她也不是真的连楠。只要面对的不是连真那样迟钝有着自己心思的熟人,都会察觉她的异常。眼前的是连楠的母亲,想来对连楠更是了解,进入别人身体遇到的问题,这一次比从前任何一次都大。

因为她离不开这个身体。

朱槿安静坐着,等着她开口,她从小没有母亲,母亲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从别人身上看到的,此刻面对赫连蓝虽觉亲切,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当做母亲。按赫连蓝的年纪,于她也就是个晚辈,连当做长辈都有些荒谬,可她也只能把她当做长辈等着她吩咐训言。

“楠楠,你在怪妈妈是吗?”朱槿想不到,赫连蓝开口说的是这样的话。

“妈妈知道你委屈,可妈妈也没有办法。”声音低沉,满含无奈自

责,“是妈妈害了你,从小教你如何对丈夫好,做一个好妻子,却从没教过你他不好时你该怎么办…”

赫连蓝看着疏离冷淡的女儿,心中绞痛,说着说着眼泪就怎么也控制不住,哗哗淌了下来。

“是我害苦了你,从小教你做个不让大家失望的完美公主,让你为公主这个身份头衔而活,到头来却保不住你的公主身份,是妈妈害苦了你…”

“您别哭了…”朱槿看着擦着眼泪却怎么也擦不完的赫连蓝心中一叹,靠过去拿出衣兜里才做出来不久的手帕递给赫连蓝,“您擦擦…”

赫连蓝泪眼朦胧看着眼前的手帕,压抑的哭声再忍不住,一把抱过朱槿,“对不起…楠楠,对不起…”

因为历史研究知道从前的古人用手帕,历代公主就被教育着习惯用手帕,不用那世人都用的更方便的软纸。因为公主是作为星球形象、素质的代言人,历代公主就从小被教育得任何时候都要有礼貌有素质,所以公主不能有愤怒不能宣泄不满,永远有礼面带笑容……

她的楠楠从出生开始就以公主标准被教育,做了整整二十一年公主,如今公主身份被夺,可却无法摆脱刻在骨子里的公主印记,就这样在监狱里活着……

朱槿被她哭得动容,想到自己的父亲,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抬起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却不知该说什么安慰这个悲伤自责的母亲。

她的女儿连楠也许再回不来了。

“…审判那天晕过去醒来后忘记了很多事情,连人都忘得差不多了。”等赫连蓝止住哭声安静下来,两人才再次说上话,朱槿看着她一直自责,连她的变化都说是她的责任时,忍不住开口解释。

“什么?”赫连蓝愣愣看着她反问。

“从前的很多事、人都忘了。”朱槿重复,看着赫连蓝红肿的眼睛及眼底的青色心中一软,“您别太自责,我现在也挺好的,牢里也清静。”

“楠楠,你说忘了人忘了事忘了人是怎么回事?这两天你妹妹回来我问你的事,她总是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朱槿的安慰赫连蓝听不到,只听到了前面的一句。

“就是忘了所有的事,包括您。”朱槿答得很快,“也许以后会记起来,只不过目前是全部忘了的。”

“忘了所有事吗…”赫连蓝看着面目清冷的朱槿,脑海里闪过巧笑倩兮的女儿,心如刀绞,颤抖的手轻轻抚着朱槿的脸,怔怔流泪,“忘了也好…”

“忘了也好…都忘了…都忘了重来…”

朱槿避开她的目光,低垂了眼。

她避开了目光,却避不开拥抱。

赫连蓝把朱槿抱在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我是你的妈妈,以后只做妈妈,你什么都不用怕,一切有妈妈…”

小女儿连真一直羡慕姐姐,觉得姐姐是公主真好,同样是女儿却不能做公主的小女儿一直和她和姐姐有隔阂,却不知,她姐姐也一直羡慕她。羡慕她可以尽情玩乐可以自由自在,可以尽情和她撒娇,单纯做她的女儿。

第十二章 消息

公主的身份,让她得到很多,也同时失去很多,包括来自妈妈的纯粹母爱。

从前,楠楠为公主这个身份而活,如今被夺,也许忘记一切是最好的结果,最好的开始。

以后,她可以毫不顾忌的只做楠楠的妈妈,给予她最纯粹的母爱,给予她只作为母亲而是女王给予公主的一切,让她成为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多谈几次恋爱,再结婚生子。

再不让她对一个男人死心塌地。

也再不草率,还没彻底调查考察好啊,让类似赵俞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男子再近楠楠的身!

赫连蓝平复情绪找到新目标后,就提起精神和朱瑾说起了她身体刚恢复就来探望她的原因,“楠楠,王室这边,已经决定了,会由你妹妹继任公主。”等开口了赫连蓝才发现这话说得艰难,即便知道女儿失忆,却还是说得艰难。

“哦。”朱瑾却没太多情绪,只是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点点头,怪不得昨天商陆和连真表现那么奇怪,却原来是因为要做公主了。

“是需要我做什么吗?”朱瑾等了片刻,看赫连蓝没了下文,忍不住去看她,就见她一副愧疚无比又欲言又止的样子,想到昨天商陆和连真脸上同样的表情,一瞬间就知道了其中关键直接问道。

“果然是忘了。”赫连蓝看着朱瑾的表情,一下子复杂得朱瑾想不到形容词。

“……您说说看,需要我做什么。”朱瑾没接她的话,也有些不忍心看她的眼睛。

“也不需要特别做什么,无非就是说几句话表明一下态度而已。”赫连蓝勉强恢复笑容。

“这次事出有因,安排也急,明天就是你妹妹的公主加冕日,因为现在外面还是有很多你的忠实粉丝,对你妹妹继认公主的事很是抵抗,少不得你帮她开口。”

赫连蓝听见自己理所当然说完要求,看着平静的朱瑾脑海里突然浮上昨晚小女儿的抱怨、流泪的样子,有一瞬间的呆滞,随即,心就突然狠狠一悸。

小女儿因为微微不如意就抱怨、哭泣,不管大小事只要她会介意,就不能去烦她。而大女儿,面对做了21年的公主,让她为继公主说话,她用了‘也不需要特别’‘无非’这样的话语,仿佛真的只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

可,这样的事,在小女儿那,却是大得逆天的大事,是她长到十九岁,也从来不用面对的事……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历来觉得自己对两个女儿最是公平的自己,已经如此明显区别对待两个女儿了。若是换做对小女儿,她绝对开不了这口,可是面对大女儿,她理所应当的觉得她应该如此去做,却从来没想过大女儿会不会委屈难过

好不容易恢复正常的赫连蓝,突然失语了。

面对大女儿,心中纵千言万语,最后到了嘴边也依旧只有‘对不起’三字。作为妈妈,对女儿有着说不完的‘对不起’,这算正常吗?

正常不正常暂且不论,如今,是她连道歉的地都没有了,面前的大女

儿,忘记了一切。而她面对这个失忆了的女儿却还要继续说,说她要做的事,干巴巴解释,“你妹妹从小被我惯坏了,到现在也不懂事,一门心思要做公主,你也不用和她计较,等她做了真正的公主,就知道公主的不易……”

赫连蓝心中只觉无比荒唐,最终没办法多说,迅速停下了话头。

平静了片刻,转移了话题,恢复了正常语调,细细嘱咐朱瑾,“你妹妹那有我你不用多操心,不过你的众多表姐妹、表兄却是要多注意的。赫连王室家族下的连姓的旁支很多,不管妈妈这一辈还是你这一辈,优秀的人都很多,他们从小跟着学习传统文化,为的不也是有朝一日有机会能做王子、公主。只不过,王子、公主不是谁都能做的,王子、公主是未来的国王、女王,除了自身教育出身也很重要。近千年来,传承的一直是我们嫡系,而且讲究嫡长。”

赫连蓝说得涩然,她的女儿曾是历代公主中做得最好最受欢迎的公主之一。不过这涩然只是稍纵即逝,女王嘴里嘱咐的话没停。

“当年你小姨妈也像你妹妹一样,只不过她最终也没机会做公主。之前因为你占了嫡长,她就算酸也还知道控制,可自从你出了事,这段时间没少闹腾,说你表姐连翘不管哪方面都比你妹妹优秀,连翘做公主才最合适。”

看朱瑾听得认真,赫连蓝爱怜一笑,声音更加温和,“你小姨妈和你连翘表姐闹腾归闹腾,却没多大威胁,有威胁的还是你其余的表兄妹,他们学习了传统文化,可也丝毫不耽误正常课程,虽然他们做不了王子、公主,可在他们的工作领域却很出彩。他们能力、心机都不差,有的甚至声望都高,如若不是因为出身限定,做个公主、王子也是绰绰有余。”

“你小小年纪占了公主位,不管面上是什么,心里对你有恨有怨的不少,现在的你是他们最好的攻击目标,连同你妹妹的公主位,他们也是能拉一把是一把,会想尽办法拉下去好自己上位。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不

要被人欺了,也不能被人利用了。”赫连蓝叮嘱得无比仔细,说到这里她想了想。

“说到这,我就想起了你慧儿表姐,依照她以往的作风,她这次肯定还是不会放过机会,一定亲自前来这里采访你。楠楠,你记着,不管她说什么你都不用再道歉,这些你之前都做过承受过了,如今公主身份被夺,你只需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采访?”朱瑾就想到了在法院时遇到的情景。

“恩,你慧儿表姐是近两年风头最盛的记者。”赫连蓝点点头,“提的问题总是很尖锐,可是问的都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买她的帐,又因为被问的人一般也得到过沟通,这两年倒是越发得意了。”

“我…之前在她手里吃过亏吗?”朱瑾自然听出了赫连蓝的潜意思,这位慧儿表姐自然不会提前和她打招呼,而且听她的话是连楠之前还在她手里吃过亏。

第十三章 大夫

“之前是的。”当初连楠被她问得逼得痛哭道歉呢,赫连蓝犹豫了片刻再次点点头,点完就立刻安慰朱瑾,“不过这次你不用怕,明天日子特殊,她于情于理不会表现太过,你只需坚持本心即可,无论何如,她也是个不错的记者。”

“我知道了。”这个慧儿表姐看来不简单,朱瑾点头后嘴角却微微往上翘,女王、慧儿表姐这样的记者,是这个世界里女性代表,她们因为自己的能力受人尊敬,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受人尊敬。等她刑期满了出去了,她也要做个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女大夫。

“知道了就好,你明天要不想回答问题就直接沉默。”赫连蓝说着看到朱瑾嘴角的笑,愣了一下,想了想不禁试探性问道,“楠楠以后想做什么?”从前公主就是她的职业,现在她有了想做的事了吗?

“大夫…医生吧。”朱瑾眼睛一亮,看了看赫连蓝,看她满眼都是关心,脱口而出心中的答案。

“医生?”赫连蓝一愣,想不到朱瑾会说出这样的答案,愣了片刻,看着朱瑾平静认真的面容,想到她失忆,这答案也就不奇怪。

不管朱瑾想做什么,她能有自己的理想,不再颓废就是最好的,赫连蓝心情终于晴朗起来些许,突然开口问道,“楠楠,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一直传承下来不衰败吗?”

“不知道。”朱瑾闻言正在想出狱后做大夫的事,听了忙摇头。

“当初,你外婆曾和妈妈说过,我们嫡系一支能一直这样传承下来不衰败,是因为我们一直遵循‘坚韧’的品格,这是我们超越旁支连姓的原

因。”

“今天见到你之前,妈妈差点没坚守住我们赫连家的‘坚韧’。”赫连蓝轻抚着朱瑾的头,“楠楠,我只希望你和你妹妹都能守住‘坚韧’这两个字。”

这是赫连蓝的希望,大女儿不用说,不管是今后两年的监狱时光,还是出狱后的生活,要面对的都要比常人难百倍。小女儿的人生才刚刚起步,今后走的路还很长很远。她希望不管她们能不能做医生、能不能做好公主,以后在任何时候都能记住‘坚韧’两字,将赫连家族的精神一直传递下去。

“我会的。”朱瑾想,‘坚韧’这两个字,早已刻在骨子里了。

赫连蓝和她说着话说着话,竟然靠着朱瑾就睡着了。

威严端庄的女王闭上眼睛后,一身的气势随着闭眼消失不见,只剩下脆弱。朱瑾看着赫连蓝眼角细细的皱纹、发白带青的脸色、眼底的青色,轻轻拿过她的手拔了把脉,最后也没开口叫醒她。

静谧的房间内,只有赫连蓝的呼吸声,一片安详。

而监狱外,一片喧闹争执。

继前楠公主大婚、蓄意伤人、被夺公主身份等大事件后,赫连王室再次明确推出了第二任公主。

前楠公主的亲妹妹,很少有人知道,官方发布的连真照片,让很多人提出了质疑,质疑这即将上任的真公主是否能胜任公主之职,质疑赫连王室的决定。

当然也有不少人抱着观望或者对连真这个即将上任的公主抱有期待。

连真长相平淡憨厚,透出的朴实和可爱,相比连楠的美丽优雅不同,无形中倒是拉近了和人们的距离。在这美女帅哥多如牛毛的时代,突然来了连真这样的,倒是更容易让人接受她。

所以连真晋升公主,除去部分人不关注不在乎,剩余部分的,一半喜欢,一半不喜欢,不喜欢的多半抱着怀疑,还有很多是不喜欢公主本身身份,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依旧喜欢连楠。

连楠做了21年的公主,被大家喜欢信服,影响深远,如若不是伤害事件,可不是轻易被撼动的存在。

所以,连楠依旧是大家关注的,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不可避免前楠公主又被提了起来,以她在法院、监狱的画面纷纷猜测她会是什么反应。

在法院上的被朱瑾诊出怀孕的方记者站在医院大厅等着丈夫办理出院手续,她在医院里整整修养了十天,情况终于好转,医生已经允许出院了。

看着医院大厅屏幕上的朱瑾,方记者控制不住追随着她的影子,对于主持人话里话外虽然八卦着却无法掩盖的尊重,想到脑海里朱瑾那一双沉静的双眸,方记者微微一笑。

她直觉,那个从容冷静的女子,面对这件事、面对很多事,她都会淡然以对。

“等急了吧?我们走。”丈夫气喘吁吁跑过来,小心翼翼扶着她。

“不急…”方记者微笑,两人满怀希望走出了医院。

“你想要女孩还是男孩?”所有即将为人父母的都会问这样一句。

“都行,都想要。”丈夫轻轻把手放在方记者仍平坦的小腹傻笑。

“真贪心,走,回家。”方记者说着往前走,走了两步,挂在嘴角的笑却一滞,面色忽而发白。

“怎么了?”丈夫很快感觉到了异常,急问道,“怎么了?”

“疼...孩子...孩子”只是一瞬间,方记者的脸色却已经发白,弓着腰抱住肚子,瞬间便已满头大汗。

“方方,方方...”丈夫脸色也变了,一把抱起方记者又跑回了才出来的医院。

一阵紧张的治疗后,疼痛再次平复下来,孩子再次保住了,可是不管医生还是方记者夫妇却没能轻松。

“...需要全面进行一次检查。”这是医生说的话,随后他们就沉默进行了一项又一项的检查。

相比医院门前的憧憬热闹气氛,医院里的气氛压抑、低迷。

相同时间,赫连蓝的生活管家很久没听到召唤,前来查看时,朱瑾的半边身体已经麻了。等管家轻柔将赫连蓝安置在沙发里,朱瑾才动了动没有知觉的腿,和管家一起出了房间。

“楠小姐请用。”两人到了门口独立设立的‘秘书’室,管家已两鬓斑白,面容温和,对朱瑾很是恭敬,亲自端了水给她。

“多谢。”朱瑾正好渴了,接了立刻喝了几口,想了想还是问道,“母亲这段时间睡眠不好吗?”

第十四章 穴位

“是不好,之前用安神药还有用,近几日安神药都没用了,一直在操心您和真小姐的事。”管家和连楠该是很熟悉,管家回答完看着比平时清冷的朱瑾,忍不住低声帮赫连蓝解释。

“女王陛下一直想来看楠小姐,只是需要处理很多事情,身体又一直不见好转。二次审判时,陛下病得厉害…”解释着他有些讪讪,“那段时间王室成了全球关注重点,陛下形容憔悴一直没法去公众场所。”

朱瑾听了颔首,思索着也没接话。

“楠小姐,您这边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只要监狱这边可以,我都可以送来。”管家看她没接话也就没多说,而是转移话题问道。

“书籍可以送来吗?”朱瑾也没客气,立刻问道。

“很多是可以的。”管家立刻回到。

“那就好。”朱瑾相信这番话自然不是管家的意思,她将她需要的告诉了他,也就等于告诉了赫连蓝,她一定知道自己想要看什么书。

“母亲的睡眠不好除了吃药有穴位按/摩辅助吗?”朱瑾思考了片刻还是开口问道,赫连蓝这样因为大病初愈加压力导致的气虚、失眠,不管是安心养神的药还是补气血的药,适合赫连蓝吃的,朱瑾闭着眼也能写出来几个方子,可是眼下却不能写。

因为商陆之前提过一嘴,这个世界压根没有把脉、药材治疗,她写了也完全没作用,她能想到的就是穴位按/摩。

“穴位按/摩?没有。”管家根本没听过。

“太复杂的穴位按/摩我一时也不好教,我就说个简单、可以快速学会又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您看教你合适吗?”朱瑾沉吟了一下问道,赫连蓝眼底青色很严重,如果再不改善睡眠情况,到时会严重影响健康,不管是占了人家女儿的身体要尽孝,作为大夫,她也不能坐视不管。

“合适的。”管家立刻点头,等回去他教会生活组负责相应工作的女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好,你请坐。”朱瑾点点头解释,“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再辅以足部按/摩,可以促进心肾相交,阴阳合抱,让睡眠达到最佳境界,来,请你拖一下鞋。”

“楠小姐?”管家原本乖乖坐下了,待看到朱瑾蹲到他面前,还要拖鞋时愣住了,拘谨坐着不解。

“我得给你按/摩一下,示意一下力道还有穴位位置,很快的,我们拖鞋吧。”朱瑾解释着伸出手

“不行,不行。”管家猛地站了起来,“我的脚…小姐怎么能碰呢?小姐就…就指点一下是哪里吧,我学得会的。”一直淡定的管家被朱瑾的动作惊住了,哪里肯让朱瑾给她示范。

“这没事的,我以后还想做医生呢,我只是示范一下,我示范了你才能准确掌握力道、位置,才好给母亲按/摩…”朱瑾劝,对于她来说,按/摩亦是大夫该做的事情之一,就算位置在足部也没什么。

“不行,不行,楠小姐你还是教教我,我自己按…”不过这事对管家是大事,朱瑾说什么都没用,倒是一下子把他惊得脑门冒汗,急得可以。

“好吧…我来教。”朱瑾看着他的样子只能妥协,心中只觉过意不去。

“好,好。”管家看她答应了倒是松了一大口气。

“这里就是涌泉穴,在足底前中心凹陷处…”管家拘谨脱了鞋,无比庆幸自己没有脚臭,在朱瑾的示意下自己按,等有了朱瑾形容的感觉,又问了差不多的力道才罢。

过了涌泉穴,朱瑾让他撸起裤管,给他找了足三里穴,“外膝眼下3寸,胫骨外侧约1寸处,这里就是足三里穴,以这样的力道,按…”这次朱瑾倒是动手示范了。

等管家点头,朱瑾又拉过他的手,找出内关穴位置,“手腕横纹上3寸,两肌腱之间凹陷处,就是内关穴…”

“都是很简单的按/摩,说不定对母亲的失眠有用,还请你回去就教了人给母亲按按。”教好了朱瑾站了起来,管家很是松了一口气。看着告辞而去的朱瑾,满脸欣慰。

赫连蓝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分,“想不到会睡着,还睡得这么沉,楠楠呢?”来探望女儿的,想不到却直接睡了一觉。

“刚走了,说是到了晚饭时间。”管家立刻回答,声音带着喜意,“女王陛下,楠小姐走前专门问了你失眠的情况,听说药不管用,教了我一套足底按/摩,说是有助入眠。”

“楠小姐可是真孝顺,为了您竟然要亲自动手示范呢,我一个老头子的脚她竟然都不嫌脏,我看着真是…您之前还说怕楠小姐怨你,依我看,怨你不可能,孝顺您倒是真真的。”管家平时沉稳,话也不多,这次没等赫连蓝问他就忍不住说了出来,他算是看着赫连蓝和连楠长大的,看到连楠如此孝顺,很是为赫连蓝高兴。

“楠楠吗?”赫连蓝听得有些发愣,她都想不到。

“是呀,就是楠小姐,您睡着了后一直靠着她,不忍心叫醒你竟然一直没动,我进来时她半边身子怕都是麻的。”管家絮絮叨叨。

“这傻孩子…”赫连蓝炸了眨眼,忍着眼里的泪意,说是忘了她了,见面时还那么疏离呢,可她做的事却哪里带了一丝疏离……

“她才说了想做医生,就开始捣鼓起来了,回去你教教,晚上回去我就试试,”等泪意退了,赫连蓝才再次开口。

“好咧,我记得可清楚了,一定教会他们。”管家立刻弯腰保证,直起腰又笑,“我自己也按按,沾沾楠小姐孝顺您的光。

“还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呢,都没听过…”赫连蓝谦虚着,眼里却满是笑意,“这孩子,竟然要亲手教你…”

为了她,竟然要用手亲自碰管家的脚教按/摩,这孩子…赫连蓝的心起伏着,下一刻又低落了下来,想到了朱瑾的手,“…楠楠的手了你也注意到了吧?短短几天就变得那样粗糙,还满是伤痕…”声音低落。

管家面上的笑淡了下来,“是…”随即低着头沉默。

“我们回去吧!”片刻后,赫连蓝终于站起身。

晚间,就算从来没听过那样的方法,可赫连蓝还是亲自开口,睡前严格按照朱瑾教的方法,泡脚、按/摩。奇怪的方法,奇怪的感觉,临时学习上阵按/摩的女工作人员还忐忑呢,想不到第二天就见到了难得容光焕发的女王。

女王气色好了很多,笑着对她说,“睡得很好,辛苦你了。”

第十五章 确认

而监狱这头,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女王陛下为庆贺真公主加冕送来的一大批治疗伤口的喷雾剂及护手霜,外加一大批纸质书籍,说书籍都是曾经连楠学习的,希望监狱能收下,让连楠可以一直继续学习。当然,更欢迎狱内人员一起学习,像喷雾剂、护手霜一样,都是希望所有人都能用上的。

因为书籍的内容都符合监狱书籍规定,监狱接到书籍后决定专门开辟了一间传统文化图书馆,狱内人员休息时间都能去看。

一屋子的书,足够朱瑾了解太多东西,这是赫连蓝连夜给朱瑾准备的,等差不多时候她准备再送一次医学相关的书。

剪花回来后用过早膳的朱瑾看着被郑重运来的书籍,嘴角露出笑意。

朱瑾按照往常进了工作间,绣了几天,因为花样简单加之她速度快,绣品即将要完成了,只需要收收尾就可。正安安静静收尾,就听到敲门声,朱瑾转过头就看到了推门而入满脸笑容的叶半夏。

“连楠小姐,你好。”叶半夏对朱瑾自第一次见面就很有礼貌。

“叶先生,您好。”朱瑾忙站了起来。

“请坐,请坐,不用这么客气。”叶半夏快步走了进来,比她还客气,待看到她前面的绣架,眼睛明显一亮,“连楠小姐在刺绣吗?”却没有坐下去的打算。

“是,就要完成了,在收尾呢,你请坐。”朱槿看他的架势没多说坐了回去,又拿起了针,下一刻叶半夏果然跟着坐到了相邻的椅子上。

朱槿抬头看了一眼,就见他正仔细看她的手,忍不住微微一笑。虽然他表现得不明显,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可她还是看出来了。这位叶公子对她的态度看似随意,可实际上面对她,他的态度不自觉带了恭敬以及些许小心翼翼,好像随时在观察她的反应、感受。

会下意识尊敬她,在乎她,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朱槿等着他开口说来意,可好一会了,也不见他开口,抬起头再看了他一眼。

“咳咳...这样绣眼睛会不会酸吗?手会不会疼?”叶半夏正情不自禁看得发呆,因为她突然抬起头,嘴角的笑有一瞬间的不自然,快速垂下眼帘,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咳开紧绷的喉咙快速开口。

说完自己愣了一下,又接着不自在咳了两声后,面上已恢复正常,好像没察觉自己的失言,随意看着朱瑾等着她回答。眼露恰到好处的好奇,面色平常,朱瑾却一眼就看到了他通红的双耳。

“我不会一直绣,在手疼、眼酸前歇息。”朱槿嘴角的笑稍瞬即逝,垂下了视线,仿佛没注意到他的异常一般如常回答,好像叶半夏提出的问题很合理。心里却忍不住微微一叹,到底年轻。

不管他表现得多自然,总会露出些年轻人特有的动作、反应,不像她,看着年轻,才二十出头,可内里却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妪。冲动、脸红,早已远离。

“哦,那就好。”叶半夏自然不可能知道她所想,看她的样子松了一大口气,恢复正常后进入工作状态。

“你知道今天是新公主加冕的事?”叶半夏并没有啰嗦,直接开门见山问道,按理在监狱里的朱槿是不该知道的,可她身份特殊,加之今天也需要她开口,知道也正常。

“昨天知道了。”朱槿点点头。

“新公主加冕是全球性的大事件,虽然真正加冕仪式只有一个小时,不过如不出意外,媒体会全天直播,你可以观看加冕仪式直播吗?”审判前连楠情绪不稳,加之几天前才出过那不明不白的违规事件,导致监狱方面在收到王室及媒体的采访请求时也没有贸然答应,而是先请系统心理导师前来确认连楠心理状态,请他们判断是否可以采访。

叶半夏是近两年系统内年纪最小却最优秀的导师,连楠上一次出事是他来,所以这一次也是他前来。叶半夏见过之前的连楠,加之这一次见到她后的反应,知道她的情况目前来看还算稳定,所以也没拐弯抹角。

“可以。”朱槿毫不犹豫点头,因为商陆,朱槿知道了直播的意思,和对定位仪一样,对这些新事物正在接受、适应。

“新公主的加冕仪式在上午十一点,十二点加冕仪式结束,女王和新公主都会进入休息阶段,这个期间,媒体会前来采访你,到时候你可以开口支持新公主吗?”叶半夏的问题再进一步。

“我会说我认为该说的。”朱槿想了片刻回答,如今的她并不适合出言支持,支持了反而出反作用也说不定。

“不会说什么反对的话吧?”叶半夏听了她的回答,理解她说的什么意思,不过还是确认了一遍,这是全球的大事,马虎不得。当然,他也只要确认这一点,至于要说什么具体的话,就不再他操心的范围内了,毕竟连楠小姐对如何回答记者的问题,比他专业多得多。

“不会。”朱槿摇头。

“那就行。”叶半夏放心点点头,和朱槿说起了其他的安排情况,“虽然来采访你的媒体和采访内容都被限定过,不过也许也会有意外情况,如果碰到你不想回答的问题或者想提前退场,你只要和我说就可以,我

今天会一直跟着你。”

“好。”朱槿点头。

“...需要我和你说说记者大概会提的问题吗?”朱槿太好说话了,算是叶半夏近年遇到最好说话的犯人,叶半夏看着手不停点头不断显得异常娴静乖巧的朱槿,微微一笑,咽了咽口水才接着说道。

“需要,麻烦你了。”朱槿再点头。

“第一个问题问的肯定是...”叶半夏眼睛一亮,他该做的其实已经做完了,最后一个问题他其实不该开口,可想不到朱槿还是点头,想了想也开口了。

朱槿一边听着一边收尾,不时点头问上两句,倒是让叶半夏松了一口气。他不知道连楠的芯里换了个朱槿,看朱槿听得无比认真,心中忍不住感慨她教养好。

等叶半夏再说不出来什么时,朱槿的收尾工作也完成了,检查没有问题后,朱槿从绣架上拿下绣品,仔细叠起来,放进一旁的精美盒子里。

“那我们现在就去开放室吧。”叶半夏看见盒子下方角落博物馆标志,打定主意等展览时一定要再仔细去看。

“嗯。”朱槿盖好盒子往里推了推,站了起来。

第十六章 荒谬

开放室在朱瑾所待工作室的楼层隔壁,朱瑾和叶半夏刚下电梯,叶半夏身上突然响了起来,却不是定位仪那样的声音而是悠扬的音乐声。朱瑾条件反射性看向叶半夏,以防叶半夏也突然倒下。

不想叶半夏却笑着对她说‘不好意思’后,从衣领处拿下一黑色扣子别在耳朵上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朱瑾微微皱着眉,听着叶半夏一路自言自语,猜测也许是和谁在说。

这世界很多东西都很神奇,朱瑾正想着,脚下一痛,无奈之情一闪而过,想又坏了,想停下脚步却一时停不下,就等着额头出来剧痛呢,却在这时听到走在身旁的叶半夏叫了一声“小心”,随着声音传入耳朵,额前突然多了一只手,手也猛地被拉住了。

额前的手险险帮着挡住了朱瑾撞向玻璃的额头。

“连楠小姐,你没事吧?”叶半夏正通话一个分神就见朱瑾偏离了自动门的范围,一头撞向了玻璃墙,两个箭步过去,想也没想拉住了朱瑾。

“没事,多谢你了。”朱瑾道着谢退后一步,巧妙挣脱叶半夏的手,男女授受不亲这观念虽然随着年龄增长、经历而淡化,更因为她是大夫,所以在这个好像没什么男女大防的世界里得以不慌不忙,可若不是诊病、意外事故到底不好一直亲近。

说完朱瑾忍不住伸出手触了触透明无暇几乎可以当做不存在的‘玻璃’,她到现在也没有习惯这毫无存在感的玻璃,一个分神不注意就会撞上去,之前就撞过一次。

“没事就好。”叶半夏仔细看她的额头,看没红呼出一口气,又忙着道歉,“不好意思,我不该这时候接电话的。”

“不,是我不好意思,走神了,谢谢你。”朱瑾更不好意思,悄悄动了动脚,脚趾一下子没注意踢得有些疼。

“脚被踢到了吗?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虽然朱瑾没表现出来,可叶半夏还是注意到了,蹲下身面色焦急就要去查看她的脚。

“没事,就是踢了一下,现在都不疼了,不用去了。”朱瑾退后了两大步,躲开了他的手,女人的脚,一生中除了丈夫谁能看,即便老了最多也就儿子能看。

刚才的接触朱瑾没怎么在意,可这脚,即便老了,也还是在意的。

“我就是想帮您看看有没有受伤…”叶半夏看到她的反应一愣。

“没有受伤,真的没有,我们走吧。”朱瑾因为看着他的神态间是无法作伪的紧张,虽然态度明确,语气却还算温和。

说完朱瑾就先走了两步出了门,脚步轻盈如常。

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她真怕他坚持查看,虽然即使真看了碰到了,老人家了,也不存在和前世里一些女子一般做出什么反激的动作以证清白,可如今不到那地步,他们又不是大夫病患的关系,那就绝对不会让他看。

“没事就好。”叶半夏看着才放下心跟上,才走了两步,正松口气,突然就听到朱瑾问道,“我们以前认识吗?”

“不认识。”叶半夏几乎是立刻瞬时就摇头否决了。

“哦。”朱瑾看了他两眼不在说话。

“叶导师、连楠小姐,你们来了。”偌大的活动室已坐了不少人,一般情况下相隔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才会有的特殊日子,全球上下一般都会关注支持,且不管什么单位什么身份,在这样的日子总是热闹的。

监狱里遇到这样的日子对服刑的人也会来个放假,给些特殊的宽容。今天,就是如此,朱瑾他们进来时早前就齐聚过来的人都在饶有兴趣看着四面墙壁上的屏幕。女牢头看见他们进来,站起身招呼到,“来,来这坐,今天是大日子好日子,我们集体休息,看看公主加冕盛况……你们顺便可以相互说说话。”

女牢头说着就想起朱瑾从前的身份,把没说完的话迅速咽下结了尾。

可她该说的已经说完,不管是早知道消息还是才知道消息的服刑之人,所有人的目光搜的一下,全部齐聚过来,落在了朱瑾的身上。

朱瑾的目光却落在屏幕上,落在屏幕上的连真身上。

屏幕上,连真正着在朱瑾看来有些不伦不类的所谓古服,“...连真小姐正穿着公主古服正装,和前楠公主从前穿的几乎一模一样...”

公主正服款式繁杂,由王室所属服装制作组负责手工制作完成,一般情况下一套也需要三个月才能完成,连真的公主正服要现做自然赶不及,只能将给连楠做好备用的正服拿出来改改应付。连楠事件一出,对王室所属工作室工作人员冲击都很大。

和朱瑾一样看着连真身上的古服正装无奈的还有没在直播画面,却站在连真旁边的商陆。商陆此时的身份是连真的近身官,会处理连真的很多事,也保护她的安全,这一份职业也算是世袭的,祖辈父辈做的一直都是女王、公主的近身官。

之前赫连楠的近身官因为连真的缘故,他没做,等确定连真要做公主时,他已火速入职。因为恢复前世记忆又遇到朱瑾,忙来忙去的,他清

瘦了很多,也老成了很多。

有两世记忆,两份记忆都是亲生经历,可慢慢他的语言、行为、思维都偏向了前世的习惯。按理,这一世的经历要更近些,可他脑海里记忆深处最清晰的还是前世的一切。自从恢复前世的记忆,前世的那些经历仿佛又重新经历了一次,从青年时代到老年的一切历历在目。

商陆看着盘起头发着古服的连真,仿佛又看到了连真前世的样子……

他甚至有种错觉,看着今生的一切时,仿佛有一种看另一个人的错觉,唯一不变的是妻子,是朱瑾。

“好了。”王室服装部工作人员的声音打断了商陆荒谬的感觉,回过神就发现连真正满含期待看着他。

“很好。”商陆点头给出肯定评价,看着连真满足的笑脸嘴角忍不住也露出了笑,“等以后给你设计更正统的古服。”恢复前世记忆,他就知道了这个世界就是他前世的后世。

第十七章 历史

恢复记忆以来他一直在忙朱瑾、连真的事,因为朱瑾那特殊的经历,想的最多的也是这些儿女情长,等以后连真的公主之位稳定下来,也该慢慢开始纠正、完善错误的传承,找回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传承。

“读史以明鉴,察古以知今。”寻回自己的根,找到自己的传承、文明是如今华人一直努力也必须要寻回的。

商陆恢复前世记忆后,每每想起自己知道的历史,都忍不住嘘嘘感慨。

前世生活的所有人永远都想不到,社会发展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发展到了搬迁原来居住的蓝星,来到漫漫星际文明中。

按照公元纪元纪年方法,他前世再往后一千多年间,社会发展、蓝星人口剧增,科技文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枯竭两大问题也同时出现。蓝星环境越来越恶劣,自然灾害、疾病频发,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再过了百年,蓝星的自然环境便越发差了,生活环境极度恶劣。

人类终究将幻想再次搬上现实大舞台,开始航空、太空大发展,以期找到新的适合人类生活的星球。随后近千年的时光,各国人类都在寻找外星球,航空发展空前,也真找到了适合人类生活的星球,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抢夺星球大战、寻找新星球以及和新发现的星际文明的接触接轨,耗时几百年。

等一切尘埃落定,局势稳定下来时,已是公元3000年,蓝星环境的恶劣超乎想象,早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地球人口剧减,各国各文明忙着分批转移地球物种、物资以及人,正忙碌着,蓝星因为一场酸雨,犹如最后一

根救命稻草,压倒了蓝星,致使彻底崩溃。

人命关天最是要紧,除去先行运走的地球物种以及部分书籍资料,原本打算运往新的星球水蓝星的物资,都为人类让道,太空飞船丢下身外之物,带上能带的所有人往水蓝星而去。

水蓝星,就是如今商陆他们生活的星球,由华人后人居住。

后来,回去蓝星运蓝星物资的飞船无功而返,因为物资已全部消失被毁。

那些物资,就是华人最重要的文明承载物,因为它们的丢失,导致华人丢了自己的传承。这个道理,是后来华人自己慢慢才琢磨明白过来的。若不是选定了水蓝星做移居星球测试时,将蓝星因为恶劣环境先保存起来的物种试着种出来、养起来,蓝星的痕迹怕是会消失得更彻底,更不要说文明传承。

当然,丢失自己的文明传承,上述原因只是一部分,虽然这就是历史记载主要原因,可以商陆的身份还是知道,其实还有个更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文明、传承他们自己丢弃了,在社会快速发展下,追求他族文明,导致渐渐丢失自己文明传承。

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承当,来到漫漫星际文明中,在注重传承的时代,标榜自己有七千年历史传承的华人,却因为丢了太多自己的文明传承,说出去总是没那么硬气。也因为拿不出自己特有的文明,在外星面前,并不那么受尊敬。

对此,商陆是气愤又无奈,前世的他可从来没想过他们的后代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毕竟前世的时候,华夏是赫赫有名扬名内外的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不说那些其他星球文明生物如何,就那些和他们一样来自古星球曾是华夏属国,都是被华夏教化给予文明教导,文明起源皆来自华夏的属国,可如今,这些属国后代却跑到他们炫耀自己的‘正统’传

承。

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多么的可笑,可却实实在在存在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华人走到今日这一地步,要改变亦不是几年间达成的,需得徐徐图之,好在他还年轻,有的时间。一步步来,总会有成效,就如同如今慢慢进入最佳状态的王室制度。

初来到水蓝星时,哪里有什么公主,是后来受环境、情形所迫,通过多年探讨,检讨从前,才有了王室、女王、公主这样专门传承文明的存在。

商路跟着端庄、严肃的连真,边小心护着她往房间外走边如是想,看着像是变了个人一样的连真,心中斗志满满。

“阿陆,这衣服可重。”下一刻,连真就打破了‘像是变了个人一样’的错觉,连真动作不变,小嘴微微动了动,细细轻轻的声音就飘入了商陆耳朵里。

“加油…”商陆微微一笑轻声给她打气。

“嗯。”连真答得很有力,让另一边的礼仪女官听得嘴角微翘,微微低头提醒连真,“请小心,要上楼梯了。”

“谢谢。”连真微提裙摆,稳稳而上,虽然有心理准备下一秒身体还是一震,公主馆外人山人海,在她出现那一刹那,尖叫声、鸣炮响彻天边。

一下子从安静的公主馆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公主…”“公主…”呼喊声从男女老少不同年纪不同身份的人嘴里发出,汇成了一股非凡力量,震得连真心跳加速。

公主馆到女王宫殿由平整石头铺成的大道因为公主加冕而开放,在报名者中选出来的几千名观看者汇集在大道两侧,争相看连真这个新鲜

出炉的公主。

“请下楼梯。”连真因为眼前的人山人海的呆愣迅速被礼仪女官打破。

连真咽了咽口水,提起裙摆小心翼翼又保持端庄下楼梯,走到最后一个楼梯时,脚下突然崴了一下,脚下不稳突然向一旁歪去…

“噗…”屏幕这一头,坐在朱瑾对面所有人中唯一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正喝水,看到这一下子喷了,嘴里的水倒是喷得不算远,只是被呛了一下咳嗽起来。

“您没事吧?”朱瑾立刻站了起来。

“没事…咳咳…”老人摆手,眼睛还盯着屏幕,连真已经被眼疾手快的商陆扶住了,礼仪女官面上的惊色一闪而过,笑着看了眼不好意思的连真抬头笑道,“…公主正服繁杂,长又重,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我记得当初女王在公主加冕时也踩了一脚裙子,差点没摔倒。”算是帮连真解围。

“差一点点了…”连真小脸煞白,看了眼商陆,看到他眼里的沉静才快速平静下来,皱脸一笑,配合礼仪女官的说辞,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表情一派天真,倒是让现场的和看直播的人忍不住一笑。

“请入座驾。”礼仪女官的笑容、礼仪均无可挑剔,笑着提醒连真,和商陆一起帮她坐上满是鲜花的古董车里,看连真颤抖的眉毛知道她紧张,心中一叹边扶着边温声开口,想让她轻松些,“您小心,这正服太重太厚了,幸亏这加冕日子选得好,当初楠公主加冕时是在七月,两个小时她就被汗湿了,全身湿哒哒的好不可怜。”

“是吗?我不大记得了。”连真微微一僵,扯了扯嘴角露出勉强的笑,站好扶稳没看礼仪女官。

第十八章 突发

礼仪女官不解看了眼连真,在古董车边站好,对前方的司仪司机道,“可以走了。”

公主车缓缓移动,礼仪女官、商陆一左一右走在车的两边,带领随后紧跟的工作人员跟着连真,保护她进行加冕前例行游行。

连真看着密密麻麻站在大道两边,在保卫人员的阻拦下依旧热情呼唤的人们,委屈收起了心中的懊恼,绽放出了最真心的笑容,不断挥手示意。

她一直以为,姐姐能做公主,她也一样能做公主,别人都夸姐姐好,只是因为姐姐是公主,因为她不够努力而已。虽然惶恐,可她一直坚信她能做好公主,能做和姐姐一样受大家喜爱的公主。

想不到,还没加冕,还不是公主,才一开始,就因为一个衣服的原因出糗,要不是阿陆,她就要在全球人面前五体投地、丢尽脸面了。

加冕仪式当天摔倒,毫无疑问会成为她人生上不可磨灭的浓重一笔!

连真后怕着,面上的笑却愈发灿烂,“你们好…”大声热情却不觉失礼的问好声,让人倍觉亲切。

监狱这头,大家却没空看连真灿烂,因为被呛到后咳嗽的老奶奶还一直在…咳嗽。咳得越来越厉害,咳得脸通红了,“快,叫医生!”大家都不说话了,紧张看着咳得仿佛下一刻就断气的老奶奶,女牢头面色一变迅速大吼。

一旁的另外女牢头已经快速联系医生了,而坐在老奶奶对面的朱瑾

已经跑到老奶奶身后,“让一让!”说着挤了进去到了老奶奶的旁边。

碰到老奶奶那一刹那朱瑾就动作了,一把搂住老奶奶,将她因为咳嗽而缩成一团的上半身抱直,随手一扯将她身上的外衣扯下,左手搂人,在所有人反应过来前右手手腕以极快的频率开始敲打。

眨眼间,眼花缭乱中,朱瑾已经在老奶奶的厥阴俞穴上连续敲击了不下几十下,在众人“住手!”的惊呼声中,朱瑾丝毫未动,左手一用力,老奶奶身体不受控制往后仰倒,同一时间朱瑾左手已快速按住老奶奶锁骨中间的天突穴,重重按下。

“连楠,快放开黄老!”叶半夏和女牢头终于反应过来,异口同声喊着就要扑过来阻止朱瑾,老奶奶的脸色已经变成猪肝色,被朱瑾一敲一按梗着脖子,一副即将断气的模样。

“不想她死就别动!”朱瑾动作未停,左手更用力,右手再次快速敲打起来,大声在老奶奶的耳边喊,“我背后的手一重你就吐气,来!”

“连楠,你快放开黄老!定位仪惩罚系统即将启动!”朱瑾话一落,女牢头险险停住脚步,拦住了其他扑过来同样满脸紧张愤怒的狱警,忌惮看着朱瑾吼了一嗓子。

“等会!”因为他们的反应,火光电石之间,朱瑾已经知道他们的忌惮,松了一大口气后烦不胜烦随口说了两字,随即立刻重重压下厥阴俞穴,又对着被称为黄老的老奶奶喊“吐气!”

“连楠!”女牢头又吼了一声,看了看黄老一咬牙就要按下紧急按钮,“等一下…”叶半夏突然猛地拉了她一把,也就是这时,老奶奶艰难吐出来一口气。

“做得好,来,再来一次。”朱瑾一直紧绷的面容终于缓和了一些,手下不停又说道。

“呼…”“呼…”艰难的吐气后,老奶奶的咳嗽终于停止,脸色也慢慢恢复正常。

朱瑾终于放开控制她的两只手,给她顺顺气,扶着她往后靠,“来,好好休息。”

“呼…”女牢头呼出的气比老奶奶的气还大,手脚发软的上前挤开了朱瑾,紧张问老奶奶,“黄老?您没事吧?”

老奶奶艰难点头,女牢头警惕盯着朱瑾的眼神才放松。朱瑾也不计较,靠近弯下腰把脉。

“人呢?人呢?”这时监狱里的医生也终于到了,扒开人群就看到大家表情奇怪。

“暂时没事了。”朱瑾放下把脉的手抬头看向他们说了一句,又对老奶奶说道,“以后一咳嗽您就用力按这里。”指了指天突穴。

老奶奶浑浊的眼睛看着朱瑾点点头,眼里是年轻人没有的睿智、清明。

“我的楠公主,你吓死我了,你刚才是做什么…”女牢头看着老奶奶的反应终于彻底放松下来,觉得自己死了一回,“对黄老又是打又是敲的。”

“情况紧急,一般的方法没用。”朱瑾解释了一句,看大家面带怀疑看着她,笑了笑,“大家可能不习惯,不过我是大夫,这是我的医治方法。”

“大夫?医生?你吗?”女牢头对她这又敲又打的医生自然不相信,监狱赶来的医生更不相信。

“是个特别又不错的医生。”就在这时,老奶奶虚弱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女牢头、监狱医生、狱友们全部向老奶奶行注目礼,却没人反

驳。

老奶奶虚弱靠坐着看着朱瑾微笑,朱瑾看着她亦笑,“多谢您的肯定。”这个您,不是因为年纪,而是老奶奶的身份。

老奶奶是聪明人,自然看出了朱瑾的不一样,朱瑾更不是傻子,从女牢头他们的称呼、反应以及老奶奶的反应中,自然也看出老奶奶的不一样。

她们两人相互看着打哑谜,监狱医生皱眉却闭嘴,小心推了老奶奶往外走,叶半夏看得嘴角微翘,狱友们表情各异,大眼瞪小眼。

朱瑾擦了擦额头上的细细的汗,整理了一下衣服,坐回之前的位置继续看…直播。

狱友们三三两两的也坐了回去,看看屏幕又看看朱瑾,眼中不免露出探究,探究着探究着又有了比较。他们突然发现相比着公主正装的连真,只一身牢服的朱瑾也毫不逊色…

心中忍不住啧啧…表示这前楠公主真是好奇怪!

朱瑾注意到了他们的目光,却没在意,而是专注去听以连真为画面背景下关于‘加冕’仪式的起源、作用,以及简单的公主历史背景介绍。

公主‘加冕’仪式是为确认公主权威合法性而设立,“加冕”意味着对可信度、责任和权力这三个重要概念作出指导,历任公主亦如此,已形成惯例。只有举行过加冕仪式,被女王亲手戴上代表公主权力的冠冕的公主才是真正的公主,身份才被王室承认,可正式的代表地球进行活动。

朱瑾听得认真,她从前为了治病,没少去医术最好大夫聚集地——皇宫御医院偷学医术药方。那时不管皇帝、**妃嫔还是公主都看过许多,对公主是什么样的存在还是很清楚的。突然进入了连楠的身体,还

是个前公主的身份,她一直弄不清,到了今天,听了解释,结合赫连蓝之前和她说过的,她才终于有了头绪有了些了解。

这个时候的公主和从前的公主不同,他们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却没有传统公主的权利。公主的存在,在继承王位之前,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一种特殊的存在,担当着文化传承的重任,是星球形象、素质的代表。

也就是说,公主其实只是好听而已。

第十九章 权利

对公主这个身份的认知,王宫内偏殿休息室内的理解却不是如此,在连真长长挥手游行期间,来参加加冕仪式观礼的人都来了,只是基本都在偏殿进行短暂休息。

赫连蓝女王和朱瑾提过的连晴姨妈和女儿连翘,看着墙面屏幕上的连真没能淡定休息。

“...我操心了那么多,最后这公主还是被你那真表妹给拿去了!”晴姨妈看连真的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说来虽然她是妹妹,可结婚比姐姐早,生的连翘也比连楠大,可因为不是赫连蓝的女儿也没用。

“就是,楠表妹从小就被定了公主身份我就不说了,真表妹她凭什么!她什么都学不好,人又傻又笨,刚才还差点摔倒,我从小学得那么认真,什么都学得比她好!凭什么就是她是公主...”连翘不止不顺眼,而是觉得无比刺眼。

她学得真的一直很认真,也一直很好,不管刺绣、外星语、书画等等她都学得很好,比起连楠也不差的!

“有什么办法,你妈妈我不是女王啊!”晴姨妈心疼看着自小聪明伶俐的女儿叹息,“再说,公主可不是学好那些就可以了的,我从前也不明白,这两年看得多了听你爸爸讲讲,倒是明白很多,你姨妈平时对你很好,可公主之位她却是绝对不会传给你的!”

“我们王室不就是承担着文化传承的任务吗?我学得多好。”连翘嘟嘴不服。

“翘翘,你平时看着公主好像一天天就是访问这访问那,虽然荣耀,可

觉得法律上公主没有什么政治权利是吧?你想做公主只是觉得风光有面子是吧?”晴姨妈叹口气问道。

“是啊,本来不就是这样吗?”连翘有些不耐烦,当公主多风光啊!

“不是,根本就不是!”晴姨妈说得斩钉截铁,“法律上公主是没政治权利,可公主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因为公主是全民关注对象,只要做得好,所有人,不管什么身份都尊敬她们,公主历来备受敬重。她们看似没有权利,却可以用短短一句话一个态度改变很多事,影响深远。”

“妈妈?”连翘听得一下子愣了,“一个公主能影响什么事,我只知道对时尚界有影响...”

“呵呵...时尚界...”晴姨妈讽刺一笑,尖尖的下巴薄薄的唇突然显得刻薄起来,“我们都是被教得睁眼瞎了,好多人都知道的事实,我们却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声音里竟然是满是恨意,恨老天、恨已逝的母亲,更恨自己的...姐姐!

“时尚界算什么,说对我们水蓝星的影响才恰当些,翘翘,你知道我们水蓝星的政治首脑是谁吗?”

“首相啊!”

“是首相,不过,你如果去看过历史资料,不多,只需百年就会发现一个特点,选举中最后坐上最高权利位置的首相,都是与王室关系友好的。”

“那又怎样,关系好也正常啊...”连翘莫名其妙,有些反应不过来。

“这里面的学问大了。”晴姨妈理解女儿的反应,当初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时,那时觉得完全不敢相信,她从前从没想过,表明上看完全不参政的公主、女王,实际上竟然深深影响了政坛,特别是女王。

“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新鲜事多如牛毛,政客们要想得到民众关注、熟悉、支持、认可他们不容易,可如果和全民明星王室代表女王却可以轻易做到。只要她选择和谁多出席活动,谁就有了完美表现自己的舞台、机会。所以历届首相选举前,不管是换人还是连任,在大选前就可以看出,一般只要不出意外,当选的都是大选前和王室女王、公主频繁共同出席的人。”晴姨妈耐心和女儿解释,最后还接着将丈夫和她分析过的也一股脑和女儿说了。

“上任的首相和女王关系亲厚的,任职期间大半都有建树,最差也能担任本职工作。而那些和女王、王室关系疏离上任的,即便能通过手段拿到任命书,可最后没有出现大纰漏大问题的基本没有。这样天久地长下来,王室的态度基本就成了大选的风向标,王室地位也开始超然。”

“就因为这样,姨妈才能想让谁做公主就让谁做公主吗?”连翘理解了,声音尖锐反问。

“可不就是!”晴姨妈的声音也不低,“你姨妈好本事!在位23年,经历六次首相大选,因为连任的关系选举出来的四位首相都是王室亲近的人,当选之后不是人人都称赞。”

这样的背景下,女王可谓举足轻重,是王室的最高荣誉以及隐形权利存在。

而公主,就是作为未来女王最特殊的存在。

晴姨妈自己做不了公主也做不了女王,可她女儿多聪明,完全可以做好公主、女王,却因为不是赫连蓝的女儿,最后让连真那傻子做了公主!

“我不服!连真她凭什么!她能做好公主才怪!”连翘和她想法一样,原本好不容易压下去的不服心态,再次冒出来,看着屏幕上笑得像白痴一样的连真爆发了。

“翘翘,别着急,不是被封了公主、带上公主王冠就是真的公主了!”晴姨妈人到中年终于不再睁眼瞎了,看着连真笑得灿烂,“你楠表妹都能被废,你真表妹...不是更简单!”

“妈妈...”连翘的愤怒因为晴姨妈这几句话消散,有些不安看着她,“爸爸说了今天让我们好好观礼不要惹麻烦的...”

“我知道,我不会惹的。”晴姨妈忙安抚连翘,“我不会像以前一样冲动,你真表妹要真被废,也会像你楠表妹一样自己玩完的,我不会明目张胆惹麻烦的,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不会的!”

“那就好...”连翘松了一口气,下一刻立刻问道,“为什么真表妹也会自己玩完?”

晴姨妈笑而不语,连真就和从前的她一样,一直被娇养着,虽然很多方面的学习都和姐姐一样,可在根本的教育上却不一样。姐姐从小被当做女王继承人教育,公主的重要性、责任很清楚明白的知道,而连真,她敢打赌,她一定才知道!

第二十章 加冕

连翘好奇却没时间追问晴姨妈了,因为到观礼时间了,才出偏殿,就正好遇到了表舅和连慧儿从表妹。

“表舅,慧儿!”连翘最喜欢这个漂亮又能干的同龄表妹,叫了一声表舅就立刻拉了连慧儿的手,“见你一面还真难得!”

“我不是忙吗?翘表姐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连慧儿一身干练的白色职业裙装,干净爽朗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一见知性干练气息扑面而来。

“就那样,你今天不采访吗?”连翘和表舅走在后面的晴姨妈示意了一下和慧儿表妹向普通观礼席上走去。

“采访的,看完真表妹的加冕仪式就去…”在慧儿的回答声中,晴姨妈和表舅坐上了贵宾席上,看向了一步步朝宫殿走来的连真。

两人那意味深长的目光在那一刻异常相似。

和晴姨妈预料差不多,连真是近几天才接触到公主的权利,懵懵懂懂知道了些,却仅仅只是知道。

公主的荣誉、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在她步行步入庄严肃穆的宫殿时,才深切、真实感受到。

连真的紧张、兴奋情绪,在她进入宫殿,看到观礼贵宾席上眼熟无比的王室代表、首相、内阁议员时,终于变成了实质性的压力,一直雀跃兴奋的神色终于被肃穆代替。

连真的手有些颤抖,心里知道她该冷静目不斜视按照身边礼仪女官

的指示,一步不差端庄走向女王,眼睛却忍不住往左右两边的贵宾席上看。

左贵宾席上,是她平时难得一见,见了必须深深鞠躬见礼的族老和各界内赫赫有名的王室代表,从前的她见一面见一人都困难,这次却一个不落整齐在座,一个个专注看着她,再不是从前的忽视或视而不见。

右贵宾席上,是水蓝星最高权力代表首相以及众内阁议员,平时一般只在媒体见过,这样齐全的满员到场,除了召开议会还从未见过。

连真在他们的注目礼下全身不可避免的有些僵硬,赫连蓝女王坐在王位上,看着连真一步步走近,位居高位自然清楚看到她微微闪烁的眼神以及面上的僵硬,心中微微一叹。

此时此刻,她也不知道推了连真上台做公主是对是错。她不用侧头看,也知道两边贵宾席上所想,不论立场、关系如何,想来内心都只有一个想法:一个照面,比起连楠,连真实在有些差强人意。

赫连蓝看着终于顺利走到王位下方行了大礼后敛首而立的连真,小小松了一口气,示意一旁站立的女官宣读赐姓、公主任命书。

“...连真美德淑娴,才德兼备,赐予赫连姓,授予真公主称号,自此...”

宣读后,就是重中之重的加冕,赫连蓝着一身明黄女王正服站起身从托盘里举起公主王冠,嘴里例行谨训,“自此刻起,赫连真公主,你将作为水蓝星球的代言人,必须谨记...”

谨训完,才将精巧、美丽、贵重的公主王冠戴在了蹲在她面前的连真头上。

“赫连真谨记。”赫连真低头恭敬应下,直起身深深一鞠躬后,慎重接过了女官手里的赐姓、公主任命书、公主印。

“礼成。”随着女官悠扬的声音落下,宫殿前、王宫外一片欢呼声、掌声,奏乐适时想了起来,庄严肃穆的场面瞬时成功转变为壮观华丽。

连真转过身面对所有人,低头向全球人民以正式的公主身份问好,愉快得体的微笑,笑意从眼角溢出,满溢整个人。

自此后,她叫赫连真,她是公主,是将来的女王。

赫连真站得笔直,接受全球人第一次的审视。

商陆看着赫连真,舒出了一口气。

热烈的掌声微弱下去时,一直跟着赫连真的礼仪女官适时上前开口,“请真公主在公主册上留名、留印。”接过她手里的任命书、公主印,任命书转交给后面的工作人员,公主印交了商陆,一伸手请了赫连真将她往公主册处引。

公主册即历任公主手册,按照传统习惯,公主加冕当日由公主亲手在公主册写下名字、出生年月、加冕时年岁内容,再加一句人生格言,盖上公主印。等不再是公主时,由本人或者女官写下原因情况,或是登基做了女王,或是被剥夺公主称号,都会在公主册记清楚。

如此做,一来是为保存传承,二来也是为了宣扬传统书写文化。除去王室家族,如今,大家都很少用手、笔书写文字了。

公主册很大也很厚,一页即一人,一页接着一页连接而成,几百年下来,已经长达几十米,在掌声中已无声无息在王位下展台上蜿蜒铺开,赫连真从头走到尾,停在了她要书写的页面。

“真公主请。”礼仪女官将将钢笔递给赫连真,视线不可避免落在一旁十一年前前楠公主写的字上,清峻娟秀,却难掩稚嫩,看着透出一股可爱。

也不知是直播画面剪辑师是不是也如此认为,直播的画面里除去还空白的赫连真那一页,还有连楠曾经写的那一页。

赫连真一开始没注意到,而是深吸一口气,拿过笔认真写下了名字,正要认真继续写,却突然听到了一声轻笑。

除了低低的奏乐再没其他声音的宫殿内,这一声轻笑很突兀,赫连真莫名停住动作转回头看向发出声音方向。和赫连真一起看过去的视线还挺多,众人看过去,就见左贵宾席上面容与赫连蓝女王相似,也着一身明黄色礼服的贵妇人正掩嘴。

这笑声就是她发出的。

看到大家都来看她,她放下掩着嘴的手,故作惊讶的瞪大眼,出声解释,“我就是看他们姐妹感情好,这写的字都很像,姐妹就是姐妹。”

解释的话语毫无问题,似是无比真心的称赞姐妹感情好的话,却让在场的以及观看直播的人面露无语、纠结、不解之色。赫连蓝面无表情,赫连真却已变了脸色,猛地转回了头。

眼睛和所有人一样,忍不住将视线落在左边相连的页面上。

“赫连楠,公元3679年7月26日出生,十岁加冕,公元3689年7月26日赫连楠...”

字迹清峻、娟秀、稚嫩、可爱,所有形容词都是美好的,可那是针对十岁时的赫连楠,而不是对十九岁的赫连真。

十九岁了,写出来的字,竟然只达到十岁时赫连楠的水准,对于有传统文化素养教养要求很高的公主赫连真,不用任何人说什么,已是颜面尽失。

她这水平还是近段时期加紧练习才达到的水平。

第二十一章 忍

迟钝如赫连真,也知道,这是对她**裸的侮辱,明晃晃的打脸,可她却不能反驳,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

原本轻松、欢愉的殿内气氛沉静下来,赫连蓝看了一眼自己不成器,一生中一直蹦跶不间断给王室抹黑的妹妹,似乎没听见她的声音,稳稳坐在王位上,沉静看着赫连真。

这样的刁难大女儿面对了无数,既然小女儿想做公主做了公主,就要面对这些、承受这些。

这才是开始,这什么都不算。

商陆表情危险看了眼左贵宾席,担忧的目光就落在了手已经微微颤抖的赫连真身上。

赫连真死死眠着嘴,努力眨回眼里冒出的泪意,终归没让赫连蓝太失望,像是没听出姨妈说的什么继续写。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仿佛要将今日所受之侮辱记下。

对赫连真漫长如一个世纪的书写公主册的任务终于完成,赫连真完成得有些失魂落魄,轻轻放下笔松了一大口气,转头就向女王走去。

商陆那一刻心几乎跳出了心脏,死死抓着手里的公主印,放弃了直接叫赫连真回来继续盖章的想法——赫连真再不能放这样根本性错误!

作为公主,作为未来的女王,稳重是不可或缺的。

以商陆为首,连同女王这一刻气氛突然无比紧绷,女王死死看着神情恍惚的小女儿一步步向她走来,完全没意识到她自己放下的错误。

才被人拐着弯怀疑她是否有继承公主才能,下一刻再来个做事粗心不得章法的名声,不管她后面多么努力,做得多么好,这一个话题都会被人不时拿出来刺刺。

赫连蓝那一刻心中千回百转,甚至想过赫连真再没了公主位之后的事……

在赫连真回到王位前鞠躬那一刹那,商陆也同时赶到了她的身后半步,更恭敬的鞠躬,将手里的公主印高高捧起,在赫连真开口前开口,“还请女王陛下履行承诺和公主一起在公主册上盖上公主印,严格监督督促真公主做一个合格的公主。”

“请母亲陛下!”赫连真低低的请求声随之响起,掩在阴影中的脸苍白无比,用了所有力气才控制自己的身体稳住。她再听到商陆话的那一刹那,才知道自己放了多么大的失误。

原本听了几十遍,练习了几遍的程序动作,她却频繁出错,若不是商陆,她也许会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未能完成加冕仪式的‘废’公主!

原来,不是穿了公主正服戴上公主王冠就是公主,原来,她有了公主称号并不一定就是公主!

被封为公主这一日,公主加冕这一日,对赫连真来说,犹如重生。

对赫连蓝来说,却又是心情大起大落的一天,这样的日子,四十余年的人生也仅有几次。

“我一定尽全力严格监督督促你,让你早日成为合格的公主!”赫连蓝微笑从王位上站起,接过商陆手里的公主印,和赫连真携手走到公主册前,一起慎重盖了公主印。

不论在座的人有没有看出异常,在她们母女一起盖下公主印那一刹那,掌声再次响起。微笑和赫连真一起站在公主册前的赫连蓝看着一侧

稳重的商陆,心中瞬间做了一个决定。

商陆没注意到她的眼神,他的目光与赫连真的目光在空中相会,看出赫连真的谢意、依赖,嘴角微翘,他说过会让赫连真成功渡过加冕仪式,成为真正的公主,他就一定会说到做到。

加冕仪式除了加冕时刻,最重要的还有后面与王室代表、首相、内阁议员的会晤。

赫连真带着公主王冠站在女王王位前,与第一个走到她面前的首相相互鞠躬见礼,与后面的王室代表、内阁议员以及星球各界重要代表相互鞠躬见礼,历时整整半小时。

赫连真却做得一丝不苟,从最开始到最后,动作依旧标准无比,脸上的亲切笑容也一直不曾变过。她忘记之前的糟心事,忘记前一刻心中产生的懊恼,全新投入她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商陆看着她,长长舒出了一口气。

加冕仪式现场赫连蓝、赫连真、商陆惊心动魄的经历、心态,坐在视频前看直播的朱瑾自然是不知道的,只不过在加冕仪式上午的行程结束,女王和新出炉的真公主都去午休了后,直播里开始评论加冕仪式,对狱友们再次给她行集体注目礼有些无奈。

“...这女王、公主一起盖公主印的一举,在出现过前楠公主的事后,显得大有深意...”

再然后,直播频道内又开始播放赫连真的介绍、情况,最后不约而同的,各家媒体也开始相继提到了连楠,旧事重提,又放了许多连楠的视频资料。

这一下,狱友们的注目越发热切了。

监狱外,还有批眼神发亮、热切的眼神还在赶来,争取到监狱采访连楠权利的媒体也火速出发、办理手续,前往监狱做好采访前准备。

他们赶来的时间,朱瑾和所有服刑人员在朱瑾的视频播放背景下聚餐。

一起吃饭、一起看直播、还可以说话,和朱瑾不同,狱友们表示很激动,因为有朱瑾这个全球闻名人物就更激动了。在座的服刑人员,不属刑事范畴,而是经济或者特殊领域各方面专业人才的,在坐牢却不是完全的劳动改造,在服刑期间也是做专业事的,只不过做了免费的,收入会被监狱代收,用于公益事业。

不管从前多么冷酷、傲娇,这关了这么久,突然能和人说话了,都是很高兴的。自从知道可以说话就一直没停过嘴,就算是单纯的说‘你好”‘我叫什么,你叫什么”‘哈哈’这样的都说得开心。

所以,不管服刑前是什么性子,在服刑期间相熟的人来探望,看到原本沉默的人突然滔滔不绝起来,因为有思想准备,都不会太奇怪,毕竟等出狱了过段时间就好了。当然,也有彻底改变的,从木头人闷葫芦变成了唠叨鬼,这样的事例还不少。

因为老奶奶一事,直播加冕仪式期间,虽然大家相互说话嘴里不停,可除了坐在一旁的叶半夏,没人来和朱瑾说话。直到坐下吃饭了,坐她对面的人才又开口和她说话了。

“你真是楠公主?...不对,你真是连楠小姐?”二十多岁的短发圆脸女子,看着有些呆。

“是的,你好。”朱瑾咽下嘴里的饭点头,看了一眼她的短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理念,在这世界也不存在了。

第二十二章 始末

“竟然是真的!我才进来一年,想不到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连你都不是公主了。”短发圆脸女子很叹息的样子,说完咬了一大勺饭嚼着仔细看着朱瑾,“本人更漂亮,还这么有礼亲切,怪不得我以前那么喜欢你。不过…”

短发圆脸女子砸吧砸吧嘴巴,一副很可惜的模样,“为了个男人,丢了公主身份还坐牢,实在不划算!太可惜了!”

“是吧?叶导师?”说完不忘问在一旁瞪了她很久的叶半夏,她自然也认识叶半夏。

“是,你就好好吃饭吧!”叶半夏一直频繁关注朱瑾的神色,看短发圆脸女子不会说话瞪了她好几眼。

“好不容易能说话还不让我说,嘴里都要发霉了。更何况我好不容易看到了楠…连楠小姐,想和她说说话有什么。”短发圆脸女子不满意抱怨。

“是,你有话就说。”连楠看了眼叶半夏,“我也很喜欢和你说话。”

“好。”短发圆脸女子立刻满意了,笑眯眯点头又吃了一大勺饭,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她说话,忙问出大家都一直关心的问题,“对了,刚才连楠小姐你对黄老敲敲打打的她为什么就停止咳嗽了?”她还以为黄老倒霉催的要因为被呛咳嗽咽气呢。

“因为我学习的医术是古医术,所以治病的方式和其他人的不大一样。”朱瑾的答案,坐在她旁边的女牢头听得耳朵都差点竖起来,朱瑾在法院上把脉等视频没被公布出来,所以没人知道谷木所说的朱瑾那摸摸

手就知道人怀孕的本事。

“古医术?也忒奇怪了!”女牢头咽下嘴里塞的饭,“连楠小姐,你知不知道,今天要不是因为给你们放假,更改了你们所有人定位仪的设置,你早就倒了!而且到时候你情况会很不妙。”

短短几天内,连续两次不明不白的挟持人,加刑都有可能!

“...如果连楠小姐真倒了,黄老也要倒了!所以,你们该庆幸!”叶半夏插言,一句话成功让女牢头闭嘴,狠狠瞪了眼叶半夏扒了满嘴的饭,狠狠嚼。

短发圆脸小姑娘看得津津有味,一口接着一口吃得更有味,朱瑾看了看他们,笑了笑低头认真吃饭。

“刺绣还顺利吗?”不说话吃饭就快,吃好饭调整好心态的女牢头,吃完饭等机器人收拾时闲聊问朱瑾。博物馆那边可是一直翘首以盼的,而她这两天恰好都忙,没去查看朱瑾的进度。

“已经绣好了,我放到了工作室里的盒子里。”朱瑾忙回道。

“好了呀?真是太好了,我去拿!”女牢头眼睛一亮,二话不说起身就出去了。

朱瑾目送她出去,收回来的视线随后却不由自主停留在屏幕上已长大的赫连楠身上。相比赫连真,赫连楠的视频资料很多,从她出生到现在,整整21年,作为合格的公主,她有很多做得好的事迹,还有很多颇具亮点的言论视频。

这会,正播赫连楠的成人礼,因为连楠的事迹中少不了她做过最疯狂的伤人事件介绍、公主被夺始末,成人礼视频也就颇有深意了。

“...这是三年前在网上引起全民参与讨论过的话题始末,前楠公主

在成人礼上记者对她有过这样一段采访,我们来看看…”

视频是在成人礼结束即将告别前的最后一段采访,一群记者先恭喜了赫连楠成年,采访完正事后,因为气氛好,记者见机问些私人问题。

公主成年,大家都忍不住关心公主的另一半,并提出问题。

“楠公主成年了就可以恋爱了,可以说说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吗?”

之前配合无比的赫连楠听到这个问题后却突然紧闭了嘴巴不说话,只是不断摇头,拒绝回答的意味很明显。

“楠公主就透露点消息呗,全球适龄男性可都盼着能成为你男朋友呢,大家等你成年等得很辛苦呢。”提问调皮又真实,赫连楠成年礼日期发布后,也不知怎么回事,大家的关心点就放到了赫连楠的婚事上,有个男生说的一句话一天之内破了亿计赞同,差不多同龄的男性都在后面点了赞。

他说的是“我们最亲爱最敬爱的楠公主终于成年了,最喜欢楠公主,最想做楠公主的男朋友了,做她的男朋友一定会幸福得做梦都笑醒…”一句话,上亿点赞,成就了赫连楠‘最理想妻子’之称。

赫连楠自然知道这一茬,记者话一落她扑哧一笑,蒙上了自己的嘴巴,站起身对着记者鞠躬道歉,表示没法回答,连续鞠躬两次后算道别转身离开。

“楠公主又害羞了…”可以算是一直看着她长大的中年记者摇头感慨了一句,引得一片善意的笑声。

“楠公主这样害羞,以后要是遇到花心的男朋友可怎么办呀…”因为气氛一片大好,记者中不知谁操心出声。

“他敢,看我不打断他的腿!”已往回走的赫连楠回头脱口而出,说完

脚步就停了,咬着嘴唇看着媒体,再开口态度就从容了,双颊却慢慢红了,“我从小受的教育是要对丈夫忠贞体贴,一心一意,所以我也希望我以后的丈夫能对我一心一意。”

赫连楠认真看着镜头,说完思考了一瞬,似乎下定了决心再次认真开口。

“我知道,可能我、我们赫连姓氏家庭在大家眼里有些特殊,思想保守跟不上时代,很多人都是用仿佛看‘另一个世界的人’的眼神看我们,可其实我们也只是最普通的人。希望自己能长久健康美丽,希望有个好丈夫、有幸福婚姻儿女环绕。”赫连楠说完后立刻鞠躬道歉,“不好意思,我出言莽撞了,还请大家看在今天是我成年礼的好日子上原谅我,对不起,先告辞了…”说完转身头也不回走了。

这就是赫连楠生平第一次因为另一半发出的声明。

画面一转,就是赫连楠在车里面色大变,用婚车攻击赵俞的画面,从这一刻开始赫连楠大变样,不管是事后、一审还是公主被夺都和以往截然不同,直到朱瑾的到来。

第二十三章 采访

听是一回事,亲眼看着又是一回事,朱瑾看着赵俞的腿那么轻易的被齐齐截断,那鲜血横流的画面,脊背一僵,为那个名为‘车’的东西的厉害,也为这时代的医术。

赵俞那齐齐截断的腿竟然能接回去,除去对生育有影响,竟然看不出和从前有任何不同。朱瑾为能见识这个时代的医术而心血沸腾,又为连楠的事皱眉。

在连楠说出自己的想法后,三年后,她在婚礼当天最幸福的日子收到了前一晚丈夫与其他女人那不堪入目的照片,当场刺激过度做出了那样疯狂的事。

那些照片是谁拍的?又是谁送来的?会那么凑巧出现在只有亲近的亲朋好友送的结婚礼物中,不早不晚,那么恰好的,掐准了一切时机,造成那一场变故。导致王室信誉瞬时降低备受质疑的同时,也让从小就是公主,所有一切都做的毫无瑕疵的赫连楠下台,夫妻和离,沦落狱中……

再到前几日那莫名的细眉女子,朱瑾确定了,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人操纵。

“来,大家挪一挪。”朱瑾正想着事情,另外个牢头就领着几个人进来了。

“打扰了,我们是公共媒体工作人员,要做一下采访前布置准备。”后面跟着的几个人挺有礼貌,打了招呼就忙活起来,朱瑾和狱友们一起挪到一边,看着他们忙碌。

片刻后,又进来两女一男,高挑帅气美丽,笑得礼貌热情,“你们好,我

们是公共媒体采访记者。”

“要开始采访了吗?”负责和他们接洽的牢头看到他们就起身问道。

“是。”三人点头。

“连楠小姐…”牢头点点头,视线准确锁定在人群中的朱瑾身上,三个采访记者的目光同时准确移了过来,各种情绪迅速闪过。

朱瑾侧头看了眼叶半夏,看他点头就站了起来。

“楠表妹。”长发飘逸白色职业套装的女子在朱瑾站起来时,身体前倾点头有礼问好。

“你好。”朱瑾看了眼她笔直袖长的腿,点头回礼,心说,这慧儿表姐真…豪放。

当然,大家都很豪放,见怪不怪,她穿中衣什么就更没什么了。

“因为条件限制,我们…”看得出,连慧儿是代表,和朱瑾和大家解释说明了一番,最后,活动室成了临时的采访室,狱友们摇身一变成了观众,看朱瑾被采访。

“就麻烦叶导师监督了,有什么问题你就示意,我立刻停止采访。”朱瑾坐在腾出来的空地沙发上,看着连慧儿对叶半夏客气。

“你不说我也会的!”叶半夏不客气,严肃点头,连慧儿也就终于坐到了朱瑾对面。

“大家好,我是连慧儿,今天真公主加冕,我们来到前楠公主连楠服刑的监狱对她进行采访…”连慧儿说的开场白直奔主题,镜头也对准了朱瑾,朱瑾就在一直看的屏幕上看到了自己。

“请问连楠小姐还习惯监狱生活吗?”和连慧儿一起来的另一个采访记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还可以,习惯的。”朱瑾想了想回答,要说她有多习惯那是不可能的,毕竟才来没多长时间,不过她也没觉得有太多不习惯

“还可以?这个答案是说明也有很多不习惯,是不习惯哪方面,信息不流通?不自由?还是什么原因?”一旁的男记者身体微微前倾,盯着朱瑾立刻追问。

“你猜?”朱瑾闲闲一笑,漫不经心反问。

别人习惯了信息时代,习惯了讲究言论自由,自由高于一切,突然来到没了自由没有了任何信息甚至说话都被控制的监狱里,日子自然过得无比煎熬。而朱瑾不同,她原本生活的年代消息闭塞,生活相对简单很多,她没觉得单调,且因为年纪、经历原因,对孤寂早已习惯,也喜欢安静。

所以,她的回答是无比诚实,男记者追问的理由不是她的不习惯。

男记者听到她的回答一噎,面色一黑就要说什么时,连慧儿轻笑一声接过了话头。“之前听到一些风声,却一直没有机会采访,趁这次机会,我倒是想问一下连楠小姐。”

“近期网上疯传连楠小姐对这次审判的不满,连楠小姐的粉丝很多也站出来表示不满,议论说赵俞罪有应得,连楠小姐的刑判得太重。。对此,连楠小姐赞同他们的想法吗?对我们水蓝星的法律审判系统又有什么建议意见?”连慧儿的问题很长,问得也非常有技巧。

“我对审判没有任何不满,目前为止,对法律审判系统也没有任何建议意见。”朱瑾看着连慧儿摇摇头,语气无奈回答。

这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审判系统,她

怎么会有意见怎么会觉得不好。她真觉得这里的律法,这里的世界都挺好。

这可是男女平等,法律规定一夫一妻没有小妾外室没有庶子庶女,女子也可以肆意张扬的时代,是女子做想做的事可以得到世人尊敬的时代,怎么可能不好。

更何况,它还是这样充满神奇的时代。

“那连楠小姐对于这两个月以来明显增多的伤人案件,有什么感想?”连慧儿听了朱瑾的回答敷衍一笑,也没多纠缠,而是继续问,“特别是对那些发布了‘支持楠公主惩罚不忠丈夫’言论后对丈夫实施犯罪的嫌犯,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连慧儿问着隐晦看着朱瑾,眼里是无法掩盖的期待以及兴奋,上一次因为她的问题,让朱瑾奔溃,这一次,她重磅出击,她更期待朱瑾的反应,等着朱瑾面色大变…

不想,出乎连慧儿意料,等了片刻,朱瑾依旧平静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满是淡漠,没有一丝温度。

连慧儿一愣间,朱瑾已经站了起来,“因为我的伤人行为给大家带来坏的示范,这一点,这一辈子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道歉,不管是一百次还是一千次,我都会说对不起!”说罢,深深鞠躬。

朱瑾的态度诚挚得无可挑剔,也和她所希望一般道歉了,连慧儿却笑不出来,满脸僵硬看着朱瑾。

第二十四章 拒绝

朱瑾却没看她,鞠躬站起身后,继续回答她问的问题,“不管是不是因为我错误的示范,导致你们义无反顾实施了犯罪,导致了伤人事件的增多。在此,我只想说,做错事就要负责,要付出代价,这个负责、代价只有你们自己承受,就如同现在的我。”

“我只希望,今后不会再有人因为别人的话语、行为,去学习、去犯罪,也不希望今后再听到因为学我而去实施犯罪的事情。因为你们的人生只有你们自己负责,所以,不管是不是因为我而实施犯罪的你们,恨我也好,恨自己也罢,都负起责任来吧。”

“今日话已至此,从前的不再多说,只是过了今日,我再不会认这样的指责。”朱瑾面色平静,说完再次鞠躬后坐了回去。

“连楠小姐...”连慧儿想不到她会回答得这样不留余地,丝毫不在乎会不会得罪人,愣了一下才要开口,却被朱瑾打断了话,“我接到采访通知是针对这次赫连真公主继位的事,请连记者直接问相关问题吧!”

连慧儿看着朱瑾沉默了三秒,眼里的锐利一闪而过,然后笑了,“既然连楠小姐如此要求,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罢,笑容猛地一收,“作为水蓝星代表,公主的基本素质、能力要求一直很高,这一点您之前做得很好,只是您的接班人赫连真公主,据我所知,各方面表现都表现平平。”连慧儿的问题出乎赫连蓝、叶半夏的推测,犀利无比。

“不说其他方面,就今日加冕仪式上赫连真公主的字比起很多人都差很多,原本连楠小姐因为公主身份实施犯罪导致大家对王室的质疑已巨增,这个时候王室再推出被质疑声围绕的赫连真继任公主,连楠小姐,

对此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对大家怀疑赫连真公主能力一事又有何看法?您觉得她能担任公主一职吗?”

连慧儿这连番的几个问题下来,很多人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连慧儿的问话太直白太有技巧,原本只是问题,却因为她的用词、顺序,引导人在她的问话中得出采访者最该回答的答案。

按照常规的路数,朱瑾答什么大家都会不满意,连慧儿提问得看似简单,却完全将朱瑾谨慎、客观回答的路堵死。

“连楠小姐,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所以,连慧儿的话一落,叶半夏就立刻站了起来。

连慧儿似乎没听到叶半夏的抗议,只是定定看着朱槿,笑得笃定。

作为记者,工作没多长时间就能做到全球闻名的记者,连慧儿对采访者的情绪把握比对自己的情绪把握还精准,她也最擅长用采访者的弱点去攻击采访者,让采访者失控、愤怒、说出她最想要的答案,数年以来,屡试不爽,无往不利。

公主身份是连楠最在乎的,她一直记得公主身份被夺去那一刹那,连楠那犹如死了一般的模样,昨天赫连蓝来看过连楠,肯定会让她对赫连真继认公主一事给予支持态度。可她偏偏不只是问她的态度。

连楠曾经最在乎最在意的身份,甚至可以说是为了那个身份而活的公主之位,如今却被赫连真这样的人占据,就算赫连真是连楠的妹妹,从小感情也很好,可赫连真的能力就摆在那,连楠会多憋屈、愤怒可想而知,连慧儿在等着她的失控。

过了十秒钟左右,连慧儿还是没等来失控,朱槿如同刚才一样依旧只是静静回看她,无动于衷。

连慧儿打的主意没错,也够狠,如果是连楠,此刻也许已经失控崩溃,可她不知道,她对面坐的是朱槿,而不是连楠。

朱槿不在乎公主身份,谁来继任公主她都无所谓,比起公主,她更想做也更擅长做的一直只是大夫。

“我拒绝回答。”半晌,朱槿终于开口,看着目光笃定的连慧儿失笑,“如果你的问题都是这样的,我将拒绝回答你所有的问题。”连慧儿的心思,她不敢说百分百,可猜得也八九不离十了。

“……”连慧儿笃定的表情、恰到好处无懈可击的完美笑容因为朱槿的回答、目光以及那一笑出现裂缝。

她怎么看怎么觉得朱槿看着她的目光和笑容,带着洞悉一切之后无奈又无语的味道,仿佛她的一切思想思绪都被看透,仿佛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笑话。

连慧儿忍着恼怒就要继续逼近时,门口突然传来清亮的女声,打断了她到了嘴边的话语,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为什么拒绝回答?我也一直想知道这个答案。”

说话的女子,纤细高挑又不失丰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精致的五官,一袭蓝色长裙,只一眼就足够惊艳。

“我是连翘,是星球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接到连楠小姐绣品完成通知前来拿绣品的,来到这正好就听到了连记者的问题。作为博物馆工作人员,亦是作为连楠、赫连真的亲表姐,我也想问问连楠表妹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清亮悦耳的声音,响彻在整个活动室,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时,之前去拿朱瑾绣品的女牢头恰好追过来,“连翘小姐,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微喘着将小心护在怀里的盒子递了过去,语气满是兴奋,“这就是连楠小姐的绣品,绣得可真是绝了…”

“辛苦您了。”连翘接过盒子打开看了一眼,眼里闪过一丝讥讽,很快合上盒子,迅速打断女牢头的话,抱着盒子向前走去。

“哎?”女牢头被她这一打断才从兴奋中冷静下来,一抬头就看到了采访现场,伸出手要拉住连翘的手和嘴里的喊声就不甘咽了回去。

“连楠表妹,你还没回答连记者的问题。”上午突然知道太多真相的连翘内心一直有把火再烧,如果之前只是不服赫连真做公主,过了一个上午,就达到了要狠狠拉她下来的恨了。上午观礼结束后,她才目送连慧儿匆匆忙忙去采访,下一刻就接到了博物馆那边请她安排人去监狱接连楠绣品的通知。

连翘想也没想就亲自过来了,连楠是她从小就一直力压的对手,她曾经学习得那么努力一半以上的原因就是连楠。表姐表妹之间的是是非非,几千年下来一直存在,连翘和连楠、赫连真之间的是非,在连翘听到连慧儿那一番话后忍不住抖了出来。

第二十五章 逼迫

朱瑾和连慧儿坐着,连翘停在三米开处,迅速形成了对立的局面,气势相近,竟然三方都毫不示弱。三个相貌、身高都差不多的女子,又同是王室一族后人,按理连慧儿、连翘都着了最适合她们、最能衬托他们气质的衣服又加珠宝点缀,应该压下就穿了一身囚服的朱瑾。可事实是没有,朱瑾和她们三足鼎立,气势甚至更甚一筹。

一场很官方的采访变成了王室后代恩怨情仇对立场面,媒体记录仪丝毫未停,因为现场直播的关系一同前来的剪辑、字幕工作人员,在一旁紧张兴奋得憋住了呼吸,最大限度的表现了对立的紧张氛围。

这可是大新闻大头条,剪辑师双眼发亮,给对面站在外围的女同事示意,让她调整现场录音话筒杆方向。话筒员蹙眉勉强笑了笑调整手里的话筒杆方向,对准连翘。

“我是连楠小姐的系统心理导师,你们这样恶意的提问我们拒绝回答,这一次的采访终止!”叶半夏已经站起身走到了朱瑾身旁,在朱瑾开口前,面对连翘、连慧儿义正言辞拒绝。

“走吧,连楠小姐。”叶半夏眼里的愤怒、关切在这一刻无比清晰的的进入了朱瑾的视线。

“好。”朱瑾站起身,面色凝重看了眼连慧儿和连翘一眼,“两位表姐这样质疑整个王室、作为王室成员却执意抹黑王室的问题,身处监狱的我无权回答,请你们亲自向女王提问。”

“真公主最后是由女王决定继任的,她的答案大家都知道,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的答案。”连慧儿站起身对着朱瑾的背影说到,“连楠小姐之前作为公主有一个直言的特点,当初为水蓝星挣回了不少脸面,如今连这

样的问题都不敢回答了吗?”

“作为现任的公主未来的女王,在未来不管接待外星代表还是出访外星,展现我们水蓝星星球文化成了重要的任务,如果连我们好不容易重现的传统文化都学不好,又如何做好公主做好女王?”拦在朱瑾前面的连翘,直直看着朱瑾,声音微微颤抖,接了连慧儿的话题继续质问。

质问到这里,她打开了手里的盒子,提出了里面的绣品,“这是你刚绣好的绣品,你绣的多简单你知道,我们很多连姓王室后人都能绣出来,可赫连真绣不出来,她连这样简单的绣品也绣不好!”

“面对这样的情况,从小接受王室众人背负着文化传承重任教育的我,不得不忠言逆耳的在这样的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作为王室代表连最基础最基本的传统文化都学不好,那是不是该让位让更有能力的人继认公主之位?”连翘的声音越说越大,到最后几乎是悲鸣而发。

她终于说出来了,说出来了所有连姓王室优秀后代的心里话!

连慧儿看着连翘嘴角微抿,努力抑制飞扬的眉毛,好整以暇看着背对的朱瑾。

朱瑾看着连翘手里的绣品默然,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什么权利的公主会这样被看重,因为这个身份,竟然让两个表姐这样疯狂,如此不顾场合不顾后果的来逼迫她…朱槿真想不通,不过想不通还是得解决眼下,看着栩栩如生仿佛随风而动的朱瑾花,朱槿默默想回答的措辞。

寂静中,围观狱友们内心大荡漾,“大发了…”“好猛…”“不知是加冕噱头还是真实情况…”“想不到坐牢也可以这样长见识涨姿势…”之类的想法泛滥成灾。

静止的画面中,只有女牢头一个人急得跺脚,她都和博物馆的人说了连楠的绣品有大惊喜了,想不到这连翘来了压根不听她说话,还大摇大摆拿着绣品来全球人面前来刺连楠。

忍了又忍,女牢头犹豫、忍过了连翘的嚣张发话时期,在她话落后再忍不住,一跺脚疾步跑过去,小心翼翼从连翘手里拿下绣品。

在所有人莫名其妙的注视里,女牢头慎重拉开了绣品,象征性咳了两声,放大声音极力严肃开口,“这幅绣品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特殊人工手绣绣品,简单也最不简单。”

“……”连翘看着她的模样嘴角一抽,心里再次划过‘这人好没见识’的念头。

女牢头却没时间注意她的抽抽,只是声音突然放大,面上、声音里有了激动的因素,“它不简单在这——”随声手一动,将绣品翻了一面。

“嗯?”一直护着朱瑾站在一旁的叶半夏和在一旁工作的剪辑师也突然“咦”了一声,随着他们的声音,现场因为距离看不清的人一个个向大屏幕看去,通过大屏幕他们也终于看清了。

“咦?”声不断增多,女牢头与有荣焉的又翻了一遍绣品,清了清喉咙,“这幅绣品的不简单在于它的正面和背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看着简简单单,却不是什么人都能绣出来的,赫连真绣不出来,连翘也一定绣不出来。

“怎么可能?”终于反应过来的连翘一把夺过绣品,来回看了好几次,背面、正面依旧一模一样。

“献丑了。”朱瑾终于出声,原本她并不觉得这简单的绣品有什么,可再看到大家的表现就知道了这双面绣也是个事,心一动,在所有人开口前开了口,“这是双面绣,是刺绣针法中的一种,这幅绣品图案太过简单,让大家见笑了。”

“不笑,不笑,这多漂亮。”女牢头呵呵笑着,从连翘手里收了绣品小心折叠好又放进了盒子里,看了一眼连翘却没将盒子还给她,“原本的委

托单位好像不怎么喜欢这幅绣品,连楠小姐,您看您要是不介意,我们就摆在监狱里,给大家看看。”

好吧,是她偏心了,原本连楠做公主时她就喜欢她,这后来进来坐牢了,看她的表现也喜欢,突然看到连翘、连慧儿一起逼迫连楠,她就不顺眼了,所以故意这样接话,也不乐意将绣品给他们了。

连翘面色一黑,猛地抬头看向女牢头,女牢头却没看她,专注看着朱瑾。

第二十六章 病人

“我不止不介意,还很高兴很荣幸。”朱瑾笑,虽然麻烦事不断,不过因为有叶半夏一直尽力护着她支持她,女牢头也这么可爱,所以朱瑾笑得开怀。

等女牢头走到一旁,朱瑾退后两步,看着连慧儿、连翘,收了面上的笑容,肃穆看着她们开口,“对于赫连真做了公主这件事,不管你们、外界如何质疑,不管她是不是真如你们所说那般不合格,可女王既然选她继任,就一定有她继任的理由,大家不妨试着相信女王。”

“我入狱不过短短几日,还很清楚赫连真如今的状态,可我不会说任何质疑她的话,因为我相信女王。大家不妨也和我一样,试着相信女王,试着相信赫连真会不断进步,给她些时间,让她能在你们的监督目光下成长。”

“人无完人,都是优缺点并存的,赫连真在学习能力方面的表现确实不好,可在其他方面,她一定有异于常人的天赋、能力。一开始就否决她排斥她,还不如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证明她自己。”

“毕竟,看人不能只看眼前,更重要的还是看将来,看将来的表现。”朱槿呼出一口气,静静看着前方,这就是她之前说的她认为该说的话,虽然因为连慧儿的问题有了些变动,可原则本质是一样的。

因为一副绣品的介入,让这一场采访陷入僵局,又因为它,让朱瑾得以开口。朱瑾看着左右两侧用不同眼神看着她的连慧儿和连翘,说了她最后的观点,完美反击了她们的进攻。

“另外,我认为,王室一族传承的文明,其实一直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门手艺。手艺再好也会失传,只有精神文明能一直延续、传承,只要

精神文明能传承,我们的文明就不会失传,失传的手艺也就能找回来,或者创新出来。相反,如果我们丢了精神,那再好的手艺总有一天也会失传,或者是去传承的意义。”

“所以,文明传承需要的是技艺与精神的双传承,努力学习传统文化来传承没错,可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一味追求学得好坏,而忽略文明精神。”公主、女王的作用归根结底在于精神传承,要她们样样学得好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的精力有限,公主们其是只要没太差其是就可以了,其他的技艺传承肯定不能指望公主们。

后续的话,朱槿没有明说,可潜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朱槿以文明传承的言论有力回击了连慧儿、连翘的质问。

“哗……”朱槿的话说完,片刻的寂静后,狱友观众处突然传来了热烈的掌声。

连慧儿、连翘和大众的质疑本没错,可是毕竟太过苛刻,朱槿不动声色的回击,连慧儿、连翘自然听得出来,连慧儿的微笑僵硬,却还是迅速接话,“连楠小姐的观点很新颖…”说了话笑容立刻就生动起来,和连翘一直僵着一张脸天差地别。

“多谢,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有机会再采访。”朱瑾看了一眼连慧儿知道她还会继续纠缠,无法只得无礼打断她的话,毫不犹豫提出告辞提步往外走。走了两步,突然“嘭…”的一声再次止住了朱瑾的脚步。

原本一直站在一边的话筒员突然毫无预兆倒地,就那么重重倒在朱瑾的身前,朱瑾险险收回了踏出的脚步,接下来,只一瞬,只一眼,朱瑾已上前两步蹲在了倒地的话筒员身前。

小小的女子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眼神涣散,已进入半昏迷状态,朱瑾看清脸色那一刹那,手已经迅速搭上了她的脉搏,一触之下面色微沉。

“怎么回事?”“怎么了?”嘈杂的叫喊声随之响起,一旁连慧儿和其他工作人员反应过来时第一个反应是跑上前,连慧儿第一个跑到跟前,习惯性就去摇话筒妹想把她叫醒,不想才上手就被朱瑾喝住了。

“别摇她!”朱瑾边把脉边查看情况头也不抬喊了一声,又接着喊道“快叫医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完全没有药物、工具的她基本没办法,她没办法,这里的医生却绝对有办法,这个世界的医术根据观察让她很叹服。

朱瑾的注意力全部放在病人身上,完全没注意到连慧儿半蹲僵硬的动作,朱瑾跪在话筒妹身前,俯下身在无意识颤抖呻吟、呼吸急促的话筒妹耳边问道,“病人,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话筒妹身体弯曲,面色狰狞恍惚点头,

“是不是腹部剧烈疼痛?”朱瑾看着她的动作立刻问道。

话筒妹喘着气再次点头,下一秒突然睁大了眼,浑身紧绷闷哼了一声后彻底晕过去。

“艾叶!”一直在一旁的连慧儿和工作人员立刻大叫,“医生呢?医生还没来吗?”

连慧儿跪下着急抱起名叫艾叶的话筒妹时,朱瑾终于放开把脉的手,看着艾叶的下身刺眼的红色眼睛一滞,面色微变。

脉搏细速,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急促、下/体出血……这是血崩!

不,不是,朱瑾立刻否决,细想脉搏,伸手查看了艾叶的腹部、流血情况,面色大变。抬头看了一眼周围围满的人以及吵吵闹闹的争吵声,再看半抱着艾叶的连慧儿,朱瑾提高声音,“所有人退开、保持安静!”

清亮的声音迅速传开,没有震耳欲聋,却因为语气的严肃威严迅速让喧闹的场面一静。

“所有人退开、不要吵闹。”现场一安静,朱瑾又重复说了一遍,随即毫不犹豫吩咐道,“叶半夏,脱衣服垫在地上!”叶半夏身上穿了一件长衣。

“好。”一直在身旁护着她,防止别人打扰她的叶半夏立刻脱下衣服,朱瑾一把拉过垫在艾叶身下,边垫边说道,“连记者,把她轻轻放在衣服上,放平她,别抱着她。”

朱瑾垫好衣服就见连慧儿皱着眉看着她毫无动作,抬头看见和她一同前来的人不满看着她,“连楠你做什么?”“医生还不来吗?”质问吵闹声又开始了。

只有之前目睹过黄老咳嗽的狱友站在外围闭上了嘴。

朱瑾目光一冷,直接上手抢过连慧儿怀里的艾叶,轻轻将她放平在衣服上,在连慧儿几人开口前抬眼冷冷看了他们一眼寒声道,“我是医生!她这是异位妊娠出血,忌吵闹,忌头高脚低,耽误了病情你们负责吗?”

第二十七章 诊断

连慧儿的怒色、伸出的手、到了嘴边的话因为最后一句话略停。一直站在一旁帮不上忙的狱警们立刻无声推开他们,警告他们闭嘴。

朱瑾已经迅速抬高了艾叶的腿,转头一咬牙看向叶半夏道,“叶半夏,你这样抬着她!”眼里带着丝祈求、希翼,就怕他拒绝,毕竟有污血……

“这样吗?”想不到,叶半夏没有丝毫犹豫快速伸手。

“嗯。”朱瑾看向叶半夏的眼神终于有了变化,对他点点头后又扑到前面,拉住艾叶的手把脉,边把脉边看艾叶的脸色,眉头紧皱往后看了一眼,看到女牢头的身影时忙喊道,“秋狱警,麻烦你找御寒的毛毯、枕头给我。”

“哦,好…好…”正焦急不已的女牢头秋海棠立刻应了,扒开乱哄哄的人群就往外走,才走出活动室,救护车正好降落下来。

“病人在哪?什么情况?”因为接到的电话里病人已经昏迷,监狱医疗系统直接派来了监狱总医院的救护车,下来的救护人员以及随行医生已经不是上午的区医院医生,而是总医院一住院医生,住院医生一下车就问。

“已经没有意识了,里面有个…医生在照看。”秋海棠看到急救担架车上有被子、枕头就直接跟着转回,嘴里解释着,虽然犹豫了一下,心下也一直怀疑满满,可嘴里说出来的朱瑾已有了医生的称呼。

“医生?”住院医生纳闷重复着就跟着救护担架车进了活动室,人群自动分开后一路畅通进去,映入他眼帘的就是穿着囚衣的女子正用衣服给病人盖上,病人的脚还被一个男子抬着。

住院医生瞬间皱眉,哪里来的医生?

朱瑾刚又和周围的人要了一件衣服给艾叶披上,医生终于到了。

朱瑾忙站起身,“小心一点。”嘱咐着让救护人员抬了艾叶,在救护人员抬上担架车前将枕头拿开,垫在艾叶的脚下。

“你做什么呢?”忙着将各种奇奇怪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往艾叶身上招呼的救护人员,看着她的动作你纳闷了问道。

“这位病人是异位妊娠,腹内…”朱瑾手又习惯性搭在了艾叶的脉搏上,跟着推动的担架车向他们解释。

“异位妊娠?”一旁一直看着这一切的住院医生边看连接仪器的数据,边转过头皱眉看向朱瑾,一时没反应过来她是谁,反射性皱眉反问,“宫外孕?”

“是,**外妊娠!”朱瑾侧头看着穿着白色长衣服的男子直点头,因为他的衣服、反应,松了一口气,忙将她诊断出的情况告诉这个世界的医生,“病人腹内出血,已经产生血崩现象…”眼里满怀希翼看着医生,这样的病在她的时代很棘手,很多人因此丢了性命…

“你是谁?没有检查怎么乱下诊断?”住院医生深深皱眉,语气僵硬严厉。

“我检查了,脉象、病人的症状都仔细检查过了…”朱瑾忙解释。

“这就是警官说的医生?还不快拉开!”住院医生听了立刻看向一旁的秋海棠,说罢,看向救护人员嘱咐,“小心。”一边将碍手碍脚垫在艾叶脚下的枕头丢开,一边和救护员一齐将担架车推上了宽大的救护车。

“快推进来,已经准备好了。”救护车配备的主治医生正好走出来,话音才落就见要关闭的车门内突然扑上来一个穿了囚服的女子,捡起丢

在一边的枕头再次垫在病人脚下,抬头看着他们边退开边急急道,“她是**外妊娠,这枕头不能拿开,你们快救她…”表情、眼睛里满是不满不解,似乎对他们的反应很不满意。

不满的表情、焦急的声音被阻隔在车外,主治医生边推着担架车查看病人边问住院医生,“怎么回事?那人好像是前楠公主?”

“什么?她是前楠公主!狱警刚才还说她是医生…”住院医生惊愕抬头,说着说着又露出恍然的表情,“是乱说的呀,我就说哪里有我们还没到、什么检查都没做,就敢胡乱下了诊断的医生…”

“她下了诊断?**外妊娠?宫外孕?”主治医生想到刚才听到的喊话狠狠皱眉,“开什么玩笑!”还要说什么时,却因为进了救护车内独有的检查、诊断、手术室合为一体的手术室而闭了嘴,向一边的护士命令到,“启动全身检查。”

“是。”

很快,检查结束,护士点开仪器检查结果,主治医生、住院医生一起看过去,“病患为输卵管妊娠,输卵管妊娠破裂,导致腹腔内出血…病人未曾生育,建议进行切开输卵管取出孕卵手术。”

主治医生、住院医生面上难掩错愕。

看着救护车轻巧平缓飞上天,看着连慧儿一行人紧急跟着飞着跟上,朱瑾仰着头看着天空,眼露期许。

她希望艾叶能摆脱危险……

回过头,就看到一群狱友、狱警或抬头看天空或看着她,眼带探究。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瞬间,监狱内又只剩下狱友们了,朱瑾看了看,除

了叶半夏,已经没有外人了,连连翘都不知什么时候溜了。

“快去收拾一下休息休息吧。”一旁的叶半夏提醒朱瑾。

“好,你也是,快去洗洗换换衣服。”朱瑾看着他身上的血迹忙点头,又接着嘱咐。对这个一直一路关心、坚定支持她的人,不管是之前和连楠有过什么交集,他带给她的帮助她都记住了。

“我还想等刚才那个病人的消息...”叶半夏低头想了想抬头道。

“我们可以通知你,或者你就换了衣服再过来,反正也快。”秋海棠和叶半夏已经很熟悉了,说话随意,还给他出主意。

“那我一会再回来。”叶半夏忽略前一个通知的建议,二话不说定了后一个。

“连楠小姐,你也快去洗漱洗漱。”等叶半夏走了,秋海棠忙对朱瑾说道,“我看你很关心病人,洗漱好再下来吧,大家难得休息聚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差不多有消息了也可以早点知道。”

其实,不止朱瑾关心艾叶的情况,秋海棠、狱警们、狱友们也非常关心,朱瑾一天之内为两个病人两次发威,用奇怪的方法解除了黄老的险情,还在没有通过医疗机器检查的情况下,摸摸手腕看看病人就得出了病症。

第二十八章 意外

这个本事,没听说哪个医生有,所以,这个本事,如果真掌握了诊断准确了还好,要是不准确,就是违背医生基本守则的事情,情况严重的,足以构成犯罪。

一直在观察着朱瑾的狱友们看着朱瑾点头离开,一个个小心思、小想法泛滥,被秋海棠叫回了活动室继续聚会看直播...

对了,直播...朱瑾的采访直播中途闹差点中断,好不容易算是勉强采访完了,又出来艾叶这样的事,也不知道在直播什么了。

回到活动室,艾叶留下的混乱痕迹还残留着,秋海棠叫了机器人收拾后,就迫不及待和狱友们一起看向了屏幕。

屏幕上的画面出乎他们的意料,眼熟无比的连慧儿记者在进行说明,“......应大批直播观看者要求,我们会继续进行跟踪报告,将实际情况反应给大家。现在,我们前方的救护车速度已经慢了下来,开启了手术中状态,根据救护车运行准则,应该是病人在接受手术。”

“大家关心的连楠小姐诊断得是不是准确,在手术结束后就会有答案...”连慧儿的报告让秋海棠一行人眨巴眼睛看着,默契选择视频后退,开始从艾叶倒下那一刻开始看。

跟在救护车后的车内,连慧儿结束了说明,在公告媒体插播其他内容时,也在倒退看直播内容。

原本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采访场景,因为艾叶的倒地一片混乱,原本以为采访结束收拾东西的同事,忘记按直播结束键,忘记关记录仪,就那么无意识的录着,艾叶控制的话筒杠更是一直处在工作状态。

混乱的场景,突发的状况,总部那边要切换画面时,已经来不及,看直播的观众已经开始留意留言询问情况,更因为朱瑾的突然出手、动作,迅速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比起采访、比起直播,这样的意外事故、情节自然更吸引观众,观众就那么看着粗糙的拍摄场面,看着朱瑾的表现、诊断,好奇心就那么出来了。

跟在救护车后面的连慧儿一行人很快接到了总部发来的紧急通知,要求他们确定艾叶安全时一并记录下艾叶的实时、实景、实际情况。

因为不止朱瑾、叶半夏、监狱狱警狱友们,整个星球都在等待,都想知道艾叶的情况,想知道朱槿那看似不负责任却严肃下的诊断是对是错。

难耐的等待中,朱瑾、叶半夏在洗漱换衣,宫殿内,房间内,原本该午休的赫连蓝正来回走着等待结果。

没人注意到自己,也无需注意形象的赫连蓝不时抓着头发仰头吐气,她不知道自己的大女儿是怎么回事,忘记了所有事后却突然有了诡异的医术。之前看完女儿回来,她专门再次详细问过法**女儿的表现,加上教给她的按摩、刚刚才发生的诊断事件,赫连蓝可以肯定女儿有特殊的医术。

可肯定归肯定,她还是焦急不已,她不希望好不容易摆脱了些负面影响的女儿再陷入艰难处境中。一想到连慧儿和连翘那样联合逼迫女儿,赫连蓝就恨不能不做了这个女王。

想到这,赫连蓝忙联系了生活组,“真真…公主在休息吗?”如果小女儿听到连慧儿和连翘说的话,肯定又得痛哭。

“真公主在书房,商组长和她在一起。”生活组组员知道女王在担心,忙加了一句,“我刚才进去倒水时,看到真公主正看楠小姐加冕时下午

的行程。”

没有什么异常,女王可以放心的,组员心中默默。

“好,辛苦你了。”赫连蓝沉默了片刻终于出声。

一离开媒体视线,她就劝过、安慰过小女儿,这一折腾,倒是让她还没来得看她姐姐的采访视频,所以情绪还不错……这样也好,让她安安心心进行下午的行程。

赫连蓝放下对小女儿的牵挂,专心等待手术结果。

她放了心,陪着赫连真的商陆却紧皱眉头。

一离开媒体视线,就瘫倒在商陆怀里的赫连真,听了妈妈、商陆的劝道,恢复了些精神,回到了休息用餐的生活区,赫连真快速吃了饭一恢复力气就开始看连楠之前的加冕视频。

加速看完上午的加冕仪式,赫连真投入看下午的行程视频,“…希望…”“你们…”死死盯着连楠的动作反应,嘴里喃喃重复连楠说的话。

“真真?你干嘛呢?”商陆在一旁看着看着忍不住问道。

“看视频,看姐姐怎么做的,只要和她做得一模一样就不会出错,我得一定记清楚她的反应、说的话…”赫连真眼睛不离视频,随口回答后,嘴里继续喃喃。

看着有些疯魔。

“不用这样的…”商陆一皱眉,低声劝她。

“不,要的!”赫连真猛地回头看了一眼商陆,“要是再像上午一样出错怎么办!要的!”声音比平时大,她自己却不自知,说完固执继续看视频。

“……那你看。”商陆愣了片刻,欲言又止了一番,最后也选择闭嘴,默默在她身边坐下,陪着她一起看,眉头紧皱。

朱瑾采访那一番纷纷扰扰,两人完全没注意到,在他们专注看视频时,外面热闹不已。

朱瑾回到活动室时,就发现狱友们的目光热情得更上一层楼,如同饿狼一样发着绿光。

“连楠小姐,快来看,刚才的画面也被直播了,好像因为大家很关心,公告媒体在进行追踪报道…”秋海棠一看到她就拉住了,叨叨絮絮说着给她看之前的视频,正看着叶半夏也回来了,朱瑾忙给他回了一个笑容。

叶半夏想不到一向淡然的朱瑾会对他笑,双眼发亮,贪婪看着朱瑾的微笑,头重脚轻走到了朱瑾旁坐下。

别人却不知道他的心思,都忙着问朱瑾问问题,于是,朱瑾再次听到了和曾经谷木类似的问题。

“朱瑾你是怎么知道她宫外孕的?”

“看她的脉象、情况知道的。”朱瑾失笑看着又先众人开口问她话的短发圆脸女子,加了一句,“我是医生,自然会诊断出她的病症。”

第二十九章 结果

“……”短发圆脸姑娘表情有些微妙,“那你是怎么诊断的呢?都没有检查的医疗器具。”

“我把脉,看她的情况,望闻问切…”朱瑾重复之前的回答,微微皱眉,“虽然我现在没有药什么都没有,也不能治疗她,不过诊断还是能做的。”

“…把脉?望闻问切?”短发圆脸姑娘的表情像是听天书,朱瑾一看周围,大家都是一个模样。

“这是把脉。”朱瑾想到这里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把脉,不知道望闻问切也正常,想到以后她要当大夫,肯定得让病人知道她是怎么看病的,耐心十足的她顺势拉起了短发圆脸姑娘的手把脉,嘴里解释‘望闻问切’。

“‘望’即‘望诊’,察看病人的情况,了解病情;‘闻’即闻诊,听病人的语言、呼吸等声音,嗅病人发出的异常气味,辨别病情;‘问’即‘问诊’询问病人或陪诊者有关疾病的情况;‘切’即‘切诊’,通过脉诊知道脉象的变化,通过按诊,触按病人身体有关部位,了解异常体征,如此‘望闻问切’下来我就可以得出诊断了。”

朱瑾详细说完就发现大家眼里的疑惑更重了,想了想觉得自己讲述得已经很详细了,最后疑惑问道,“我解释的大家能理解吗?”

“不能。”统一的摇头,短发圆脸姑娘和大家一样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朱瑾,也给她详细解释,“听懂你说的话,可不懂意义,根据规定,医生诊断必须有医疗器具检查结果才能进行,有检查单子作为诊断依据,诊断才成立有效的。”

“……什么是医疗器具检查结果?”朱瑾呆愣了半响,很是怀疑这个世界的医生和她理解的医生是不是同样的意思。还有‘医疗器具’刚才也听到了,听话里的意思很是重要,朱瑾怀疑,这奇怪的‘医疗器具’是不是就是这里的大夫,如果医疗器具检查结果等同于‘大夫’的检查结果,她就理解了。

朱瑾脑海里怀疑又怀疑,还是觉得这太奇怪了,最后忍住没将这个问题问出口,而是用简单的问题代替。虽然知道她这样无知肯定不正常,可她没能忍住心中好奇,开口问了。

“医疗器具检查结果自然就是医疗器具对病人的检查结果...”大家像是看什么奇怪东西一样看着朱瑾,短发圆脸姑娘眨巴眼睛试着给她解释,“医疗器具就是可以检查病人身体各种情况的医疗仪器设备的简称,只要通过了医疗仪器设备的检查,病人才能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看朱瑾听得认真又满脸错愕的模样,短发圆脸姑娘长大嘴巴看着她,好半天才闭上。

她闭上了,朱瑾失礼的没能及时闭上,因为她不知道该对听到消息做什么反应了,她无法想象,这个世界的是怎么做大夫的……

狱警、狱友、朱瑾的全体呆滞疑惑因为屏幕上的变化而终止,连慧儿的面孔映入眼帘,救护车已经停在医院,手术中的灯已经熄灭。

“手术中状态灯已经关闭,病人的情况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随着她的话音,身后的救护车终于开了门,救护人员推着面容安详闭着眼的艾叶下了救护车,看到连慧儿几人忙道,“医生在后面。”

“病人怎么样了?”连慧儿迫不及待问,表情挣扎得奇怪。

她希望同事好好的,可又希望不那么好,亦或者病能有些变数……

“手术很成功,病人已经摆脱危险,你们可以放心。”主治医生下了

救护车,微笑向连慧儿道,“病人送来得及时,急救措施也做得很好,所以不会有后遗症。”他说得表情有些特别,而他身后的住院医生脸上则有些僵硬。

“医生,病人得的是什么病?连楠的诊断正确吗?”连慧儿表情怪异立刻追问,声音尖锐了几度。

“…虽然不知道连楠小姐是如何诊断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不过,连楠小姐的诊断是正确的,病人确实是异位妊娠。我们已经进行切开输卵管取出孕卵手术,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一个星期后就会恢复健康,还可以再孕育孩子。”主治医生的表情一僵,片刻后才回答,语气微微僵硬、奇怪。

眼里的好奇还是显露了出来。

“真是太好了…”连慧儿有片刻的失语,随即才干巴巴说道,“连楠小姐是怎么诊断的,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在得到连楠小姐的答案时,大家可以先猜测讨论。”

“病人已经摆脱危险,我们的跟踪报告先告一个段落…”

“呼……”直播屏幕后,赫连蓝松了一口气,躺在床上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监狱活动室里,狱警狱友眨巴眼睛看朱瑾,仿佛要将她看出个洞来,暂时失语中。

朱瑾同样处在失语状态中,她的全部心神都被主治医生的话吸引了,‘切开输卵管取出孕卵手术,脱离危险,恢复健康,还可以再孕育孩子’这些关键字被她听得真真切切,朱瑾好半天呼出一口气,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心中感慨万千。

感慨艾叶脱离了危险,感慨这个时代的医术果然没让她失望,虽然好像这里的医生有些奇怪,可他们确实有她曾经梦寐以求的能力。

异位妊娠,是他们那个时代特别棘手的病症,父亲、她还有很多很多大夫为了这个病想尽了办法,最后也不理想。很多大夫甚至都分辨不出血崩和异位妊娠的区别,就算分别出来了,最后也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失血过多而死。

她的时代,一般得了异位妊娠的女子都只有死路一条。

重生在这个世界不久前,她还遇到了一个和艾叶差不多的病人,可惜最后也死了。得病的女子是个傻子,就那么脏兮兮的流着血打着滚死了,最后都没能闭眼。朱瑾那时心中难受,守了那个女子一夜,想了无数次诊治的方法,最后却都无奈放弃。

第三十章 希望

正准备离开的朱瑾突然等到了眼睛通红的大夫,大夫带了已经死透僵硬的尸体在黎明前回了医馆,在医馆地窖里,用刀割开了尸体的肚子,研究异位妊娠治疗的方法。

那样血淋淋的场景,朱瑾每次想起都打哆嗦,她想阻止,可却无法上那个大夫的身而无法,就那么看着大夫疯狂的行为,心中充满了担忧。

她的担忧不久后就灵验了,那个大夫没过一个月就在活人身上动了刀子,那个可怜的女子因为被活生生剖开肚子而死,大夫却只是疯狂在她的肚子里找着医治的办法...

那个大夫后来被抓时说他已经找到治疗的方法,方法就是剖开肚子,人人说他疯魔了,只有朱瑾知道大夫说的其实是正确的,异位妊娠的治疗方式确实只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只是无法做到罢了。

想不到这个时代能做到了,而且做得出乎意料的好,七天就可以恢复健康,还能再孕育孩子,想到当初看到过的血腥画面,这几乎可以算是神迹。

朱瑾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想早日了解、学习这个时代医术的心越发迫切了。

在监狱内朱瑾和狱友们大眼瞪小眼的时候,外面因为朱瑾再次热闹起来。

“怎么回事...”“太神奇了...”“蒙的?”“是真的还是炒作的?”铺天盖地的讨论评论,好意恶意的都有,可主旨中心没变,大家都在好奇,好奇传奇前楠公主的能力。

拥有医疗器具功能的朱瑾太过惊奇,网友们展开了热烈讨论,或相信或不相信。

只有一个人,却深深相信了。

她是记者方方。

事情还得从前一天出院时再次发生无缘无故的绞痛流血时说起,最后虽然被抢救回来脱了流产的危险,可再次深入检查的结果对她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医生,你说什么?”方方和其丈夫不敢相信听到的话。

“因为你没做怀孕检查就怀孕,导致你的身体完全没做好准备,子/宫内膜薄是无法正常孕育孩子的。”作为业内也小有名气的副主任医生面对这样的病人真不算少,知道他们无法面对,耐心再次解释,“子/宫内膜薄按照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怀孕的,你是特殊情况,子/宫内膜薄也怀上了。”可也就是因为怀上了,麻烦才真正到临。

副主任医生没说后续这句话,不过方方却完全能理解。

“我不想听,也不想多说,我只要保住我的孩子!医生,你得负责给我治疗,负责让我的孩子平安降生!”方方摇头固执道。

“病人…”副主任医生无奈,“我们会负责治疗,只是孩子安全降生,真的不可能。”

“以为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无知患者吗?”方方猛地站了起来,冷冷看着医生,“医生,我告诉你,我是记者,跑过很多医疗事故案子,虽然比不上你们医生,可是一般的病,我还是懂的,就一个子/宫内膜薄,治疗多简单不用我多啰嗦吧!”

“方记者,你既然说你不是无知的患者,那你也该知道,治疗子/宫内

膜薄的激素药对胎儿的影响有多大。”已经五十余岁练就了泰山压顶不动半点声色本事的副主任医生依旧淡定,“如果你没怀孕,子/宫内膜薄也许直接用激素就可以调整,适量的雌激素、孕激素就可以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改善子/宫内膜薄的症状,治疗确实简单,更不是什么大病。”

副主任医生的话锋一转,“可是对孕妇来说,子/宫内膜薄却是最绝望的大病。激素危害大,正常人长期使用都会导致器官衰竭,免疫能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就更不要说对孕妇对胎儿的危害,孕妇是绝对不可能用激素治疗的,除非做好接受一个可能不健康的孩子。”

“你...”方方想反驳,可却说不出反驳的理由,咬了咬牙,“您...您可是妇产科的权威,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她之前可是专门转院,专程来找他看病的。

方方紧紧盯着副主任医生,却看到他缓缓摇头,“没有,不能用激素治疗,子/宫内膜薄的症状就无法医治,子/宫内的胎儿就随时处在流产的危险状态,胎儿小时经过抢救也许还能抢救回来,可等胎儿大了,超出了子/宫内膜的承受度,子/宫内膜会直接破裂,一旦发生子/宫破裂,不说胎儿保不住,更会严重威胁你的生命。”

“所以,方方,我作为医生给你建议,为了健康着想,尽快流产吧,越早越好,对身体的损伤也小一点。”副主任医生说得真挚。

“我不想...”方方看着医生的眼睛好半天,最后颓然移开,软软做回了原位。

“医生,如果现在流产,对方方的身体没有危害吧。”时常沉默,却最能包容、理解妻子的方丈夫,沉默听着,心底在流血,却强撑着安慰妻子,做艰难的决定。

“当然会有,就算现在流产,对子/宫内膜还是会造成二次伤害。”副

主任医生沉吟了片刻,看着希翼看着他的两人说了实话,省得他们抱了太大的希望,“手术不可能百分百没有意外,如果出现意外损伤太严重的话,子/宫内膜薄这个症状也许一辈子也无法治愈。”

这就意味着,她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资格。

方方和方丈夫面色惨变。

精神都有些恍惚的夫妻两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了后来的时间,等他们回过神,已是第二天,还是做不了决定的两人就那么留在医院里失魂落魄。

中午随便吃了两口饭的方方,走累了就在丈夫的搀扶下坐在了大厅内休息,方方两眼无神呆愣愣坐着丢了魂一般,丈夫静静坐在一旁陪着她,不断出神却强露笑容和她说话。

午后,医生、病人都去休息了,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方方夫妇,直播里的声音响彻大厅,方丈夫听声音太大,就想去关掉屏幕。

方方无神的眼睛随着他移动,屏幕上混乱的场景就跃入了她的眼帘,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语调,终于换回方方的混乱的思绪。

楠公主,病人,诊断…

方方猛地站了起来一把拉住丈夫的手,瞪大眼看着屏幕,浑身紧绷,完全听不到丈夫的劝告,直直站到直播里救护车手术结束。

第三十一章 小病

“...虽然不知道连楠小姐是如何诊断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不过,连楠小姐的诊断是正确的......”方方紧绷的身体在听到屏幕里医生的话后缓缓瘫软,丈夫忙一把抱着她在一旁休息。方方拉紧丈夫的手,眼里发着光,“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方方恢复了力气,就迫不及待去找医生。

副主任医生正和病人说话,见她突然闯进来,忙问道,“怎么了?”

“医生,你对我的孩子是不是完全没办法了?”方方直接问道,眼睛有些发直。

“用激素对孩子有影响,为了你的身体着想,胎儿满八周前最好流产,不然会危及你的生命...”医生皱眉,最后也说不出指责的话,只得再次耐心解释。

“就是说还是没办法救我的孩子了,是不是,医生?”方方打断他的解释,固执确定。

“是...”医生无奈点头。

“对不起,医生,对不起...”方丈夫在一旁愧疚鞠躬道歉,却不忍说一句妻子的不是。

“那我们去找楠公主!”方方直直看着医生片刻,在侧头看着丈夫,深深吸了一口气,做了决定。

“楠公主?她不是坐牢了吗?”医生听得云里雾里。

“她一定会有办法的。方方一把抓住丈夫的手,“一定有办法保住我孩子的!”

“你快扶病人回去,多安抚安抚,别让病人精神太紧绷了...”医生叹了一口气道。

“医生,我精神没有问题,我很清醒!楠公主说过她是医生,我当初怀孕就是她帮我诊出来的。”方方突然转头看向她,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他的话,偏执的神情突然变得清明,认真看着他解释。

“不好意思...”方丈夫继续替妻子道歉。

“谢谢你了,医生,多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方方突然鞠躬感谢,“我知道您说得对,可是我做不到这会放弃我的孩子,即便危及我的性命,我还是想尽最大的努力去保住他。医生,我今天就出院,出院去找楠公主医治,不到最后一刻我死不了心。”

感谢完方方就拉着丈夫走了,留下大皱眉头的副主任医生。因为病房里还有病人,医生也没多想,等病人走了,医生才联系了自己的助理。“留意病人方方,如果她执意要去监狱找楠...前楠公主看病,记得报给我。”

他已经下了诊断的病人,不管到哪里也是一样的。

多少病人走了又回来了。

真看不出来,这方方竟然还是个偶像崇拜到这个地步的人,副主任医生想着又接着看病人。

方方和丈夫却真的迅速办了出院手续,带着病例资料往监狱赶去。

朱瑾听到有人来探监时,正和狱友们边看赫连真的访问行程边给狱友们把脉。狱友们看朱瑾真的好像懂医,就抱着试探之心试着看病了。

监狱内虽然也设有区医院,可是毕竟是监狱,条件有限,除非是大病,一些小毛病就熬熬等自然好。

坐了牢,不论如何都会不方便很多,生活习惯、饮食等也有大变化,大家基本都有些小毛病。连狱警也过来凑热闹,倒是真实现了监狱希望他们亲近放松的目的。

最先看的几人身体都挺不错,红光满面的,纯属凑热闹,朱瑾看看她们的面色,简单切了脉,只说'你很健康'就不再多言。狱友们听了也不多说,自觉让开在一旁看。

过了五六个就到了一个面色暗淡、精神不振的狱友,三十余岁的年纪,看到朱瑾笑了笑,"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头疼、想吐,今早吃了缓解疼痛的药好了些,下午药效过了又开始不舒服了。"

"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还有些眼花。"狱友想了想答道。

"头疼是持续的闷疼吧?"朱瑾点点头,再问。

"是。"狱友点头。

"伸出舌头给我看看。"朱瑾又道。

"好。"狱友不解,却还是迅速伸出舌头,等朱瑾点了头才闭上了嘴巴疑惑看着朱瑾。朱瑾原本就给人沉静之感,自坐下看病之后,身上那种沉静沉稳就越发明显,原本大家只是试试的心态,可坐到她对面不自觉就收起了玩笑的心态。

不知道为何,她突然期待朱瑾能真帮她解决了她这不舒服。

朱瑾在她满含期待的眼神下放开了她的手,温和依旧,"只是点小毛病,刮一下痧就可以了,你皮肤易过敏吗?"

“不易。”狱友摇头。

“那就行。”朱瑾侧头问秋海棠,“秋狱警,能帮我准备一个瓷汤勺和一小碗凉开水吗?”她习惯了有事就找女老头了。

“我去拿吧。”坐在一边认真看着朱瑾诊病的叶半夏立刻自告奋勇去拿了。

等大家七舌八嘴又问什么是刮痧,朱瑾解释完后,叶半夏就送来了瓷汤勺和凉开水。朱瑾接过来小小的松了一口气,她对这个世界有太多不懂的东西,可大家对她知道的很多东西也不懂,一说大家都会来问。

朱瑾选择给狱友在脖项上刮痧,在狱友们的注目礼下,朱瑾拿着瓷汤勺认真动了,几个汤勺下去就迅速刮出了深红色的痧,深红色粟粒状也迅速起了,看着有些吓人。

“…疼不疼?”一旁立着的狱友忍不住问,问完又急着补充了一句,‘疼得厉害你就叫出来。”

“还好,没那么疼。”接受治疗的狱友看不到痧,只是老实回答。

“稍微有些疼是,你忍一下,一会就好。”朱瑾不停手嘱咐,“一会记得别着凉,也别急着沐浴,刮痧后一两天内出痧的地方会有轻微疼痛、痒感等正常现象,过两天就好了。”

朱瑾速度快,狱友的脖项、肩膀上都有了显眼无比的四条痧,朱瑾等刮不出痧就停了,拭净她身上的水帮她拉上衣服,“感觉好点了没?”虽然大家都不在意,叶半夏更是看得目不转睛,她还是快速拉上来。

“好多了,感觉全身都轻了。”狱友动了动头,忍不住摸了摸脖项,“好奇怪,好快。”

“好多了就可以,虽然有点难看,不过刮痧效果确实不错。”朱瑾点

点头又坐了回去。

“你真感觉好了?”其他的狱友看看朱瑾又看看狱友,忍不住确认问,等得到了准确答案时,那些身上或多或少有些小毛病的狱友们默契又排上队了,朱瑾正微笑接着看病,有狱警进来说有人探监。

找朱瑾的。

“…是个记者,一开始说是来找你看病的,后来知道一时半会不可能,就改为探监了。”狱警一路和朱瑾说了说情况。

朱瑾在探监室里看到了有过一面之缘的女记者。

第三十二章 见面

“连楠小姐...”隔着玻璃,方方一看到朱瑾就立刻站了起来,眼神激动看着她。

“连楠小姐,你好。”丈夫在一旁虚扶方方也打了招呼.

“你们好,是有什么事吗?”朱瑾简单低头算是打了招呼,想到狱警的话,第一时间看了看她的脸色,“身体不舒服吗?”

眼底发青、脸色灰暗,没有小产后的体虚症状,出问题的该是肚子里的胎儿。

“是,连楠小姐,我叫方方,这是我老公林泽然,我们的孩子...”方方见朱瑾一看到她就问她的身体情况,双手习惯性护着肚子想说说情况,话还没说出来却在朱瑾那温和包容的眼神注目下突然哽咽,之前一直没崩溃的情绪,一直坚强得强势的她,在此刻将所有惶恐、绝望、委屈一股脑哭了出来。

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捂着嘴呜咽,呜呜的呜咽声,滴滴答答不断滚落的泪水,哭得人心酸。

林泽然早已红了眼,一把搂住她轻轻抚着安慰,却语不成句,无力、僵硬的手道尽了这个男子的无奈无力。

他恨不能受这一切的是他,宁愿妻子所有痛苦都加注到他身上承受……

朱瑾看着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也没开口劝,这个时候哭出来才好,一直憋着才会坏事。

方方这一哭就哭了好几分钟,等打着哭嗝平静下来无比羞赧,又怕朱瑾不耐烦,急忙抬起头,就看到朱瑾温和包容的眼神依旧,里面甚至多了丝和她光洁无瑕的年轻面容毫不违和的慈祥。方方愣愣看着,虽然还没开口,虽然还没得到答案,可突然心中的焦躁就慢慢平缓下来。

她觉得,对面的人是理解他们的。

“哭出来就好,也别急着说话,休息一下喝口水好好歇歇。”朱瑾看他们都向她看来笑了笑安抚说道。

“让您见笑了。”林泽然从随声携带的包裹里拿出温水给方记者喝,看她好好休息了,才拿出之前在医院检查的资料,让妻子坐到一边打哭嗝休息,他来和朱瑾说情况。“连楠小姐,您刚才说得没错,我们就是因为孩子的事来找您的。”

“嗯,你说。”朱瑾点头,医者父母心,除非她治不了,除非特殊情况,不然她从来没想过拒绝病患。

“自那天在法庭您诊断出她怀孕,我们后来就去了医院治疗,原本修养了几天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医生也说可以出院了,我们原本是昨天出院的,可才出医院大门又开始腹痛出血。后来医生说还是有小/产迹象,虽然昨天是保住了孩子,可医生说方方的子/宫内膜太薄,对养胎不易,可能随时会小/产。”

“而且…医生说因为怀孕无法治疗子/宫内膜薄的病症,就算是胎儿一直保住,等胎儿大了子/宫也许会承受不住直接破裂,让我们选择流产…”林泽然说得简短,可就这简短的介绍他却似乎用尽了所有力气。

“这是医院拍的片,我给您看看,您看您有没有办法?”林泽然将片子贴着玻璃让朱瑾看,片子是以人类的真正大小为比例拍的,侧面、正面、剖面都有。

朱瑾一眼看过去一惊,等看了两眼,眼睛再移不开,忍不住站了起来

仔细看,一点点仔细看过去,心砰砰跳,仿佛又回到曾经去偷学别的大夫医学绝学的时候。

看了足足有近十分钟,就在方方夫妇开始忐忑时,朱瑾才下了狠心将自己的目光从片子上移开,看向了方方。

“连楠小姐…”方方红肿着眼不安又希翼的看着她。

“医院那边的医生说没办法吗?”朱瑾沉吟了一下忍不住问道,竟然直接建议流产,对这一点她是真的没法理解,这世界的医术已经发展得让她叹而观止佩服向往不已了,就如眼前像是剖开肚皮可以清晰无比看腹部内部构造、情况的片子一样。她一直觉得虽然有些奇怪可这个时代的医术该是厉害得出乎她意料的,想不到,有了这样的片子,有了这让她惊叹不已的手段、医术,却说看不了眼前方方的病。

这一点,实在太奇怪了。

“对,说没办法。”夫妻两人异口同声接口,相互看了一眼又不约而同同时问道,“您有办法吗?”

问罢,十指相扣相牵的手不自禁用力,呼吸也下意识憋住了。

“不能说有办法。”朱瑾摇了摇头老实回答,在他们变色前又很快接道,“虽然没把脉不敢确认你的病情,不过听你们说的看了你们的片子,我可以试试医治。”

“可以吗?可以吗?”方方听了忍不住又流下来泪,“所以我的孩子还是有希望的吗?”

“有的,虽然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一定让胎儿降生,不过我会试着医治,不说一定成功,可也有一半的可能。”朱瑾的回答和她答应他们的请求一样毫不犹豫,方方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病,她前世遇到的很多。

那时候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地位及其低下,存在的意义就是怀孕生子,好生养的一生生十几个孩儿都正常,从十几岁一直生到不能再生,孩子总是不嫌多的。那样的条件下,不论处于何种地位的女子总有刚生子或小产后又很快有孕的。

除非身体条件特别好的,一般的女子那个时候的情况就和眼前的方方差不多,那个时候的大夫对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病是司空见惯的,谁都会去开药去治,无非就是安胎、调养子/宫的,好不好另说。

几十年、百年、千年积累下来,虽然医治不了类似异位妊娠、难产等病,可治疗子/宫内膜薄这样的病,却是很有经验的,一般情况下,十个人有七八人能平安生产。方方的情况看着不算太严重,尽心治疗,她又配合的话应该能治好,她说得有所保留,一来是谨慎,二来是因为她目前正式治病的条件还没有。

不管药材、还是针灸等配套的工具,什么都没有。

“呜呜...一半,竟然有一半...”朱瑾说得有所保留,可听在方方夫妇耳朵里却如天籁之音,夫妻两人几乎喜极而泣。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林泽然心中的悲痛比起妻子一直只多不少,可因为不想让妻子更难受,一直强压着,此刻突然听到还有希望,再忍不住留下了滚烫的泪。

“我一定会尽全力。”朱瑾能说的只有这句话,说完才想起来一个问题,她正坐牢呢,还不知道能不能看病。

(饭饭今儿啰嗦两句,这文里好像描写病啊啥的有点多,好像占了蛮多的篇幅,饭饭已经尽量减少了,可最后还是有点多...咳咳...希望大家表打,饭饭有些强迫症,总是希望能写得清楚明白...希望亲们多多包涵...)

第三十三章 资格

“有您这一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多谢您,连楠小姐真的多谢您,当初我那样的态度,你如今还不计前嫌接诊。”方方听了她的话收了泪,正式道谢,看朱瑾的态度知道她不在意,可她却为了自己从前的态度羞愧。

“不用太客气,那时候你不舒服我从前也没看过病,你不相信也正常。”朱瑾并不在意,作为大夫要想得到别人的尊敬是要用实力证明的,患者有怀疑、态度不好很正常,“这些过去不提也罢,眼下还是先操心我能不能帮你医治的事儿吧,如果监狱方面不支持,我这边不管药材还是其他都受限,这病也就看不了了。”

朱瑾知道它们监狱服刑之人的体力劳动改造只是限制于早间的一个时辰,其他时间大家还是各自做着各自领域擅长的事,可是她这样要看病接触病人的还真没有前例。

“这方面我会申请,一般很快就会有结果。”听了她的话方方忙回答,又接着问,“连楠小姐您有什么等级的医生资格证书?”

“医生资格证书?”朱瑾无辜重复,监狱内信息总是有限,她来到的时间尚短,这段时间忙着认字,勉强习惯了这个时代的简体字,其他的才开始了解所处时代的基本情况、特点及历史。至于这关系到医生的知识,监狱内压根没有了解的渠道,她还等着女王妈妈给相关资料看呢。

“是这样的,连楠小姐,我要提交到监狱让您治疗的申请时需要您的行医资格。”解释完方方看着朱瑾那依旧满是疑惑的眼神,加了一句,“有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就可以。”

连楠小姐既然开口说自己是医生,这最基本的执业证总有吧?方方有些忐忑的想,结果…

“我没有。”朱瑾老实回答。

“厄…”方方夫妇也傻了,他们从来没想过朱瑾会没有,“您…您没有?”

“没有。”朱瑾很肯定的回答,微微蹙眉,“没有证书我就不可以帮你诊治了吗?”

“按理是这样的,不过,这方面我会努力。”方方接受了朱瑾没有行医的资格后迅速冷静下来,脑海里就已经开始想解决办法,她是记者,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办法、手段,为了孩子她也会拼了命争取,朱瑾回答间,她脑海里已经迅速闪过很多解决办法,不愿朱瑾烦恼忙说道。

“如果到时候要劳动您,有让您当场考的,还请您多多包涵。”随即,方方又迅速加了一句,相关部门的处理方式她倒是很熟悉的,他们会如何反应她大概也能料到。

“我考考倒是没事,不过我却不敢保证我考得过。”朱瑾忙声明,方方表情却依旧未变化,又说了两句话方方夫妇就离开探监室,就在监狱外车里拿出方方的工作本开始行动。

考虑到朱瑾连基本行医的资格都没有,方方为了加快时间增加说服力道,考虑片刻后咬了咬牙将提报监狱方面申请的资料里加了朱瑾之前在法庭的表现。

完整的审判资料,不管是记者还是法庭都有保存存档,能进入法庭内部的外部人员一般也是有从业资格证,且工作本都在相关部门存了档。一般人在没有得到批准时不会泄露任何资料,毕竟泄露出去后的后果很严重。

可到了这一刻,方方已经管不了了,就算记者资格被取消,需要再重来努力她也拼了。

记者办事速度惊人,仅仅二十分钟,她就准备了完备的申请资料递交到了监狱系统相关部门。

监狱系统相关部门不是典型的办事拖沓部门,十分钟后就有了批复,不出方方意料的拒绝。方方丝毫不意外的平静接受,将十分钟内再次完善加了很多东西的申请资料往更高一级的监狱系统医疗部发去,同时不忘给母婴协会分享。

母婴协会是全球性的协会,一般水蓝星的女子怀孕了都会被自动化为协会成员,得以接受专业的指导,协会会组织相邻准妈妈聚会,准妈妈、妈妈还有分享资料的机会。进入母婴协会没多久的方方毫不犹豫以孕妇资格分享了这个申请。

母婴协会会员什么人都有,在全球影响深远,方方如此急切不顾程序的做法,是打定主意要走舆论造势路线了——毕竟相信要做妈妈的孕妇会比别人更能理解她。

接到申请的监狱系统医疗部在审批期间,做好再次拒绝准备时,母婴协会已经快速反应,形成了一股舆论热潮,这批不约而同关注公主王室的女人们发出‘相关部门应该同意朱瑾治疗’的言论,短短几分钟内,破了万。

监狱系统医疗部反应迅速,将拒绝改成了方方也料到了的快速测试朱瑾是否有行医资格的决定。

在朱瑾回到活动室,让越发相信她医术能力的狱友们包围住要请她再展示神奇‘刮痧’术,在朱瑾给临时搭建的室内帐篷内给一个患风寒的狱友刮痧治疗风寒时,因为方方操作,朱瑾继中午之后,再次在其他频道的屏幕里出现。

公共媒体第一时间知道消息,了解情况后毅然在公主加冕仪式直播时间里,在赫连真访问中途休息时插播了这个消息。

之前关注过艾叶诊断消息的网友们看到了方方求医之事后,舆论再次引发了热论。

监狱系统医疗部在前往朱瑾所在区域监狱来测试时,喝了水解决了三急的赫连真继续访问路程。

好巧不巧的访问对象就是水蓝星总医院,访问前例行的记者问答中,有记者针对方方求医事件发问了,“真公主,针对前楠公主因为被人求医而临时考行医资格证一事,您觉得你姐姐能过测试吗?”

赫连真听得一脸莫名,“行医资格?医生?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不可能了!姐姐看到医生手术的画面都一直难受,怎么可能做医生。”赫连真微微摇头回答,面上有种啼笑皆非的意思。

“……”听了她的答案,记者有一瞬间的失语,随即才反应过来,“您确定吗?今天中午连楠小姐才亲口说自己是医生。”

“不可能了,一定是你们弄错了,或者姐姐开玩笑吧。”赫连真脸色隐隐发黑,努力压制不耐烦,随口答着迅速结束了采访。

第三十四章 测试

“怎么回事?”记者看向自己的同僚,就见他们亦是一脸的莫名。

落后赫连真一步的商陆看着记者的反应,心里就咯噔一声。

“阿陆,你说他们是怎么回事,老是提姐姐,一直姐姐姐姐个不停。”赫连真等她追上,在转弯时趁机小声抱怨了一句,面对镜头笑得有些勉强,曾经姐姐做公主时提到她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她做公主第一天就几乎把姐姐做公主时提到的她次数都用光了。

听着她细细小小的抱怨声,商陆看着她几不可见的皱了皱眉,刚才她说话太快,他要提醒已经来不及。记者提问的语句那么肯定,就算她不知情,也不该那么肯定的回答,明明采访之前才与她说过要注意,她那时候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因为姐姐而忘记。

而且,朱瑾出身医学世家,她既然说自己是大夫,那么就肯定真的是大夫,就真的要做大夫。

商陆心中叹了一口气,紧紧跟上赫连真,丝毫不敢分心,就怕她再出错或者再说出不该说的话。

王宫宫殿内,一直紧密关注直播状态的赫连蓝这时候也大大叹了一口气,她因为一直全场关注直播,和商陆一样不错眼看着赫连真,一直到他们休息了她也才去方便喝水,恰好错过了朱瑾的消息。等回来看到记者采访小女儿的话心迅速就一提,再听到小女儿的回答,赫连真忍不住闭了闭眼。

等她再搜大女儿的消息时,她嘴角就忍不住露出了苦笑。

原本就因为没有医生资格证却敢说自己是医生的朱瑾,已经受到很

多人的质疑。也有很多人虽然持有怀疑态度,可因为看了资料而不约而同有些相信,对她的测试结果还挺期待。想不到,就在这时真公主却那么肯定的说朱瑾不可能是医生的言论。

赫连真发言后网上的评论有瞬间的平静,然后铺天盖地就是指责、谴责的言论,还有人开骂,特别是病人或者病人家属,言辞激烈。

王室的影响,女王、公主的言论影响深远,虽然赫连真才当上了公主,虽然她备受质疑,可她已经公主了,在很多普通人的心里,她已经代表了王室。

相比有犯罪记录的朱瑾,能继任公主的赫连真说的话,自然更有说服力。

赫连真短短两句话,打乱了方方的一切计划,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等来警察的方方看着赫连真嘴一张一合打破了她的希望,看着原本的舆论支持突然变成舆论阻力,紧紧闭上眼。

活动室内,朱瑾听着赫连真的话,看着面前的人紧紧抿着嘴。

“连楠小姐,请你作答!”监狱系统医疗部考试中心工作人员放重声音提醒朱瑾,手不耐烦的点了点桌子,“只要点点答案就可以了。”历来都是别人到他们那考试的,这是他有史以来前往考生所在地给考生监考的,来了,面对的却是专门找茬说不会用电脑的。

原本就带着火气的工作人员,此刻火气更大了,看朱瑾还是没动,看了看屏幕,忍不住皱眉问道,“该不会真如你妹妹真公主所言,你完全就不会医术,是因为炒作才弄出了这事?”

他们的工作原本就很繁忙,却还需要顾及网络上的议论,网友不明所以一味跟风,实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样的事件他们已经接触太多了。

“我会医术,可是我会的是古医术,所以我不会你给我的题。”朱瑾听到他的问题眼里闪过一道幽光,再次声明解释,“也没有病人,只有一个检查结果、病名,直接选出所用药物的名称,这样的问题我实在无法作答。”那些病症描述用语陌生得紧,对那些奇奇怪怪的药名就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测试,不考医生诊断功夫,考得她明明奇妙,还真被她预料到了,她完全没法过。

“你只需要作答就可以。”工作人员不想听她的维托之词,逼着她自己说出她不是医生不会医术的话以提前结束。

“我不会答。”朱瑾老实承认。

“如果你放弃考试,只要点一下放弃考试就可以。”工作人员干脆利落说道,手指屏幕左下方。

“没有其他考试方式吗?”朱瑾抿着嘴,她还得给方方看病呢。

“还有急救、手术考试,你想先考急救、手术吗?”工作人员忍了又忍才忍下脱口而出的骂声,虽然考试顺序没有硬性规定,可是一般都是考了用药再考急救、手术,用药没考过的直接就不参加急救、手术考试。

毕竟考试是必须两个都通过才可以。

“我先考急救、手术吧!”朱瑾立刻道,心想总该有患者了吧。

“那你的用药考试就先暂停了,这考试是有时间规定的。”工作人员深吸两口气暂停,对助手点了点头,助手点点头,拉开了脚边的大包。

朱瑾就见到了‘患者’,一个像极了人却不是人的‘患者’。

“怀孕三十二周的孕妇,35岁,受重伤,内出血,喉咙被血块堵

住……”因为提交申请的是个孕妇,朱瑾在资料中看的两个病人都是妇科范畴的,考试中心直接给她安排的妇产科考试,急救、手术对象也是孕妇。

“先进行心脏复苏器连接,后进行气管切开插管手术,做好手术前急救!时间:3分钟以,测试开始!”给朱瑾看了‘患者’资料,给她准备了急救器械,说了急救、手术任务后,计时开始。

朱瑾站在‘患者’面前,依旧呆立。

工作人员似乎早就料到她会如此,也不多话也不催促,看着朱瑾一动不动,好整以暇报时,“还有两分钟”“还有一分钟”“时间到,我宣布,考生连楠的急救、手术考试不合格。”

工作人员拍了一下手,也不看朱瑾,对助手说道,“不要落下东西。”

说完收到桌前收了电脑,也不再提让朱瑾做的事。

“我想请求换一种测试方式,我习惯直接面对患者,为患者诊断治疗,能不能让我用我的方式治好患者,来考这个行医资格证。”朱瑾挡在工作人员面前深深鞠躬提出了请求。

第三十五章 黄老

“连楠小姐,全球的医生资格证都是这样考的。”工作人员看着这个从前他鞠躬的公主卑微恭敬的对他鞠躬、请求,似笑非笑看着懒洋洋回答,漫不经心鼓励,“希望连楠小姐好好努力,争取明年能通过考试。”

“我真的会医术…”朱瑾听着嘴角露出苦涩的笑,直起身解释,她真的想通过考试,可以给方方看病,以后也可以给更多人看病。

“再见了。”工作人员直接打断她的话,越过她扬长而去。

“不是,连楠小姐是真的会医术,她刚才还帮我治疗了。”因为刮痧治好了头疼、想吐眼花的狱友坐在一旁看的焦急,看工作人员要走,再忍不住站了出来出言。

“是吗?”工作人员看着她淡淡的问着无动于衷,“她的考试结果已经录入系统,明年你们再帮她说话吧。”说罢绕过她就走。

“我说,我说的是真的,怎么可以这样!”狱友瞪大了眼,就要抓他的手臂拦住他,一直沉默看着这一切的叶半夏却先拉住了她,阻止了她的行动,“算了,没用的。”

系统内的人办事,历来都是如此,说再多也无用,而且他也看到了网上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反应。叶半夏皱着眉头看着工作人员飞远,回头看向静立在一旁微微蹙眉的朱瑾。

“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为什么他们突然来给连楠小姐做测试。”原本的治疗聚会被打断,莫名其妙来了个考试中心的人来测试,除去秋狱警等几个了解情况,狱友们就一直没明白。

朱瑾看了眼提问的狱友没回答,而是看向了秋狱警,她也不知道能

不能说出来。

“中午直播后之前认识连楠小姐的人来求医,因为情况紧急,连楠小姐又没有行医资格证,所以他们来测试。”秋狱警看了看这些难得聚在一起难得一起共同关心一件事的众人,想了想捡不违规的解释了。

“是什么病?医院里治不好吗?”这一回答,大家的好奇心就更重了。

“这个不可以告诉你们。”秋狱警摇摇头坚守原则。

“就一个病名,有什么好保密的,又不是什么重要消息…”所有人都露出无奈表情,统一鄙视秋狱警,七嘴八舌开始讨伐秋狱警。

“就是,玩什么神秘,我也特别想知道。”七嘴八舌中,突然多了一道苍老的声音。

“唉?”围成一圈说得热闹的众人听着不对,回头一看,就看到了熟悉的黄老。

“黄老?”“黄老来了?”“好些了吗?”顿时一个个站了起来,问候声此起彼伏,朱瑾看见黄老第一时间看她的脸色。

“好了,没事了,早上那就是特殊情况,我身体一直很好啊,这不,实在睡得不舒服来找你们说话了。”黄老不在意的挥挥手,看向朱瑾,“早上也没能和你道谢,多谢了啊,救了老婆子一命。”

“不用客气,我是医生嘛。”朱瑾忙道。

“我是医生,这话说得好。”黄老点头在众人中间坐下,抬头看着朱瑾,“那连医生是不是要给我这老太婆复查复查?”

“承蒙你看得起。”朱瑾也不客气,走了过来执了她的手把脉,片刻后就放开了,“黄老的脸色很好,身体也真不错,平时还可以多食用些蔬菜、水果。”

“我不爱吃菜、水果。”黄老一听立刻习惯性反驳,说完似是反应过来,追问了一句,“为什么我要多吃菜、水果?”

“多食对黄老身体好。”朱瑾简短回答。

“你不是说我身体很好?那为什么我要多吃菜、水果,你得告诉我原因。”黄老瞪眼。

“这个…”朱瑾看着自黄老进来都安静下来听他们讲话的狱友们,没说出口。

“说罢,说罢,爽快说出来吧!我又不介意。”黄老摆摆手,“你说了,我接着好问小秋是什么病也来找你。”

朱瑾无奈开口道,“你多吃蔬菜、水果有利于您排泄,对您身体更好。”

“…排泄?”黄老的脸有一瞬间的呆滞,无意识重复着朱瑾的话,下一秒立刻睁大眼,“你怎么知道我便秘?”便秘这事断断续续跟了她几十年,时好时坏,她也习惯了没在意。

“您不是让我复查吗?”朱瑾听她大声叫嚷出‘便秘’一词嘴角忍不住往上翘了翘。

“哦…”黄老的表情再听到她的回答后沉静下来,身体缓缓往后靠,认真看着朱瑾,回想她刚才的动作、以及之前她被呛出问题时的手法,眼中异彩涟涟,“你这个医生和别人很不同嘛…”

“黄老,她说她是古医。”叶半夏一直看着她们,极其自然的接了黄老的表情,“包括她早上还有刚才的手法、方式都是古医独有的,下午这会她还帮大家看了,还用从来没听过的方法帮大家治疗了。”

“是吗?”黄老听了他的话抬头认真看了他一眼,随口答着话看向秋

狱警,“来求医的是什么病?”

“……”秋狱警默了默无奈开口,“子/宫内膜薄的情况下怀孕了,医生为了患者的安全让她流产,她不甘心来了监狱,连楠小姐见过之后说可以试着医治。”

“可以试着医治?”黄老瞳孔微微一缩。

“只有五成的把握。”朱瑾补充了一句。

“五成…”黄老无意识重复着,神情有些恍惚,

“五成…”人群中,一直坐在最外围的一个女子喃喃重复,手无意识抚着平坦的小腹。

“你什么时候帮她医治?在哪里医治?”活动室内一时有些静默,这份静默最终还是黄老打破了,认真问朱瑾。

“不知道,刚才的测试我也没过,没有行医资格证不可以行医。”朱瑾摇了摇头。

“到底怎么回事?”黄老觉得她去休息了半天,回来发现思绪完全跟不上了,问完想了想看了两眼秋狱警、叶半夏,站起身来往外走,“你们两个来和我说说。”

“好。”叶半夏应着给了朱瑾稍安勿躁的安抚眼神,跟着黄老出了活动室。

活动室外,黄老听了简单的来龙去脉,严肃看着两人,“你们说的都是事实?”

第三十六章 反应

“都是事实。”秋狱警、叶半夏异口同声,黄老虽然在监狱,可她的地位超然,这一点是所有人的共识,这样的消息黄老自己要了解,他们自然实话实说。

“我先去看看。”活动室内朱瑾因为狱友的要求,收敛了忧虑又看起病来,黄老看了看活动室率先转回。

“...落枕了,按按落枕穴就可以,你跟着我说的动。”朱瑾正查看完一狱友僵硬的脖子,边按压落枕穴一边让狱友配合缓慢活动颈部......

黄老进了活动室,看着认认真真的朱瑾,看了十分钟,朱瑾才停了手,而之前那僵着脖子转头都困难的狱友已经慢慢来回转动脖子,“轻松了好多,疼痛也缓解了很多...”

“哦哦哦...”一阵不大不小的欢呼声响起,“连楠小姐,我也要看...”欢声中,又一人坐到了朱瑾面前,身处监狱的处境反而让他们没有想太多,即便还是有所怀疑,可事实摆在眼前,那些不重却总是困扰她们的小毛病,在这样的氛围下,只想自己也试着看看,能看好最好。

“之前不是一直有媒体想采访我,说要做什么独家报道,你联系他们,今天之内可以采访。”欢声中,黄老突然转身往外走,对急忙跟上的的秋狱警说道,好像监狱方面之前还劝过她接受采访,监狱可以完全配合。

“啊...”秋狱警愣了一愣,被叶半夏重重一拐才反应过来,“好,好,我联系。”说完拔腿就跑,她听过监狱长提过,黄老能在他们监狱对监狱有很好的宣传作用,如果能播出黄老在监狱的日常生活,以后说不定能让系统安排过来更多能力强的人。

监狱里服刑之人的能力决定了各区域监狱的水准、高度、效益,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福利待遇也能相对好,秋狱警跑得飞快!

“啧...真不稳重。”黄老对着她的背影啧啧,转回头看向叶半夏,“活动室里有监控吧?和人商量着剪剪早上我被呛被救的画面,连楠这古医术治病画面也不错,也一同剪辑过来。”虽然没人说,可近几十年内水蓝星医术、制药发展进入瓶颈是事实,要想突破瓶颈,就必须有新鲜血液加入。

虽然对朱瑾的能力水平还只是初步了解,虽然她还可以多观察些时日,可有人等不了。

“是,黄老,我就去办。”听了黄老的话,叶半夏眼睛就迅速亮了起来。

与此同时,完全配合警察调查的方方已经被询问完毕,暂时住进了拘留所内,沉着脸和丈夫说这话,“你放心,我一定会顾好自己,你先回去办我说的事,这是拘留所,医院离得不远,和回家是一样的。”

“好。”林泽然目光复杂看着她沉默点点头。

“真公主啊真公主...我原本不想揭人伤疤走到这一步的。”方方看着丈夫离去,护着肚子坐到了床上看着前方叹了一口气,轻声呢喃。

那些伤疤多痛,正被血淋淋烙上伤口的她知道。

一直娇生惯养,父慈母爱姐亲,被一直小心翼翼保护着长大的赫连真,不会懂这样的痛。因为不知疼痛是何滋味,无辜、随意、肆意的伤害着至亲之人。

赫连蓝看着因为从小处在礼仪完美环境,让礼仪刻在骨子里,得已在进行古老的祭祀时丝毫未出差错的赫连真时,也和方方想到了同一个问题。

原本两个嫡亲的姐妹,她突然不知道她们会亲密到何时,不知道她们会何时会变成如今她与妹妹的样子。再好的感情,即便是父母之情都会一点点消耗变淡,姐妹之情,如果一次次肆意伤害,有了越来越大的伤痕,也就再也无法恢复如初了。

赫连蓝表情肃穆,如果换成从前,她早已对小女儿严厉批评了,告诉她何时何地都要尊敬、爱护姐姐,可今天,她什么都没说。不是因为怕影响小女儿发挥,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她突然发现,她说再多已无用。

如同赫连蓝所想,赫连真丝毫不没觉得她说的话有什么不妥,甚至在下午的访问结束回来的路上知道了起因,也只是嘀咕了一句‘怎么会想来找姐姐’就放开了。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傍晚加冕仪式最后也最是重要的祭祀上。

祭祀过后,她才是真正的公主。

赫连真站在就建在王宫内的祭坛上,结束了最后一个动作,看向了站在祭坛下面的商陆。

商陆看着夕阳下,看着在这一刻退去稚嫩,从容优雅,衣袂飘飘的赫连真,呆了呆,一路对她的点点微词随风而去。

终于,真真成了公主。

商陆在这一刻才有了真实感,看着祭坛上的真真,商陆庆幸,庆幸他能看到这样的真真,庆幸看到她终于站到了这辉煌的真正的人生起点。

她接下来的这一路,这一生,都会由他陪着走完。她有什么纰漏,他也会帮她处理了,商陆想着,却不知道纰漏已经悄然爆发。

林泽然回了家里找出妻子说的相关视频,剪辑下来发给了方方说的人,等了一会,成果就发过来了,林泽然看着视频标题忍不住挑挑眉。

《观公主加冕仪式感想——姐妹情深篇》还真是‘名副其实’啊!

在公主加冕仪式直播结束后,基本所有人都在讨论议论,各个方面各种观点皆有,《姐妹情深篇》就是那么出现在各大论坛的,名字普通,可因为有‘姐妹’两字,不少人就点进去看了。

视频其实也是两届公主的成长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姐姐楠公主从小到大提及妹妹时的笑和语言间的爱护让人羡慕,偶尔拍到的两姐妹相处,不多的照片却将姐姐对妹妹的维护、爱护之心表露无遗。画面持续,姐姐两次审判,妹妹两次缺席,在此期间还有不少妹妹和男子亲密出入的照片。画面再转,沦陷牢狱的姐姐依旧竭尽全力维护妹妹,转眼,妹妹对姐姐漫不经心、毫不犹豫的语气表情…

视频很快结束,视频评论感想只有一个个感叹号,可视频的点击率却持续多起来。

与此同时,结束了公主加冕直播了各大媒体也开始正常播出各自的节目,当晚两大媒体前后播出的节目中,不约而同的都和‘姐妹深情’主角之一朱瑾有关系。

先播放的节目,以目前水蓝星的医生泛滥为主题严肃讨伐了部分‘医生’的不负责任,讲述目前很多人随便知道点急救任务就自称医生的现象,希望节目播出后能引起社会警惕。节目中,还采访了各系统医生考试中心工作人员,对于医生的考试,画面中只有一个背影的工作人员不断感慨工作的不容易,说了普遍现象后,随口举了个例子,说像他今天外出给身处特殊区域连家人都不知道她是医生的考生测试时,考生全程不会作答不会动手的可笑经历…

节目所影射之人不言而喻。

节目一经播出,反响很大,无数网友留言,除去少部分人疑惑,讨伐声遍地,就在媒体等着网友继续深入讨论时,另一个媒体的节目播出了。

是水蓝星最特别存在黄老的监狱生活纪录片。

第三十七章 拉锯

在黄老的纪录片播放同时段,公共媒体名记者连慧儿的一特殊采访内容也紧急播出了。

黄老监狱纪录片严肃又轻松,带着点文艺气息。而公共媒体播出的紧急采访以连慧儿采访独有的直入主题特点为主,在纪录片播放美美的一望无际的花海,然后简单、详细介绍黄老的监狱日常生活时。公共媒体这边连慧儿已经简单说明了采访目的进入采访阶段。

连慧儿的采访目的说明依旧犀利,“今日,公共媒体在公主加冕直播期间插播了一条连楠小姐被求医的报道,在大家纷纷猜测连楠的医术是否确有其事时,紧接着记者就采访到了连楠亲妹妹真公主。真公主直言,连看到医生手术的画面都会难受的连楠不可能是医生,甚至连楠小姐亲口说自己是医生都可能是开玩笑。”

“连楠是否是开玩笑,导致医学考试中心白忙活,我们急需要鉴定,因连楠小姐身处监狱不方便采访,我们就直接连线访问行程结束的真公主。”

她的话语刚落立刻切换到赫连真被采访的画面,“真公主,对于连楠是不是医生一事,你现在的答案还是和下午的一样吗?连楠是医生吗?”

“当然是一样啊,姐姐怎么可能是医生了,姐姐见不了血,小时候我的伤口都是助理姐姐们帮包扎的。”画面内的赫连真说完头一歪,“我下午还听到记者说有人向姐姐求医,这个人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也有可能是姐姐的忠实崇拜者,以为姐姐是万能的,或者听了姐姐的玩笑话也当真了。”

“真公主,你可能不知道,连楠小姐是在法庭当场说出证人怀孕而将

刑期从十年减到两年的,在今天中午,还当场对突发病人做了很好的急救措施并当场诊断出结果的,所以很多人相信连楠会医术,包括我。”连慧儿嘴角忍不住上翘,继续问。

“哦,慧儿表姐说的是法**的事啊,我也听说了,大概是妈妈查出来的,只是那时候没时间提证,所以直接让姐姐提出来了,幸亏管用了。”赫连真想了想自认严谨回答,“至于姐姐的急救措施做得好,是很正常的,我们都会有这方面的训练,姐姐也知道很多病的症状,所以她看到了相似的症状,就猜的吧!”

“原来是这样,我都差点要相信连楠小姐说她是医生的话了,多谢真公主给了我准确的消息。”连慧儿微笑满满,她有消息来源,说竞争媒体得到黄老的采访权,而黄老好像有点什么毛病,被连楠看好了,说不定采访时会帮她说两句好话。

黄老说话分量太重,她就只能找赫连真这个公主来,而她果然没让她失望。连慧儿是直接拨通赫连真的号码采访的,开始一个“真公主”的称呼就让正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的赫连真露出了笑颜。简单问候了两声,连慧儿就直接说出想私下采访的要求,赫连真知道连慧儿是名记,立刻答应了。采访结束通过剪辑后,播出的画面里自然就少了前面的问候,而只有赫连真采访的镜头。

赫连真的采访在她的告别下结束,非常简短,连慧儿嘴角带笑总结,“连楠小姐知识底蕴丰厚,连医学知识也同样如此,有这些知识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在危险时刻自救或者救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那些因为懂得医学相关知识而自救、救人的故事。”

连慧儿这边开始放小故事时,观看节目的观众开始热烈讨论,而此时,黄老监狱纪录片才完成了介绍,进入了采访画面,即真正精彩部分。

连慧儿全身轻松坐在办公室锁定了黄老采访画面,王宫内,在洗手间接到采访的赫连真出来后也坐在客厅看,看完自己的采访,她也跟着

看黄老的采访。

采访黄老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就是问道了她这段时间是否有新药的问题,黄老听了忙摆手,“没有,人老了,一个不注意就处在危险中。”

“危险?黄老身体不舒服吗?”采访的记者得了信,知道该怎么问。

“是啊,幸亏监狱里也是人才济济,不然这会你们看到的就是一具尸体了。”黄老啧啧。

“黄老越说我就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记者忙追问。

“给你看看你就知道了。”黄老大手一挥,画面便被切换为她被突然呛到,又被朱瑾救的画面。

“幸亏您没事。”画面一停,记者一脸庆幸,随即又疑惑,“这救你的是连楠小姐吧?她救人的方法好像不常见。”

“是她,她从小学传统文化,也不知道哪里学了一手叫古医术的医术,和现在的医术完全不同,所以不常见。”黄老露出大家熟悉的兴奋表情,问记者,“你想再看看她的古医术吗?”

“厄……好。”记者迟疑点头,“不是有报道她什么都不会吗?”

“一般医生会的那些她确实什么都不会,不过她会的也完全没人会就是.”黄老点头,“大家习惯了墨守成规按章办事,所以有人说她什么都不会也不奇怪。”

“黄老似乎很推崇她?”

“被你看出来了。”黄老点头,“她也是真有些本事,听说之前和她接触过的一孕妇还特意来求医,我就希望她不要让来求医的失望。”

“这事直播里有专门报道,可是听说因为连楠小姐连医生资格证也

没能考过,所以怕是不能行医了。”记者非常配合。

“哎哎……”黄老不耐烦,“那劳什子的考试,别和我提,我到现在也没考过,负责考试的一个比一个古板,她没考过也正常。就是可惜了那来求医的,怕是走投无路才来求的…”

记者尴尬笑,没法接她的话,黄老也不介意,摆了摆手,“我们还是来看看这连楠的古医术是怎么回事吧,也给那些说连楠不会医术没有行医资格的人好好瞧瞧,看看他们是多么的可恶,说话又是多么的不负责任。”

黄老历来不客气,记者偏偏擦汗忙不迭点头。

纪录片后面就都是朱瑾治病的画面,比之前方方的资料更全,从法庭到监狱,用一件件真真实实的事件,向大家展现朱瑾的‘古医术’。

随着视频的播出,好整以暇看着的连慧儿面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她怎么也想不到黄老会这样异常的护着朱瑾,帮她说话,为她做到这个地步。

连慧儿站起身走了两步,突然停下,下一瞬脸上又重新露出了笑,这笑容里更多了一抹算计,安静的办公室里响起了名记不可少的动听嗓音的说话声。

“虽然没打击到连楠,可是赫连真,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挺多久!一个连说话都不负半点责任的女人,又怎么能够担当堂堂水蓝星的公主!”

“连楠啊连楠,你现在还相信你们姐妹间的感情真一点芥蒂都没有吗?”轻轻呢喃声后办公室恢复了安静。

而赫连真早已傻了,着着电视里的画面,再回想起刚才的通话,就算再傻再迟钝,也终于知道不对劲了。

第三十八章 情形

而赫连真早已傻了,着着电视里的画面,再回想起刚才的通话,就算再傻再迟钝,也终于知道不对劲了。

她看着自己,觉得像是个笑话。

前一刻她信誓旦旦自认严谨的话,在后一刻,全部成了笑话。

黄老的纪录片,完美反击了之前的媒体以及公共媒体连慧儿的特别报告,反击了所谓考试中心的工作人员,阴差阳错之下更是狠狠打了赫连真的脸。

黄老和所有人都只知道之前媒体的动作,却从来没想过赫连真会被连慧儿拉着参与了进来。等大家都反应过来时,再来不及。

看了一天,明白所有来龙去脉真相的观众,已经开始了激烈的讨论,可对朱瑾的讨伐却基本消失了。

这一次,没有人敢跳出来质疑,黄老亲自认同的医术,怎么可能是假的,即便赫连真亲口说了那样的话,也没动摇大家的心。

在这最热闹最微妙的时刻,节目播出不久后再上传的一个视频《我是黄老提到的求医孕妇》再一次引起了关注。

“我是方方,是黄老提到的孕妇,也是法**那面目可憎的记者,我确实如连楠小姐诊断的怀孕了,胎像不稳,几次有流产迹象,昨天医生已经给了最后的流产通知。我不想放弃孩子想最后努力一把就去找了连楠小姐。”

“连楠小姐是真的会医术,还答应给我治疗尽力保住孩子,可因为她

只会古医术没有医生资格证,我为了申请监狱方面同意连楠小姐帮我治疗,未经过批准公布了法庭当庭资料,违反了相关法律条例,又在此刻厚颜站出来,只是希望大家能帮帮我,帮我呼吁监狱方面能同意。”

“我真的真的想保住腹中的孩子,我想失去过孩子的妈妈们一定知道我的希望,我求求你们,求你们帮我出言帮我呼吁…”以拘留所为背景出现的方方,面色灰暗,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哭出声,说完最后一句话后突然鞠躬道歉,“对不起,妈妈们,对不起,我知道不该这样揭你们的伤疤让你们再痛,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拍摄在她的道歉声中突然结束,时间不足五分钟,却犹如导火索,将整个事件都炸了起来。播出了医生泛滥的媒体、公共媒体、监狱系统医疗部考试中心被言论轰炸,连连慧儿、医院也受了波及,只是对赫连真所有人竟然保持了沉默,平静得诡异。

甚至那些在之前还怀疑轰击她能力的人也沉默了,他们心中有无数的想法看法,可想到朱瑾说过的话,就同时沉默了,他们想相信女王。

在这喧闹又诡异的平静中,一个个前准妈妈陆续站了出来,呼吁监狱系统让朱瑾出诊,不论最后结果如何,至少让妈妈能没有终生无法释怀的遗憾、后悔。

事件牵涉的人太多,关注的人更多,水蓝星医疗部总部长当晚直接联系了监狱分系统负责人。而王室宣传部,因为赫连真两次的采访内容以及网上那篇突然大火起来《姐妹情深篇》而惊呆,惊呆后是焦头烂额。

“女王陛下,得想应对之策。”王室工作人员习惯了有事找女王、找楠公主,却没习惯找真公主,直接找的女王,这样的情况也只有女王能拍板。

“妈妈…呜呜…”赫连蓝还没说话赫连真已经哭着跑了进来,“妈妈,

我没有乱说,姐姐是真的不会医术,我没有不护着姐姐...”

赫连真这一次真的慌了,她从来不知道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会变成这样的局面,更惊慌于事情连接起来后体现出来的事实。她害怕得可以,想挽救挽回,可最后脑海里依旧一片空白,她慌着哭着依照习惯来找妈妈,“妈妈,你帮帮我...”

“妈妈已经帮你了,妈妈下午没有出言澄清你说的话,亲口反驳你姐姐会医术已是能帮你最大的忙了...”赫连蓝搂着女儿,如同往常一样抚摸着她的头,看着跟在后面低着头的商陆轻声说道,仿佛从前所说的‘妈妈帮你’一样。

赫连真不敢置信挣脱抬头看赫连蓝,却见赫连蓝看向了还站在一旁来不及退下的宣传部工作人员,“什么都不用做,以沉默方式处理此次事件。”

等宣传部工作人员退下去,赫连蓝才看向女儿,“等你明白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的重要性,等你明白你姐姐的维护之心,就是你能自己处理类似这样事情的时候。”说着眼角若有若无扫过商陆。

商陆头更低了。

他知道女王这是想要真真能从这样艰难的处境中破茧成蝶、浴火重生,可他更担心真真被黑得再站不起来,因为,她不是朱瑾......

看了一下午病,因为没有药、工具,用能想到的方法治疗的朱瑾,还在操心怎么才能通过测试时,并不知道黄老、方方联合出手,将事情解决了一半。

第二天剪完花又带着捡回来的药草的朱瑾,和虽然不解她带垃圾回来的意义但看到她的动作后都帮着她捡了不少药草的狱友一回来,就看到了昨天来测试过的工作人员。

“连楠,来…”秋狱警正站在他旁边。

“秋狱警,怎么了?”朱瑾看向了工作人员眼露疑惑。

“连楠小姐,鉴于你的医术体系和考试中心体系不同,考试中心决定依你所言,换一种测试方式,让你直接在医院接触真实病人,由病人决定你是否通过测试,测试从明天开始,到时会直接带你去医院。”工作人员挤出一丝笑,放轻声音说完,走前无比有礼的给朱瑾来了慎重的鞠躬道别礼,转过身,却脸色阴沉,眼露戾气。

“怎么回事?”朱瑾没注意到他的异常,只是高兴,高兴之余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出面了。

“管它怎么回事呢,你明天去了好好表现就是。”秋狱警笑,“我先了解一下情况,有消息就告诉你。”

“好,多谢您了。”朱瑾忙道谢,看她的表情猜测也许是黄老,也没多说只是应下,想到要去医院以及方方的情况,有心开口想申请药、金针或银针之类的用具,话到嘴边想到还没有通过测试就没再说。

先看看情况吧,她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准备准备。

朱瑾来的时间还短,又一直有事,除去之前那块绣品也没有其他事,倒是让她有时间好好收拾带回来的药材,花田内花草种类丰富,很多都是可以做药的,她带回来的都是不用特别炮制简单处理过后就可以用的。种类相对少,大大限定了用药,因为一个药方里不止一种药。

很多药材是需要特别炮制的,这样的药材,她碰到也没带回来,毕竟炮制药材可不是简单的事。

不过,虽然是这样的情况,朱瑾还是干劲十足,她曾经度过了百年的灵魂状态,连把脉都必须上别人的身才能进行的处境,也成了病人嘴里的神医。这一次,起步艰难,限制多,可她不怕,只要踏踏实实一步步来,

一切都会好转。

下午,朱瑾从秋狱警那得知了她的测试地点是所处的系统区医院的消息,还从黄老处得到了方方因为申请让她治疗而违法了法律,即将被判处的消息。黄老还告诉朱瑾,因方方处于妊娠期,她的服刑按照正常情况会推迟至妊娠结束。不过如果她不能通过测试,没有取得行医资格,也许方方会被强行法律终止妊娠服刑。

毕竟,医生的意见也很重要。

第三十九章 商陆

朱瑾听着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想到方方夫妇的眼泪,确定了一定要通过测试的目标。

朱瑾正继续做准备工作时,却被通知,又有人探监,这次朱瑾看到了紧皱眉头的商陆。

“有事?”朱瑾看到他忍不住皱眉,在他开口前直接问,看他表情就知道有事。

“是,我想请你帮真真。”商陆看着她,挣扎了片刻最终还是开了口,简短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个遍。

朱瑾由此得以知道事情的大概,虽然商陆支支吾吾没有说得太白,不过她可以猜到赫连真说了什么,对此,朱瑾只有“…还真是无话可说啊!”一句评价。

“朱瑾,你帮帮真真吧,这事只有你能帮她了…”商陆忽略朱瑾的评价再开口。

“呵…”朱瑾忍不住笑了出来,看着商陆摇了摇头打断了他的话,“你魔怔了吗?她可是你的妻子。”

“就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我才…”商陆因为朱瑾清冷的视线再说不出后面的话。

“是,她是你的妻子,可我也曾是你的未婚妻,是为救你而死的未婚妻,是死了变成鬼看着她变成你的妻子的未婚妻。”朱瑾冷然出声,“商陆,别得寸进尺,我没落井下石没谋害她你就该千恩万谢了。”

“可她也是你妹妹...”商陆呆滞看着朱瑾,他来之前早已想到了这些,可是最后他还是来了,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如今的模样,这一世,他的妻子变得更娇憨,他习惯了保护她,帮她处理了所有麻烦,在所不惜。

他知道他不该来找朱瑾,毕竟比起妻子,他欠朱瑾的是他无论怎么也还不完的,可是朱瑾坚强,朱瑾能干,朱瑾善良,朱瑾不像妻子......所以即便他知道朱瑾会痛,最后还是来找朱瑾。

朱瑾与妻子之间,他犹豫过,挣扎过,可再痛再挣扎,最终逼不得已他还是选择处境艰难的妻子。

“真真她没有你聪明,什么都不懂,你就看在她是你妹妹的份上再帮她一回吧,你从前不是说过,你最想要一个妹妹,现在真真就是你的嫡亲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商陆闭着眼低着头不看朱瑾,将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商陆,自己做的事要自己负责,你说再多也没用。”朱瑾不耐再次打断他的话,眉头紧皱。

“是,朱瑾你说的对,她要自己负责,我也没想过让她逃避责任。”商陆点头,“我请你帮忙,只是不想让她一辈子就这样毁了,朱瑾,你就看在她是你妹妹的份上,看在你们往日的情分上帮帮她吧。这事也只有你能帮她了,你不用做太多,只需要帮她开口说两句话,暂时推迟行医的时间就可以,媒体这边我会联系的...”

“商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朱瑾看着叨叨絮絮的商陆,紧皱的眉头忽而慢慢松了,目光却清冷无比,淡淡出声打断了商陆的话。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商陆抬手抓了一把头发,满脸痛苦,不管是在水蓝星还是去外星访问,原本新任公主是最该忙的时候,可赫连真新任公主的第二天,原本的计划活动就全部停止了,后

续的活动也无限延期。

大家都在刻意忽略一个事实,赫连真新任公主的事实,新任公主第二天就被雪藏,即便知道女王不会真的不管,赫连真的公主身份也不可能不了了之,可有这样经历的公主,质疑、阴影会一辈子跟着她。今后的公主之路的艰难可想而知,那一条路现在的真真怎么可能走得下去,更何况他都不知道真真能不能熬过这一坎。

赫连真从昨晚开始就如同失了魂的木偶,他做不到什么都不做,“朱槿,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可我…”

“不,你不知道。”朱瑾摇头,“商陆,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看着这个她曾经爱到可以死的男子,只觉无比陌生,终究,一切都变了。

朱瑾脑海里闪过相遇之初那个干净温暖的温润小公子,心绪复杂,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商陆,我不提辜负黄老的话,不提其他一切一切,只说一点,你也是有过孩子孙儿的人,你说那些话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一对夫妻正焦急等着我的医治,他们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了我身上,不惜犯法,只为抱住肚子里的孩子。”朱瑾定定看着商陆,一字一句重重道出。

“这世界的医生不止你一个,这世界的医术比你的好百倍!”商陆在朱瑾的逼视下终于爆发,“是,朱瑾,你说得多有道理,这些道理难道我不懂吗?可你觉得我还能讲道理吗?是,我知道你说得有理,我知道你觉得我没出息不讲道理,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能找那么多理由,只是因为你不爱我了,如果你还爱我,你就会明白会理解,什么都没有爱的人重要,我只是想保护真真而已,只是想保护她而已!”

“呵呵…可他们等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我。”朱瑾无力的笑,“你竟然能在这个时候扯到情爱上,竟然还可以理直气壮指责我不爱你,商陆,我难道还该爱你吗?”

朱瑾说得觉得羞愧,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对着这样的人说爱…

“我知道你一定认为我变了心,是薄情之人,可朱瑾,我今儿告诉你,我不是,我爱过你,可陪伴我一生的是真真。我们相濡以沫共患难过了几十年,那样的感情你不懂,是无论她转世变成什么样都不会变,是即便有一天我经历你那些过往,也依旧会一如既往不变的爱。”

“所以,我即便遇到你,也依旧毫不犹豫选择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看不到,只想着她的一切。”商陆的表情疯狂,自看到朱瑾后的所有压抑、想法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他看着朱瑾,轻易说出了他认为怎么也无法说出口的话。

他爱过朱瑾,到现在他也不敢说他不再爱了,可朱瑾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他后来爱上陪伴他一生的真真又有何错之有!

朱瑾当年可以为他死,他也同样可以,到今日,为了保护真真,他亦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求到朱瑾面前。

从前世,到今世,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他自觉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人,朱瑾看着他却只觉得无比陌生,“我从来不知道,你竟然还是这样喜形于色只为情爱而活之人。”从前的沉稳内敛竟然全然消失不见,上一辈子的几十年历练,仿佛云消云散。

只因为一个赫连真。

第四十章 警告

“对不起…对不起…朱瑾,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朱瑾开口,唤回了商陆的理智,商陆长长吐出一口气后就是道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对不起。”

“你是该道歉,为你那句看清我百年的话。”朱瑾定定看着他,“那百年,于我,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我对你那般轻易说出真的无法释怀。”那一百年,是上天对她的惩罚,亦是对她特有的奖励,对她,太过重要。因为那一百年,她得以真正成长,因那一百年,她才成了真正的大医,那一百年,不是他能拿来以情情爱爱比喻的。

“对不起,朱瑾,我没有看轻的意思,只是觉得太对不起,又无法释怀,所以叫嚷出来了…”商陆低着头,心中只有后悔歉意。

“我知道那是你的真心话,所以不用解释了,我实在不想听。”朱瑾打断他的话,“走吧,以后都不要来了,我这次不会帮,以后也永远不会帮,也不要把我扯进你们那乱糟糟的事中。”来一次她失望一分,来一次失望一分,她不想看着那样爱过的人最终在她心底,一无是处。

“好,以后我都不来了,只是这次,朱瑾你帮帮真真吧,她是你牵着手一点点疼爱长大的嫡亲妹妹,就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你就帮帮她吧。”商陆即便满怀愧疚,可最终还是继续请求,“这一次事情结束后,我保证再不将你牵扯进来,这一次事情变成这样实在没办法,只有你出面才能不伤害任何一人。”

“所以,如果我不出面而是你出面就会伤到人,伤到我吗?呵…”朱瑾反问着失笑站了起来,“商陆,你终究还是让我听到这等内含逼迫胁迫之语,也终于对我说出了你的真心话,我只希望你今后能一直记得你今日

说过的话。”

“也提醒你别忘了,商陆,人在做,天在看——”

朱瑾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去,她真再不想见他了。

商陆想不到朱瑾会如此决然,甚至在听出他的潜台词后依旧无所顾忌,看着朱瑾就那么离去,他有些懵。他不明白朱瑾为什么好像什么都不怕,更不明白朱瑾说的最后一句话,会一直在脑海里重复……

“看吧,看吧,我不怕…”商陆猛地摇头,带着沉重、不解,心事重重离去。

朱瑾回到房间静静坐了片刻,接着整理收拾药草,不管是商陆、赫连真于她,多分一分思绪都嫌浪费,如果商陆真出手,她接着就是。

朱瑾的注意力集中在测试一事上,想到要去医院,内心不免期待又紧张,她早就想看看这个时代的医术了。转念想到要坐诊,就想到去医院看诊需要的东西,医院里的很多东西她定是不会用,她该准备的怎么也得准备。

等朱瑾去找秋狱警申请东西时,也见到了站在秋狱警身旁笑得矜持却依旧无法掩盖兴奋的叶半夏。

“恭喜你了,连楠小姐,明天去医院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叶半夏在朱瑾前说了朱瑾要说的话,“比如医疗用具或者其他的,我可以去定做。”朱瑾之前治病都是捡生活中有的东西,可以想见她缺了很多东西。

“我就是来向秋狱警申请东西的。”朱瑾听着他的话嘴角就露出笑。

“你说吧,你说。”叶半夏在秋狱警之前接了话。

“说罢,说罢。”秋狱警看到朱瑾询问的视线,无奈挥挥手,自从监狱里来了个朱瑾,叶半夏跑得就无比勤快,工作做完了就溜过来了。

“记录病案的本子、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还有诊脉垫子…这些东西医院那边都会有吗?”朱瑾问了最基本的。

“……”秋狱警一脸晕乎的模样。

“…那个文房四宝、那个砚、诊脉垫子是什么…”叶半夏努力理解。

“……”朱瑾有种出乎意料又有种不出所料之感,仔细给叶半夏解释。

“哦哦哦,我知道你说的什么笔了,就是博物馆里面有着一撮毛大小不一的,我懂了…”秋狱警直接走了,留下叶半夏认真听朱瑾的解释。

“除了这些东西,还需要些什么你也可以和我说,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可以准备。”叶半夏又问,“我听说你这段时间都会捡些花花草草回去,还需要其他品种的吗?”

“那些其实是药,是需要很多,不过现在暂时没有条件。”朱瑾摇了摇头,又道谢,“多谢你了。”

“你不要这么客气…”叶半夏忙抬手制止她客气,随即又疑惑问道,“那些花花草草可以治病吗?”

“是,我一时半会也解释不清,以后再和你解释。”

“我看你治病看得多了也就知道了,我先去给你准备你说的东西。”叶半夏站起身犹豫了一下说道,“至于其他你觉得相对困难的,等女王陛下派来的人来了,你可以和他们讲,他们总会有办法的。”

“好,我知道了。”朱瑾应了,这一点她不是没想过,可因为赫连蓝才

见过一次,而赫连真又是那样的态度,所以她后来就暂时不想请他们那边帮忙了。

朱瑾想不到的是,在叶半夏回来前,之前见过一次那跟在赫连蓝的生活管家来见她了,“小姐有什么需要的直接和我说,女王陛下都会安排好的,您只需专心看病就可以。”管家的语气还是很大的。

“我倒是真需要...”朱瑾也没客气,要了几种药方里紧缺的药材原料,装药的柜子,银针、金针,金针、银针的制作要求朱瑾费了很大的力气解释,后来说到针盒还知道了比酒、火烧还好用百倍的消毒纱布的存在。

等管家表示会尽快制作让她检查之后离去,已是晚饭时分,而叶半夏,一直等到天色微暗才回来。带回来了一套他曾经收集的毛笔,临时制作的砚台以及的墨水,还有一本他临时装订的本子,里面的纸张叶半夏也根据朱瑾的比划专门划了竖排线。

“用晚饭了吗?”朱瑾看着自她接了点头后眼里由专注露出高兴的叶半夏问道。

“厄...还没。”叶半夏的表情有些发愣,他没想过吃饭问题。

“你快回去吃,都这么晚了。”朱瑾第一次明显察觉在监狱的不方便,“想谢谢你请你吃一顿便饭,现在也做不到,只能等我出狱了在相请了,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

“您不用客气,我先走了。”叶半夏忙摆手,‘您’也冒了出来,急急往外走,“再见。”

等飞上半空,他才想起来,“便饭...我该答应下来的!答应了她就该不会忘记...”

第二天,朱瑾被带到了区医院,区医院分两个部分,一部分防守森严,

是专门治疗服刑人员的,另一部分则是开放的,监狱工作人员家属、附近的居民都会来看病。

朱瑾是被安排在开放区,一身囚服的她一进入已经人来人往的医院,迅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医院方面已经接到了消息,由负责的助理接了朱瑾,直接将她带到了儿科。

“秦医生,这是监狱系统考试中心那边送来测试的连楠。”敲开一办公室,朱瑾看到一个着了白衣的方脸中年男大夫,还有几个同样着了白衣的年轻小大夫们。

“先进来坐吧。”秦艽几不可见的皱了皱眉颔首,原本人应该直接去妇产科,想不到竟然送到了连实习生也最不容易通过的儿科,考试中心那边打的主意他大概也猜到了。

第四十一章 医院

等朱瑾坐下后,秦艽随口向几个大睁着眼看着朱瑾的实习生道,“连楠,今天开始在儿科测试,她和你们一起行动。”

看了眼朱瑾,抬手指向几个实习生,“他们已经过了最初的实习阶段,一些小病已经开始治疗处理,我刚刚看过你的视频资料,治疗方法方式和我们医院常规处理方式不一样,你最好先看着我们怎么医治,如果看到病患、病症里有你可以处理的,你要先向我请示,我批准以后你在行动。”

“是。”朱瑾忙应下,和几个实习生微笑点头。

秦艽看了看她身后的大背包,“你带来的东西如果是需要用到治疗的,都需要经过检查、备案、批准才可以用于治疗,你可以请实习生带你去检查处。”

朱瑾又忙应下,秦艽看向实习生组长罗勒,“你负责带着她。”

秦艽看着不断刷新的消息,加快了工作安排,“八点半开始查房,大概九点半左右会有一个高烧不退的三岁女童病患转院过来就医,十点半开始斜视手术,十一点妇产科会有一个剖腹产儿童,罗勒,你带人负责过去接过来...”

“查房。”秦艽安排完就站了起来。

“先把衣服穿上跟上,东西先放着,中午再理,你暂时没有电子病历,先和我共用。”二十出头的罗勒是个看着活力十足的小伙子,秦艽一站了起来,他速度拿了件衣服递给朱瑾,示意她穿上速度跟上。

医院和朱瑾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和父亲的医馆也完全不一样。

一场查房下来,朱瑾已经深刻意识到了。

“…上午十一点就可以给婴儿哺乳,哺乳的情况如何,实习医生会前来记录…”

“……咳嗽的情况还未好转,再用…”

“…看检查结果是湿疹,我已开了药,一会护士会把药送来…”

……

秦艽查看了他负责的所有小儿病患,处理了所有情况,实习医生也就分配到了上午的任务。查完房,高烧不退的儿童病患就送来了,剩下的三个实习生和朱瑾去接了人。

三岁的女孩子,朱瑾一路推人进来时,已经初步诊脉、观察。

“秦医生,这是检查结果。”孩子妈妈满脸灰暗,看到秦艽忙将手里的病历资料递过去,朱瑾则站在一旁看着罗勒他们给孩子连接这连接那。

“什么时候开始咽痛的?”秦艽站在一旁看资料,看完皱眉问。

“五天前,扁桃体有些发炎,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一直没好完全也没更严重,昨天下午开始突然发烧的,一开始是38.1℃,物理降温、药都喝了打了,却一直没用,后半夜就直接烧到了39.3℃,喉咙也变成这样了,也不能说话不能哭了。”孩子病了一直哭很心疼,可哭都哭不出来一直流泪更心疼。

“这些药都很对,按理该退烧才对,为什么反而一直升温呢?”秦艽看了病例、处方不解,仔细问了情况,又查看了一番情况,百思不得其解。

“之前的医生也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孩子妈妈帮着孩子擦着汗默默流泪,是孩子爸爸回答的。

“之前的医生基本已经将能用的药都用上了…”秦艽想了半晌才下了处方,“先试试看,如果还不管用,只能再另说。”

“我们相信秦医生你…”听秦艽这样说,夫妻两人立刻摇头,“肯定有效,这回肯定有效的。”

“但愿。”秦艽笑得有些勉强,“先住院治疗吧。”

“秦医生,情况不是很好吧?”等人出去了,罗勒看了看资料,问秦艽。

“你也看到了,情况不是很乐观。”秦艽摇摇头,看向朱瑾,“我看你刚才一直站着,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好好看着尽快上手吧,这些简单的处理不管哪个科室都要会的。”

“是。”朱瑾内心苦笑,医院里的一切她看着都无比陌生,那些奇奇怪怪的器具,她完全不懂,还有秦艽嘴里的药品,亦是从来未曾听过的。

“不会、不懂的多问问罗勒。”秦艽加了一句,罗勒在一旁摸摸后脑勺对着朱瑾咧嘴笑。

“好。”朱瑾微笑应下,犹豫了一下后还是向秦艽说道,“秦医生,刚才那个孩子,我看了看他的情况,全身滚烫、眼角赤红…”

看秦艽皱眉,朱瑾直接说了最后两句,“他一直高烧不退,我觉得可以试着外泄内蕴之热毒,开窍泄热。”

“一直在降温。”朱瑾的话,秦艽听得皱眉,回了一句后大步离去。

“是泄热…”朱瑾的解释无奈停下。

“秦医生会看着办的,我们走吧。”罗勒好奇的视线落在朱瑾身上,不明白明明比他们这些实习生还要小两三岁的朱瑾,为什么看着比他们沉静沉稳这么多。

朱瑾再看到高烧不退的男孩子时,已经和很多病人一样在往血管里注药了,朱瑾仔细查看了一番,眉头一直没舒展。

还不到十一点,罗勒就带着朱瑾去了妇产科,“你可以看看妇产科的剖腹产手术。”

然后朱瑾得已看了一场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剖腹取子手术。

明亮的手术室,眼花缭乱的手术用具,医生、护士的完美配合,娴熟的手法,干脆利落的手法。朱瑾看得震惊异常,罗勒则是司空见惯,“…我以后也要做很多手术,像秦艽医生一样厉害。”

“…人还活着吗?”朱瑾问了一个最傻的问题。

“当然活着啊。”罗勒奇怪看着朱瑾,朱瑾闭上嘴。

等差不多上午下班前,罗勒带着朱瑾将她带来的药材去做登记检验,罗勒和接收的人看着朱瑾一大包干花干草干草根,眼神诡异。

下午才开始上班,秦艽就有紧急呼叫,朱瑾、实习生跟着秦艽跑到高烧男孩的病房时,病房里有些乱,被护士架在一旁的孩子妈妈已经哭开了,病床上的孩子眼珠上翻、面色青紫,四肢不断抽动着口吐白沫…

“秦医生,孩子惊厥了,高烧也发到40℃了。”打了镇静剂后,孩子总算安静下来,抢救的医生、秦艽脸色却很不好。

“秦医生,救救我的孩子啊…”孩子妈妈扑到秦艽脚边满脸泪痕却努力压抑着哭声。

“您快起来…”秦艽扶,却扶不起瘫软在地的她。

“得尽快想办法降温了…”急救的医生才呼出一口气,才平静片刻的孩子突然又抽动起来。

急救医生、秦艽面色大变。

第四十二章 试试

“那边怎么了?”熟门熟路来的带着儿子来住院的李大婶一个不注意下错了楼层,出来才注意到是儿科楼层,电梯又走了,只能等着下一趟的电梯,正等着听见哭声,忙问一旁的人。

“好像是孩子的病出问题了。”一旁一抱着孩子的妈妈听到李大婶的问题随口回答道。

“唉…又是这样,这些医生…实在看不下去了!”面带不满的年轻人撇着嘴过来了。

“你们家属选择吧!”同伴怪声怪气跟着说道,“孩子这样下去不行了,你们可以转院、可以选择坚持、还可以使用特效药!切,他们是医生还是家长是医生啊!治不好了就知道逼家长!”

“就是,我可讨厌这些医生,我生病一般都是自己吃药,都不来医院!”先前的年轻人小大人的叹了一口气,“一个发烧一个扁桃体发炎对小孩竟然这么危险。”

感慨着看被大人抱着的孩子眼睛咕噜噜的好奇看着他,他反射性做了个鬼脸,在孩子突然睁大的目光下,跟着进了电梯,做了个更过分的鬼脸。

李大婶大力拉着儿子上了电梯,站到了年轻人旁边,没忍住问了一声,“那边生病的孩子是扁桃体发炎发烧了吗?”

“是啊,那小女孩可小…”年轻人目光奇怪看了她又看了看被她牵着挣扎的儿子。

“…等一下,我下电梯。”李大婶听了他的话,目光落在一旁的儿子,

在电梯关闭刹那突然出声。

“干嘛呢?”在疑问声中李大婶拉着儿子出了电梯。

“呜呜呜…”循着压抑的哭声,李大婶看到了禁止喧哗的病房走廊上站满了人,透过人群看过去,看到了一脸为难的医生,以及瘫坐在地捂着嘴哭得不成样子的…孩子妈妈。

“秦医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孩子爸爸几天之间老了许多,拘偻着背再没有气力直起来。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能想的办法也都想了,可一直不管用,因为高热短短几分钟内连续发生了两次惊厥,惊厥的频繁发作会危及孩子的生命或遗留严重的后遗症,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和健康…所以不能再拖了。”秦艽苦笑,“我知道你们夫妻两一直相信我,可这次我真的没办法。”

“已经联系了总医院,他们会尽快派人过来。”罗勒在他耳边低声报告。

“我们已经联系了总医院,总医院那边最好的儿童医生会很快过来,到时候你们可以决定转院或选择特效退烧药…”秦艽看了看时间,视线落在病房内小小的人儿身上,说得艰涩,“你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半小时后我们也将无能为力。”

温度还在升高,几分钟的时间,又升了0.1℃,40.1℃的高烧,犹如站在悬崖边,只要一个不注意就是41℃的万丈深崖。

“再打点药不行吗?说不定就会管用…”围观的家属忍不住开口,他们基本都是住院孩子的父母,看着做父母的这样艰难,心有戚戚。

“对呀,媒体电视里天天说我们现在医术多么多么发达,只是孩子的高烧怎么就没办法呢…”家长们纷纷出言。

“不能了。”秦艽摇头,才刚满三岁的孩子,已经持续用了那么大剂量的药物,没产生药物毒性反应已经是奇迹,他今早开的处方已经是极限了。

“…她才三岁啊,三岁…”孩子妈妈被丈夫抱了起来,却完全没有站的力气,“我怎么忍心让她三岁就开始不圆满…以后人人都可以生孩子,她不可以,人人都有无限可能,就她…”

“那个特效退烧药?不好?”一直站在秦艽身后的朱瑾皱眉看着这一切,终于忍不住小声问罗勒。

“…副作用很大,一般会影响基因、染色体,影响人类健康生育,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身体机能。”罗勒看向朱瑾的眼神诡异无比,这样的水平来测试?

基因是什么?染色体又是什么?朱瑾脑海里迅速冒出了问题,可看看罗勒的表情、场景没问出来,“哦”了一声,“那就不用这个特效药!”

“不用,不用让孩子烧傻烧死啊?”罗勒觉得短短一个上午,楠公主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直线下降了。

朱瑾看了他一眼,凑近秦艽身边,低声道,“秦医生,我想申请给这个孩子辅助治疗。”

听到朱瑾发出与她的气质相符的平静、沉稳声音,秦艽目光一闪,侧头向朱瑾看去,看到了她平静淡然亦自信明亮的双眼。

那是一双医生的眼睛,一双历经无数病患的眼睛。

明明从见面开始,她的眼里,就一直是好奇、震惊、茫然交替,仿佛什么都不懂的普通人闯入了医生的世界,一眨眼,却换上了这样一双眼。

秦芃眼睛无意识眯了起来,仿佛要看清楚,看清楚这样的一双眼是出现了连楠这个人的身上,出现在那美丽年轻的脸庞上,“你说什么?”

“我想申请给这个孩子辅助治疗。”朱瑾上前半步重复一遍,“只需要简单的辅助治疗…”

“秦医生,总医院南医生赶来了。”朱瑾的解释被实习生急急报告声打断,实习生恭敬请了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子过来。

“南老师。”秦芃迎了两步将手中的资料递了过去,“这是病患的资料。”

“我看看。”南医生听过主治医生是秦芃时就知道其实可以不用过来,不过最后肯定是过来了,接了资料,跟着秦芃进了病房,仔细看了孩子的状况。

“很遗憾,就算到了总医院也是同样的结论。”南医生对着眼巴巴跟进来的孩子父母欠身,“你们还是尽快做选择吧。”

“…我苦命的小囡,妈妈该怎么办,妈妈还想你以后健健康康幸幸福福的结婚生子呢…”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打击,让这位母亲几近崩溃,“对不起,小囡,是妈妈没照顾好你,是妈妈不对…”

声声绝望的呐喊,声声泣血,病房内外皆沉默,只有她的哭声。

“用特效退烧药吧,用了,无论如何她能正常快乐的生活一生。”看着又升高的体温,正静静把脉的朱瑾循着声音看了过去,看到了差不多和南医生差不多大的一个婶子,拉着一个比她还高了半头的强壮男子,看着小囡妈妈。

小囡妈妈无意识抬头,看到了李大婶以及她牵着的一脸憨痴老是把她往外扯的儿子。

“当年,我也是想让他做个正常人,拒用退烧药,后来,烧退了,他也就这样了,二十多年了,一直这样,也不可能有儿女...”李大婶眼角湿润,却无泪。

“...用吧,秦医生,用特效退烧药吧。”小囡妈妈呆呆看着李大婶母子,片刻后闭眼颤抖说出了最后的选择。

“去签字办手续吧!”南医生松了一口气,看向秦艽,“快些申请特效退烧药。”

最后的方案有条不紊进行着,围观的众人摇着头就要走,却听见了一不陌生的声音突然响起,“秦医生,让我试试吧。”

走了两步的脚全部退回原位,他们看到了朱瑾。

第四十三章 诳语

“…女王陛下亲自去了吗?”商陆看着眼前讪笑的工作人员,哑着嗓子艰涩问了出来。

“是,陛下亲自去了。”工作人员看着面色僵硬的商陆,心中大大叹了一口气,自从楠公主出事以来,他们这些王室工作人员就没真正安心过一天,真公主继位前所有人都在怕,怕真公主无法胜任公主之职,想不到预感成真,加冕当天开始,他们就过上了这心中没底的担忧生活…

不过,怎么也没商陆担忧,工作人员看着商陆眼底的青色,眼中的怜悯一闪而过,“…我先去忙了。”

“是,多谢,再见。”商陆扯了一下嘴角道别。

原本他以为下午这样接待庆贺外宾的场合,无论如何真真也能出场,只要打破目前这完全被雪藏的局面,事情总会慢慢好转起来,毕竟大众的忘性很大的。而且,真真是公主,只要王室的态度明确,不管媒体还是大家都不会太放肆,老提真真之前的事。

却不想,女王陛下竟然亲自出席了。

商陆脚步沉重走到赫连真的房间前,立了片刻等面上有了笑容才敲门,看到了红肿着眼、血丝满布、苍白着脸眼底发青憔悴不堪的赫连真。

两天,才两天,赫连真原本圆润的下巴就尖了出来,他就知道她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妈妈…怎么说?”赫连真怯怯的声音打断了商陆的思绪,看着她满含希翼的目光,商陆面上的笑容终没能维持下去。

“女王陛下亲自代表你去了。”

“妈妈…还是不能原谅我。”赫连真的眼泪如同掉了线的雨扑簌而下,“我真的没有想到姐姐会医,我也不知道慧儿表姐会那样,我没有对姐姐不好…”

“我不去法庭是爸爸不让我去,我也没抢她的公主之位,我那时不耐烦是因为大家老是提她,而且阿陆…你还和她说那些奇奇怪怪的话…我没有对姐姐不好…我一直喜欢她,她出事我那么难受…我哭了那么多…阿陆…你知道的…”

“我知道。”商陆抱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赫连真闭眼安慰,“我知道…”

真真比起朱瑾是自私些,可是她从小被宝贝娇养长大,这样的小性子小自私免不了,可她心底纯善,哪里就有外人猜测的龌龊心思。

“妈妈肯定是不满意我的表现,再不相信我了,可是我真的有认真学姐姐。”赫连真好不容易哭歇了,却还是没能释怀,“我都看了好几遍姐姐当初接待外宾的视频,也认真学习练习了以前最讨厌的外星语,可妈妈还是不相信我…”

“被着急,不用多久她就会让你出席活动了,你只要继续练习外星语就行…”商陆说到这为脑海里闪现的念头顿了一下,目光闪烁。

不行,不行,虽然说出了那样的话,可他不能那样做,那是朱瑾,是朱瑾啊…商陆甩头,将脑海里的念头甩了出去。

“真真,我们不止要学你姐姐,还得学女王陛下,看她是怎么接待外宾的,她比你姐姐还厉害呢。”商陆看着又在发呆的赫连真,转移她的注意力。

看着看着,赫连真却再次掉下了泪,无声哭泣起来,商陆看着视频扶

额。

“……真公主从小身体就不是很好,为了准备加冕仪式累到了,可能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好我也不知道…”

这样的说法,怎么可以呢?看着红鼻头红眼睛的赫连真,商陆闭眼,任才强行甩开的思绪再次回归。“…其实,真真,我有办法可以让你从你姐姐的阴影里走出来。”商陆最终声音低沉艰难开口。

“…对…对姐姐很不好的吗?”赫连真眼里迅速闪过惊喜,随即又迟疑问道。

“有点,不过还好,等她出狱应该什么影响都没有了。”商陆笑了笑,早上他已经看到了朱瑾即将去医院测试的消息,只要朱瑾通过了测试,真真的‘病’可能就要无限期延长下去。

他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不能,不行。”医院这一头,秦医生开口前,南医生开口拒绝了朱瑾的请求,“连楠小姐,这样的重症病患,你这样连行医资格证的人是没有资格治疗的,试试也不行。”

比起家属们,南医生是一到现场就注意到了这位前楠公主,对于她的提议,毫不犹豫拒绝了。

“这不是楠公主吗?”

“楠公主怎么在这里?”围观的众人在朱瑾开口后才注意到穿着白衣隐在医生护士群中的朱瑾。

“楠公主您这是?”好不容易被劝住停了哭的小囡妈妈愣愣看着朱瑾,相比其他人,处在社会底层为着生活奔波的小囡妈妈,她对朱瑾反而没什么失望,只是为她可惜,毕竟在她看来丈夫做出那样的事,楠公主那

般反应很正常,只是可惜了她要去坐牢。

对于这位一直备受人们敬爱的公主,她直到现在也敬爱着。

“秦医生,小囡妈妈,用特效药前让我试着辅助治疗吧,我看孩子一直降温,可体温还一直升高,像是热一直无法散发,如果开窍泄热,也许会有效果。”朱瑾看了南医生的表情就知道她这里是坚持反对的,直接向秦艽和小囡妈妈说道。

“楠公主,您有办法降温吗?”围观的众人听了朱瑾的话立刻问道,急急挤在门口目光炙热看着朱瑾,站在最前面的李大婶眼睛猛地睁大。

“您…不是公主吗?怎么会…”因为女儿完全没关注外界消息的小囡妈妈疑惑不已,求助看向秦艽,眼里不自觉带着希望。

“你要怎么辅助治疗?”秦艽微皱眉头,看了看小囡又看看朱瑾。

“只是简单的放点血而已,一两分钟就可以。”朱瑾抬起双手,指着自己的手指,“小儿咽痛发烧,在少商和商阳穴上快速点刺挤出几滴血,可以起到外泄内蕴之热毒、开窍泄热的作用。”

“挤点手指上的血来退烧?”秦艽还没什么反应,南医生已经不敢置信开口,看向朱瑾的目光向看一个笑话,“连楠小姐,你也太异想天开了!”

“…怎么…怎么是这样的方法呢…”

“…我还以为是要说什么药呢…”围观的众人也唏嘘,目光古怪看向朱瑾。

“说不定管用呢…我看到过连楠小姐的视频,她治病就是这样古古怪怪的,不过很神奇…”还有人为朱瑾说话,却被人迅速反驳。

“不是还没得到验证吗?这不是还在测试吗?到底管用不管用,谁也不知道…”

“也是哈…”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让小囡妈妈面色再次暗淡下去,“这…多谢楠公主了…”没有通过测试,没有行医资格证的医生,就算是楠公主她也不敢让她给小囡看。

“都到了这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了,试一试又没什么,说不定管用呢?”朱瑾听着看着没等秦艽说话,突然低笑了一声抬起头定定看着小囡妈妈开口,声音依旧沉静,可说出的话毫不客气,“还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在小囡最后的健康时间里,不是该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吗?小囡妈妈!”

一字一句,声音不高不低,那样的无礼放肆,她却面不改色说出来了,所有人都愣愣看着朱瑾,谁也无法将她和从前的楠公主联系在一起。

满室寂静,罗勒猛地转头看向朱瑾,满脸惊愕。

第四十四章 打

这份寂静很快被打破,“我没听错吧?!”

“死马当活马医?怎么说话呢!”

“靠!”由低到高的的咒骂声迅速响彻在病房内外。

“…你…楠公主你…”小囡妈妈指着朱瑾说不出话来,惊惧不已。

“把她带下去!”南医生一直置身事外的姿态终于改变,她沉着脸看了一眼一直沉默的秦艽,看向罗勒和实习生直接吩咐道。

“是…是…”罗勒和实习生急忙应下,站到了朱瑾面前去拉她,拉住了却在抬头看到朱瑾那一刹那,动作一滞,手上怎么也使不出力气。

那双眼,那一身气势,比起秦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十三分钟,40.3℃。”朱瑾淡淡看了罗勒他们一眼后,视线就依旧回到小囡妈妈身上。

“秦医生!”小囡妈妈看着她的眼睛,看看床上无声无息的小囡,瞟过李大婶母子,想到自己小时的记忆,面露挣扎,满脸犹豫看向秦艽。

“让她试试吧,她也说了,死马当活马医,放几滴血,最坏的情况就是眼前,最后也就是用特效退烧药而已。”秦艽目光沉沉看着朱瑾,“小囡不是你,不一定就遇到你小时的事。”

“疯了…这些医生疯了!”围观众人摇头叹息,面露不愤、失望。

“秦艽!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南医生猛地转身喝道,秦艽看了她一眼却没回答,转回头看着小囡妈妈。

“死马当活马医…”小囡妈妈死命咬住唇重复着几个字,目光直直看向朱瑾,“你试!你试!”那么奇怪的说法,孩子这样了还折腾什么放血,可她竟然答应了…

“罗勒,给我找刀尖锋利的针、消毒液!”朱瑾听了心中重重提起的心终于放下,轻轻呼出一口气立刻提声看向还抓着她手臂的罗勒喊道,看他发愣,喝了一声,“快!”没有三棱针就用其他的针代替,能用就行!

“哦…哦…”罗勒猛地转头,冲开围观的众人,拔腿往外跑。

“连楠,你敢?!”没人理会的南医生面色阴沉看着朱瑾,声音冷峻开口,小囡妈妈因为她的话忍不住发抖。

“……”朱瑾沉默,连抬头看一眼都不曾,仿佛没听到她的话,专注按压小囡的小手。

“让让…”南医生就要发作,却被罗勒的喊声打断,罗勒推着护士的护士车冲了进来。

“你让一让。”朱瑾让小囡妈妈让开,侧头看向一旁呆站的实习生,“你到对面抓着她的手。”等实习生过去抓好,头也不抬向停在一旁的罗勒道,“罗勒,给这两个手指头消毒!”

“好!”朱瑾一个口令,罗勒一个动作,“这是针。”将手里的针递给朱瑾后带上口罩后立刻消毒,朱瑾仔细看了看针头,舒展了眉头。

“我刺下去后,你记得接着血。”朱瑾边戴手套边向罗勒做最后说明。

“哎…”罗勒应着认真严谨消毒。

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看着,却没人开口说话,原本嘈杂的声音对着朱瑾的动作、命令慢慢消失了,就如同罗勒和实习生不知道为什么会像受

了蛊惑一般听朱瑾的话一样,他们不知不觉间闭了嘴。

寂静中,房间内墙壁视频里原本悠扬的音乐声突然被新闻播报代替,一开始没人注意,可随着熟悉的字眼不断出现,众人不自觉的去倾听,连紧张看着朱瑾的小囡妈妈也忍不住分心去听。

只有朱瑾三人丝毫未受影响,"我要刺了..."朱瑾学着罗勒给针仔细消了毒,和罗勒交换了位置,正要弯腰,耳边又突然传来了"咦?""哎?""怎么回事?"的疑问声。

朱瑾微微皱眉,这一分神,就听到了又重新恢复安静的病房里响起的声音,熟悉无比的声音平静叙述的声音也传入了耳边,"......你们不知道的是,前楠公主精神已经失常..."

"精神失常?!"小囡妈妈惊声重复,愣愣张大嘴不敢置信的看向朱瑾,正好看到朱瑾手里拿着尖锐的针俯下身。

"不!"小囡妈妈嘴里无意识叫着,就要扑过去,却因为被吓得手脚发软,一下子跌倒在地。也就是这个时候,朱瑾已经弯下腰抓住小囡的手无比迅速的刺了四下,动作快得眼花缭乱。等罗勒和实习生眼前恢复正常,就看到小囡小小的苍白的双手指头上滴下了大滴的血。

"啪嗒"他们仿佛听见那黑紫的血滴进容器里的声音,一滴又一滴,汇聚成一滩。

"住手..."小囡妈妈眼睁睁看着这一幕,看着那恐怖的血滴滴而下,她宝贝着长到三岁连擦破点皮就让她心疼自责了几天的小囡,竟然被一个神经失常的女人残忍的用那么尖的针戳得出了血,那么多的血!

小囡妈妈睁眼欲裂,"住手!"颤抖着爬了起来,用尽了力气冲了过去。

小囡妈妈的叫声将罗勒和实习生的思绪理智唤回时,血已经不滴

了,朱瑾已经用消毒棉球按住了出血点。

罗勒和实习生的目光不受控制的落在了容器上,朱瑾说得简单,做得也那么简单,可突然看见特别是这样静距离看见这样的血滴,视觉冲击力大得可以。

“好了。”他们觉得可怕,朱瑾却是很满意这血滴,松了一口气摘了手套抬起头,刚才好像听到呵声了…

朱瑾一抬头就看到了满脸狰狞冲过来的小囡妈妈,还来不得做任何反应,人已到了面前,重重举起的双手也随之落下。

“啪…”在所有人反应过来前,朱瑾已经被小囡妈妈打中,和护士车一起重重倒地。

“嘭…”的一声,唤醒了惊呆的众人,眼前已经一片混乱,朱瑾连同护士车混乱倒在地上。

“你们怎么下得了手!”小囡妈妈已经疯魔了,看也不看朱瑾又直接扑向端着玻璃容器呆愣愣傻站着的罗勒。

“轰…”朱瑾只觉得耳边一声轰,人已经不受控制重重倒地,耳边轰隆隆响,头晕耳鸣间,就见小囡妈妈疯狂的扑向了呆愣在一旁的罗勒。

“住手!”朱瑾猛地跳了起来,用了所有力气伸手扯了一把罗勒,重重将罗勒往后一扒,下一刻头上脸上又是重重一击。

“哗啦”的一声,罗勒手里的玻璃容器与朱瑾一同应声掉地。

朱瑾很多年未曾体验这样真实又迅速的疼痛,头上、脸上、手臂上,刺痛以势不可挡之势来袭。

“住手!”已经惊呆的所有人终于都反应过来,秦艽大步上前一把抱住了毫无理智扑向朱瑾的小囡妈妈。

“连楠!”罗勒颤抖看着脚下的红色,地板上容器里掉落的血此刻已经不可怕了,可怕的是脚边女人手上、额头上的血,罗勒心神瞬间空白,弯腰颤抖着手扶起了朱瑾。

“放开我,放开我!楠公主,小囡才三岁啊!你怎么忍心对她下手...”小囡妈妈还在哭着叫着挣扎着,面露狰狞。

“秦医生,你放开她!”朱瑾忍着头晕耳鸣,半倚着罗勒,扒开被打乱的头发,露出被打得通红的脸以及额头上的正冒血的伤口,冰冷的视线直直看着小囡妈妈,“让她打!”

“让她打!让她打死打残了我,好给女儿用特效退烧药铺路!”朱瑾冷冷一笑。

她真不怕打,只要他们有本事打,只要他们敢打,她都接着!

前世,她看过父亲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亲眼看着无理取闹的侍女、下人撞死在面前而无动于衷,她这样的算什么!

第四十五章 五分钟

“放开……”一直大喊大叫的小囡妈妈骤然停止了挣扎,呆呆看着朱瑾。

“咕咚…”秦艽看着朱瑾那双冰冷的眼睛,感受到朱瑾身上逼人的气势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放开了小囡妈妈。

“咕咚…流…流血了!”围观者有人忍不住也吞了口水,结结巴巴说道。

罗勒被几个字刺激得瞬间醒悟过来,低头看着朱瑾额头伤口不断往下滴的血,瞳孔猛地一缩,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想也没想大吼了一声,“快叫医生!”

声音巨大,唤醒了所有人。

“怎么了?怎么了?”去办手续的小囡爸爸也回来了,老远听到动静吓了一跳,手脚发软挤了进来,看到病房内混乱的场景立刻愣住了。

“胡闹,简直是胡闹!”终于反应过来的南医生终于爆发,再管不得是在病房,“还不快来人把连楠给我拖下去!”喊完,却发现无人动作,气得发抖,“反了!反了!”

“…我没事。”朱瑾淡淡看了一眼南医生,也不看小囡爸妈,微微侧头看了眼罗勒低声了一句,抬起手臂毫不在意擦了要流到眼睛的血,转回身搭上了小囡的手。

“……对不起,连楠小姐,我说出了你的隐私。”电视里,商陆说完了最后一句话。

朱瑾放开了小囡的手,侧头瞟了一眼,目光幽深。

“...秦医生!特效药送来了。”在南医生气急的气喘声中,在小囡爸妈不知所措中,在众人呆愣间,实习生小声报告。

“秦医生,五分钟后,体温会下降。”朱瑾已经避开地上的玻璃碎片,淡淡说完向外走去,围观的人不自觉的让出了路,任朱瑾信步离开。

罗勒愣了一下,速度跟了上去。

小囡妈妈已经扑到了小囡床边,仿佛没看到一地的玻璃。

“秦医生,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南医生眼睁睁看着连楠大摇大摆离去,气得眼前直发黑,看了看时间,“还不快用特效退烧药,用了,也该算算账了!”

“还有五分钟才到约定时间呢,再等等吧。”秦艽看了她一眼淡淡说道,吩咐一实习生,“打扫一下。”

“秦艽!”南医生吼了一声。

“南医生,这是病房。”秦艽看了她一眼,“至于连楠被打一事的追究,这个时间不合适,而且也得看连楠自己的意愿。”

“你说什么?”南医生不敢置信看着秦艽,哈了一声,“秦艽,你也学会和我装傻了!”明明是要他追究连楠的责任,他倒维护期连楠了!

既然如此,就别怪她不客气了!

“做好注射特效退烧药准备!”南医生走到小囡病床旁,凑近连接病床的显示屏,用瞳孔加指纹认证将小囡主治医生权限改成了她的,高傲转身冷冷看了一眼秦艽,直接向送来特效退烧药的护士说道。

“是...”完全不知道情况的护士呐呐应了,推着药上前做了准备,准

备好后将特效药递给了南医生。南医生刚接过,一直紧张看着小囡和小囡状况显示频上的小囡妈妈立刻颤抖问了一句,“五分钟过去了吗?”

“什么?”南医生睁大眼,“你竟然相信那个神经失常的连楠?”

“等等呗,就差一分钟了,反正离你们约定的时间还差三分钟。”沉默的围观群众有人不住出言。

“对啊,干嘛不等等…”立刻有人应和,小囡妈妈拼命点头。

“愚蠢…”南医生嘴唇哆嗦了半天,咬牙切齿说出了两个字,死死盯着小囡妈妈,等着她绝望。秦艽看着她青白相交的脸,嘴角微微一抿,不出所料,不用他说什么,小囡妈妈、大家都会开口。

秦艽走到在实习生打扫出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起,静静看着显示屏,屏息等待。

10、9、8…3、2、1,朱瑾说过的五分钟时间到了,南医生嘴角一咧,露出了带着疯狂的笑,“注射特效退烧药!”

第一次,有人用极度解恨、欢快的语气说出了‘注射特效药’几个字。

南医生拿了注射器靠近点滴,就被小囡妈妈的惊叫声吓得手一抖。

“降了!”石破天惊的一声喊叫,响彻在病房内。

病房尽头,朱瑾木着脑袋忍着疼接受临时护理,动手的护士被罗勒的紧张也弄得紧张兮兮的。

“…疼得厉害吧,不过你放心,不会留下疤的。”罗勒看着朱瑾的眼神,比起之前,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看着朱瑾微微仰着头闭着眼任护士处理额头上的伤口,终究忍不住问了出来。

“连楠小姐,怎么会想到挡在我面前?”除去父母,第一次有人这样护着他,这个人还是连楠,是正式认识不到一天的人…一想到朱瑾奋不顾身挡在面前,他的心就变得热热的酸酸的……

“不能连累帮忙的你。”朱瑾闭着眼简单回答。

“这样啊……”哦哦哦,是这样啊…罗勒发愣…

“连楠,大厅有人找你。”朱瑾额头上的伤才包扎好,还来不及换身上有了血迹的衣服,就接到通知。

“我去看看。”朱瑾慢慢站起身,看了一眼小囡的病房去了大厅,发愣的罗勒反应过来,朱瑾已不见了踪影,倒是小囡的病房传来了叫声,罗勒跳起来跑了过去。

朱瑾才出了电梯,就被吼了一声,“连楠来了!”,视线所到之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被医院保安拦在大厅中间的记者们一看到连楠眼睛就发亮,看到她额头上的包扎衣服上的血迹,就更兴奋了,下一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就砸过来了。

“连楠小姐你能说说你受伤的原因吗?”

“连楠小姐,你的精神失常到什么程度?”

“连楠小姐请你务必说清你的医术问题,病人的健康生命荣不得你含糊…”

“连楠小姐,#…%@&…*#”问题滔滔不绝,更有用外星语直接试探上了。

朱瑾无奈失笑,上前了两步站在了医院‘禁止喧哗’的标志下停住了,也不说话静静看着他们,任他们问。记者们一开始还在不断问,可被朱瑾看着看着,嘴里大喊大叫的提问下意识的放缓了些。等过了近三分

钟,记者终于看到了标志、意识到状况,不约而同闭上了嘴。

等他们安静了,朱瑾终于开口,“我听了你们所有的问题,虽然到现在还不清楚是具体什么事,不过我却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

朱瑾肯定道,“我精神很正常,另外...”略一停顿,在记者炙热的目光下,朱瑾将他们看了一圈给出了一个评价,“你们真实诚。”

记者的下巴掉了一地,在他们伸长脖子表示出深深不解时,朱瑾瞟了一眼大厅的视频好心接着爽快说道,“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他说风你们就雨的,既然如此,你们又何必跑到医院来问我,直接守着他不就可以了,他说什么你们跟着说什么不就完了?”

第四十六章 手段

“厄…”

“额…”记者们集体失语,一时间说不出反驳的话。

“差不多就回去吧,这里是医院,不要太过。”朱瑾趁他们安静,直接说道,转身就想走。

“不行,连楠小姐,你还没回答我们的问题…”

“连楠小姐你必须证明你精神没失常!”

“连楠小姐,#…%@&…*#”瞬间,喧闹再次开始,问题、叽里咕噜的外星语满天飞,记者不好打发。

朱槿无奈转回身抬了抬手,“好吧,你们能先让我看看视频,让我明白我精神失常的始末吗?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记者真的被噎到了,可他们也只能答应,于是一群记者就陪着朱槿看商陆的视频。

朱瑾看着,全程面无表情,毫无意外情绪。

商陆出手真毫不手软,不管是说的话,还是手段。

时间退回半小时前。

各媒体、监狱系统医疗部考试系统同时收到了一个从王室网络发过来的无名视频,各媒体、考试中心工作人员黄连看了这份视频后,同时行动起来。媒体记者忙着报告忙着跑医院,黄连则是哈哈大笑,毫不耽搁写了文件审批。

商陆发完视频回到赫连真房间时,媒体电视里已在报道了。

“关于真公主采访时说的话,我知道大家都认为她是说话不负责任,因为她的祈求,我一直忍到今天。可到了今天,看大家对她误会越来越深,作为护卫、也作为男朋友,我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商陆是自己拍的,说话开始全程面无表情看着镜头。

“我叫商陆,商家世代做着王室的护卫,对王室特别是女王、公主总比外人了解的多一些。我手上这些都是历届公主从小学习的课程,课程之多是大家所想不到的,比起真公主,前楠公主学得更好,也成了大家所爱戴的公主。”

“前楠公主的知识渊博,能力卓越毋庸置疑,她熟知多门外星语、外交能力亦被大家称赞良多,可那时候她也未说过她是医生的话。”商陆扬起厚厚的课程表,“我也知道大家会怀疑我所说的话,所以我今天拿来了前楠公主从前学习的课程,让大家看看她学习了些什么,看她医学相关知识是否有学习到可以做医生的程度。”

“对于这一点,大家确认就可以得知,后来前楠公主出事大家也都知道,可你们不知道的是,前楠公主精神已经失常。”商陆语气平静的砸出了让人惊愕的消息,“被夺走公主身份后,她的精神状态就不好,直到法**她开口提到证人怀孕得以减刑开始,她就把自己当成了真的医生,从前的记忆、知识全失,精神也彻底失常。”

“真公主加冕前,我曾陪着真公主打着学习的称号一直在确认连楠小姐的状态,那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去学习,而是去看她,教她认字,教导她常识。”商陆一直不疾不徐说着,“虽然我们努力了,不过时间有限,又因为要保密,到了现在,她的情况也才改善了一点点。”

“真公主知道她的情况,为了保护她的姐姐,也为了防止大家相信连楠小姐的话,冒险说了实话,希望能防止大家将连楠小姐的话当真,可世事难料,事情最后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商陆面色沉重,“我慎重声明,

我选择公开这一事实,只是希望大家解除对真公主的误会。”

“我说的一切是真是假,大家一试便知,在此我也不多说,只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商陆深吸一口气站起身鞠躬,沉声向朱槿致歉,“对不起,连楠小姐,我说出了你的隐私。”

不管是记忆丧失,还是精神失常的病情都是隐私。

视频在商陆的道歉声中结束,商陆对准朱瑾目前最大的问题、隐患攻击,将她的路堵死。

朱瑾的状态和他的状态有区别,他恢复前世记忆了,这一世的记忆也全部记得,而朱瑾恢复前世记忆后这一世的记忆就全消失了。她不能说她失忆了,失忆了却空有一身医术说不过去。也不能说他胡言乱语,因为她确实没有连楠的记忆,更不会什么外星语,甚至对这个世界都全然陌生,不可能不露出破绽。

商陆给大家的引导是,没有记忆就是证明她精神失常的前提,前提成立了,结论也就值得重视了。

商陆看着自己的视频,紧紧捏着拳头——他终究做出了伤害朱瑾的事。

坐在他身边看着的赫连真呆呆看着视频,等看完了好半响才侧头看着商陆,“阿陆…这样说…会出事吧…”

“不会,你姐姐的医术我有数。”如果换成朱瑾的父亲,他不敢用这方法自己打自己的脸,可朱瑾他却是敢的,她虽然从小接触医术,可水平也只是一般,他并不看好。

赫连真就不说话了,沉默在房间内蔓延,片刻后,赫连真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那阿陆你…会不会被革职?”

“不...”商陆的回答被打断。

正在接待外宾的赫连蓝一看到视频就立刻终止了行程,寒着脸回了宫,目标明确重重推开门,看向了她的好女儿、未来好女婿。

“妈妈...”赫连蓝威严、冰冷、锐利的视线,如芒刺在背,赫连真被看得心惊肉跳,站起来怯怯叫了一声再不敢出声。商陆承受着赫连蓝的女王之威、之怒,浑身僵硬。

“你们如此相逼,也就做好承受一切的准备了是吧。”赫连蓝冷冷看着商陆,“既然你这么能耐,那么以后就一直能耐下去吧,她的公主之位从此就交到你手里了,能不能守住看你本事。”原本以为是个可以好好扶持她女儿的好女婿,想不到却是个这样的。

“女王陛下,万万不可,她是公主!”商陆对赫连蓝的话震惊不已,他怎么也想不到赫连蓝会是这个态度。

“公主又如何,她是公主,可公主不一定非得是她!”赫连蓝冷冷看着他,连楠也是她的女儿啊!

“妈妈...”赫连真原本低着头掉泪,听着她的话猛地抬头,眼里闪过无法掩饰的震惊以及隐隐的...怨恨。

“去医院!”赫连蓝看着她的眼,深吸一口气闭眼吩咐。

“妈!”赫连真尖叫,去拉她的手,却被狠狠甩开,赫连蓝头也不回的离去。

“啊...”赫连真小时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坏毛病,在这一刻又爆发,抱着头开始无止境的尖叫。

“真真,不叫,不叫,你还有我...还有我。”商陆心中一颤忙抱住了她安抚,前世,他们有一个因病夭折的女儿,无法接受女儿小小年纪病逝的

妻子就是这样尖叫的,后来只要孩子有点不舒服她就会控制不住的尖叫,很多年后才慢慢养好了这个毛病。

“真真,不叫,我会一直保护你,你一直都会是公主...”商陆一遍遍不厌其烦的安抚。

第四十七章 朱瑾

另一头,随着视频的播放完毕,大家又开始对朱瑾开始了第二番轮流攻击,嘈杂的声音,让医生护士非常不满,病人就更不满了,听着耳边的指责,听着记者一直不停歇的问题、试探。朱瑾却轻笑一声,笑容满面,这一笑,原本沉静的朱瑾突然鲜活起来,光彩夺目,明艳照人。

在场的记者眼前一亮,自觉闭上嘴等待她的回答。

朱瑾笑靥如花又看了眼满脸沉痛的商陆,嘴角笑意不变攒了一句,"这瞎掰的功夫不错,只是…"话音一顿又继续淡淡接道,"…不该找上我。"语带遗憾。

"你自认说得有理有据,自觉毫无破绽,说的事实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正常情况看我确实没资格做医生,也确实记忆全失。"说着说着,朱瑾清清冷冷的神情突然变得凌厉,原本明艳照人的她变得气势惊人,灿如寒星、黑白分明的双眼锐利如刀,"可商陆,你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忘了这一切的重点是医。"

"我对于精神失常这种荒唐可笑的说法不做任何口头辩解,我用医,只用医、就用医来说话,用医来证明你说的一字一句多么荒唐可笑,用医来反驳来你说的每一句每一字。"朱瑾寒声一句一字说道,字字铿锵,铿锵有力。

商陆自认手段高超,万无一失,自认了解朱瑾,却独独没想到,朱瑾的医术远远超过他所想所预料。更想不到,这一点,足以让他败得溃不成军!

而朱瑾,当然不会客气,她早烦了他的没完没了。

“连楠小姐,你这算是表达对妹妹的不满吗?”

“连楠小姐,你和商陆是否有过节?”

“连楠小姐,你真的失忆了吗?”被朱瑾的气势以及话语震得有瞬间的安静,下一刻记者们不可避免的激动坏了,打了鸡血一般疯狂问朱瑾问题。

朱瑾却是说到做到,不在做任何解释,只说了一句,“请大家安静离开吧!”

说罢看太吵又重复了两遍,却因为未能回答记者想听的答案而一遍遍被忽视,记者依旧问,朱槿却闭上了嘴,直直站着不在开口,考虑直接走的做法。

这样的场面她实在不喜欢,更不喜欢这些所谓的记者。

就在朱瑾直接转身离开前,在这一片喧闹中,被人拥护着有过两面之缘的考试中心工作人员黄连寒着脸挤过人群,站到了朱槿面前。因为他的出现,一直喧闹的记者终于又闭上了嘴。

“连楠小姐,针对你精神失常的情况,考试中心决定取消你的考试资格。”黄连的眼神高高在上,像毒蛇一般看着朱槿,“考虑到精神失常病症常有复发,考试中心会永久取消你的考试资格,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医生的话,考试中心所有人听到一次就将警告通报一次。”

“当然,如果你擅自治疗非法行医,考试中心将依法举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最后一句话,黄连嘴里说得大义凛然,双眼里却只有狠戾。

昨天给这女人鞠躬低头的屈辱,这一刻,他又全部还给了朱瑾。他会一直看着她,只要朱槿敢行医,他就有本事让她一辈子出不了狱。

黄连心内爽快不已,他和总院的南医生和部分人一样,属于反对或

者厌恶王室存在的群体,在他们看来,他们纳税养活这些人完全没有意思、意义。

他的态度,朱槿看清清楚楚,也就收起了原来的态度,也不多说什么,就那么睥睨着黄连,“我的医术自有患者肯定,从来不用你们这样的人给予肯定!我配合你们考试中心测试,只是因为大家都如此。”只一眼,轻蔑之意尽显。

“不管你们承不承认,不管你们是不是真有本事让我一辈子出不了狱,我这一辈子就是医生。”这个男人触动了她心中最大的逆鳞,一辈子不能行医,真是笑话!

“就算你用一辈子不出狱来证明你的医术,就算你真有患者肯定医术,没有通过我们考试中心的考试,你一辈子就都不是医生!”看着朱瑾眼里的轻蔑,黄连笑,笑得风轻云淡,曾经的公主果然不好对付,不过那又怎样,一切还不是由他来掌控。

“啪啪…”朱槿还没说什么,身后突然响起了突兀的掌声。

朱槿随众人回过头,在人群后看到了赫连蓝。

赫连蓝从自动分开的人群中走来,停在黄连面前上下看了看,“我倒是第一次知道我们考试中心竟如此有权,很荣幸见到你,让我深刻认识了水蓝星相关部门的权责。”

实实在在的一句夸奖的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意思却全然变了。

“……”黄连想不到她会突然出现,捏紧拳头,牙齿咬得咯噔作响,却只能咬紧牙关闭了嘴。

赫连蓝说完再不看他,走近朱槿,目光在看到她额头和手臂时微微一闪,随即二话不说伸手一抱,将女儿搂进了怀中,“委屈你了楠楠。”

拍了拍朱槿的背,由抱改搂,搂着她的肩膀看向了媒体记者,“因为我的交代,真公主和其他人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倒是让他们多想了。楠楠不是精神失常,是失忆,公主身份被剥夺的第二天,她就失忆了,选择性失忆症。”

赫连蓝深吸一口气,“楠楠今年二十一岁,整整二十一年,她都在为公主这个身份而活,突然有一天失去了公主身份,也就等于让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她为了保护自己活下去,就必须忘记作为公主的一切。”

说到这最后却还是没忍住,从来不在镜头前流过泪的赫连蓝还是哽咽了,快速擦了流下的眼泪,赫连蓝继几个月前为女儿致歉后再次鞠躬,像所有人提出了请求,“作为母亲,作为楠楠的妈妈,我请求大家,不要再逼问她了,给她条活路,就让她这样活下去吧。”

满场寂静,谁也下想不到,这个在镜头前从来以威严、微笑示人的女王会流泪,想不到她会第二次这样为女儿卑微请求,在她做出来那一刹那,大家也才醒悟,她也是个妈妈。

之前还咄咄逼人的记者失了语哑了声,有女记者甚至红了眼。

“妈妈,您快起来。”朱槿湿了眼,使劲将赫连蓝扶了起来,第一次感受到母亲的疼爱...

朱槿微微侧身眨了眨眼,转头面向记者,“我也恳请大家让我安静活下去吧,如今我已不是公主,也再不想在掺杂到王室的事情中来,这段时间纷纷扰扰,就是服刑也不得安宁,一直被是非缠身,我真的很不喜欢。”

“请大家忘记我前公主的身份吧,从今天起我将改名叫朱槿,抛开前公主连楠的身份、抛开连姓后人的身份,以普通人朱槿的身份而活,做一个为能成为医生而努力的平凡人。”

第四十八章 维护

“朱瑾...朱瑾...”等赫连真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商陆和赫连真并肩而坐看着视频,看到朱瑾的咄咄逼人、赫连蓝的直接出言维护,商陆就知道事情发展完全和他预料脱轨了。

商陆喃喃念叨着‘朱瑾’两字,满脑海都是朱瑾的话,朱瑾那熟悉的明艳笑容,神情恍惚,赫连真在听到朱瑾的话则满脸呆滞,她不敢相信,无法相信姐姐就这样放弃了原来的身份。

她震惊,赫连蓝亦大吃一惊,“楠楠,要做到这个地步吗?”医院里,朱槿的话刚落,记者再次激动嗡嗡讨论,赫连蓝也脱口而出问到。

朱槿看着赫连蓝没开口,无声反问着,要不要她比她还清楚,赫连真如今这样的处境,少不了折腾,特别是商陆。她再不要被他们以姐姐身份被提及,总无缘无故被卷入公主是非中,让他们以她作筏子。

“......”赫连蓝默然,面色黯淡,勉强一笑点点头,对着镜头苦笑,“她改叫朱槿,以后就连连家人都不是了,你们往后不要再来打扰她了...”改名换姓,放弃了一切,包括连姓族人的福利、前楠公主的身份。

“连...朱槿小姐是铁了心要做医生了吗?那监狱系统医疗部考试中心那边要如何处置呢?”记者中理性反应又快的男记者立刻就问了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想作为妈妈,用女王的身份以权谋私一回,给她一个机会,让她有一个公正的平台,让大家看看她的医术。”赫连蓝沉吟了一下开口,“你们等等,我联系一个人。”

说罢低声和身边的助理说了一声,很快就接通了,水蓝星医疗总部

部长出现在视频上,赫连蓝笑着和他打了招呼后,直奔主题,“这是刚刚改名为朱瑾的连楠,刚才你们下属系统工作人员误会朱槿有精神失常证,永久取消了她行医资格证的考试资格,可其实我们朱槿只是选择性失忆症,对考试没有直接影响。”

赫连蓝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刚才我和大家说,要为我们朱槿以权谋私一回,利用我女王的身份向你讨一个让她重新测试的机会,医疗部部长,你可敢与我同流合污?”

“呵呵…”医疗总部长呵呵笑,“女王陛下邀请同流合污,我怎敢不应,不止应还要官官相护行方便。”说罢和身边的秘书说道,“接一下朱槿的诊断书,我用我的权限解除这个永久取消考试权限。”

“多谢了,您放心,我以女王之位保她的医术。”赫连蓝听了他的话终于笑了出来,大声说道,也不让他为难,“她曾经为了找回遗失的文明,有时间就回蓝星,去了有几十次,待的时间也长,一次几十天个把月的,她的古医术也是在那时候学的。原本学得差不多想公布,不想却突然出了事,她没有失去这份记忆我真的很高兴。”

赫连蓝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帮朱槿扫了一切障碍,消了一切后遗症,连朱槿莫名有的医术也有了解释,今后就算朱槿再有什么特长表现,她的这个万能解释足以。

“哈哈…看来女王陛下对女儿是无条件相信啊。”医疗总部长也笑得畅快,“好,好。”道了两声好,“那我们可就拭目以待了。”正说着有人在耳边说了两句话,医疗总部长点点头看向朱槿,“你的测试可以重新开始,不过需要说明的地方。”

说完就将手机递给了秘书,将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满脸严肃的秘书就接过了话头,“朱槿小姐,你的诊断书我已收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的病症是可以参与考试的。只是选择性失忆症也有几率很小的隐患,加之你的医术系统命名古医术,和我们常规系统不同,有真实病人参与,所

以你的考核会一直处在监视状态,以便我们随时监督。”

“朱槿小姐,可以接受这样的考核吗?”

“为什么不可以?”朱槿的视线从赫连蓝身上收了回来,微笑反问,她被看得还少吗?

“您好,请问这些视频资料可以公布吗?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朱槿小姐的古医术。”反应迅速的记者在秘书将电话还给医疗总部长前抢先提问。

“关于医疗视频资料,如果通过相关部门审核批准,病患家属同意,是可以公开的。”秘书一板一眼回答。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你啊,可别让大家让女王失望!”医疗总部长的面孔重新出现,目光落在扶着赫连蓝的朱槿身上,说了一句暗含警告的话。

朱槿笑容不变,一身的狼狈却安之若素,“别的我不敢说,可对医…”末了一笑,也没说怎样,语气淡然,可在场的谁都不傻,谁都听得出来她语气里的自信,那挺直的腰杆更是她的底气。

“呵呵…”记者们呵呵笑,满是善意,却在下一刻再次揪出最开始的问题,“那朱槿小姐可以解释一下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吗?这才一天,你这样的伤口…”

“被家属打的。”朱槿摸了摸额头,在所有记者火热的目光下开口,说出了他们绝对想不到的答案…不,不是想不到,而是他们以为这个答案就算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朱槿也不会说出口。

所有人一愣,现场一静,下一刻就是轩然大波,记者疯了一般往前挤,女王看着突然失控的场面,有些无奈看向无动于衷的朱槿。

“这…这…是真的吗?”前一刻还在说自己的医术有多好,下一刻又自己承认被家属打…

“被家属打?为什么?”

“请朱槿小姐你说明一下吧?”

“在医院作为医生被家属打还能是什么原因。”朱槿开口,“我再说一次,你们快走吧,别影响了医院秩序,我还在上班。”

这个时候记者能走才怪,闹哄哄的问题继续,朱槿却闭上嘴直接扶着赫连蓝就准备走。

“朱槿小姐,你是不敢说明吗?”一个记者扯着嗓子喊。

“是不是出现医疗事故了?”另一个记者再接再厉,“请务必告诉我们真相!”

“女王陛下,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更有大胆的直接将问题对准了赫连蓝。

还有记者直接跑向其他医生、护士,“请问是不是朱槿小姐参与治疗的病患出现了问题,所以被家属武力相向?!”

一瞬间,记者就将朱槿测试的过程中闹出了事故被打的事拍板了。

他们的努力没白费,朱瑾都可以想到他们会写成什么样了,朱槿终于停步。

“连楠小姐…”记者一看她停下,叫得就更大声了。

朱瑾侧头看着他们,这时间太凑巧,她的伤口又太吸引注意力,也瞒不过去,得想想怎么让这群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闭嘴,小囡体温现在应该降了,就是消息现在还没传来…

朱瑾正想着,电梯门开了,罗勒激动跳了出来,完全看不到其他人,只是看着朱槿大喊。“连楠,降了,体温降了!真的降了!”

“意料之中的事。”虽然笃定,不过听到确切的消息朱槿还是松了一口气,看着他的样子失笑摇头。

第四十九章 嚣张

“…又是这个态度这个样子。”罗勒大叫,叫完才发现朱瑾旁边的女王以及满满的记者,一边习惯性鞠躬向赫连楠问好,一边纳闷,“这…”什么情况啊!

“这位医生,朱槿小姐参加治疗的病患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记者看到他眼睛就一个亮,争先恐后迫不及待将问题对准了他,“朱槿小姐为什么被打?”

“朱瑾小姐…是谁?”罗勒莫名其妙,病房里的屏幕也不知被谁关了,他也没看过报道。

“朱瑾小姐就是连楠小姐…”记者也混乱,乱叫一通。

“我去!你才出现问题呢!”原本莫名其妙的罗勒一听立刻翻了个白眼,“出现个屁的问题,连…朱瑾小姐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奇迹!”好好的怎么就变成朱瑾小姐了…

罗勒一个激动语言就有些不文明,让朱瑾有一瞬间的愣然,随即失笑。记者也是被罗勒的话弄得有些反应不过来,看着记者一副呆了的模样,罗勒咳了两声摸了摸鼻子终于冷静下来,“朱瑾小姐刚才才帮一个发烧发到必须打特效退烧药的儿童病患治疗,让一直不断增高的体温下降,你们说这是问题吗?这如果是个问题,那也是个创造奇迹的问题!说什么朱瑾小姐精神失常,我看是他自己精神失常,莫名其妙!”

“真的吗?请说说具体情况?”

“那朱瑾小姐为什么还被打?”罗勒回答太给力,记者激动疯了。

“那是因为朱瑾小姐用大家都没见过的古医术帮忙治疗,恰好那时

电视里又在报道朱瑾小姐精神失常的事,家属吓到了才出现了意外。”罗勒说到这里想到朱瑾之前为了护着他受伤的样子,火气就蹭蹭就往上冒,“那什么以后谁敢再乱污蔑朱瑾小姐,二话不说直接告上法庭!”

说着想到记者的问题看记者也不顺眼了,罗勒瞪着记者,“除了污蔑朱瑾小姐的,那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也不可原谅,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那他告诉你死了最舒服,你去不去死?!简直莫名其妙!”

“……”原本兴奋的记者又一噎,突然觉得今天是他们的‘噎’日,看着罗勒这小年轻义正言辞说教,只觉胃疼,忍着火气想回头找朱瑾,朱瑾却已经不见踪影。

朱瑾已趁着他们问得热闹的空隙,和女王护卫们一起悄然护着赫连蓝往医院后门撤了。

“这小医生倒是有意思,嘴够厉…”赫连蓝嘴角带笑,看着朱瑾的眼里满是温柔,还略带着欣慰、骄傲。

“我也想不到他还有这一面…”朱瑾摇摇头,一个上午来罗勒表现都挺稳重。

“…你妹妹和商陆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安心测试吧。”两人又说了两句就告别了,告别前赫连蓝直言,一直强势的面容满是疲惫,摸了摸朱瑾的脸,“妈妈还说一定照顾好你,想不到最后还是逼得你改名,逼得你更受苦…”

“没有,妈妈,没有。”朱瑾摇头,“谢谢你。”

“回去吧,还在上班呢。”赫连蓝眼睛一热,催促她回去,朱瑾却坚持看着她走了再上去,赫连蓝忍着泪上了车,一路一言不发回了宫。

她的女儿,先丢了赫连姓,再被逼得丢了连姓,如今,叫朱瑾了。

多么的讽刺。

朱瑾抬头看着赫连蓝的车在天边消失,看着蓝天久久未动。

回到大厅时,大厅已恢复了正常,保安拦着几个还不死心的记者,没让他们再进来。爽爽快快骂了一通还了朱瑾青白让记者满足又愤怒甩手离去的罗勒正找朱瑾,一看到朱瑾急忙跑了过来,“连楠小姐,秦医生请你上去看小囡呢。”

“以后叫我朱瑾吧,我改名叫朱瑾了。”朱瑾绕过走路不知道绕路的一个医生,看着罗勒答非所问。

“哦…好。”罗勒楞了楞,随即忙点头,和朱瑾转身向电梯走去。

专门站到朱瑾面前却被朱瑾绕过去的医生转回身,修长挺拔的身材,穿的亦是白大褂,胸前的医院标志却赫然是水蓝星总医院。鼻如悬胆、剑眉星目的年轻医生看着朱瑾的背影满脸的玩味,竟然真的失忆了?都不记得他了。

罗勒和朱瑾进了电梯,在电梯关闭前年轻医生跨进了电梯。朱瑾没在意,罗勒一直保持在兴奋激动状态,也没注意,只迫不及待向朱瑾问道,“朱瑾小姐啊,为什么滴了几滴血体温就降了?”年轻医生闻言忍不住立起了耳朵。

“那是放血治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治疗方法啊,朱瑾看了他一眼略带惆怅的解释,“别看着简单,放血是可以治疗很多疾病的,在各种治疗方法都不显的情况下用放血疗法,常常会有峰回路转的功能和作用。”想想之前所了解到的,结合今天在医院所见,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前世的她,是怎么也想不到,老祖宗一辈辈千年流传下来的医术会有这彻底失传的一天。

“放血!太神奇了!”罗勒异常激动,还想再继续问,可看了朱瑾复杂、惆怅的面色后,忍住了,不过不问不代表他能闭上嘴,改兴致勃勃和朱瑾说话了,“小囡换到无菌病房了,连…朱瑾小姐,你不知道,到了你说的五分钟那体温降下来后,所有人都惊呆了!秦医生就说可以延迟注射特效退烧药的时间,南医生一开始还坚持,可过了二十分钟,体温又下降的时候,她也没话了!你不知道大家多激动,那些家属一个个都要找你看病呢…”

“啧啧,你不知道南医生那脸色…”在罗勒的啧啧声中,电梯门开了,电梯外站了个南医生,正好将他的话听了个完全。

“啊…”罗勒说得高兴笑得开心,一抬头就看到了黑着脸满脸凶狠的南医生,吓了一大跳,跳着大叫了一声,“鬼啊!”

“……”朱瑾无语扶额,这小子竟然叫鬼…

“呼…”南医生觉得她今天就是来这受气来的,被气得呼呼的喘气,她的脸色怎么了!

“厄…”罗勒跳完也发现自己反应不对,抓了抓头跟着朱瑾出了电梯低头向南医生道歉,“对不起,南医生,我不该在背后说你…”

“不知天高地厚,被人夸两句就不知道自己谁了。”南医生狠狠瞪了眼罗勒,视线就锁定朱瑾了,“别太得意,一次两次运气好,却不一定次次好运气,如今的病…可不是那么好治的。”病多,药更多,且很有效,可大多有副作用,患者、家属因此对医生意见很大。

特别是频频出问题的儿科,不管大病小病限制、顾忌太多,父母又极容易冲动,是医疗事故最多亦是纷争最多的,很多医院医生对儿科的态度都是避之不及的。

连续上百年,儿科和妇产科医生越来越少,像今天这样的奇迹也越来越少。今天朱瑾用她前所未闻的奇怪方法让体温下降,她到现在也没

法接受、理解,可她也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不敢置信的情绪后,她却反而冷静下来,朱瑾今天创造了一个奇迹,今后大家就只会看着这个奇迹,一旦奇迹不再,等着她的就不是这短暂的打闹了。

朱瑾年纪摆在那,她厉害能厉害到哪里去,就算还有今天一样奇奇怪怪的办法,可又能有多少,希望,不是那么容易承当的。她现在被捧得多高,到时候摔下来就有多重。

不知道朱瑾背后有一整套古中医系统医术的南医生想罢,似笑非笑看着朱瑾也不再啰嗦,爽快离去。

看她说两句就走,罗勒松了一大口气,没和她逞口头之能的朱瑾却微微蹙眉,南医生的眼神太过熟悉了,她想的什么她大概猜得出来,忍不住一笑,笑中带了无奈亦带了自信——她要做得更好。

“小囡在这边。”罗勒奇怪看了她一眼,忙示意方向,朱瑾却没动。

罗勒走了两步看她没跟上,回头疑惑问道,“怎么了?小囡在这边。”

“那个病患啊,我不看了。”朱槿面色不变说道。

“呃…”罗勒有些反应不过来,“不看了?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朱槿好脾气解释。

“为什么不看了?因为…她妈妈吗?”罗勒迟疑问道。

“嗯。”朱槿点点头,“我有个看病原则,只要病人或家属有怨,对我、对我的人动过手,就不会再看那个病人了。”

说得理所当然又理直气壮,罗勒听得却瞠目结舌。

这…这…没天理了,现在哪个医生敢这么嚣张!

(哦嚯嚯～～～今天更新好早,今天更新好多～～～饭饭骄傲一个先～～～)

第五十章 重楼

“...完全换了个人!”重楼看着淡定丢下大呼小叫一脸不敢置信的实习医生离去的朱瑾,吹了声短促的口哨,“不过我喜欢,竟然比我还有个性...我就算嚣张也会找个理由再嚣张...啧啧...以前挺自豪,现在看着太掉分了...我以后要比她才嚣张才行!”

重楼做了决定,掏出手机看最新的消息,看到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朱瑾改名以及用‘神奇’办法退高烧的报道,除了这些当然还少不了评论真公主护卫兼男朋友发言背后的真实意图。各种阴谋论轮番上演,王室纷争猜测数不胜数,还因为女王的直接出面维护,连公主之位是否会再出现变故都讨论起来了......

总之一片热闹。

重楼随意扫过,远远跟着朱瑾。

朱瑾换了一件白衣出来,就看到一个口罩医生从面前走过,看到她随意招呼道,“跟我来。”

“好。”朱瑾愣了一下忙跟上了,她对医生还不是很熟悉。

带了口罩的医生带着朱瑾去病查房,朱瑾一进去就发现了病人家属的变化,之前或者没注意她或者注意到她满是好奇的眼神,隔了半个时辰不到,就变成了好奇加火热。

这些家属有些直接看了热闹,没看热闹的也听说了或者看了报道,一看到朱瑾出现,回答了口罩医生的问题后就盯住了朱瑾。

“连...朱瑾小姐,麻烦您帮也帮看看我儿子,他今天早上开始发热,还有呕吐、腹泻,医生看了检查结果说是感冒,已经治疗了,不过到现在也

没退烧,您帮看看。”一个妈妈开口一定要朱瑾帮看看她五岁的儿子。

“好。”朱瑾看不认识的口罩医生站在一旁,没有阻止的意思就立刻点了头,能不用等一会再专门来看挺好。

“今天早上突然出现的症状吗?”朱瑾坐在椅子上边看小男孩的情况边问妈妈,妈妈回答着朱瑾问得非常仔细的问题,看着她不同于一般医生只看检查结果,而是仔仔细细看着儿子,摸摸捏捏,无比仔细,莫名的,从早上一直烦躁的心竟然平静了些,更加仔细、认真回答着问题。

朱瑾的脸色却不是很好,发热、呕吐、腹泻、面赤,咽红,出汗…

“疼吗?”朱瑾看着因为她的触碰而睁眼,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的男孩子问道。

“疼,整个都疼。”小男孩点点头,随即仔细看着朱瑾,“你是大家都想娶回家做媳妇的公主吗?”他以前听舅舅们说过…

“……”朱瑾眨巴眼睛和面前黑白分明的大眼对视,几秒钟后点头,“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哦。”小男孩失望的叹了一口气,“我还想长大了娶你呢…”又问,“为什么你现在不是了?公主就是公主啊,怎么会不是了呢?”

“宝宝…”他妈妈哭笑不得叫了一声。

“我叫史元思,公主,我长大了娶你,好不好?”史元思对于她妈妈叫他的小名很是不满,立刻自我介绍自己的大名。

“好。”朱瑾摸了摸他的额头嘴角带笑应了,在史元思心满意足的笑中,视线落在了他不时摇动、颤抖的手脚上,“元思的手脚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中午吧,好像是感冒没力气了…”元思妈妈愣了一下回答。

朱瑾眉头微蹙,全身肌肉疼痛拘急,四肢颤震症状…

“朱瑾小姐,有什么不对吗?”元思妈妈看着她的表情心一紧忙问道。

“我先看看。”朱瑾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在史元思好奇的目光下,轻轻拿了他的手切脉。元思妈妈、病房内所有家属都好奇看着朱瑾的动作,重楼站在一旁忍不住挑了挑眉。

安静中,元思妈妈发现,朱瑾的眉头慢慢皱了起来。

同楼层不远处的无菌病房里,看着罗勒一个人回来的秦艽也在皱眉,“连楠呢?”按下对话键问道。

“连楠小姐呢?”小囡爸妈亦眼巴巴跟在他旁边,一直关注着事情发展的家属们同样问着同一个问题。

“额……”罗勒想不到大家都还在,转了转眼珠,“她去换件衣服再来。”转头向大家说道,“你们快回去吧,快回去照顾自家孩子去。”

“不急不急,我们可以等。”家属摇头。

“我们会保持安静的。”家属表示他们是文明家属。

“乖乖的,不要吵。”李大婶安抚着儿子,神情复杂看着无菌病房,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等着,可她就是迈不开离开的脚步。

“……”罗勒没辙了,瞪了片刻后,在秦艽怀疑的目光下呐呐,“我去催催…”

跑了休息室、办公室却都没见到朱瑾,罗勒不敢多找灰溜溜的又回去了。

“怎么回事?”秦艽看着又降了0.1℃,体温成功降至40℃的小囡急切

问道,看罗勒闪烁的目光喝了一声,“老实说话。”

“额…是!”罗勒龇牙咧嘴,硬着头皮说道,“连楠小姐说,她有个看病原则,只要病人或家属有怨,对她、对她的人动过手,她就不会再看那个病人了。”

“……”秦艽看着罗勒,家属们各自无语对视,脑海里同时闪过‘不可能吧’几个字。

“连楠小姐刚刚说的…”罗勒低低的声音再次响起,“她说病人或者家属既已到动手的地步,那心中的怨气一定很大,一时半会也无法相信她,患者或者家属对医生不信任对治疗不利,所以…呵呵”说了他绞尽脑汁想的解释,罗勒呵呵了结束。

“说什么呢?让她先回来看患者,其他的事后再说。”秦艽看着罗勒无奈又好笑,面上却无比严肃。

“厄…好。”罗勒只能答应。

“是我不对,我不该对楠公主动手的…我去道歉。”罗勒正要转身,小囡妈妈突然出声道。

她说完没人说话,也没人阻止。

因为朱瑾的治疗有效了,大家就理所当然觉得小囡妈妈打人错了,因为朱瑾的治疗有效了,大家觉得小囡妈妈应该道歉,好让朱瑾回来继续帮忙治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一切看结果。

如果朱瑾的治疗无效,不论朱瑾什么身份,他们此刻做的无非就是跟着骂跟着鄙视,恨不能也冲上前打两下…

罗勒看着走在身旁的小囡妈妈,想到刚才家属的反应,突然深深领

悟到。

病房内,朱瑾放开史元思的手,深深看了眼元思,站起身看向了元思妈妈,面色沉静,“元思妈妈,元思这不是感冒,而是小儿麻痹发病前期症状。”

这个病,在前世,发病前不好治,也不一定能治好,发病后更不好治,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治好…

“小儿麻痹症?”元思妈妈疑惑重复,“不应该啊,都接种过疫苗的啊,而且刚才检查也没查出什么呀…”

“可元思这症状确实是小儿麻痹潜伏期的症状。”朱瑾看大家都一脸不信,连口罩医生都皱了眉头,接着说道,“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再做做检查吧,不是最好,是的话…也好提前治疗。”一旦发病就更难治疗了。

“这…”元思妈妈瞬间心慌了。

“元思妈妈,你快带着元思去检查,我记得不久前还看过一篇报道,说的就是接种了疫苗却还是得了小儿麻痹症的,那孩子一开始也说是感冒呢。”一旁一个家属突然一拍巴掌说道。

“是,是有这么一回事,那个孩子最后还是用了特效药,为了这事还闹了几天。”

“以防万一,快去检查!”其他的人也纷纷说道。

“啊…好。”元思妈妈慌忙点头,推着元思急急忙忙就想走,“我就去,还得联系孩子爸爸…”

“不用太紧张,我陪你一起去检查,孩子爸爸我让护士帮你联系。”重楼深深看了眼朱瑾,接过了元思的病床。

病床没推两步,就被拦住了,“查房了,大家先不要出去,你们要去

哪?”一个医生带着实习生出现在门口。

第五十一章 道歉

“…查房的医生不是在这吗?”元思妈妈疑惑指了指面罩医生,解释了一句看眼前的医生是史元思的主治医生忙说道,“医生,我正要去找你呢,朱瑾小姐说元思不是感冒,而是小儿麻痹发病前期症状,我正要带元思去再检查一次。”

“小儿麻痹发病前驱期症状?”医生翻出元思的病历,又看了看检查结果,脸色很难看,“没有,检查结果上完全没显示。”看了看朱瑾,“她现在在医院是测试,并没有诊断资格。”

意思很明显,元思妈妈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几人僵持在门口。

“医生,为保险让他们去检查一下吧,元思的症状确实是小儿麻痹发病前驱期症状。”朱瑾上前出声道。

“不用,检查结果没有问题。”因为有检查结果,医生有恃无恐,拿着检查结果挥了挥。

“…呼…”朱瑾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着只看检查结果,完全没想过看一眼元思的医生,只觉无比荒唐,“医生,请你看一眼你的病人吧,用你的眼睛。”

“说什么呢…”医生不满,还要说什么时,被口罩医生打断,“要是病人真的得了小儿麻痹症,这样的情况,你怕是得蹲蹲监狱了。”

“你谁呀?”医生被激得脸色涨红,一看不认识,问完就看胸前,不想却看到了‘水蓝星总医院’几个字,“你不是我们医院的!”

“我自然不是,如果我是,哪里轮得到你在这里哼哼唧唧。”口罩医生摘了口罩,嘴一咧。

“...你是重楼?!”医生惊呼,医疗界的不认识眼前这位的很少。

“知道了就快让开,还第一次遇到你这么不知变通的。”重楼弯腰一用力,拦在门口的医生被推得一个趔趄,“快去检查吧。”重楼成功将病床推出病房,在元思妈妈惊疑的目光中晒了晒牙齿。

“疼不疼?”等元思妈妈和护士推着病床走了,重楼回身龇牙咧嘴问医生。

“你说呢!”医生梗着脖子回了一声,看着朱瑾面露无奈,“重楼医生啊,连楠小姐她就是来测试的,根本没有诊断权利...”

“得了,要真检查出来不对,看你怎么道歉、道谢。”重楼仗着身高一把搂着医生,将身体重量大方压了过去。

“道什么歉呀...”医生被搂得可怜兮兮的,嘴里还待逞强,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了道歉声,“对不起...楠...朱瑾小姐,对不起...”

医生满脸惊诧抬头,就看到一年轻妈妈正鞠躬弯腰在朱瑾面前道歉,身后站了实习生组长罗勒...竟然这时候来道歉...

朱瑾原本正看着对她眨眼的重楼,听到动静回头就看到了小囡妈妈。

“对不起,朱瑾小姐,小囡她从来没流过血,那时我一下子被电视里精神失常几个字吓到了,一下子被血滴刺激到,脑海一片空白,就做出了那样的反应。我不是有心的,对不起...”小囡妈妈一路被罗勒嘱咐,知道朱瑾改名的事,也没叫错,真诚鞠躬道歉。

病房里的家属刚要回去就发现热闹又来了,想也没想停下了,看着小囡妈妈道歉看得满心感慨。

“不用道歉,反正在大家眼里,病患打医生天经地义。”朱槿看着却

答得漫不经心。

“朱瑾小姐,对不起,对不起,求你帮忙再看看小囡,其他的您有什么要求,您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小囡妈妈一楞,继续道歉继续求,楚楚可怜,闻者动容。

可朱槿站得笔直,因为没听到最想听的而无动于衷,“你快回去吧。”

“朱瑾小姐…”小囡妈妈不敢置信抬头,还要继续说什么,却被因为不放心赶上来的秦艽打断,“去办公室说吧!”。

朱瑾跟着秦艽往办公室走去,察觉身后强烈的视线,停下脚步回头,看到了那叫重楼的医生兴味盎然的目光,陌生又熟稔。

朱瑾微微蹙眉并未停留离去,重楼看着她毫不犹豫转身离去,轻笑了一声,目光却未能从那道高挑纤细的背影收回。明明是大家都穿的医生白大褂,明明只是那么平常的走路,却不由自主吸引着人的目光,款步姗姗,绰约多姿……

熟悉又陌生,犹如她的面容。

“…总是不由自主去看…”重楼手臂下同样目送朱瑾离去的可怜医生嘟囔了一句,看了看重楼,“重楼医生,你怎么来我们医院了?”

“来见个人。”重楼微微一笑,好久没见了,听说她出事后,因为不想在法庭或者监狱的场合相见,他一直没见过她。原本听到她测试的消息,是想早点来见的,可上午有了手术安排。手术结束后却看到了她精神失常、失去记忆的消息,赶来后,她已从连楠变成了朱瑾。

她真的失忆了,连他也忘了。

重楼搂着医生,嘴里不停,目光却略带惆怅。

这一边,请小囡妈妈待在会客室,朱瑾跟着秦艽、罗勒进了办公室,“你这样会引起众怒的。”秦艽皱眉看着朱瑾说道,罗勒在一旁忙不迭点头,“小囡妈妈太可怜了。”

“我知道啊。”朱槿点头,“可如果没有这个原则,会更难的,人性,实在太过可怕。”朱槿看向罗勒,“你觉得她可怜是吗?”

罗勒犹豫了一下点头。

“确实挺可怜的,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相信吗?如果我再次看了小囡,温度降了恢复健康了还好,可如果没好,或者中途再出现点什么问题,她会再次毫不犹豫的对我动手,比这次更狠,更疯狂!”朱槿微微一笑,“动过手的人,再动手太容易了。”

“那…那…就这样放着不管吗?”罗勒说不出反驳的话来,他也不敢保证小囡妈妈不会动手…可想到小囡…

“这个嘛…”朱槿意味不明一笑不再开口。

“秦医生?”罗勒向秦艽求助。

“不是说了吗?人性很可怕,你不用太操心。”秦艽却突然笑了,拍了拍罗勒的肩膀向小囡妈妈走去。

朱槿看着秦艽的背影略微一挑眉,看来他是知道她说的意思了。

人性,是最可怕的。

小囡的病看不看,决定权并不在她,而在小囡爸妈。

当初,那个打得他父亲头破血流的人后来自己拿了石头自己砸自己,砸得头破血流,只求父亲再出手治疗,那些逼迫得附身于父亲身上的她身败名裂的侍女、下人的家人,后来跪在她面前磕头不止,还了她的声誉,亦只求她再出手。

他们嘴里的话更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不起,求您再看看,这一次是好是坏我们都认了,再不敢怪到您头上,更不敢对您或者您身边的人动手。”

不管她还是父亲,都是量力而行,尽全力治疗,可大夫不是神仙,不是尽全力就能治好,所以只要有怨气有怨恨的家属、病人,在父亲付出失去妻子、她付出失去母亲的代价后,再不敢接手治疗。

他们可以承受那些怨恨,可身边的亲人朋友承受不了。

所以,他们朱家有了看病原则。

第五十二章 通过

半个小时后,元思妈妈和护士推着史元思回到了病房,一脸的庆幸,元思爸爸更是一脸劫后余生的表情。再次针对性的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史元思确实处在小儿麻痹发病危险潜伏期,谁也不知道瘫痪会什么时候来临,一旦瘫痪降临,等着元思的就是副作用多多的特效药。

元思的主治医生最终还是和元思爸妈一起来找朱瑾道谢了。

他们才离开,小囡爸妈一起到了朱瑾面前,再一次道歉,并保证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目前的情况,就算朱瑾出手医治,最后还是得用特效退烧药也不怪朱瑾,请朱瑾务必帮忙治疗,不论她用什么方法。

他们认清现实,并决定完全相信朱瑾。

朱瑾再一次给小囡辅助治疗,物理降温配合两个疗程的放血治疗,三天后痊愈出院。

小囡爸妈、提前治疗了得以逃过一劫的元思爸妈,以及朱瑾陆陆续续的病人家属大肆宣扬朱瑾的功劳,专程请朱瑾看孩子的家属更多了。

朱瑾在儿科的测试得了秦艽的认同、病人家属的肯定而结束,前往最该测试的部门妇产科接受测试。因为受儿科测试的影响,朱瑾在妇产科的测试要更顺利。

三天后,朱瑾因为再次得到医生、病人的认同肯定,通过了测试,取得了行医资格证。

在记者铺天盖地报道朱瑾的治疗时,方方的审判也下来了,处以三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吊销记者从业资格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记者从业资格证书的处罚。因为有了行医资格的朱瑾的建议,方方服刑得以缓期

执行。

朱瑾服刑满一个月时,在监狱接收了方方孕妇患者。

“终于又见面了。”朱瑾看着这个第一天来到这世界就没给她好脸的女子,面上露出真心实意的笑,带着丝轻松。

方方为了让她看病付出的代价之大,远比目前看到的多得多。虽然一切都是方方的选择,是她为了留住孩子不顾一切,可朱瑾自己、世人都做不到说这一切和她完全没关系。能通过测试,得以为她尽心尽力治疗是朱瑾能为她做的。

“我看过黄老的纪录片,看过你第一天去医院测试,我就知道这一天离得不远了。”方方笑,相比前一段时间没有妊娠反应却无比消瘦、憔悴的情况,怀孕满七周,有了呕吐、嗜睡等妊娠反应的方方,却胖了些,气色也不错。

“因为知道,所以我这段时间吐了吃,吃了吐,心情却一直不错,感觉孩子也和我一样不怕了呢,都安静了。”方方抚着肚子,满脸柔和,初为人母的母性光环慢慢在这个强势、尖锐的女记者身上凸显。

“是比前一段时间好了,现在不管你还是胎儿状态都挺好。”朱瑾听见她的话嘴角微微上扬,放开了切脉的手,“照目前的状况看,你的子/宫状况依旧,不过因为怀胎情况确实好转,只要不出现意外,在孕期满三个月前是安全的。”

“……看检查结果的医生也这么说的!”方方眼睛发亮,第二次了,在她身上发生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朱瑾也是看她几眼摸摸手腕知道了她怀孕,还说胎像不稳,这一次,朱瑾摸了摸手腕又再次说出和医疗设备检查的结果…

这个检查结果是好几个精密检查后,根据检查结果,由几位医生商议后才得出的,再想想这些天朱瑾治疗的报道,方方真心感慨,“朱医生,

您的这个古医术实在神奇。”

“谈不上神奇,只是大家的看病方法和我不一样罢了。”朱瑾摇摇头,说神奇,她觉得现在的一切比她所会的更惊奇呢,以前完全不敢想的一切在这里变得司空见惯,以前属于等死的绝症在这里治疗得轻轻松松。

这里的医治设备、药品先进得超乎她所有想象力,这里的医生,开膛破肚开颅无所不会,那精湛的医术让她深深佩服。朱瑾在医院几天,只要有时间、机会就申请观摩各科手术,每一场手术,她都看得目眩神迷、惊叹连连。这样的医术,放在她前世,被称作神医绝不为过。

如果能不丢掉老祖宗的传承,能不陷入事事依赖医疗设备、药品副作用太多的怪圈就更好了…朱瑾想罢自己也失笑了,这世界本就不存在完美,对自己的想法微微摇头的朱瑾看着方方继续说道,“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住在医院,照顾好自己,等你的孕期满三个月我们就正式开始治疗,这段时间很重要。”

“我知道。”方方重重点头,“我一定会的。”这些日子正处胚胎器官高度分化、形成期,原本水蓝星总医院副主任医生断定这期间会出现更加恶劣的情况,不想因为方方心态变好压力变小后,连以前会不定时出现的小腹微痛也没了,无缘无故的剧痛更是再没出现过。

朱瑾治疗之前这一段时间,保护孩子在于她自己,她必须保护好自己,直到朱瑾治疗。

虽然朱瑾通过了测试,有了行医资格,却因为处境限制,加之帮方方诊断过的医生都觉得方方继续怀孕会有生命危险,朱瑾治疗方方的全程都将被监控,且因为朱瑾在监狱,方方平时都会在监狱区医院住院以随时观察她的情况。

方方要保护好自己和胎儿,朱瑾则要在剩余的二十天内找齐、炮制

治疗方方需要的药材。在方方开始治疗前,做好一切准备。

“用什么方法最快呢?”早间例行的剪花时间,朱瑾看着花海忍不住思考,这个时代的药品中没有她会用的药材,她需要的一些药被作为花草种植,更多的药更是完全不见踪影。朱瑾去医院测试那么多天,因为药材的缺少,她带去的药材怎么带去怎么带回来。当然,一同带回来的还有管家给她送来的中药柜子、针具。

“药吗?”朱瑾最后还是问的秋狱警,秋狱警一听朱瑾要找药,立刻大气挥手,“需要什么药直接写了申请就行了。”

“不是,我不会用医院医生用的药,我的药需要我自己去采集、炮制,我就是想问问你哪里可以找到药草,比如…”朱瑾嘴不停说了很多,秋狱警一脸迷糊。

“有一些我听过知道是好看的花草,有一些我也没听过,要找齐最好是去植物博物馆。”秋狱警奇怪看着朱瑾,“你找这些花花草草做什么?不是说要找药吗?”知道她失去记忆,秋狱警耐心回答,却不免奇怪。

“这些就是我要找的药。”朱瑾诚实回答。

“……呵呵”秋狱警僵硬着脸呵呵,花花草草的,做什么药呀…

想是这么想,她嘴边的回答却是,“好,我尽快去问问。”朱瑾治病本来和别人不一样,药奇怪点也算正常。

秋狱警联系了植物博物馆还没回音,好些日子没来的叶半夏来了。

“连…朱瑾小姐,我来找你了。”叶半夏拖着个行李箱出现在朱瑾的工作间,敲门而入。

“好久不见了,快进来坐。”朱瑾放下手里的毛笔,去给叶半夏倒水。

叶半夏看着她的侧影,目光中带了些许异样,有探究,有遗憾,更有欣喜,带着轻松,仿佛松了一口气。

第五十三章 决定

“医院测试还习惯吗?后来再没遇到无理取闹的家属了吧?”这是叶半夏的第一句话,问着眼睛不由自主盯着朱瑾的额头,第一天他看到报道被吓得可以,忙从外地赶了回来,最后也只是赶上了道歉的那一幕。

他最后也没出现在她面前,只是天天关注她的消息,看报道是没有为难的医生、家属了,不过他第一句话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没听到她亲口回答,总觉得不放心。

朱瑾听了他的话一愣,待发现他的视线,摸了摸已经光滑如初的额头,朱瑾嘴角的笑意就更深了,“嗯...”了一声,略一沉吟想认真回答。

“难道还有家属动手吗?”就这一沉吟,叶半夏一直温和、欣喜的面色突然阴沉下来,猛地站了起来。

“没有,没有遇到了。”朱瑾想不到他反应会这么大,忙跟着站了起来,也顾不得男女之嫌,一下子拉住了叶半夏的袖子急忙回答。

“真没有?”叶半夏怀疑看着她。

“没有了,真没有了。”朱瑾拉了拉他的袖子,“快坐下,后面几天罗勒一直跟着我,就算我转了妇产科,他也没事就过来跟着我,那张嘴厉得我都不用多说什么。”

“刚才我是在想该怎么和你说我在医院的状态。”朱瑾看着终于坐回去的叶半夏,松了一口气,解释完才发现她还拉着叶半夏的手,忙松开了手,想到医院里发生的糗事微微低头。

“没有就好。”叶半夏看着朱瑾难得低头,沉静的面容竟有一丝羞赧

一闪而过,原本满是盛怒的眼睛被笑意所代替,双目牢牢锁住朱瑾,仿佛要把她此刻的样子刻入脑海里,嘴里刻意轻松说道,“看来你对这趟医院之行挺满意。”

“除了对那些医疗设备束手无策以外,都还可以。”虽然朱瑾自己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木头的一天,不过还是实话实说,“对了,你知道我失忆的事吗?”

“看到报道了。”叶半夏亦恢复正常,闻言点了点头,“那些医疗设备很复杂吧?得慢慢习惯才能学会看、学会用,谁都这样,你别太着急。”

朱瑾含糊点头,没说其实不一样,她对那些医疗设备、对那什么电脑真的没辙,罗勒热心教了几天,她只是学会看简单的病人情况,至于操作她依旧还是…在原地踏步。

罗勒最后看她的眼神很纠结,还带着深深担忧,她测试结束时来送她还嘱咐她,以后有机会还是得好好学学,特别是电脑、网络,都是与生活紧密相连,不会用电脑、使用网络,生活都会不方便。

朱瑾和罗勒那时还忽略了另一个问题——使用电话的问题。

目前依旧想不到这个问题的朱瑾下一刻成功被叶半夏吸引了注意力,叶半夏拉开身边的行李箱,抱出几本厚厚的本子放在桌上,“朱瑾小姐,这是我从植物博物馆带回来的,我看你对花草一直很感兴趣,到植物博物馆办事时正好看到这个植物汇总,就借了回来,你看看有喜欢的花草吗?”

叶半夏说得随意,眼神却隐含期待。

“我看看。”朱瑾忙说道,等翻了几页,看到册子里图像、名称、介绍齐全的内容,眼睛就一亮,等看到众多药材时,朱瑾笑得露出亮白的贝齿,急急问,“叶半夏,这些植物都有吗?哪里有种?可以买吗?”

她的药,她的药终于有着落了。

“都有,植物博物馆里都有,只是有些种植得很少,有些可以买,有些不可以…”叶半夏的眼睛亦熠熠生辉,认真和朱瑾介绍起来,“这些因为观赏性强,很多地方都有种植,这些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很少有地方种植…”

叶半夏看着他之前贴好的记号,几本厚厚的植物汇总,大致的情况说得毫不含糊。

朱瑾听着听着眼里露出深思,叶半夏了解到这个程度,绝对不是他说的什么‘正好有事凑巧带回来’,这样的程度,怎么也需要几天时间。

朱瑾看着认真和她讲解的叶半夏,目露深思。

同一时间,王宫内,商陆从护卫组组长也是他父亲的手里接过了商家几百年从未接到过的解聘书。

商父收回颤抖的手,看着眼前突然觉得陌生得可以的儿子,一句话未说转身离去。一辈子行得正走得直挺直脊背仰着头活着的商父,第一次佝偻了背,仿佛再直不起来。

商陆看着他的背影,捏着解聘书,紧紧闭上眼。

良久,商陆失魂落魄出了办公室,走了没多远,电视屏幕开始出现,只要电视屏幕出现,那熟悉的身影也会出现,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说着同一个名字,朱瑾!朱瑾!朱瑾!满世界的朱瑾。

“因为朱瑾小姐的及时发现,避免了五岁儿童小儿麻痹…”

“原本高烧不退必须要用特效药的儿童病患,因为朱瑾小姐退烧出院,未留下任何后遗症…”

“新生儿不乳已成为如今新生儿最常见最不好医治的病症,让医

生、家长烦恼不已,面对众多医生也束手束脚的问题,朱瑾小姐用一个大葱头解决了这个问题!没用任何药品,也没给新生儿注入营养液,朱瑾用母乳、大葱头解决了这一难题...”

“朱瑾小姐用古怪手法,给一位先天性血小板再生能力缺陷不能剖腹产胎位不正的孕妇倒转胎儿,让孕妇得已顺利生下孩子......”

“...几天的测试,每一天朱瑾小姐都向我们展示着其古医术的神奇...”

“...朱瑾小姐能不能继续创造奇迹,治好让朱瑾小姐测试的孕妇方方的病,让我们拭目以待...”

持续的,视频、网络里,铺天盖地的都是朱瑾的报道,朱瑾一次次用最简单的方式向大家展示古医术的神奇,如她所言,她用医术为自己辩解。短短几天时间,她无比清楚的证明了商陆那一番‘神经失常’是多么的可笑。

商路站在走廊,抬头看着朱瑾,久久未曾移动。

他第一次无比清醒的认识到,朱瑾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朱瑾,这个事实,这些天,一次次不断的提醒着他,一次次让他明白他说那一番自认万无一失的言论多么的可笑。

活该被解聘呢,若不是有父母、真真的关系在,朱瑾一纸告到法庭,他也可以去监狱走一趟了......

“对不起,阿陆...”等赫连真看到商陆的解聘书,第一句话就是道歉,消瘦得可以的赫连真神情恍惚道歉。

“真真,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道歉。”商陆疲惫摇头,看着完全变了样的赫连真,脑海里闪过朱瑾永远挺直的脊背、坚韧的眼神,商陆再一次想到,他的真真也许该学会长大、学会面对了...

赫连真还没回答,好几天不见踪影也不理他们的女王终于露面了,在赫连真愣愣不敢置信加惊喜的目光中,施施然走进房间,也不看商陆,只看着赫连真,“真真,明天开始你继续上学,学校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和你姐姐一样,直到明年毕业吧。”

“继续上学?”赫连真一呆。

第五十四章 尖叫

从六岁到二十岁,四年的小学,五年的中学,五年的专业学习,是每一个诞生在水蓝星的人必经的学习路程,二十岁后就投入工作中,需要继续学习的,都是一边上学一边学习的。

当初连楠选择的是星际政治,包括星际事物、星际关系和星际外交。而赫连真则选择了文物和博物馆学,为毕业后像连翘一样到博物馆工作打好基础。

除去必要的行程,连楠是一直坚持到学业结束的,且成绩一直优异。比姐姐小两岁的赫连真十九岁,还剩下一年半的专业学习才可以毕业。

因为突然继任公主,赫连真确实没考虑过继续上学这个问题。不过她不考虑不代表赫连蓝不考虑,赫连蓝面对她的疑问,给了肯定答复。“你近期行程已经全部取消,不可能一直在家,没有工作安排,就必须去上学,从明天开始恢复你以前上学的状态吧。”

“上学…”反应过来的赫连真本能的眼睛一亮,商陆眼睛一亮后迅速一闪,立刻想到,这也是一种打破雪藏的方式,真真恢复上学再次进入大家的视线,只要表现良好,慢慢的就会走出眼下这个困境…

“妈妈,我真能去上学吗?”赫连真朝赫连蓝扑过去,抱住她就惊喜问。

“你原本就是学生,当然可以上学,不过,真真,你要记住,你现在是公主,你要时时刻刻记得你公主的身份。”赫连蓝看着小心翼翼看着她的赫连真,心中叹息,目光复杂,到底和从前一样摸了摸她的头。

“我知道,我记得的,我是公主,我这次一定不乱说话,一定不丢脸。”赫连真点头如蒜,急急保证。几句话带来的影响,足以让赫连真记住一辈子。

赫连蓝看着虽然有所改变却远远不够,依旧懵懂着害怕着的赫连真没有多说。

只有她自己不断面对,才能成长,她说再多也无异。

“阿陆,我都忘了,我可以上学的,我去准备一下上学需要的东西。”赫连蓝走后,赫连真几天来一直萎靡不振的精神终于振奋起来,“阿陆,你等等,只要过一段时间,我就让你复职,只要我做得好,你就一定能复职。我这次一定不乱说话,一定学着姐姐不丢脸...”

事情哪有她想得那么简单,她不说话不代表别人不会说...

商陆看着她到了嘴边的话却再说不出口,第一次无比清醒的认识到,赫连真的不足,她身处公主之位却远远没有公主之能,所以才会在一继任就发生这许多事情。

这些事,只要她是一天公主就会不间断发生,而他不论多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这些。只有她自己成长起来,一切的一切才能解决。

他曾经说过的他一定让真真一直是公主这句话,此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又不现实,也怪不得朱瑾说出再不想见他的话来。

因为恢复记忆瞬间遇到了朱瑾,知道了她的经历后那份他无法承受的情,在他后来心属真真的事实面前,他下意识的逃避着,甚至急切的不顾一切的想表达对真真的深情,让他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冷静走了极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一切,从开始就错了。

现在,趁还没错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要做的是补救回来。

商陆看着兴致勃勃准备东西,看连楠视频的赫连真沉默。

第二天一早,载着赫连真的黑色古董车辆低调驶进水蓝星首都华都大学内。公主出行护卫都是有定例的,前前后后的车辆足有五辆,男女护卫数量相当清一色的黑色套装,速度整齐下了车,熟悉的戒备姿势、眼神,瞬间让低调打破。

“咦?”清晨学生前来上课的时间,校园主干道熙熙攘攘都是学生,看到这熟悉的车辆、黑衣人,正走在一旁的学生立刻停住发出疑问声。

“公主出行吗?”连楠曾在华都大学上了五年学,除去一年级的学生,这一切对老生一点不陌生,立刻有人说道。

“看来是,楠公主在这上学那五年,除了周末或者请假的日子,校园里每天都要上演这一幕…”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学看着兴致勃勃,“楠公主已经毕业,这次来的是…那位真公主?”

“真公主?”意味不明的声音,意味不明的目光默契全部锁定在第二辆车上。

“公主,到校了,请小心。”女贴身护卫打开车门弯腰说道。

“好。”连真看了看外面瞬间围满的同学咽了咽口水,认真回想了姐姐曾经上学的情景,嘴角上扬轻巧下了车。

看到熟悉的黑色长发、蓝色长裙以及笑容,围观同学眨巴眼睛安静了一瞬间。

“我还以为真是楠公主呢…”

“刚才一瞬间好像…”

“原来是连真啊…她真是公主了…”同学目光集中在赫连真身上,议论纷纷,赫连真比起从前消瘦了很多,平凡的面容因为消瘦徒然像了两分连楠,加之刻意模仿,看不清的同学还以为眼花了。

被四名女护卫加两名男护卫护着的赫连真看到大家的视线,紧张却也夹杂着兴奋。曾经,她虽然跟着姐姐一起来上学,只不过受到瞩目的一直是姐姐,她身边没有黑衣保镖,只有两位经过选拔的女护卫同学。

姐姐的排场、同学们的注目是她一直羡慕的,现在她成了被注目的对象了。赫连真嘴角挂着笑,学着姐姐热衷向认识的同学打招呼,看着同学惊讶的表情而越发乐此不疲,完全没注意到同学惊讶后或奇怪或皱眉的反应。

“怎么突然打招呼?”“笑得好假…”“居高临下的…”明显没有连楠威望的赫连真被同学肆无忌惮议论着,在议论中,赫连真一路‘**同学早’着心满意足到教室,坐到了专门安排的位置。窗外两位护卫全程保护,前后左右都坐着护卫,这就是公主上课的模式。

一节课很快结束待老师出去后,差不多都同岁的同学一个个聚在赫连真旁边拍照拍视频,教室外也来了不少人差不多同样动作。

被护卫保护着不让同学靠近的赫连真合掌拜托,“请大家不要拍照了,我们说说话吧。”动作语气像极了连楠。

“连真…公主,做公主的感觉怎么样?”

“真公主,自从加冕仪式后一直没出现在大众面前,是因为反思吗?”

“真公主,你真的不知道你姐姐会医术吗?”同学们立刻问了,却不是赫连真以为的话题,赫连真真诚的笑终于假了起来,呆呆看着他们。不明白除了连慧儿外,这些一直尊敬姐姐崇拜姐姐的同学们,面对她这个公主敢这样问。

“真公主,你姐姐的古医术实在很神奇,你会吗?”赫连真的沉默没让问题停住。

“她不会了!”同班同学答完毫不客气问道,“连真公主,你是不是不喜欢你姐姐?”

“你姐姐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指示你的护卫说她精神失常诽谤她?”连楠铁杆粉丝直接来找麻烦了。

“我没有,不是我指示的。”赫连真猛地抬头脸色煞白否认,僵硬的笑再无法保持。

“你那男朋友呢?为什么没来?”

“对,让他出来...”人聚得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乱,护卫的面色也沉重起来,“退后,请退后。”

“我们不会做什么,就是问她点问题,她这段时间都没出现。”同学也不让护卫为难,退后一些继续,“真公主,你有没有去和你姐姐道过歉?”

“真公主...”耳边全是同学的声音,仿佛全世界都在质问她,赫连真不断摇着头否认着,想大声辩解,却又不敢说话...

赫连真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全部来质问她、逼她,神情恍惚,咬牙忍住堵住耳朵的冲动。

“真公主,你倒是回答呀...”这时,站在前面的一个同学忍不住喊道,喊完被后面的同学一挤猛地往赫连真扑去……

“啊...”赫连真终于再忍不住,捂住耳朵闭眼尖叫。

尖叫声尖锐刺耳,在吵闹声中依旧突兀得全场安静下来,只有这一声尖叫持续。

一直尾随在后,不放心离去的商陆听到叫声冲进教室,看到的就是缩成一团发抖尖叫的赫连真。

第五十五章 患者

“因为监狱本身的支持,还有王室的资助、社会人士的赞助,朱瑾小姐想要的药材种植地、炮制药材的药房会尽快建立起来,你要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因为黄老和朱瑾,让监狱名声大噪得到了很多支持,在朱瑾通过测试,表达了她要用的药需要专程种植、专门炮制的要求后,第二天,秋狱警就对来找她的朱瑾说道。

监狱方面还是很支持的,依照以前的经验,现在投资是很划算的,朱瑾才来了一个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会在监狱渡过,他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创造的价值绝对超过投资。

事后证明,监狱方面很有远见。

“太好了,真是多谢了。”朱瑾听到秋狱警的回答喜出望外。

“不谢不谢。”秋狱警笑,“我昨天听叶半夏说你最近需要的药都和他说了是不是?”

“是,他说他可以帮忙凑齐。”朱瑾点头。

“那行,药那块我们找他,就是炮制药材药房需要准备些什么,你得亲自去说…”秋狱警说道。

朱瑾随后三天都忙着准备她的药材炮制房了,药材必须经过炮制才能入药,炮制技术直接影响药效,所以作为大夫对药材一直很看重。一般大夫在学习做徒弟时,都是从采药、炮制药材开始,很多大夫也都是半个炮制药材师傅。

当然,这些大夫更看重的还是医术,所以炮制药材大师也就应运而生。朱瑾精通炮制药材是前世送走父亲后,她在外漂泊的那几十年里。

几十年里,她走南闯北,几乎走遍所有能去的地方,什么都见了,炮制中药更不必说。那时候习惯每到一个地方看完新鲜事,就是在有名的医馆、药行辗转,看着名医、中药炮制大师施展他们的绝学,最后总忍不住进入他们的身体自己动手。

长年累月积累,她所学所会所精的也就多了。

“虽然你这奇怪得多,也比我那…粗犷,不过,还是有种置身于我研究室的感觉。”五天后,炮制药房建成,偌大的房间被隔成十几间,临时制作的切药刀、片刀、锉、铁锤、碾槽、冲筒、乳钵等传统炮制工具再次面世。连炭火、炒锅、筛子等用具也出现了,来参观的黄老抱着冲筒踩着屋内奇葩的露出土地的地面,四周环视着感慨。

“现在能想到的程度就是这样的了,我一个人人力有限,到时候怕是也炮制不了多少。”还在整理东西的朱瑾也感慨。

“这倒不是问题,你现在治病都还没用过药,等你自己的药制出来用了以后好,有的人是来给你制药,你只要指导就行了。”黄老对这方面很有经验,“我也是做药的,等以后可以多沟通沟通。”

“黄老是做药的?”朱瑾第一次知道。

“是呀,做各种副作用多多的药、疫苗,结果把自己做到了监狱。”黄老放下冲筒去拿筛子左看右看,边看边漫不经心回答,“这是要做什么的?”

“筛去药材中的灰砂、渣末,还可以分档…”朱瑾忙解释,那些特效药,医生、患者是又爱又恨,她已经对它们深有感触。虽然副作用多,可到底是救命的药,黄老开口就是几种,也怪不得大家对黄老那般尊敬。

等黄老走后,朱瑾迎来了她买来的药,一盆盆的花草,开得灿烂,却远没有叶半夏笑得灿烂。“暂时能买到的就这些了,要是有再急用的,朱瑾小姐,你和我说,我再去找。”

“好。”朱瑾没有客气,她什么都没说,他都能因为她喜欢收花草而去植物博物馆仔细了解,如果她不答应,他一定还会观察揣摩她的心思,费更大的劲心思去给她找,最好的还是一口答应。

“嗯嗯…”叶半夏觉得他平时刻意做出的冷淡、平常再维持不下去了,他忍不住想笑,再笑。

“擦擦汗。”朱瑾看着他傻笑着抬手随便抹了一把汗,汗没抹掉多少,倒是把脸擦得脏了,忙拿出口袋里还没用过的手帕递了过去。

“谢谢…”叶半夏以为是纸巾,接过去就擦,擦着擦着才发现触感不同,明细比纸巾更加柔软,拿下来一看,就看到手中传说中的白色手帕,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角上还有小小的熟悉无比的朱瑾花。

他没事就去看朱瑾绣的那幅双面绣,这手帕的花谁绣的不言而喻。

此刻,干净漂亮的手帕被他擦得黄迹斑斑,“咳咳…”叶半夏咳了,抓着手帕猛地往后藏,“…我洗干净了还你…”,说完他就想咬自己的舌头,还什么呀…还什么呀…

叶半夏第一次考虑对朱瑾言而无信,他不想还,必须厚着脸皮昧下……

“我拿去洗就可以了。”朱瑾看着他变来变去的脸色忙伸手说道,她习惯了用手帕,平时身上也没有纸巾。

“不,我洗。”叶半夏坚决摇头拒绝,然后迅速转身逃也似的快步离开去帮忙搬花。

“唉…”朱瑾伸着手无奈喊,幸亏这不是动不动追究私相授受的,不然她十张嘴也说不清了。朱瑾收回手摇头刚要跟着上前,就听到秋狱警的声音,“朱瑾小姐,有病患来看病,速来探监室。”

朱瑾一愣,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人直接来监狱求医的。

“朱瑾医生。”朱瑾进入探监室,就看到本该在探监室外的人已经在里面了。是婴儿保温箱、坐在轮椅上的年轻妈妈、面色焦急的年轻爸爸组合。

“是看孩子的吗?你们贵姓?”朱瑾穿上路上专门拿过来的白大褂。

“是,今天都第三天了,他还是不喝奶,一直打营养液维持,保温、药也用过了,可是情况也没好转,您帮看看吧,我们都姓何。”何妈妈急忙说道,眼神急切,才出生的孩子又用药又注射营养液,每一次注射营养液对孩子对他们都是一场酷刑。

都第三天了,孩子情况没好转,早间那一次注射营养液原本就虚弱的孩子哭得差点断气,孩子面色青紫,医生脸色也不好,连‘没问题’的话都不说了。绝望之际他们突然看到朱瑾的报道,想也没想强硬抢了孩子也不听医生说的已经找专家来看的话就赶了过来。

“别着急,我先看看。”朱瑾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手套戴上,一边安抚神情慌乱的年轻父母,“孩子哭的时候声音大吗?”

“不大,声音很小。”何妈妈立刻答道,看着朱瑾仔细轻柔检查孩子。

“一直没吃奶?”

“没有,感觉他根本不想吃奶。”

“孩子面色青紫,口鼻气冷,四肢不温,哭啼无力,神情淡漠…是气滞不乳,需温中散寒。”朱瑾点点头说道。

“可以治吗?”朱瑾说的话何氏夫妇听得糊涂,直接问道。

“能,我去取…”朱瑾忙肯定点头,才说到去取就被何爸爸打断了,何

爸爸双手捧着大葱头问,“朱瑾医生是要去取大葱头吗?这里就有。”他们看见朱瑾用大葱头,就准备来了。

“不是,这次不用大葱头。”朱瑾看着面前的两人语气更加温和,“这次需要用艾条,我去取,很快就回来,你们别着急。”

“哎,好,好。”何爸爸收回手忙不迭点头。

朱瑾向他们点点头,快步向宿舍走去。同一时间,听说自己的父亲下手术了,水蓝星总医院没拦住何氏夫妇的小白主治医生忙跑去找,敲门得到允许后立刻推门而进,“爸爸,你快告诉钱伯父…”

后面的话因为看到办公室内的情况而闭嘴,尴尬看着嘴里的钱伯父。

“要告诉我什么?”和白前医生做了半辈子的朋友,虽然没见过几次小白医生,不过因为是朋友的儿子,钱医生很和颜悦色。

“钱伯父来了,真是不好意思,我请爸爸请您来的那位新生儿被父母强行带走了,说是要去监狱找…朱瑾医生看。”小白医生尴尬摸了摸头解释,“我没拦住…”

“知道了,不怪你,你下去吧。”白前副主任医生目光一闪,让儿子出去。

“又去找那位公主医生?”钱医生看着白前问道,“用大葱头治好新生儿不乳的那位?”钱医生是儿科主任医生,业内专家名医,前两天看新闻不小心看到过朱瑾的报道。

“就是她了,这些患者家属啊…”白前摇摇头无奈。

“之前闹得沸沸扬扬找她保孩子的那位方方记者好像是你的患者吧?”钱医生看着他挑挑眉,“好家伙,这抢病人都抢到咱们头上了,你看那

方方的孩子能不能保住?”

“难,月份越大越危险,保不住孩子事小,最大的可能是一尸两命。”白前对老朋友自然实话实说,他在业内名声还可以,看的病人也多,这样的孕妇他遇到不说上百,几十个是遇到过的,想保住孩子像方方一样坚持的一尸两命的也有那么几个。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钱医生感慨。

“那个新生儿呢?”白前笑了笑问道。

“不好说,我也没看过,不过真不好医治,孩子才出生嘛,需要费不少力,孩子父母都受苦。”钱医生也实话实说。

“不管怎样啊,反正去看病的只会越来越多,听说因为女王的关系,监狱那边很是放松,如果病患越来越多,她又侥幸治好几个,说不定...会很快出狱。”白前语气感慨。

“不可能吧!这才进去多长时间?”钱医生摇头。

“咱们的那位女王什么本事,炒作炒作再弄出点什么事,什么事都有可能。”白前也摇头,“最好啊,还得在那位方方记者出事前。”

“哈哈...”钱医生笑,用手指着白前,“你啊你...要是那方方再回来,你还接不接?”

“我也是有个性有脾气的名医!”白前仰起头。

“哈哈...”钱医生大笑。

屋外,去而复返的小白医生听到笑声松了一口气,转身往回走,路上抓紧时间拿出手机看新闻,看到在网络上火了几天的新闻摇了摇头。

这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什么事都凑热闹。不过公主有风险啊,

前公主现公主都被传‘神经失常’。

---------推荐好基友新书[bookid＝3485486,bookname＝《盛世谋妆》]

VIP卷

第五十六章 选择（求首订）

王室、女王、公主在连楠出事前,看着高调,其实本质很低调,除去必要的场合很少出现,一直受尊敬,除去水蓝星几百年的潜移默化让民众尊重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低调神秘。

连楠因为从出生就备受关注又因为从小乖巧可爱,被大家追捧,才会一路成长都被迫高调,粉丝也才会那般多。原本这也不是坏事,只不过因为连楠后来出事,让大家对公主、王室的印象直接跌入谷底,对王室的尊敬也大大降低。

原本形象还没修复好,继任公主赫连真的表现、被刻意炒作的绯闻,加之连慧儿以及有心人的推动,原本备受尊敬的神秘王室瞬间被记者、被大家拉至如同娱乐圈的存在。

短短几个月时间带来的改变,在赫连真回校上课时,无比赤裸的表现了出来。

“女王陛下,这…这…这些同学怎么会这样?”当赫连真在学校的视频被人传到网上时,赫连蓝是与生活管家一起看的,生活管家惊讶得都结巴了。

他们怎么敢啊!怎么敢对公主这么无礼!

“是不是有人授意过?”下一刻,生活管家想也没想就接着说道。

“也许、大概!不过已经不重要了。”赫连蓝目光莫测,眼下,有没有人授意过,这些同学是不是被鼓动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她就算去查就算查出问题又能怎样。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终究是真真给了人机会。

“就不追究了吗?”生活管家还是不能接受,“这些学生怎么会这样!”

“蒙叔啊,追究这些责任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赫连蓝苦笑,抬头看着生活管家,“重要的是,他们就是这样了啊。”这一刻,赫连蓝无比希望前些日子自己的预感能出错,可赤裸裸的现实让她知道,她没想多,情况真的严重到了这个地步。

“这...这...真真现在是公主啊!”蒙管家还是不能接受,他想不到有生之年他竟然能看到这样的一幕。

“是啊,是公主,可是那又怎样,没有了形象没有了尊重,公主就只是一个称呼,一个空壳。”赫连蓝做了几十年的女王,王室的沉沉浮浮,她看得很多,所以比任何人都看得透。

人人都道王室尊贵,女王公主出身高贵,可这些都是建立在王室自重自爱、大家尊敬的基础上,有了尊敬,公主是高贵的象征,担当着文化传承的重任,是星球形象、素质的代表。更可以因为这些尊敬,影响整个星球。

可眼下,接二连三的事件,已经将公主形象降至谷底,那份尊重也早已荡然无存,所以,赫连真才会遇到学校那些毫无尊敬的质问,那些单纯的学生才会那么轻易的被利用。

仇官仇富的心态,存在历史悠久,女王、公主没任何直接权利,可是在大家心里她们也是官,还是高高在上的官。学生的崇拜和仇视憎恨比成年人来得更直接,他们曾经能多崇拜公主,现在也就能多仇视公主。

那是独属于学生的热血岁月。

“唉...”生活管家想到十几年前因为连晴小姐王室形象急剧下降事件,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当初为了挽回形象,女王陛下做了多少部署花了多少心思,想不到,时隔十几年,又遇到了。

“梦叔也不用叹气,我让真真去上学的意义不就在此吗?虽然情况被人推得比我预料的还严重,不过也造就了一个完美的考验局面,要是真真能自己赢回形象、尊敬,我也就可以放心了。”只有不断成长,不断磨练,真真才能成为合格的公主,才能担当未来的女王之责,才能让一切算计、鼓动失效,才能经得起王室的沉沉浮浮。

赫连蓝站在窗前看着窗下被送回来的赫连真,目光深远。

赫连真的尖叫声停止了,可是整个人缩成一团,紧紧捂着耳朵闭着眼,连沟通都没法沟通,商陆眼露心疼,可面上的坚持却无比坚定。学校事件将他心中最后的犹豫全部打破,他看着被送回房间的赫连真,坐在她对面,抵着她的头没有给她逃避的机会。“真真,你放开手睁开眼看着我。”

赫连真没反应,商陆也没闭嘴,也没像以前一样安慰,而是继续说道,“真真,你叫、你闭着眼、捂着耳朵都没用,你需要的是面对。如果你不面对,等着你的就是失去公主之位,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的公主,被剥夺公主之位的理由是无能、失德,被永远记载在公主册上,让世人议论让后人唾弃。而且这一辈子你都将背着失德无能的包袱过活,。”

“真真,如果你还想做公主,还想光明正大再出现在世人面前,受到大家的尊敬,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被逼迫,你就要面对、努力、成长。我们之前的方法方式是错的,现在我们必须改变,我照旧站在你的身后,照旧一心一意帮你,只是这一次你必须站在最前面,一切事情只有你自己面对。”

“真真,你冷静想想,还可以看看新闻,如果你想通了,如果你还想做公主,你就自己走出这个房间和我说。如果你不想做公主了,也可以,我们结婚,不论世人如何说,我都会不离不弃,和你再做一世的夫妻。”

“真真,一切都看你选择,你的未来由你决定。”

商陆说了两遍,说完后出了房间,就如同他所说,再没出现。

天黑又天亮,满眼血丝红肿着眼的赫连真终于放下捂着耳朵的手,直挺挺躺下看着屋顶,了无声息。

屋外,商陆靠着门坐在地板上,一夜未曾动过。

下午,赫连真打开了手机,看到了她最想看到的消息。

“真公主突然尖叫表现是否为精神失常,因为没有检查诊断,医生也无法判断...”

“...连续两天,真公主在学校突然放声尖叫的视频点击居高不下,虽然有网友猜测真公主突然尖叫是因为有同学突然扑过去,可很多网友还是表示怀疑真公主状态...”

“...真公主继任公主后的表现实在牵强,所有人都在等待王室的反应...”

“...有网友整理出如若真公主生病无法担任公主时,可以继任公主之位的王室连姓女名单,排在第一赫然是和女王血缘最近的连翘小姐,连翘小姐是女王的亲侄女...王室连姓女中不得不提的还有名记连慧儿小姐...”

赫连真呆呆看着网上的消息,干裂的嘴唇无声咧开,发出了‘嘶嘶’的怪笑声。

“呵呵...”距离公主馆不远的一房间内,连慧儿看着被自己一手推动的新闻报道摇头失笑,记者的经历,让她更了解人性,更了解大众的心态。

正笑着,手机就响了,看到号码连慧儿一挑眉,等了片刻接了起来。

“您好,是连记者吗?我是小唐,我已经将采访稿整理好了,您能帮我

看看吗?”贫困出生内心深处仇官仇富的小唐在另一头小心翼翼的问,她的梦想就是像连慧儿一样揭露社会黑暗,前些日子实习认识了名记连慧儿并得到连慧儿的指导,是她这段日子最大的收获。

连慧儿毫无架子还耐心教导,说她作为学生也可以练习采访,可以以学校为背景,针对日前大家都公主的公主事件,试着采访作为两位公主同校的学生的看法。连慧儿还耐心教她怎么问问题,给了她很多内部消息,又教她怎么问问题才能得到最真实回答。

经过几天努力,她已经找到了方法,成功让同学说出了内心的真实看法。更让她骄傲的是,因为她的采访,引导了学校的舆论,看到真公主回去上学那天同学们将她想问的问题问出来,让她觉得她已经具备了做记者的资格。

记者就是‘无冕之王’,有权利义务去了解真相告知大家,监督官员、王室,像连慧儿记者一样!小唐心跳加速等着偶像的继续教导、肯定。

“好,我会帮你看。”这一头的连慧儿没让她失望,爽快应了,还有用到他们的地方呢。

挂了电话,连慧儿歪头笑了笑,学生,果然是最好的。

连真天真的走了一步好棋,也许还天真的以为回到熟悉的校园可以避开一切,呵呵...果然是真公主,够天真!

她只看到学校的单纯,却不知道就因为学校单纯,这个不以利益为基础的纯净之地里的学生,心里的想法也会最直接的表达出来,在外面或许有人会顾忌她公主的身份而回避一些事情,但是在学校里却没人会顾忌。

不管是不满连真表现的,还是连楠铁杆粉丝,只要散布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内部消息,小小的鼓动一下,就会往她想的方向走。而连真也如她所料,不,是超出她所料的失了‘分寸’。

那些单纯的学生,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效果奇佳。

连慧儿实在爱极了他们。

正在连慧儿正琢磨着下一步怎么走时,天黑前,赫连真打开了房间门,靠着房间门的商陆应声倒地,神情萎靡挣扎爬起来看向赫连真。

赫连真蹲下伸手亲抚他同样干裂的嘴唇,“阿陆,我要继续做公主。”

“好,那就继续努力做公主。”商陆环住她微笑,再一世的夫妻共患难罢了。

得到赫连真选择的赫连蓝闭眼靠在椅子上,久久未动。

第五十七章 赶（求粉红~~）

赫连蓝、赫连真的一切,不管是事发当时还是事发后,监狱内的朱瑾都丝毫不知。不知道赫连真的蜕变成长之路已经开始,更不知道因为方方因为何氏夫妇,让她无意间得罪了水蓝星总医院医生。

医生之间最忌抢病患,虽然不是朱瑾自己主动抢,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她抢了病患。无意又莫名其妙得罪医生,带来的麻烦总是无限的,眼下只想尽快治疗的朱瑾却想不到。

朱瑾回到牢房即宿舍,取了才制成不久的艾条,等回到探监室,朱瑾让何爸打开了保温箱方便悬炙。

朱瑾边解释边解开孩子的纸尿裤,“孩子太小不能吃药,我要用艾条在脐部周围悬炙,悬炙可以治疗新生儿的不乳,一会你们别紧张,我不会烫到孩子。”

“...好。”何氏夫妇对视了一眼,看着朱瑾放在一旁的艾条、打火机犹豫了片刻才答道。

“我事先和你们说明一下,艾灸,只是一种治疗方式没有任何危险。你们来找我治疗,就一定要相信我,古医术和现在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如果你们中途打断我的治疗或者对我动手,我就不会再继续治疗。”朱瑾看着他们的表情,想到之前被打的经历,看着夫妻二人严肃说道。

来找她看病的病患一般都是去过医院后无法抱着一线希望过来的,心中压力、压抑可想而知,如果每一次都发生小囡妈妈那样的事件,她养病都怕来不及。最重要的是,她的治疗方式和这个时代的治疗方式大相庭径,不管是她还是患者都没时间等着他们理解,等着他们的信任。

在所有人对她还半信半疑缺乏信任的时候她必须用强硬来保证能顺利治疗,当然,就算以后有了信任,想来因为朱家看病的规矩,也肯定温和不起来。

“好,我们知道了。”何爸爸看着朱瑾的眼睛知道她说的是真的,犹豫挣扎了片刻,最后看了看孩子停顿了片刻,做了决定,推着妻子退后两步,“朱瑾医生,你治疗吧,我保证绝对不动手。”

“好。”朱瑾面色温和下来,点点头开始动手。

一直在一旁当柱子什么话都没说,让人忽略的狱警闻言精神又提了两分。

朱瑾点燃艾条,看了看艾火再闻闻艾烟,才将艾条点燃的一端悬于孩子脐中即神阙穴部位,大约一寸左右高度,固定不移。孩子一直昏睡着,朱瑾用两指置于孩子脐中两侧,细细感受受热程度,保证只有温热感五分钟后,看孩子皮肤已稍起了红晕才移动。

何氏夫妇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要不是朱瑾之前声明过,他们肯定要打断朱瑾,要她解释。更因为朱瑾一直用手挡着,孩子也没反应,他们才没暴走。

等朱瑾觉得可以了,再站立起来时,就看到何氏夫妇两双瞪大的眼睛,他们的身后还有狱警同样瞪大的双眼。

“好了,今天就到这,一会情况会好转,晚上孩子醒了可以试着喂他乳汁,一开始不会吃太多,你们也别急,明天后天再治疗就会好了。”朱瑾看他们没打扰她,面色也温和,摸了摸孩子,仔细切脉后才对他们说道,“现在开始三个小时内,不能用湿毛巾擦拭或者是用水洗脐中,热水也不行,也不要让他吹风,避免寒气入体。”

“…厄…没有其他的了吗?”何爸爸怀疑问道,不用大葱头了,烧段烟雾缭绕的东西烤烤肚脐眼就可以了?这个也太简单了些吧,医院里的医

生可使用了很多很多办法…

“孩子的情况还可以,不用用药。”朱瑾点点头,“你们放心,他没有其他的问题。”

“…朱瑾医生,你是说孩子晚上就会吃/奶?”何妈妈咽了咽口水看了眼孩子再次确认。

“嗯,到了晚上醒来他肯定饿了。”朱瑾肯定说道,又问,“你下奶了吗?最好是你喂。”

“下了,下了。”何妈妈回答着还是一脸的纠结,透着不敢相信。

“…你们看看,孩子的脸色是不是好了些。”朱瑾看他们的表情,又见他们一直没提走,一想就知道他们的想法了,也理解,也不多做解释,只是看了看孩子向他们说道。

“哎?”何氏夫妇一直担心,可因为一直看着孩子,也没发现,朱瑾一说忙凑过去仔细看,这一看何妈妈就忍不住问何爸爸,“…好像是好了点,没那么青了。”

“好像是。”何爸爸不确定的回答。

“你们今晚先回医院去,如果有效果,明天差不多这个时候再过来就是。”朱瑾是大夫,这望闻问切的‘望’功夫在,孩子的面色变化她看得很清楚,自然比他们强,不过她也没多说,只是劝道。

他们不习惯不相信也正常,总归可以看疗效。

送走何氏夫妇,朱瑾看看这特殊的‘诊疗室’忍不住想,这里治疗总归不方便,如果以后还有病人来,还得想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朱瑾再回到炮制药房,就只看到一盆盆的草药,叶半夏已不见了踪影。要回手帕的希望破灭,朱瑾摇摇头就全心投入‘采药’了。

这边何氏夫妇半信半疑回到医院时,却发现何妈妈母子的床位已经被人占了,查看病历才知道他们已经被出院了,批准出院的还是小白主治医生。

“白医生,我们没去办出院手续啊,为什么出院了?”何爸爸一手推着妻子一手推着儿子艰难找到小白医生。

“你们不是去找朱瑾医生治疗了吗?怎么回来了?”刚查完房的小白医生笑眯眯问。

“我们不能回来吗?”何爸爸听到他的问题傻眼了,“我们还没出院自然要回来啊!”

“你们找朱瑾医生看孩子了吗?”小白医生依旧笑眯眯,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继续问到。

“看了,她让我们先回医院,明天再去找她。”何爸爸老实回答。

“这样啊。”小白医生依旧笑眯眯继续问到,“看了朱瑾医生后你们还想回来继续住院吗?”

“当然啊,我们不是一直住着的吗?孩子还没好,住院才放心啊。”何爸爸理所当然回答。

“那何先生啊,我们医院是正规医院吗?医生负责吗?”小白医生点点头继续问。

“水蓝星总医院当然正规啊,你们医生也很负责,不然我们也不会来看。”何爸爸莫名其妙,不过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

“对了,你也知道我们是正规医院,是遵循法律法规的正规医院,医生也是负责任的,只要进了这个医院,只要手续齐全,我们都会负责到底,这一点毋庸置疑。”小白医生义正言辞,在何爸爸不断点头中,目光意味深

长看着他,慢悠悠问出最后的问题,“那何先生你说,你们找朱瑾医生看过以后再回到医院,这孩子的主治医生是算我呢还是她呢?这病看好了是算我看好呢还是朱瑾医生看好呢?这病要是看不好,孩子出点什么问题,是我的责任呢还是她的责任?”

“我们医院又到底要不要负责呢?”看何氏夫妇变脸,小白医生慢悠悠丢下最后一个问题。

“白医生,我们从怀孕开始就是一直在你们医院治疗的,当然是你们负责,再说,朱瑾医生她也没做什么,就是拿个东西点了烤了烤宝贝的肚脐眼…”何爸爸急了,这孩子这样的情况要是被赶出医院,他们怎么办?

“朱瑾医生怎么治疗你不用和说我。”小白医生打断他的话,“只是朱瑾医生治疗了是事实,当你们去找她医治而她治疗了,孩子就属于她的病人了,孩子的主治医生自然也换成她了。因为她不属于总医院,医院也只能让你们出院了。”

小白医生瞄了眼保温箱的孩子,‘好心’提醒,“你们还是快去找朱瑾医生吧,待在医院里也是没用的。”

“不是,这叫什么事呀!没这个道理啊!”何氏夫妇完全没法接受这个结果,“我们一直在这住院,孩子也一直是你们治疗的,还没治好呢就让我们出院,没这个道理!再说孩子一直没好,我们才着急去找朱瑾医生看看,哪有这么霸道直接赶出院的。”

“这是为了孩子、为了你们好,我都解释了这么多,你们还是不了解,我就不多啰嗦了。”小白医生没有和他们纠缠的心情,头也不回转身离去。

哼哼,知道后悔了?来不及了呀!

“我还是不能接受!”何爸爸得顾着妻子孩子也没法拉住小白医生理论,看着他头也不回离开,虽然小白医生说得也有道理,只不过他们又怎

么可能接受呢。不说朱瑾能不能看好他们不知道,就说朱瑾在监狱,他们也没法回去找。

“你们还是快去其他医院想办法吧,现在都讲责任制,医院这样也正常。”小白医生刚出来的病房里的家属一直看着呢,等小白医生走了忍不住劝道,“我以前在别的医院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其实他们说的考虑的也有道理,有别的医生治疗过,要出什么事他们负责也太冤了。”

“这…”何爸爸哑口无言,出去时太着急,他完全想不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怎么办?”何妈妈想哭了。

“去其他医院看看吧,只不过你们可不要再让其他医生看了,不然还是会被赶出去的。”病房里的家属出来看了看孩子的情况皱眉建议,建议完忍不住说到,“你们呀,就是冲动,总医院是最好的医院了。”

何爸爸自然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不想就这么出院还想去争取一下,不想才推着妻子、儿子走了两步,医院广播里就响起了播音员温柔甜美的声音,“今天小鱼和大家聊一聊医院责任制、医生责任制,以防大家因为不了解情况而误会医生…”

播音员没提何氏夫妇没提朱瑾,却以他们为例子,完美诠释了责任制。

何氏夫妇连孩子终究还是被迫出院,等他们再找到另外的医院住进去后,已是三个小时后。终于安稳下来的何氏夫妇和住院医生一同打开保温箱时,一下子就愣住了。

第五十八章 等

“你这性子,怎么还是这么冲动。”才进家门白前就立刻对儿子开始了说教,“早和你说过了,做医生就是要沉稳,不能使性子,你看看你。”

“我那不是实话实说嘛!”小白原本坐在门口和白前一起清洁脚,一听白前的话白眼立刻翻了上去,“我说老爸,你怎么到现在还是改不了这一进家门就数落我的习惯,都几十年了,我都这么大了!”

“那谁让你这么不懂事!”白前瞪眼,“你这样容易得罪人知不知道,医生这个行业本来同行与同行之间关系就紧张,你这个样子以后有你受的!”

“受就受!我不怕!”小白蹬蹬进了屋,“还不是楠…那个公主,不好好做公主,跑来做什么医生,还抢你的病人。抢了一次也就算了,连你开口帮我请来的钱伯父也白跑一趟。她不懂行业规矩,我教教她还不行啊!”

“你…厉害的医生多了去了,那些家属却因为电视上的夸张报道就直接去找她看病,哪有这样的道理。最主要的是她还不明不白的接了,接了以后自己治疗了还让人回到以前的医院,到时候治好了是她的功劳,治不好责任全在别人身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小白是个简单的人,自己老爸、钱伯父多厉害他最知道,对于朱瑾,作为公主作为女人他毫无意见,可如果作为医生,他不满的地方却太多了。

“她做得确实有不妥,不过责任也没全在她那,是患者自己找去的,她也没主动拉谁的患者。再者病也不是瞬间就能好的事,她又在监狱,她不让回医院也没其他办法。再说她也确实有几分手段,你不要一味固执看不到这些事实。”白前没听漏儿子最开始的那个‘你’字,心中无奈又温暖,放缓了语气。“你以后千万不要像今天一样了,她有没有本事,等患者

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了。你这样,要是那些患者被治好了,有得说你的。”

“治好了倒好,我等着被说!”小白仰头满不在乎,“就怕她治不好了,那些患者家属又来医院闹…说来,不知道那个孩子怎么样了?找没找到医院…”最后两句话声音明显低了。

“担心了?担心你白天还那样说话,我可是听说了,你这嘴啊!”白前无奈。

“谁担心了,该担心的是他们,不知在哪怎么求助呢,跑回我们医院可怜巴巴又死皮赖脸要住院要治疗也有可能。”小白撇嘴,看向白前,“说来,朱瑾她跳出来突然说她是学古医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怎么你们医生协会也没管管,你们不是什么事都会跳出来管管吗?”

医生协会是全球权利协会,在医生行业内最具权威性,发挥着行业服务、协调、自律、维权、监督、管理的作用,他只是普通成员,不过白前却不是,是有监督管理权利的。

“你…说话…”白前对儿子真的很无奈,“不是还没到时候吗?你看着网上抄的热闹,可她还只是因为自己独立了系统得以简单侥幸过了测试,刚取得行医资格证的小医生,看过几个病啊?协会要是出来管,那肯定是来评定她古医术的,要行业内肯定她的古医术,她现在还不够格。”

“好吧,你们说得总有理。”小白理解了,“那如果她治疗出现问题了你们还是管的吧?”

他还是忍不住脑补何氏夫妇后悔可怜的样子,要是明天他们真又求到医院,让不让他们继续住院治疗还真是不好决定。

“监督是对每一个医生行使的,朱…医生也不例外。”白前点点头,“明天要是患者家属回来了,看孩子状态没恶化你就让他们回来吧,不要过分。”

“那要是那位方方大了肚子危险了又回来找你,你接受不接受?”小白笑嘻嘻问道。

一边热妻子做好的饭菜,一边和儿子聊着天的白前叹了一口气,“你说接不接?病危的患者是医生无权拒绝的…”以前又不是没有过。

“自己心软…”小白嘀咕了一句,摆好了饭碗,和老爸吃了晚餐。

另一边,被小白脑补的应该哭丧着脸可怜兮兮的何爸爸看着自家的宝贝,却是一脸惊喜加不可思议,两个表情同时表现在一张脸上,让他的脸变得有些扭曲。

“怎么了?”住院医生看着他的表情不明所以。

“没什么,没什么!”何爸爸看着自家的宝贝,伸手小心翼翼摸了摸,触手再不是之前的凉,怕是自己错觉他忍不住看向何妈妈,就见她亦是一脸惊喜。

他的心才终于猛烈的跳动起来。

比起之前的沉睡,宝贝已经醒了,原本吓人的青白面色终于消失,脸色虽然还是苍白,看着依旧虚弱,可却难得精神的睁着眼,乌溜溜的眼睛,让一直一脸淡漠的孩子终于有了生气,也终于像个正常的孩子了!

“宝贝,我的宝贝…”何妈妈不断摸着他,眼泪不争气流了下来。

“…这孩子看着情况还好,你们不用太着急。”看过病例的住院医生无奈劝解,“孩子有四小时没注射营养夜了,得尽快注射了。”

“!!!”一听‘注射营养液’这几个字,原本算是感动的气氛瞬间改变,何氏夫妇两人同时瞪眼,全身煞气大开,如临大敌,何妈妈也忘了哭了,狠狠看向住院医生。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孩子不吃奶只能注射营养液…”住院医生心里

哀嚎,这杀伤力!幸亏他忍住了呀,忍住没倒退了,他的胆子就是被这些父母一点点练出来的!

“不行!”何氏夫妇异口同声喊,相互看了一眼,继续异口同声“先不注射!我们先试着喂奶!”

“……”住院医生无辜看着他们,“那你们试试看,十分钟后我再来。”人有三急,他正好去解决下,护士正好配好营养液过来,也不错。

十分钟后,他和护士回到病房,才开门就看到孩子爸爸凑在妈妈胸前激动得满脸通红,一副恨不能上去吃两口的样子,那表情、捏成拳头的手让护士忍不住眼皮一跳。

色狼!孩子还病着呢!

“咳咳…”住院医生拿出杀手锏,“该注射营养针了。”

“医生,你们来了,快来看看,来看看我家宝贝第一次喝奶的样子,实在太好看太帅了!”何爸爸看到他们立刻跳起来喊道,眼睛还是离不开那努力吸着费劲吸着的宝贝。

“……孩子喝奶了?”住院医生和护士对视了一眼疑惑看去,就见孩子的头果然也在妈妈怀里,刚才何爸爸表情实在太吸引人也没注意。

“喝了,喝了,喝得可起劲了!这小子,以后长大了力气肯定大!”何爸爸激动得不能自己,孩子生下来吮乳,原本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有了前面的煎熬,此刻变得弥足珍贵。

这个孩子,在刚出生之际,就让他懂得了爸爸的定义,让他知道了孩子的珍贵,给他上了一堂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人生课堂。

“真喝了,看来孩子的病好转了。”住院医生目不转睛盯着孩子喝奶。

“是大大的好转了,我到现在还觉得在做梦呢…”何妈妈的眼睛一刻不离孩子,直觉这一天的经历就如梦中。

“那也是好梦,他能吃你们就尽量多喂他点,妈妈也记得吃饭,好好吃饭奶水才足才好。”住院医生好脾气说道,又忍不住看了会小家伙使劲的样子,等离开了病房,才反应过来他刚才那样一直盯着看,似乎不礼貌…

幸亏,谁也没注意!住院医生拍着胸口庆幸。

而在第二天再到医院的小白则是抱着胸一脸自信四下看,看门口、看一楼大厅,就等着看到何氏夫妇,可瞅了半天也没发现,忍不住疑惑摸了摸头,“难道昨晚就已经住回来了?”

忙碌了一上午,上午下班前查完房小白依然没发现他们的身影,忍不住调出儿科住院名单,却依旧没发现名字。

下午上班前,小白仔细看了注意了,还是没发现,再忍不住嘀咕,“是孩子病危了还是去其他医院了?”吸了一口气,“或者被那个朱瑾看好了,昨天看样子还是没什么变化啊…不大可能吧?”

新生儿的病实在不好治,特别是这样没有具体病症的病,检查不出具体哪里出问题,就是虚弱就是全身不对的病。如果哪里有问题,机器一检查就查出问题,不论什么病,不管重不重,都有治疗的方法、药,最坏用特效药总能治好。

可这一生下来就莫名其妙虚弱还检查不出具体病症的,真的很不好医,没有病症就没有适合的药,导致的结果就是慢慢熬着治疗着,不是摸到方法治好了,就是熬到严重得哪里出现病症了直接治疗。熬到有了病症的时候就是医生松口气的时候,不过医生心知肚明,不代表家长也知道,他们总是一天天紧张的煎熬,所以,这新生儿的问题才会越来越严重。

好吧,其实不止新生儿的问题,婴幼童的病有这个问题,其他科室也有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这些医生来说,他们宁愿接收十个很严重的大病患者来直接用药手术,也不愿接收一个小病患者,特别是检查不出具体病症的。

那个孩子的情况熬好是不可能的,要治好就是病得更严重,小白想着琢磨,也许那孩子还没病得更重,病得更重了就来了。

于是,他第二天依旧注意了医院门前、大厅,结果还是没看到何氏夫妇。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过去了,他也一直没等到。

第五十九章 治

第二天朱瑾在监狱里看到了气色明显好了很多的何氏夫妇,“朱医生,孩子昨晚真的好多了,喝奶了。”

“情况会越来越好的。”朱瑾微笑点头,先去看孩子,却发现婴儿保温箱上的医院名称变了,何氏夫妇一直注意她的表情,一看到她疑惑的眼神立刻自觉解释,“昨天我们回去后,医院说因为你治疗过,宝贝的主治医生就是您了,让我们回来找你,因为您在监狱,我们就只能去其他医院…有些不放心…”

解释着解释着很尴尬,可是何爸爸也只能解释完。

“昨天是我欠考虑了,是我做得不对,幸亏医院那边反应得及时。你们今天还住在其他医院吗?昨天之后有没有接受过其他治疗?”朱瑾闻言楞了片刻,就知道自己犯了大忌,后背瞬间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身处监狱,之前在监狱区医院测试时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她昨天也没多想就让他们回去医院了,这一念之差差点酿成大事故。

治病最忌治疗过程中又有其他大夫中途治疗,那样什么情况都能发生,小病能治成大病、或者直接治死。她前世做大夫是在死后,治疗时不是附身父亲就是附身其他大夫,这方面的意识太弱……

幸亏这次医院那边反应及时,没继续让他们住院治疗,不然谁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厄…”何爸爸怎么也想不到朱瑾会是这个反应,不介意他们表现出来的明显不信任,更不怪医院,反而在夸医院,何爸爸摸了摸鼻子继续回答,“没有接受其他治疗了,总医院那边的主治医生说孩子你治疗过,他们就不好再继续治疗了,后来我们忙着…找医院,等到了医院就看到宝贝

情况好转,就没接受治疗了。”

“那你们出来找我医院那边知道吗?”朱瑾暗道庆幸。

“没有…”有了被赶出来的经历,他们自然没说。

“今天回去就让孩子出院吧,你们这样…不行。”朱瑾皱眉,这一次的教训实在来得太及时实在了。

“好,好。”何爸爸立刻答应。

朱瑾才继续看孩子,一直没怎么说话的何妈妈犹豫了片刻,看了看朱瑾放在托盘上的艾条,还是出声问道,“医生,这药有副作用吗?”一般很多好药都有副作用,对大人没有,对孩子也会有。

“没有,没有任何副作用,你们不用当心。”朱瑾摇头。

“哎,那就好。”何妈妈总算彻底松了一口气了,放松下来就注意到朱瑾还是依旧仔细看孩子,和昨天一样认真,看着她沉静的面容,再想想昨天总医院白医生的样子,想到昨天的彷徨害怕,忍不住感慨,“要是每个医生也像朱医生就好了,昨天总医院的白医生说话可不好听,虽说说得没错,可是想想就是不舒服,那话说得好像朱医生治不好专门去将责任赖到他身上一样。”

“是吗?看来这位白医生担心得和我差不多了。”朱瑾挑了挑眉,“为了避免以后有医生将过失推到我头上,来找我看病的规矩也得定定了。”

这个规矩,太有必要了。

“什么规矩?”何妈妈几乎反射性反应接话问道。

“嗯…以后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必须是出了医院没有主治医生、没有医院责任关系的自由患者,而且我治疗后患者不能去其他医院治疗,

如果去其他医院治疗了,不管有没有出问题我都会追究患者和医院的责任。”朱瑾沉吟了片刻边切脉边回答。

“医院的责任也要追究吗?”何氏爸妈看着平平常常说出这一番话的朱瑾,脑海中想到的是做过公主的就是不一样,这才有助理医师资格的朱瑾就这么自信,比起那些还给医生打下手拼命学习的助理医师强了不知百倍。

“除了紧急情况,肯定要。”这是必须的,不管是人、医院,在她没允许又不是紧急情况下碰了她的病人,她自然要追究责任。

“……”何氏夫妇讪笑,明明之前她还夸了医院来着。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所以我声明一下,我刚才夸他们医院做得好,是因为他们懂规矩没碰我的病人,不是其他原因。”朱瑾放开孩子的手,开始准备艾灸,看他们的表情猜到他们想的时候,边动手边说道。

“这样啊…”何爸爸忍不住眨眼,这话要是小白医生听到了不知道怎么气呢…

“好了,开始艾灸。”朱瑾做好准备,开始第二次悬灸。

“是。”何氏夫妇表情一整,紧接着闭着嘴巴表情肃穆自觉后退两步。

朱瑾的动作和昨天又有所差别,何氏夫妇几乎虔诚看着朱瑾悬灸的全过程。

等朱瑾停下,何爸爸敬畏看着朱瑾随意放在一旁的艾条,小心翼翼问朱瑾,“这…药很珍贵吧?一次治疗需要多少钱?”这么好的药,也不知道会多贵,幸亏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差,而且不论多贵,都必须付了!

“药是救命的,自然珍贵。”朱瑾疑惑看着他视死如归的表情,“至于

需要多少钱,加上我的治疗费…一次三百块吧!一会交给监狱就可以。”她也没定过价,也刚了解这个世界的价值,说了个差不多的价,这钱里面还是她的诊费贵一些。

前世,艾草哪里没有,没被制成药就和野草差不多,监狱花园里的艾草是专门为什么厂种植的,价格比一般花草要便宜,不过比前世值钱多了,制成艾条的其他的药也不贵,她这个价定得应该算是适中的。

“三百块水蓝币?”何爸爸傻傻的伸出三个手指头问朱瑾,落差太大,他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这么神奇疗效还没有副作用的药,他还想着差不多该上万,如果再贵咬牙也就付了,想不到朱瑾报出了差不多和营养液的价格……

“是。”朱瑾坚定回答,这是良心价,“我的诊费是一定要收的。”

“厄…不是…”何爸爸忙摆手,“我是觉得太便宜了。”医生的挂号费就算专家级别也不会超过一百,他奇怪的不是她的诊费,而是药。

“还有嫌便宜的。”朱瑾失笑,“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付费,一会你跟我们狱警去就行了,回去给孩子办出院吧,记得一定听我的嘱咐,回去好好喂母乳照料就可以,明天再来一次巩固。”

“好。”何爸爸反应过来后满心感慨,这医院折腾了那么久,也花了不少钱了,想不到最后看好孩子的却这么便宜…

送走何氏夫妇的朱瑾也忍不住感慨,天下之事还真是无奇不有,从前的绝症现在治疗得毫不费力,而从前的小毛小病,现在倒成了治疗难题了,医院那么多医生竟然看不好这简简单单的新生儿不乳…

想想手术室里那些治疗,再想想测试通过那天女王让人紧急补送来的医书里面的所见,朱瑾真心觉得这个世界的医术她还需要了解更多更多。

随后的十余日里,朱瑾过上了规律的生活,炮制药材、看书,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患者除了狱友们,外面的倒是没来了。

关注朱瑾的、动过找朱瑾看病念头的人都会在监狱官网或者来到监狱时被告知朱瑾看病的规矩,加之一个行业内总是没什么秘密,水蓝星总医院对朱瑾的态度,很快被传播。这样富有戏剧色彩的桥段谁不爱关注,朱瑾被媒体宣传得颇具神秘色彩也有真本事,大家对她会医是没有怀疑的,只不过程度却还待更确定。

更重要的是,比起水蓝星总医院,朱瑾作为医生的分量太过轻了。

朱瑾的规矩一推出来,也就没人来了,大家都在等,等朱瑾真正展现她医术的机会。

十几日的时光眨眼间也就过了,方方孕期满三个月,子/宫内膜薄病症的治疗开始了。

和前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朱瑾前往区医院去给方方诊治,时隔二十来天,朱瑾再次来到了区医院。方方的治疗是不对外公开的,只不过她治疗过程和之前考试中心所说的一样被全程监控,且因为除了朱瑾,所有诊治过方方的医生诊断结果意见都和水蓝星总医院白前副主任医生一样,白前作为医生协会监督者,也关心这个曾经的患者,便要求考试中心同时将视频传给协会。

方方是白前的患者不是秘密,他这样关心,朱瑾又受瞩目,协会成员医生只要有时间都登陆官网看视频。朱瑾在医院时身边没多少人关注,却不知视频后有成千双眼睛在看。

“朱医生,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罗勒知道朱瑾会来治疗,事先调休好了,一大早就等着朱瑾来,等朱瑾来了,先帮她整理了提前一天送来检验合格的药材,又进进出出帮忙,最后找不到要帮忙的了,又问朱瑾。

“没有了,多谢了。”朱瑾看着他笑得开心。

“那我看您诊治吧。”罗勒看方方进了诊疗室,眼睛就亮得惊人。

“嗯。”朱瑾点点头。

“这段时间...”朱瑾看着医院的各种检查报告、清晰的片子,确认方方的情况,完了自然免不了细细的诊脉。

“除了子/宫内膜薄,没有其他病症,我们第一个疗程服用的药就以治疗子/宫内膜薄为主...”朱瑾说得轻松,接过一旁护士递过来的属于她的电子病例本,在罗勒纠结便秘的表情中不动神色将电子病历本放在一旁,和方方说着话,优雅打开叶半夏帮忙准备、装订的本子,往砚台倒了墨水...

然后在所有人好奇的目光下,朱瑾拿起毛笔,“我现在开方子,一会按着方子抓药就可以。”

“哦哦......”方方懵懂点头,目光和所有人一样放在朱瑾手上。

朱瑾早知道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也没在意,快速在自己的病例上写下方方的病症情况和诊疗情况、药方,随即又快速在专门和医院要来的纸质处方笺上写上药方。

“这是药方,你收好,一会我会亲自抓药、熬药给你喝,你的电子病例一会罗勒会给你发。”看朱瑾用博物馆里的‘文物’写字的方方呆呆接过了朱瑾递过来的纸质处方笺。

低头一看就一愣,隽秀生动的字,和之前看过的所有都不同,却说不出的好看,仿佛被朱瑾赋予了生命,只一眼就觉灵气扑面而来,行云流水,落笔如云烟...

犹如朱瑾其人。

第六十章 失望

“这写的什么?”视频前,伸长了脖子看着的小白咽了咽口水,小声又懊恼问旁边的父亲。

“药方。”白前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是药方,不是一个知道的药名也没见…所以问问…”小白好委屈,忍不住目不转睛看着屏幕上的字嘀咕,“我知道公主的传统文化学得厉害,我知道她会写好看的字,可是今天怎么也写上了…”

还是用不知名的类似‘文物’的东西写…欺负他没学过传统文化!

“药方上写的好像不是药,而是一些花草名称,有观赏性的,我认识其中几种…”坐在父子旁边的医生突然出声道,他妻子是种植花草爱好者,耳濡目染的他也知道些花草。

“花草?还是观赏性的花草?那她怎么说是药方?”小白瞪眼后眯眼,“难道是知道我们再看,所以为了防治我们偷学故意把药方写成这样?!”

“你安静点看着吧。”白前抬手就给他一记,嘴里教训着儿子,眉头却皱了起来,患者,容不得玩笑,更容不得炒作,如果朱瑾乱来,不要说早点出狱,牢底坐穿也有可能。

所有人都想到了白前所想,室内低气压就降临了。被镇压的小白心内愤愤,觉得朱瑾中了公主毒,离不开公主的做派,一个处方笺非得写出来,还哗众取宠的用‘文物’写,现在医生谁不是用电子处方笺…

这一点倒是小白冤枉了朱瑾,朱瑾用毛笔用了百十年,已经熟悉到刻在骨子里,她也试着用现在的钢笔,可是还不习惯,字写得好不好不说,

主要是速度根本提不上来,她也没法一下子适应。而电子病例操作,她是真的有心无力,只要和机械、电子相关的,她的脑子就像铁打一般成了铁疙瘩当摆设了。

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又因为处在监狱,也没机会让她学,而诊断时不管是记录病症还是开方子,总不能慢吞吞的,所以她毫不犹豫选择了她熟悉的毛笔。毛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她没觉得用毛笔有什么不对,更没想哗众取宠。不过看大家表情不对,朱瑾就想看来还是得努力学会用钢笔,努力学会操作电子病例,不然会一直无法适应。

她不想一直被大家奇怪的眼神追随,不管恶意还是善意的眼神总不好。更何况这个时代电子产品太过重要,她总不会用,肯定不行。

朱瑾不知道她正被考试中心尽责关注了,更不知道小白背后对她的吐槽,只是看着大家的眼神脑海里迅速闪过念头。看方方接过方子就呆呆看着忙解释到,“我失去记忆后对电子产品操作不熟练,所以会选择手写,如果你看得不清楚的一会传电子病历给你,你到时候看电子病历。”她已经将古体字写成简体字了。

罗勒在身后控制自己的表情,她不是对电子产品操作不熟练,而是完全不会。

“好。”方方点头,视线依旧放在药方上,不时将目光看向桌上的毛笔、砚台。

“你先回病房休息吧,我去抓药,一会差不多时间就煎药,等你吃了午饭就吃药。”朱瑾站起身来。

“好。”方方答应了,脚下却没动,目光期待看着朱瑾,“这是什么笔?”写出来的字挺好看,比朱瑾从前用钢笔写出来的都好看,握笔姿势和用钢笔也完全不一样。

“这是毛笔,古人用的笔,那时候没有钢笔,大家都这么写。”朱瑾解

释,她会熟练钢笔,会学习电脑等一系列,可也没打算放弃用毛笔。

“我记得我好像在博物馆看过类似这样的文物,不过用途好像没明确,只有猜测,不过也没猜是笔…”方方是做记者的,这一刻骨子里的职业病让她眼睛发亮,进入到听到看到有价值消息新闻的状态,“所以,朱瑾小姐,您是说这是古人用的毛笔吗?”

“是。”朱瑾点头。

“那古人写字也是那么写的吗?”方方立刻追问。

“是。”朱瑾无奈回答,收拾好了桌上的东西,“你还是快去休息吧,这些问题以后孩子生了有的是机会问。”

“好吧…”方方依依不舍放弃追问。

“怎么不问点药方有关的事…”这一头,小白听得津津有味,听完了心里又暗自嘀咕。

“不知道她的药到底是什么,不会真是那些花草吧?”一旁的医生很忧心。

“一会就可以看到了。”另医生接话道。

一会是好一会,离午饭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朱瑾拉着罗勒不耻下问,努力学习操作电子病历,等语音加智能输入完成病历输入发给方方,时间就差不多了。

朱瑾和罗勒来到了已经满是药香的小小药房,医院腾出了一个仓库给朱瑾放她的药,此刻小小药房里是古朴的药柜,抽屉上贴着药材名称,小巧玲珑的称放在前面的柜台上……

朱瑾看着这一切,闻着熟悉的药香,深吸一口气,心,越发安稳。

“这味道…”罗勒鼻子耸动这里闻闻那里看看。

“抓药。”朱瑾也不管他,开始抓药,药方在心,朱瑾原本抓药又快又准,动作无比迅速。

“哎?”罗勒一个不注意,听到动静回头,就见朱瑾几下动作,在他想看清楚时已经抓好了三天的药,看朱瑾开始将药包起来,忙凑过去,“这些就是药吗?就好了吗?”

低头看到的都是些味道浓郁的干货,干花草、干根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煎药。”朱瑾点头,出门就看到方方丈夫林泽然已按照约定时间来了,“您来了,时间刚刚好。”林泽然是来学煎药的,之后的药就需要他煎。

“…水要到这里,火候…”朱瑾耐心教,林泽然虽然对朱瑾的‘药’满是怀疑,不过学得非常认真,罗勒也在一边学。

“我重复一遍,你看看有没有错。”等朱瑾说完了林泽然重复,朱瑾听了点头,看着咕噜噜冒气的药微微一笑,这‘煎药锅’这‘火炉’挺好,精确操作,不用被烟呛也不用担心火大了小了。

“这就是药了,味道不好,又苦又涩又怪,不过良药苦口利于病,喝吧,温度适中,一口气喝完少难受。”煎好药倒出来就是黑漆漆一碗,味道嘛…光闻就知道不好,端到方方面前,朱瑾看着夫妻两加罗勒好奇纠结的目光开口。

“好。”朱瑾的药和所有的药都不同,味道颜色看着更接近毒药一些,不过方方相信朱瑾,接过来闭眼一口气喝了。

“喝点水。”朱瑾看着她的动作、以及喝完后那皱成包子的脸笑着递过去准备好的水。

“呼…”喝了两口水,方方觉得自己终于活过来了。

“药我抓了三天的量,怎么煎药你这丈夫已经学会了,罗勒也学了,一天三次,早、中、晚饭后半小时喝药,三天后我会再来看你的情况,再抓新药。”朱瑾嘱咐完还是解释了一下,“这次的药都是草药组成的,如果有人来你们面前唠叨药是花花草草根根茎茎的,你们不用管,因为这确实就是我的药,管用的药。”

“好。”方方慎重应下。

“…难道下次的药…除了草药还有其他?” 罗勒的脑海里则是闪过这个念头。

等朱瑾离开医院回到监狱时,白前也回到了办公室,面色平静。

“老爸,她真用花花草草做药了,你不管吗?那个患者会不会有危险?”没一会冲进来的小白却满脸怒火,眼里还有浓浓的失望,他曾经也是梦想将公主娶回家的一员,却想不到朱瑾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通过了测试有行医资格证,患者相信她愿意治疗,那药也是经过医院检验过安全的,怎么管?”白前叹息,“她那些药要让患者危险可能性很小,不过没有治疗效果可能性倒是很大。”

他得做好接收方方这位患者的准备了,这希望到时候她还能保住命。

白前也和前些日子的小白一样开始了等待,等着方方病危被送过来。

****

同一时刻,自从赫连真学校失常后首次露面,消瘦的面容、坚定的目光,经过磨难洗礼后的赫连真终于退去满身的青涩稚嫩,沉着站到了

媒体面前。

“大家好,我是赫连真,自从继任公主以来,因为言行有差,让大家失望了,对不起。”赫连真鞠躬道歉,“这段时间来我一直在反省,反省自己的表现,反省自己有没有担任公主才能…”

赫连真深吸一口气,“答案是没有,现在的我没有才能担任。认清这个事实,我却不想就这么不负责任放弃或者自暴自弃,母亲寄予的厚望、姐姐的维护、爸爸的祈愿,以及作为公主的责任感,我说不出不负责任的话。”

赫连真眼睛慢慢红了起来,“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年时间,如果一年内,我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我将自己退出公主之位。”

赫连真话一落,媒体记者哗然,“真公主为什么突然发出这样的言论?”

“真公主…”

赫连真似乎没听到他们的问题,隔了几秒钟后,再次接着说道,“从今天开始我将会代表水蓝星回到蓝星,寻找丢失的文明,希望能为寻回失落的文明做出贡献,谢谢大家。”

说完干脆利落鞠躬转身离去,留下一群兴奋又可惜郁闷的记者。

“注意安全。”赫连蓝看着小女儿,只有了这一句嘱咐。

“妈妈保重。”赫连真抱住赫连蓝,贪婪的感受着她的温暖,片刻后才狠狠心抽身。

“走吧。”站在飞机前的商陆拍了拍的肩膀,扶着她上了飞机。

蓝星之行,寻找文物,让他脑海里的知识面世,让赫连真迅速成长起来,是赫连真翻身之路的第一步。

第六十一章 礼物

“朱医生,麻烦您去帮忙看看竹狱警的孩子吧...”朱瑾正在工作室内绣女王来看她时让她帮忙绣的绣品,就听到秋狱警冲了进来焦急说道。

“走。”朱瑾也习惯了这样的节奏,立刻放下手中的针线站了起来。

“孩子之前一直跟着爸爸在外地,前些天开始生病发热,在当地的医院治疗了几天,发热反反复复一直没好,竹狱警听到孩子还没好就请假过去,待了一天后直接出院把孩子接回来了,说清你帮忙治疗...”一路过去秋狱警将来龙去脉解释了个遍。

等朱瑾来到探监室最旁边属于她的临时诊室时,秋狱警也刚说完。

“朱医生。”抱着孩子的竹狱警看到朱瑾立刻站了起来。

“别着急,快坐下。”朱瑾脚步不变,带上手套、口罩,“我看看孩子。”

“几天了?一直在发热吗?”朱瑾摸了摸孩子的额头。

“今天是第五天,前些日子精神就一直不是很好,五天前早起发现他发热了,一直在医院治疗,上午打了点滴体温就下降了,可第二天又会开始发热,一直反复。”现在监狱里的人不管是服刑的还是她们这些狱警,都知道朱瑾的看病方式,立刻仔细回答。

“嗯,宝贝叫什么名字啊?口渴了吗?”朱瑾点头,看着瘦瘦小小的孩子满脸不耐烦,摸了摸孩子干燥灼热的皮肤,低声问他。她现在也习惯叫这些孩子宝贝了,反正来十个孩子九个叫宝贝。

“嗯,渴。”孩子眼睛一亮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点头,“我叫小竹

子。”奶声奶气的声音,口齿倒是很清楚。

“他一直喝水,喝得有些恐怖…我就没让他喝水。”竹狱警一脸心疼,一直站在一旁的竹爸爸忙解释,一开始那两天,他想喝水就让他喝了,最后喝得肚子胀鼓鼓的,还一直喝。医院的医生注意到就让他不要给孩子喝太多水,说对孩子不好。

“小竹子一直想喝水,小便频繁是不是?”朱瑾点点头,开始把脉。

“是,一直说渴了,一直要喝。”竹狱警忙点头,“小便也非常频繁,一个晚上有时不下十次,而且量还多,一次可以排很多…”

“小便什么颜色?有没有小便的臊臭气味?”

“颜色有一点点黄,没有什么臊臭气味。”

“是夏季热,现在七月份了,正是夏季热这个季节性疾病高发时期,很多孩子都会得。”朱瑾放开小竹子的手向竹狱警夫妻说道。

“夏季热?能彻底治好吗?”竹狱警立刻问道,他们监狱里的人,特别是服刑之人,现在基本没病人,有病就找朱瑾看看,吃点苦苦的药很多病都会彻底治好断根,所以她看了儿子的情况第一时间想到了朱瑾。

“能,这是暑伤肺胃,清暑益气就可以。”朱瑾点头,“方法对了,治疗也就简单了。”医院的治疗朱瑾也了解,发热就降温,一直降温肯定治不好。

“好。”竹狱警就松了一大口气,这一段时间里来监狱求医的也有几个,都是些需要手术、用特效药的癌症、绝症患者,朱瑾看过后都是直接说她治不好,让他们到医院治疗,她说了治不好他们说什么都不会去治疗。相对的,她说能治的,还没有没治好的。

“我去拿‘药’。”朱瑾已经想到了她去测试时在区医院收集回来的

好东西。

“哦…”竹狱警的表情又紧张起来,朱瑾的这间小小治疗室里药柜是占了一半位置的,一般朱瑾看完病都是直接在这里拿药的。

“别紧张,是好东西。”朱瑾安抚了一句,转身向炮制药材房旁的大药房走去。

“这是干木棉花瓣,我已经包好了,每次取一包用开水泡了,再加少许白糖,小竹子想喝水时让他喝,一天喝…”朱瑾将木棉花瓣递给竹爸爸,仔细说了注意事项,“…发热消渴的情况就会好转了。”

“这…管用吗?”竹爸爸犹豫接了,满脸怀疑问道,木棉花他知道,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可漂亮不代表吃了能治病啊…对于妻子毫不犹豫出院带着小竹子赶回监狱让这位公主医生看病,他此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朱医生说管用就管用!”朱瑾还没说话,竹狱警已经紧张的急急接话,狠狠瞪了眼丈夫,不好意思看向朱瑾解释,“他只知道埋头工作…”

“没事,没事,这不是还可以看疗效嘛。”朱瑾微笑摇头示意她不用紧张,看了看竹爸爸又看了看他手里的药包解释了几句,“这木棉花可全身都是宝,木棉的根、茎皮和刺都有药用价值,木棉花就更不用说了,药用价值除外,可以用来泡茶、煲汤。据说,以前…就是古人有个习惯,每逢木棉花开,老人啊小孩啊,只要见有木棉花坠落便捡起,拿回家晒干泡茶、煲汤。”她前世可捡了很多很多。

“真的吗?”竹爸爸眼神诡异看着手里的药包,怎么也想不到在他眼里就是负责美丽的木棉花还有这用途。

“当然是真的!”竹狱警又瞪了一眼丈夫,抱起孩子,“朱医生,虽然大恩不言谢,不过还是多谢您了。”

“快回家吧,好好照看孩子,有什么情况再来。”朱瑾点点头。

“朱医生还要去刺绣吗?什么时候能绣好?”等竹医生一家三口离开,一直站在一旁看着的秋狱警问朱瑾,现在他们都习惯叫朱瑾朱医生了。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所有监狱范围内的人已经养成了有病找朱瑾的习惯,包括带着自己家人、亲戚,因为朱瑾拒绝了一些绝症病人,方方的情况还没明了,外人来找朱瑾看病的少了很多,只是他们内部人员在无限增多。

亲戚的亲戚,亲戚的亲戚的亲戚...狱警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这类存在正不断增加中。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种植打理朱瑾药田的狱友很积极,大伙很有默契的趁着看病的机会问些朱瑾问题,沟通这些花草的药用价值,连黄老都有了兴趣。

当然,发生改变的不止这一点点。

“再去绣一会,按着现在的进度,一个月后应该能完成。”秋狱警的问题朱瑾想了一下回答,因为每天要做的事挺多,每天绣花的时间不多,有时间她就会多绣一会。

这绣品还是王室博物馆委托绣的,王室承当的是文明传播责任,对于传统的文化比任何人都看中,王室所属的博物馆注重文化、工艺,在看到朱瑾之前的双面绣时就心动不已,碍于那时朱瑾忙一直忍着。

直到朱瑾的监狱生活慢慢平稳下来,博物馆那边的负责人才联系了监狱提出了请求,还找上了赫连蓝,请求她帮忙说一声。王室博物馆属王室,与王室也熟悉,对朱瑾这前公主的尊敬没有因为没有了公主身份而有所怠慢,而是一如既往。赫连蓝这边也不好拒绝,后来在一次看望朱瑾时提了出来。

朱瑾自然满口应下,她的生活随着赫连真、商陆的离开,随着开始治疗方方,而慢慢平静下来。因为花田里种植草药是不需要考虑季节

的,监狱特意让她种植药草的种植地里,第一次种植的草药正茁壮成长着,她也不断学习这个世界的知识,适应这个世界,和监狱里的人也熟悉了起来。

当然,监狱里的大家也在熟悉、习惯朱瑾,熟悉她的性子,习惯她的治疗、她的药,还习惯了她的生活方式,然后从半个月前开始,喜欢上了她一些东西。

比如香囊,五色丝…

3700年的日历也有农历,只不过大家基本都不知道那特殊的日历法有什么用,也不知道期间产生的节日具体的意义。朱瑾学会看日历后就注意到了这农历。

五月初五,端午节,亦是黄老的生辰。

知道现在已经没人过这个传统节日,可知道是黄老的生辰后,朱瑾还是按着节日的习俗给黄老准备了力所能及的礼物。

五月初五佩戴香囊,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香囊既能驱赶蚊虫,又能保健强体,知道黄老喜欢荷花,朱瑾给黄老绣了荷花图案的香囊,在里面填了药材,戴在身上对黄老的身体也好。

等到了黄老生辰,朱瑾一大早给黄老送上了她的礼物。

"哎?还有礼物?这是你绣的吗?叫什么?"黄老看着礼物爱不释手,又闻了闻,"味道也好。"

"这是香囊,里面有药草,等过了一段时间还可以更换,佩戴在身上或者放在枕头旁对身体好。"朱瑾微笑一俯身,"朱瑾祝您健康如意,福乐绵绵。"

"哈哈…"黄老大笑,直接将香囊挂在了脖子上,"多谢你了。"她想

不到朱瑾会记得她的生日,还会给她送自己亲手做的礼物。

黄老看向朱瑾的目光越发温和,这份礼物弥足珍贵。

“这是我作为晚辈该做的。”朱瑾也高兴黄老喜欢礼物,直到看到黄老耀武扬威的挂着出去,在每个人面前显摆炫耀时,面上的笑容就变得奇怪起来。

再后来,黄老儿子儿媳孙女都来看她,小孙女喜欢上了漂亮的香囊,黄老才意识到厉害,忙向朱瑾求助。朱瑾知道消息后,急忙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线编了长命缕,专门申请到探监室给黄老小孙女戴上。

“这是五色丝,也叫长命缕,五色丝象征五色龙,五月初五拴在手上;可以免除瘟病,使人健康长寿,咱们带了就不会生病了。”朱瑾边戴边说道,“等遇到的第一个雨天,把五色丝剪下来扔在雨中,会给你带来一年的好运。”

“哈哈,这话说得好。”黄老看着孙女露出笑容才心有余悸放开捂着香囊的手,哈哈大笑松了一口气,后来找了个机会就把香囊藏了起来。

只不过因为她之前那一闹腾,朱瑾的礼物就成了关注重点。

漂亮精致的香囊,谁不爱,还是朱瑾亲自绣的做的,那一天,监狱内很多狱友都病了,肚子疼发烧各种病齐上阵,连狱警们都会有很多事到朱瑾面前来,默契的在朱瑾面前可怜兮兮感慨对香囊的喜欢向往,又不断强调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朱瑾无言了一天,听着唠叨,无法编了无数五色丝,才打发走了这一群人。

再然后,大家都特别关注朱瑾在工作室刺绣时的状态,秋狱警的生日是在下个月,听到朱瑾说一个月后才能完成绣品,脸色立刻变了,忙劝道,“不急,不急,他们也没规定时间,朱医生可以慢慢绣,绣得烦了还可以

做做其他的…”

相处久了,对朱瑾越发尊敬,可距离却没拉远,也不知道是不是她是医生的原因,大家反而都喜欢与她亲近。

“嗯,我知道了。”朱瑾忍笑回答,她怎么想不到一个香囊会引出这样一出。这样极力忍着不好意思索要生日礼物,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第六十二章 再见

“子/宫内膜的厚度还是一样,没有任何改变。”公元3700年7月2日,是朱瑾再次来到区医院给方方复诊的日子,医院给方方查看情况检验朱瑾药的作用时,检查科医生看了看朱瑾又看了看妇产科科长,实话实说。

“没有变化?”科长皱起眉头。

朱瑾却笑了笑,神情和两个月前一样轻松,“和预料的差不多,挺好。”

“……”方方和丈夫在他们的表情中徘徊,不知道该听谁的,林泽然看着方方已经隆起的肚子,纠结得可以。

两个月了,因为朱瑾的药方方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孩子一直健康正常发育着,只是好像药也不是那么管用,两个月了,子/宫内膜的情况还是和最初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依旧处于医生所说的危险状态。他实在放心不过,去很多医院问过情况,所有医生包括最初给方方治疗的白前医生的意见,都是如果子/宫内膜还没变化就尽早手术,如果孩子再大方方也会危险。

可是方方无条件相信朱瑾,朱瑾也总是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仿佛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中,就是这检查结果依旧还是老样子…

在场的都纠结着一张脸,连罗勒都是满脸的担心,只有朱瑾仔细看着屏幕,听着孩子的心跳,语气轻松的和方方说着话,“孩子长得很好,差不多你就可以感觉到胎动了,不过动静不会太大,你得细心感受才可以。”

“比上一次大了很多。”方方因为她的话目光黏在屏幕上根本移不开。

“那是当然,孩子每一天都在长大,你这妈妈做得又好,她自然长得好。”朱瑾笑了笑,方方治疗很积极,且很听她的医嘱,很配合治疗,是她最喜欢的患者。

“...朱医生,这样没问题吗?孩子再长大,子/宫也会越来越大的,到时候怕是承受不住...”科长打断她们的聊天,忧心忡忡,这样下去,子/宫会撑不住破裂的,因为子/宫内膜薄导致的破裂,比一般子/宫破裂危险多了。

他也经历过这样的患者,这样的破裂的就像是一个被吹炸的气球一样,轰然炸开,并由此对膀胱等器官造成伤害,多器官受损、大出血、感染等等并发症一起发作,往往只需两三分钟的时间患者就会休克死亡,很多时候连大人都无法抢救回来。

这样的病例,是近百年频发的,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变故,谁也说不清。因为孕妇死亡率的增加,有没有效的治疗手段,医生现在一般情况下,都会建议患者放弃孩子。

“所以才要继续吃药,巩固子/宫内膜的强度。”朱瑾接过了他的话头,看向方方,“这个月吃的药会更苦更怪味,而且要多吃五天,连续吃半个月。”方方的情况在来检查室前她已经看过了。

“好,我不怕,天天吃我也不怕。”在方方看来,药苦点怕什么只要孩子好就行了。

“行,那我开方子。”朱瑾微笑点头,和面色依旧不好的科长和几名医生点了点头先出了检查室。

“什么呀,一直没变化,那她那奇奇怪怪的药不就是无效的。”另一头,总医院各部精英集合开会的小白医生忍不住偷偷在会议上看方方的

检查结果,主持会议的人宣布散会时恰恰看到结果,忍不住狠狠拍了一把桌子,“我就说花花草草的治什么病!”

亏他还忍不住专门去植物博物馆里琢磨了那些花草,好吧,其实不止他去了,他去的时候还看到其他的医生。

“是协会官网关注的那个孕妇病案吗?”小白医生的动静太大,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离他最近的医生凑过来问道。

‘是,就是那公主医生的病人,她神神叨叨神神秘秘用什么花草治病,这不是也没用吗?”小白跳起来,“趁她没回去监狱前,我得去找她…”

“回来!”白前扶额阻止,“患者有选择医生的权利,你去了能做什么?”

“她治疗无效让患者处在危险状态,我去提醒一句总可以吧!”小白顶了一句,

“现在患者还没出现危险,快回去上班吧!”白前板着脸,看大家都停下脚步看热闹,心中不满儿子大庭广众之下叫嚷。

说来,按照方方的情况,他以为满三个月后就会出现危险,最迟四个月也就撑不住了。想不到他等了一个月方方没来,再等一个月她还是没来,这都五个月了,方方还好端端的怀着,情况似乎有些出乎意料…

“有危险怕就来不及了!”白前旁边的一个看完情况的中年医生沉吟开口,说出了小白想说的话,“这个病案我也一直在关注,如果有效我们就不用管,两个月了,医治依旧无效的话,我们协会这样一直看着不说话也不合适,我觉得是该派人去跟这位朱瑾医生说一下,不然患者就危险了…”

“谁说没效果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带着笑意的慵懒声音很不协调很不客气的截了他的话,“孕期从三个月到五个月,子/宫都大了那么多,子/宫内膜却没变化,怎么会没效果?你们是怎么想的?”

所有人的视线落在说话的重楼身上,重楼倚着椅子抬眼无辜看着他们,“你们大脑短路了吗?”傻了吧一个个的!

众人:“……”

又是他!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重楼!说话太难听了,不过…咳咳…好像是啊,他们的大脑是短路了吗?竟然想不到这个问题?是‘怎么可能治好’这样先入为主的想法在作祟导致的吗?

所以,所以…其实花花草草什么的真的可以用来治病?

还是那位孕妇情况自动好转?

小白医生眨巴着眼睛呆呆看着重楼,一脸呆滞。

“我说小白,你是不是因为暗恋…我们朱瑾所以遇到她的问题才这么不理智?”重楼直起身不紧不慢迈出大长腿,几步走到小白旁圈住他的肩膀在他耳边好意问道,“还是你本身性格别扭的原因?”

“放开!胡说八道什么呢!”小白像弹簧一般跳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恼羞成怒,脸红脖子粗要打重楼,重楼却先一步灵巧闪开了。

“不是就好,不然怕你一辈子光棍…”重楼头也不回出了会议室,不忘回答小白。

“给我站住!”小白立刻跳起来追。

“都回去上班吧。”一会议室的医生面面相觑,脸色变了几变的白前咳了一声,率先离开了会议室,回了办公室。

“…白医生,你说这古医术真的存在吗?这位朱瑾还真治好了些小病,古代的医术虽然落后,可也能治些小病。”他前脚进后脚就跟进来一个亲近的医生。

“古医术肯定是存在的,只是不知道朱瑾医生的医术是不是古医术而已,因为历史资料缺失,我们也不知道古医术什么样子,能治的病到什么程度。”白前摇了摇头,随即话锋一转,“不过,依照水蓝星开始的记载,那时候没有她那些奇奇怪怪的治疗方式,老一辈留下的口述、书面资料里也只有一种被淘汰的叫‘中医’的分科,没有她古医术的资料。”

“这‘中医’听说是因为无法适应治疗快速传播的感染疾病而被彻底淘汰的,我们到了水蓝星后也再没出现过,应该彻底失传了。”医生摇摇头,“还是得先看看她后面的治疗。”

“嗯,希望有用。”白前点头,这事他也知道,当初蓝星环境异变,自然灾害、疾病频发,各种百分百死亡的传染病不时发生,感染后两个小时内死亡的传染病、病变性疾病全球性爆发,差点让人类灭绝。这样的疾病导致医生、药学发展开始以快速治疗为准。

到了离开蓝星的时候,人类的疾病已经没有小病了,因为小病也会很快病变发展成大病,也就是那时候开始,后遗症、副作用很大却一定快速有效的药主导了市场。

疾病在不断进化,药也在不断研发,人类的智慧终究战胜了病魔,在水蓝星稳定生活下来,医学发展方向也确定下来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现在的医术比起那时候又进步了太多,除非意外情况人迅速死亡、患者不配合治疗或者特殊病例、新型疾病,不然通过手术、特效药、高科技治疗很少有无法治疗的疾病。

方方的情况属于患者不配合导致的特殊病例,当然特殊病例中也包括查不出具体病因的病。

白前目送医生离去,然后看了一遍方方的情况,看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人的追求是不断进步的,医学无论怎么快速发展也无法跟上人类的追求,从前,为了治病,人们追求活命的特效药,现在特效药多了,大家又开始追求没有副作用的…

作为医生,压力其实真的挺大的。

这一点,朱瑾也身同感受,她的压力也空前的大,这个世界的医术发展让她要学的东西太多,今后的好几年怕是一直要处在不断学习中了,这个时间让她不是很满意。毕竟,作为医生,谁也不想对着患者说‘这个病我治不了’。

偏偏,这话,她这段时间还说了几次,这个感觉不好极了。

朱瑾写好方子边往药房边看着医院的情况想,到了药房正抓药呢,就感觉有人进来了,朱瑾以为是罗勒头也不回道,“回来了,你一会把药给方方送去,我先弄电子病例。”

等了片刻,没听到回答,朱瑾愣了一下回头,就看到房间内站着的人根本不是罗勒。

“你是…有事吗?”朱瑾仔细看了他一眼,觉得有些眼熟。

“有啊,我来看看你的药。”来人咧嘴一笑,走了两步站到柜台前,居高临下看着朱瑾炸了眨眼,“胆小鬼”

“……”朱瑾默,谁是胆小鬼?

“别以为你不答应,我就不叫你,胆小鬼。”来人做了一个鬼脸继续嚣张。

“傻大胆?”朱瑾出声,吐字清晰,看着鬼脸僵住后,嘴角一挑,“别以为你不答应,我就不知道你——傻大胆!”

第六十三章 往

“你没失忆?”重楼心头一跳,面色微微一变直起身子,“你之前是故意装作不认识我的?”

“所以你真是傻大胆?”朱瑾瞪大眼,想不到他真叫傻大胆,她刚才听到他叫胆小鬼叫得那么欢,所以想也没想用傻大胆回击,想不到他真叫傻大胆。

“别开玩笑了!”重楼看着她的表情深吸一口气,微微弯腰,抬手扶住朱瑾的肩膀,“赫连楠,你到底有没有失忆?”

“失忆了。”朱瑾挣脱他的手。

“那你还叫我傻大胆?”重楼四下看了看,“赫连楠,你说实话吧,这里没别人。”

“…因为你叫我胆小鬼。”朱瑾很无辜,看他有傻又高大,自然叫傻大胆了,“我实话实说了,我真失忆了,而且我早不叫赫连楠了,你还是叫我朱瑾吧?你认识我吧?”看他很是熟稔的样子。

“……”重楼直起身看着朱瑾沉默了片刻,才点头,“认识。”

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她真的失忆了,只是因为她脱口而出的‘傻大胆’让他误以为她没失忆,看着她失忆后再次反射性叫出‘傻大胆’这名字,还真是…说不出的滋味。

“你贵姓?我们以前是朋友吗?”朱瑾终于想起来他是之前见过一次的那位医生,看他表情猜测问道。

“重楼,算是,也不算。”重楼不可置否,小时候倒是经常在一起,只不

过后来因为他…故意的一些行为,让这位公主主动远离了他。虽然他由此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会叫这位公主外号,也让这位公主唯一叫外号的人,可要说朋友好像勉强,不过要说不是朋友也不对。“你就当是邻居家的哥哥吧!”

“哦,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朱瑾也听懂了。

“…不是说了吗?来看看你的药。”重楼看来她一眼,低头伸手去拿她放在柜子上的药,闻了闻,“这是什么?”

“……”朱瑾沉默,没回答。

“好吧,好吧,不问了。”重楼没听到她的回答,放下药直起身来,“你对这孕妇治疗的信心有多大?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关注,医生协会那边差点派了代表来警告你。”

“你和我的关系是不亲近的邻居家的哥哥?”朱瑾看得出他是真的关心就开口问道。

“…我爸我妈我叔是你母亲的御用医生,我是预备御用医生之一,我们重家世代是你们赫连家的御用医生。”重楼沉默了片刻,懒洋洋看了她一眼面无表情解释,“你们家里的身体情况,我们比你还了解,你肚子上有一小小的伤疤,是你十二岁时不小心摔倒又不肯好好治疗留下的,你手臂上内侧有一颗痣,你生理期是…”

“可以了!”朱瑾立刻打断他的话。

“信了吗?”重楼又低头看她的药,“性子怎么还是和以前一样,我说你怎么会想做医生的?不是最讨厌…医生的吗?”

被他吓得花容失色哭哭哒哒,转头跑还摔倒,最后因为怕他不让治疗,最后留下伤疤的人是谁呀…现在突然要做医生,转变也太大了。

“看来我以前真的很讨厌医生?为什么会讨厌?”朱瑾想起赫连真那随口又理所当然说的话,看来她说的确是实话。

“……”重楼表情诡异看了朱瑾两眼,咽了咽口水,“因为你怕看医生手术时血淋淋的画面。”特别是你看到的还是故意残忍血淋淋的手术场景、医生变态的得意的笑…

这种往事,不提也罢!

“哦…”朱瑾看他抗拒又诡异的表情,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别哦了,你快说你治疗的把握有多大?需不需要我帮忙?别的我不行,手术可以找我,不论什么科。”作为才会爬就拿着手术刀玩儿、被称为手术鬼才的他,手术什么的是最擅长的。

“手术?各科手术?你都会?”朱瑾眼睛一亮,又疑惑看着他,现在的医生不是都是专攻什么科,手术自然也一样。

“……”重楼看着她发亮的眼睛终于无比确定这胆小鬼真的失忆了,他这辈子都没想过,有生之年会看到赫连楠因为听到‘手术’两字二发亮的双眼,果真是世事难料…

“不会?”朱瑾看他没回答追问了一句。

“咳咳…其实…”重楼咳了一声,弯下腰凑到她耳边神秘兮兮的说道,“我是个天才。”

“……”朱瑾默默直起腰,后退一步继续抓药。

“哎?胆小鬼你什么意思?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你出去打听打听,谁看到我不是叫我一声天才医生…”重楼看着她的反应,只觉无力又抓狂,这无视的反应比看到他就露出厌恶害怕跑远还更不好,好吗?

朱瑾继续抓药,现在的年轻人真是…

“我说赫…朱瑾,你真不理我?我好心好意来给你通风报信,来帮你你竟然不领情,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手术排队等着我去做,别人怎么请都请不到我,我送上门来给你用,你竟然不领情…”重楼觉得她比失忆前更讨厌。

明明比他小,却突然变得比他还沉静,比看到他就跑的时候更让他不喜欢。

重楼看着她的背影默默想着,继续唠叨,“你快说说什么情况吧,也就你这满脑子责任感、使命感的人会碰这样的病人,现在孕妇状况多多,别的医生都放弃的孕妇你也敢接。医生协会那班人无孔不入的,你治好了他们会闭嘴,要是出一点点差错,他们那口水都能淹死你,就算你是公主也一样,我以前没少受到说教警告。”

“你还是和我说说什么情况吧,要手术我来动手,你现在的情况可不能出现意外…”重楼放弃看背影,继续说着低头研究朱瑾的药,忍不住拿起一块尝,药才放到嘴边就被‘啪’的打掉了。

“药怎么可以随便乱吃。”朱瑾毫不客气拍了他手里的药,将抓好的药包了起来,看他没再继续说话,抬头看了一眼,“话也不可以乱说。”

什么手术他负责,他负责手术,到时候责任就全在他那了。

“哎,我说的是真的。”重楼静静看着她。

“我知道。”朱瑾抬头,“方方的情况现在很稳定,不出意外可以完全安全怀到七个月,只要孕期满七月,孩子就可以出生了,那时候方方的安全我也可以完全保证。”

“你原本的打算就是七个月后让孩子提前出生吗?”重楼挑眉。

“嗯,只不过我怕方方他们太紧张,一直没和他们说。”朱瑾点头,“按照现在看来,到八月份也该是完全没问题的,只不过为了保险。”

“七个月的话要顺产也许会出现意外,如果手术我来吧。”因为意外、母亲或者孩子状况不佳,在七个月手术产子的手术重楼也做了不少,“这样的手术我做了很多。”

“好。”朱瑾看着他顿了半响终于点了点头。

重楼嘴角抿了一下,像笑又像挖苦,“恭喜你再次做了正确选择,找到了水蓝星最棒的天才医生。”

朱瑾默,没说心里话刺激他,送上门的看着又不像撒谎的她不接不是傻了?

“哎,你现在真不怕手术了?会不会中途害怕跑出去?”重楼也没在意她的沉默,心情也许是因为终于不用回家听老爸老妈叔叔唠叨而愉快起来,兴致勃勃问朱瑾,“或者你还怕血吗?”

“…不怕,有机会让我看看你的手术吧。”确认一下他的医术,朱瑾边回答边往外走,“你和赫连楠没成朋友是不是因为你这性子?”

“…不是!”重楼想也没想回答。

朱瑾还没回话,在门口遇到了回来找她的罗勒和林泽然,“朱医生…”看到朱瑾罗勒才咧嘴,就看到了朱瑾身后的重楼,林泽然也看到了,两人几乎瞬间就同时叫道,“重楼医生?”

“你们好。”重楼向看向他的朱瑾挑挑眉.

“您好,您好…”罗勒眼睛发亮紧张回答不忘鞠躬。

“对了,忘了告诉你,我也算是医生明星。”重楼很满意罗勒的态度,迅速侧头在朱瑾耳边说道,“没办法,人帅医术又好。”

朱瑾确定了,赫连楠和他不是朋友的原因,他的性格一定占很大原因。

这一点,朱瑾完全猜对了。

等赫连蓝女王再来看朱瑾时,朱瑾知道了赫连真和商陆前往蓝星的消息,还问到了重楼的消息。

“…重楼啊?他来见你了?”听到朱瑾问起重楼,赫连蓝面露诧异,“看来是知道你失去记忆来见你的,他说帮你手术,你就听他的,他性子从小跳脱不过医术真的不错,老重这段时间也一直担心你,听说没少查看妇产科的资料,他不擅长妇产科,不然早来找你了。”

赫连蓝的语气随意,提起老重像是提起亲人,而提起重楼也像是提起子侄的宠溺喜欢,听得出来重家与赫连家的亲近。

“之前测试第一天他就来过一次,那次没说话。”朱瑾点点头回答。

“哦,那次啊。”赫连蓝了解的点点头,“肯定是看到报道担心你过去的,没和你说话也正常,他就那性子。看来这次是真担心你了所以才主动去和你说话,怎么样?你不怕他了吧?他有没有逗你?”最后一句问得笑眯眯的。

第六十四章 事

“自然是不怕的。”赫连蓝有时间就会尽量来看她,生活用品等等蒙管家那边也是能送就送,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瑾与她的相处也就越发自然,“以前我怕他?还有他以前经常逗我吗?”

“你以前是怕他,偏偏他又调皮老爱逗你。”听到她的回答赫连蓝笑了起来,摸了摸她的头拉着她的手叹了一口气,“一下子你们都这么大了,重楼和你从小一起长大,你才会爬的时候他就抱着你到处跑了,他那时候才五六岁就长得比别的孩子高,力气也大,老重不让他抱你,他就偷偷抱着你出去草地上玩,他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一直跟着人呢,就他不知道而已。”

“他从小对你好,不过就是调皮,也老把你逗哭,后来你慢慢长大了,学习课程多整天都在学习中,他就爱逗你让你玩。到你十二岁时,他已经有医学天才的称号了,十七八岁的年纪,冲动,看你不理他,一气之下直接到你面前给练习手术的仿真人做手术故意吓你,你不知道那是仿真人,被吓得直哭。”赫连蓝笑呵呵的说着她小时候的事,兴趣勃勃。

“后来你被吓得跑出房间,没注意在楼梯上摔了下去,还划破了手、肚子,他也被吓到了,要帮你处理伤口你也不让,后来老重来了狠狠打了他一顿。那次你被吓得生了一场病,做了好几个月的噩梦,后来你就怕见血看手术画面,也怕他见他就跑。老重太惭愧,直接把他送到星际重犯基地去做医生了。”

“那星际重犯基地是专门关押星际内判处无期徒刑的星球,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呆,我劝过老重,老重却说重楼性子太跳脱,正好趁机会让他锻炼。他十八岁就去了基地,前两年才回来,也不知在那基地经历了多少事,医术更好了,就是性子也更跳脱了,老重老

说他玩世不恭。”

“不过他的医术特别是手术,却是全才,你以后要走医生这条路,肯定离不开他们的帮助,这次重楼既然和你说他会做手术,那他肯定是有把握,你也不用多想。如果需要做就让他做,反正真出什么事,你会承当主要责任,等你接受了重楼的帮助,老重心里也会舒服一些。”赫连蓝说到最后语气唏嘘,其实她还和老重开过玩笑,让连南和重楼在一起呢,毕竟他们的基因挺相配。

不过后来因为楠楠实在怕重楼,这个玩笑才没再提起。

“重楼回来后,你看到他反应虽然正常很多,不过还是有些怕他,他也就没像以前那么逗你了。”赫连蓝看了看朱瑾,“想不到你失忆后,倒是不怕重楼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怪不得他之前说话怪怪的!还好意思叫我胆小鬼。”朱瑾听完失笑,所以朱瑾怕手术画面的罪魁祸首是重楼!

她可以想象重楼得意的故作邪恶给那基本和人差不多的仿真人做手术时的样子了,让一个十二岁的乖宝宝连楠看这么血腥的画面,刺激肯定更大。

重楼吸引人的目的超额实现了,结果是连楠开始怕他,自己还被赶出了蓝星…

“你现在既然不怕他了,就好好和他相处。他之前可受了不少苦,去了一年以后老重同意让他回来了,他也一直没回来。”其实,赫连蓝到现在也不明白重楼当初吓楠楠的原因,她告诉朱瑾的只是她和老重猜测的,对这事,重楼可是紧闭嘴巴的。当然,她更不明白重楼不回来的原因,说重楼心中有气也不像,回来了对她的态度还是照旧,对女儿也还是老样子,只是女儿不怎么搭理他。

而他好像也完全不在乎,该怎么怎么,她到现在也不明白原因,不懂

重楼这孩子。

“好,我知道了。”朱瑾听了赫连蓝的话笑了。

赫连蓝听了倒是放下心来,等看完朱瑾回到宫中,就遇到了重楼。

“女王陛下。”重楼对赫连蓝的礼数一直很全。

“重楼啊,陪我走走,我们说说话。”赫连蓝带着重楼散步,“今天去看楠楠了,她问起了你的事,我就全和她说了。”

“……”重楼的身体僵了一瞬又迅速恢复正常。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直没说当年为什么要吓楠楠,今天可以告诉我了吗?我可好奇了好多年。”赫连蓝笑眯眯问,“今天和楠楠说起来,我还帮你找了理由呢。”

“…那时候青春年少,冲动嘛!”重楼摸了摸鼻子,“她一天天忙来忙去,都不理我,我就想吓吓她…”想不到吓得过了。

“是这个理由吗?看来我还猜对了。”赫连蓝笑出了声。

“那不然咧。”重楼也跟着笑,目光纯粹,可不是吗?冲动的青春年少。

从小和身份高贵可爱的小公主一起长大,他心内是很自豪高兴的,在同龄人还在对着新闻对着图片夸小公主可爱懂事时,他可以一直在她身边看到她外人永远看不到的样子,可以揪她的辫子可以逗她笑逗她哭。

十六七岁身体发育,懵懂的感情也随着同龄人的影响慢慢产生,他和所有同龄人一样追着学校里的校花吹口哨、凑热闹,像所有同龄人一样写情书,交小女朋友,受着同学的嫉妒追捧,无比肆意。

这一切肆意面对越来越淑女美丽的赫连楠时就会消失,她看他没有像其他的女生羞涩又热切的眼神不说,更是因为学业繁重而越来越没时间和他一起玩。

“重楼哥哥,你来了,尝尝我做的小点心,我先去学习了,明天记得给我意见…”

“重楼哥哥,我真的好忙,我明天再找你玩。”

“…今天真的没时间,我得跟着妈妈去访问…”

他赌气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没去找她,她也没来找过她,再想偷偷带她去玩可不可能了,最后,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他用他最骄傲的血腥手术牢牢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再然后…胆小鬼公主再没叫过他哥哥,她病了,发烧说胡话,梦里都在哭,等病好了,原本圆润的小公主瘦了,再然后,因为噩梦纠缠,她再没长胖过。

那一段日子,成了他记忆深处记忆最清晰的日子,也成了他最安静的时光。

而那时,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疯狂。

直到被丢到星际重犯基地,直到他慢慢长大,直到他找了女朋友认真谈起恋爱时,时隔四五年,他才后知后觉知道,当初其实自己是喜欢那位小公主,青涩的懵懂的喜欢,连他自己也不自知,就被史上最血腥的吸引女孩子的手段葬送了。

他想,所有的初恋,就算暗恋,也比他的好百倍。

咳咳…毕竟,他这吸引女孩子的手段比幼儿园时期喜欢欺负喜欢的小女娃还幼稚,直接让女孩子看到他就跑。而且,反应过来时已是几年

后,在他已经开始真正的感情时才反应过来……

他到现在也说不清,他最初没反应过来,是不是因为愧疚、害怕而不敢想,所以需要时隔那么久,久到能理智面对当初的事。

七年后,他再看到长大的赫连楠,心里想的是,哦,她长大的样子,和他想的一样。

然后,再没其他。

那一切过往,过去就过去了。

重楼看着女王的笑脸笑得无比纯真,“嘿嘿…女王陛下就不要笑我了,谁都有段黑历史吧…”

“好,好,不笑你…”赫连蓝收了笑,“那你当年为什么又不回水蓝星?”

“因为我要向基地的人证明我是天才啊!”重楼毫不犹豫的说道,原本天才少年到了基地却变成了所有人眼中的小屁孩子,他可不干!

“哈哈…”赫连蓝再次被他逗笑。

凉风习习,两人聊着天说着话,无比惬意。

监狱这头却又迎来了找朱瑾的人,这次不是患者也不是记者,而是水蓝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他们是经过正式申请的,得以在会客厅见面,还带了毛笔、书画等物品来。

方方是记者,看到朱瑾的毛笔字那一刻就知道其中的意义,只是她已经不是记者,又处在孕期特殊时期,没法多行动,就只是将朱瑾的每一张药方保存起来。

最后还找机会请朱瑾在她专门用来准备收藏的纸张上写了字,裱装好后珍藏了起来。只不过她做不到自己独享,她最后照了相在网上分享

了。在基本不写字会写字就很了不起,还有节目开办写字比赛的时代,看到朱瑾的毛笔字,那自然是要关注追捧的。

再然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就发现了,经过向方方了解情况,又找出保存的为数不多的古代字画、毛笔看过研究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觉得他们该来请教朱瑾了。

“...我们从方小姐那听说,朱瑾小姐说这毛笔是我们古人所用笔,钢笔已经被外星国家证明是鹅毛笔发展发明的,请问这是我们古人发明的笔吗?”工作小组组长常山发起了问话。

“是,这是我们祖先发明的笔。”朱瑾执起他们放在面前的软毫,“因为是用禽、兽或人的毛制成的笔,所以被称为毛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根据毛的不同、软硬程度不同分硬毫、兼毫、软毫,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笔。”

第六十五章 参观

“用禽、兽或人的毛制成的笔?”常山身体迅速凑上前,紧盯着朱瑾,“可以用哪些禽、兽的毛,人的毛是…”学者抓了一把头发,“头发吗?”

“兔,羊、鼬、黄鼠狼、鸡、鼠毛都可以,因为选用材料不同,又可称为羊毫笔、狼毫笔、鸡毫笔、紫毫笔、鼠须笔、猪鬃笔等。除了禽、兽的以外,还有用人的头发或者胡须制成的。”朱瑾笑了笑,“是祖先不断思考总结完善、改进的作品。”

“妙啊!”常山从朱瑾手里拿过毛笔摸了摸,“不同的毛,笔的质感、软硬度也不一样。”

“是的,以前的毛笔都是一整套的,有粗有细,又软又硬,根据要写的字体,要画的画风来选择笔。”朱瑾说得很耐心,历史她看了,这个时代她也在加深理解,对于现在的人想了解的,她是很乐意说解的。

“朱瑾小姐言语之间透露的信息量实在太大,我先理理然后我们一一来详细请教。”常山不自觉搓着手,他想不到今天这一趟会收获这么多,以往都是他们找这位公主给她讲解他们的研究成果,想不到今天情况反过来了。

“好,请喝水。”朱瑾点头,端起桌上的水喝了两口。

“多谢。”常山看着不管说话、坐姿、喝水都透露出娴静之感的朱瑾,艰难移开视线灌了两口水,“朱瑾小姐您刚才提到的文房四宝是?”

“文房四宝就是指毛笔、黑墨、宣纸、砚台…”

“那朱瑾小姐您刚才提到不同字体选用不同的毛笔,那您知道古人有些什么字体?选用的毛笔又有什么规律?”

“字体一般有楷书、行书、隶书、草书...”

“那这些字是什么体?”常山忙翻出带出来的古代字画副本,内心暗暗决定以后他一定要多多来找朱瑾小姐请教。

“草书。”朱瑾看了一眼。

“朱瑾小姐你能写吗?”常山眼睛亮得惊人,“用这样的笔写字握笔姿势和现在的钢笔都不一样吧?”

“是不一样,毛笔的正确握笔姿势是这样的,古人的衣服和现在的我们有所差别,他们的袖子一般都是宽袖,写字时习惯左手笼住袖子,右手写字...”朱瑾站起身来示范,常山非常有颜色的将墨倒好、铺好纸,“我练习描摹的字体有几种...”

“...这是行书,行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源的,介于楷书、草书之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行书的最大特点是是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可以加快速度写,我是大夫,一般习惯写行书,写得快...”朱瑾边解释边写,速度极快。

“喔...”常山和小组员看着感慨连连,“这还真是行书,是走起来的字啊,一步步不间断啊!”

“常组长形容得很好。”朱瑾停下笔笑。

“谢谢夸奖,这行书和我们的资历史料上一些字体很像。”常山二话不说小心翼翼拿起来,边说话吸引朱瑾的吸引力边往后递,和他默契十足的组员立刻在后面接了吹干墨迹收了起来。

“那朱瑾小姐能给我们写写楷书和草书吗?”而站在前面的常山面不改色继续问。

“...能,就是没行书写的好。”朱瑾默默想,他们的动作她看得很清

楚呢。

这场谈话持续了很久,常山等人离开时红光满面,当晚开始,常山工作小组也忙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努力的成果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那时候兴奋的他们还没想到,这一切只是开始。

这一天的意义,在很久之后,常山才知道有多重要。

他们来见朱瑾这一天,正式开启了他们研究补齐历史缺失文化的旅程。

时光荏苒,一个月的时光又匆匆而过,朱瑾收获了第一批种植的草药,经过一个月的忙碌,药房里的药终于丰富起来。等朱瑾再去给方方看诊回来,就听到水蓝星其他地区的监狱要一起来访问区监狱的消息。

朱瑾所在的监狱如今已是名监狱,纪律好,名人多,环境好,创造的价值也最大,经过监狱几个月不断的努力,成了监狱里的第一监狱。其他地区的监狱要来访问学习,提高自己的监狱水平。

准备了四五天,其他监狱的代表们就来访问了,黄老、朱瑾等肩负起了监狱水平体现代表,在访问者问问题时还需要作答。到了正日子,一大早起来,秋狱警等所有狱警就进入了戒备状态。

监狱内设的各类人才工作间、工作室,以及对服刑人员的管理方式,包括和企业、单位合作方式,是其他监狱重点关注对象。一上午访问代表们将监狱看了个遍,有的代表一脸艳羡,有的若有所思,更多的是不以为意,走个过场。

军/事监狱的两个代表就是不以为意的代表,他们就是不得以走个过场,他们的监狱可和一般的不一样,比起这完全不像监狱的监狱可没半点可以学习的。

军/事监狱因为服刑人员特殊,狱警也特殊,都是部队上的人退下来

的或者军/人出身的,来参观的两个代表站在一群普通狱警中无比显眼。

这个显眼在聚在一起吃饭就更显眼了,其他的狱警们才开始吃呢,他两已经放下筷子吃饱了。然后,偷偷看他们的狱警们开始正式吃饭,他们则正襟危坐看大家...吃饭。

饭桌上大家都放开了,一群人吃着吃着就聊了起来,在火热的聊天气氛中,正襟危坐的二十七岁的狱警远志看了看外面的天悄悄问副狱长川木通,“副狱,这一上午监狱看完了,饭也吃了,差不多可以撤了吧?”

“这座监狱的方位全部记住了吗?要是这里是敌营,你能成功潜入吗?”川木通瞅了他一眼。

“能。”远志应得无比自信。

“性子太急,什么都表现在脸上,太不沉稳了。”川木通批评远志。

“我知道错了。”远志严肃应了,嘴却微微一撇,副狱自己还不是,他这不也是为他着想。

“这是黄老在监狱的研究室,黄老年初面世的...疫苗就是在这里研究出来的。”监狱长秘书带着代表们开始在工作楼宇参观。

“...这是王室赞助的纸质书籍,涉猎各个行业,这是朱瑾小姐来到监狱后亲手绣的世间唯一的一副双面绣作品,很多历史文化爱好者、手工爱好者、研究学者、博物馆工作人员常常申请来观赏...”外面的天色越发阴沉,却丝毫不影响秘书热情讲解的兴致。

“...真神奇,不知道怎么绣出来的。”远志落在人后绕着看了两圈感慨,走在最后的川木通面色乌黑跟在后面,像是极度隐忍着什么,远志感慨完看到川木通的样子眼神一暗,欲言又止了片刻,终究没多说。

等到朱瑾的药房时,淅淅沥沥的雨已经下了下来。

“这是朱瑾医生的药房,我们的花田里有她专门的药田,平时监狱里的人生病了都是她帮忙看的,用的就是这里的药……”秘书向一旁因为下雨忙着收拾药材的朱瑾点了点头介绍。

朱瑾停下手,敛手和零零散散站着的代表们弯腰见礼,代表们看到她弯腰那一刹那几乎是条件反射也弯腰回礼了,朱瑾直起身一下子就注意到了站在最外围面色灰暗艰难点头的男子。

穿着狱警服,肩上的花样却和其他人有所差别,四五十岁的年纪,苍老僵硬的面容,此刻正紧绷着,死死咬着牙,满脸的冷汗。一旁还有个青年狱警,正满脸担忧的看着他。

“不舒服吗?我帮你看看。”一眼,朱瑾就看出了他的极度隐忍,立刻问出声。

直起腰的众人听到她的话疑惑回过头,就看到异常的川木通。朱瑾的声音一落,一直被制止的远志就迅速一把扶住了川木通。

“下雨,副狱的老毛病犯了,我们先回去了。”远志身上也备了止痛药、特效药剂,可这次川木通的身体承受度已经到了极点,效果甚微,得快些回去让监狱医生看看。远志答应着就要扶着川木通离去,连拒绝朱瑾都来不及。

“常用急救药失效了吗?”朱瑾动作却很快,已经快步走到了他们面前,二话不说拉起川木通不断颤抖的手,嘴里快速问道。

“失效了,要快些回去。”远志回答着还想往外走。

“这样回去得疼死,给我几分钟,减缓他的疼痛吧。”朱瑾近看川木通,眉头微蹙,看了一眼他变形的手,双目迅速扫过他的全身立刻说道,“怎么折腾才折腾了这一身的病。”

“……”远志还来不及拒绝,朱瑾已经朝他吩咐道,“帮我把他驾到房间里。”看他还想说话,面色一沉,“不想他疼死就快进去!”

习惯服从命令的远志行动快于脑子,立刻架着川木通往一边的房间走去。

“秋狱警,帮帮忙。”朱瑾下一刻匆忙和代表们点头致歉,嘴里不停,秋狱警已经习惯了朱瑾的求助,忙跟上了。

“…川副狱长就让朱瑾医生照顾吧,我们这边请。”秘书反应快速将人请了出去。

“…不用费劲了…我们快回去…”屋内已经被放置在床上的川木通滴着豆大的汗水逞强。

“脱了他的衣服,裤子也脱了。”朱瑾头也没回说道,迅速拿出房间内才慢慢准备齐的工具。

“好。”远志非常自觉粗鲁的在川木通威胁目光下扒了他的衣服,只剩下一套裤衩。

“秋狱警,一会麻烦你了。”朱瑾消完毒戴了手套站在川木通面前,扫过他变形得厉害的四肢骨节,和秋狱警说了一声就俯下身,双手快速灵活动了起来,按揉、点压、弹拨、拍击、扳手法交换使用,迅速在川木通身上动了起来。

眼花缭乱,这是远志和秋狱警的感觉。

“啊…”流血不流汗的硬汉川木通大叫出声,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第六十六章 治

“副狱!”正一脸惊疑不定看着朱瑾动作的远志一听川木通的大叫大惊,紧绷的身体即刻暴起,就在他要像一颗子弹射过去查看川木通时,被眼疾手快早已做好准备的秋狱警险险拦住了。

“站住!别打扰朱医生诊治!”秋狱警急吼出声,杀气满满,语气严厉非常,使出全身力气艰难制住远志,“病人处在危险状态,要不想他出事,你就安安静静待着。”

经历过黄老、艾叶等人紧急抢救事件,秋狱警对急救病人更理解,一开口就直奔重点,让一下子失去理智要抢回川木通的远志迅速恢复理智,生硬停下了上前的脚步,不敢再动。

他们这些狱警在私底下都被嘱咐过随时注意川木通的情况,毕竟川木通的情况太特殊,一个弄不好就会陷入危险,而刚才川木通的情况已经达到最高戒备状态,他内心焦急又不安,被川木通一叫叫得心都要叫停了。下一秒又听到秋狱警更刺激的话,这一激之间几乎下意识的他就不动了,不得不承认,朱瑾的神情表现、手法,让他下意识的相信。

远志人没动,手却一动,按下了老狱长临行前交给他的紧急按钮。“如果木通发生病危状态,你就第一时间按下这个按键,监狱里的老张会赶过去。”

“呼…”看远志没挣扎,秋狱警心下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放松了全身戒备。

他们这一冲一拦一来一往间,可谓暗涌重重,而离他们只有三步之遥的朱瑾却丝毫未受影响,手的速度越来越快,力道也在不断加大。

川木通的大叫声再次升级,“啊…”“啊…”一声比一声大,只是叫着叫着那种极度痛苦的意味却变了,变成了那种又痛又夹杂着爽的感觉…

“…我一定是听错了。”全身紧绷努力克制自己行动的远志目瞪口呆,在他视死如归、肃穆沉重的心情下听到这声音,完全无法形容心中升起的奇怪感觉。

“……”朱瑾依旧满脸严肃,对川木通的尖叫以及那无力的挣扎充耳不闻,动作依旧。

“得多疼啊…”秋狱警看了眼一脸便秘的远志,眼睛不自觉看过去,看着满脸狰狞一脸泪痕的川木通忍不住龇牙——帮他疼。

“呼…”这时,川木通叫声突然小了,最后变成了呼呼的喘气声,远志松了一口气看过去,却见川木通仰着头梗着脖子青筋暴起,仿佛更严重的模样。

远志眼睛一瞪就要上前,却见川木通睁圆的眼睛里露出了强烈阻止的神色,脚步一顿,瞬时愣住了。

还没待他多想,朱瑾的手慢慢慢了下来,变成了集中重重叩击几个穴位,随着朱瑾叩击,满脸狰狞的川木通突然慢慢放松了下去。

“一会别挣扎。”朱瑾呼出一口气终于说了一句话,说完拿起放在一旁准备好的针迅速刺入之前叩击的穴位里,动作一气呵成。

等远志和秋狱警反应过来时朱瑾已经直起腰来,远志跨步上前看到被朱瑾刺过的地方已经冒出黑色的血滴,说是血…其实完全不像血,黑漆漆的像毒,血滴滑落后紧接着就流出黑色的液体。几乎是同一时刻,室内一股形容不出的腥味快速蔓延开来,凑近川木通的远志非常明显的闻出了这是黑色液体的味道。

远志闻着看着,又亲眼看着川木通一直暴起的青筋迅速瘪来了下

去,川木通脸上甚至露出解脱的神色…

远志口干舌燥,看向朱瑾,“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没问完的话在看到朱瑾的脸色和脸上的汗时咽了回去,最多三分钟的时间,朱瑾却一脸苍白操劳过度的样子……想到朱瑾刚才的手法,突然醒悟过来,那样的力道、速度、手法…

“病情暂时性控制住了,他现在处在麻痹状态,疼得少一些,你可以选择叫救护车或者让我继续下一步治疗。”朱瑾对着远志勉强一笑,低头捡起消毒球擦了血滴。

“…还可以治疗吗?”一直两眼无神的川木通听到她的话突然歪头问道,语气奇怪,他这一身的病发作到这程度,以往都没有继续治疗一说。这样的经历他经历过四五次,基本到这情况等着他的就是大手术、大治疗,换掉又再次坏掉的能换的所有器官,用尽所有能用的药……

五个月后,他又可以健康一段时间,然后情况再次变坏,再次手术,一直重复。每一次到这个时候,他想的是也许死了也是一种解脱……

想不到这个他们保卫水蓝星保护人民保护王室…众多保卫保护中隶属重点保护对象的前公主,会如此来帮助治疗他。她的治疗,太奇怪太野蛮太不可思议,可在经历了极致的痛苦后也出乎意料的有效,这带着神秘色彩奇效的治疗手段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想不到她还有可以继续治疗一说。

川木通看朱瑾的眼神,像前世那些信奉神婆的人们看各路神婆跳大神…

“为什么不可以?”朱瑾不喜欢他的眼神,淡淡看了他一眼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哦,你怕疼!”

川木通:“……”听错了吧?

远志:唔…他什么都听不到。

“你们去医院治疗吧!”朱瑾微笑看着川木通,视线落在川木通还没干透的…泪痕上。

川木通:“……”老脸,终于在今天丢光了!

远志:要不要…要不要帮忙副狱去擦一擦啊…

“疼过了就好了。”秋狱警大气爽快抽了一张纸,好心上前认真帮川木通擦干净泪痕。

“谢谢…”川木通僵硬闭眼,“我想请…朱瑾医生继续帮我治疗。”他真的真的不想一次又一次手术换器官了,就赌一次,赌一次吧…

“好。”朱瑾答应得爽快,“只不过接受我的治疗后,你就是我的病人了,除非紧急特殊情况,不然你不可以让其他医生插手治疗。”

“…好。”川木通睁眼看了朱瑾片刻后应了。

“那就开始吧,你这病不能再拖了。”朱瑾取了还没动用过的针具,“不过我事先声明,你的病太严重,无法根治。”

“我知道,我的病没死就是最好的状态。”川木通点头,视线落在朱瑾的打开的针具上。

“帮我扶着他坐起来。”朱瑾没多说,像一旁的远志说道。

她见过的病人太多,川木通是什么样的人,第一眼就可以看出一些,几句话间又可以多了解一些,这样的人,是她可以毫不犹豫上手治疗负起大夫责任的人。

远志扶起毫无力气的川木通,朱瑾边换下手套边看向秋狱警,“秋狱警,麻烦你帮我消消毒…”每次都是随手拉身边的人打下手,朱瑾想,她急

需助手。

“好。”得到指示的秋狱警快速行动,朱瑾捻起针刺入第一针,然后在远志目不转睛的目光下迅速捻转刺入第二针、第三针、第四针…

速度,依旧无比快速。

“副狱…疼吗?”看着川木通手脚上都插满了颤巍巍的针,远志咽了咽口水小声问川木通,看向朱瑾的目光也慢慢靠近川木通,看朱瑾动作如同看各路神婆跳大神…

“不疼…一开始没感觉…现在酸酸的麻麻的…”川木通一动不敢动。

“不要说话。”朱瑾从背后饶了回来,开始在川木通的脸上头上下手,转眼间,川木通额头上、脸上都有了针,朱瑾停顿了片刻后,在川木通头上下了最后一针,轻轻一捻转。

“嗡嗡…”最后一针一捻转,像是一个讯号,川木通身上的所有的针突然都颤动起来,以同一频率,远志觉得他甚至听见了‘嗡嗡’声,似滔滔不绝又如幻觉。

在‘嗡嗡’声中,川木通全身进入酸、麻、痒、胀、灼热感综合状态,整个人都有些恍惚起来,耳边却听得真切,仿佛听见了他整个身体的呐喊。

这样的感觉,有二十年没感觉了……

“可以了,一会他慢慢会出细细的汗,别着急,这是正常现象。我先去准备第二阶段治疗要用的药罐,你们守好他,千万不要让他动,否则治疗功亏一篑不说,他也会陷入危险!”朱瑾松了一口气,快速站了起来,边说边抬起手臂擦了擦脸上的汗,看远志和秋狱警点头脱了手套快步往外走。

“…秋狱警,我们的楠公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远志看着她的背影消失,看着触动频率慢慢慢下来的针,语气空空问道。

朱瑾的表现,一点一点刺激着远志,在看到川木通身上的针全部颤动起来那一刹那,达到了震撼。

“…她一直这么厉害…不过今天这一幕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秋狱警觉得自己的神经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粗的,今天之前,她看到朱瑾的针具,还曾怀疑过是朱瑾拿错地方的特殊刺绣针……

川木通闭着眼,面色一阵白一阵红,秋狱警和远志一脸警惕恍惚。

因为突然接到川木通的病危通知,正在进行治疗的老张将病人交给身边的徒弟,奔向特级药品库抓起早已收拾好的药包,飞奔至急救车踏上了救援川木通的路程。

以最快速度来到监狱,以最快速度找到了川木通所在地,老张首当其冲踢开房间门时,看到就是川木通光着身子昏迷不醒身上插满恐怖的针,远志一脸恍惚警惕,这样诡异渗人又愤怒的一幕。

“别动!”老张喊着拦住了后面的人,川木通被劫持了,危险!

第六十七章 疗

“谁!”与老张同一时间出声戒备的还有秋狱警,原本就一直戒备的她在老张踢开房间门时就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手持手枪对准了门口的人,“不要靠近,否则我就开枪了!”监狱里没人会踢门的,踢门的…一定是什么意外情况!

她可不知道远志通知了医生。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们不靠近。”老张忍着焦急忙放松自己的老脸摆出人畜无害的老实表情,“我们不靠近,不靠近,我们乖乖的…”

“退后!”秋狱警不敢放松。

“张医生!”同样被吓一跳差一点抖手的远志被秋狱警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张医生,不过却看到了张医生身边的熟悉面孔,听到了张医生的声音,惊喜喊了出来后急忙道,“误会,误会,这是我们军事监狱的张医生!”

“医生?”秋狱警怀疑看着粗鲁的老张,这也是医生?和朱瑾一比…相差不要太大啊!

“是,他是,是我求助他来救副狱的!他都帮副狱看了近二十年的病了!副狱的病一直是他看的,秋狱警,你放松,都是自己人。”远志急急解释,“我说的都是真的。”

“好,不过你们暂时还是不要靠近,就站在那,病人的治疗不能被打扰。”秋狱警放松了一些,人退到了一边,枪却一直没放下。

她全心相信朱瑾,做好朱瑾嘱咐的事,不想出一点点意外,之前朱瑾的治疗给她的心跳、震撼,到现在依旧清晰留存在记忆中。

“嗯,不能打扰,会有危险。”远志很支持秋狱警的话,在张医生奇怪的目光下可怜兮兮的叫了一声,“张医生,您终于来了。”要吓死了好吗?之前他也见过副狱发病的状态,可是今天后续那可怕的状态还是第一次见到,看到张医生出现,远志真的长长松了一口气。

一直担惊受怕的心也终于回归了远处,远志有种跑上去抱着他们大哭一场的冲动,不过也只是想一想,他一动不敢动保持着动作。

“……”老张憨厚的脸僵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正常。这…不是被劫持了吗?老张看了看秋狱警,尽量放缓声音,“远志,你们现在这样子…很难让我相信你们好好的。”

“哦哦,这是在治疗,在给副狱治疗。”远志积极回答,“很奇怪但神奇的治疗!”

“治疗?我很难相信,远志…”你是不是被威胁着劫持着不敢说话更不敢乱动?老张用自己的双眼问着远志,等着他的眼神暗示回答。

然后,他看到远志目不转睛看了看他的眼睛,焦急问道,“张医生,你的眼睛怎么了?”

“……”老张差点没被一口气咽死,咬牙切齿,“没怎么!为什么木通会被脱光光毫无知觉?还被插满了针!你既然说在治疗,你就快带着他过来,我们回救护车治疗!”

“不行,朱瑾医生说不能移动。”远志忙回答。

“木通的病一发作就涉及生命危险拖不得,我不管你们再闹什么,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治疗。”老张看着依然‘执迷不悔’的远志,冷了脸,看向秋狱警,“这位狱警,狱警抢里装的麻醉针,根本没危险性,别逼我们动粗,你不是我们的对手。”

“张医生,真的是在治疗。”远志急了忙辩解,“刚才副狱情况危急,是

朱瑾医生主动帮忙治疗的,到刚才副狱也一直是清醒的,朱瑾医生亲口说了他暂时脱离了危险。”

“莫名其妙!”秋狱警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着老张,“听不懂人话啊!”拿着手枪的手跃跃欲试…

“你…”老张眼睛一咪,非常后悔来得太匆忙没带狱警来。

远志在中间急得汗都出来了,“你们冷静啊,冷静!”可屋内的气氛却没因为他的话改变,而是依旧紧绷起来。

就在秋狱警的手要动时,朱瑾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你们在做什么?”

“谁?”老张和随行医生吓了一跳,转过身就看到了无比熟悉的…前楠公主。

“…公主?”老张迟疑喊了一句。

“我不是公主了,我现在是医生朱瑾。”朱瑾走路基本是没声音的,老张注意力全在屋里也没注意朱瑾回来,朱瑾将老张的话却听了个全,听到这个也不年轻了该懂规矩的医生要来抢她的病人,还不顾医忌差点影响她现在最关键的治疗就无法欢迎他了。

这可是会出人命的!

朱瑾眉头微蹙上前走到老张面前,掩上明显已经被踢坏的房间门,“这门不能这么开着!屋里这位请求我治疗,他现在是我的病人,你该懂点规矩!”

“不是…朱瑾小姐,他的病很特殊,我一直是他的主治医生,他的病只有我能治疗,我必须要带走他,否则他会有生命危险…”老张看着门又看看朱瑾焦急辩解,却看到朱瑾突然抬手,轻轻巧巧却又快速无比靠近他

头侧,他疑惑着刚要躲开,耳后却突然一痛,“你…”

“嘭”的一声,老张满脸惊怒不敢置信倒地。

“噗…噗…”几声,战斗力明显不及秋狱警,只知道惊慌失措喊着‘张医生’去扶张医生的随行医生也跟着倒地了。

“为了不让你打扰我的治疗,你就好好睡一下吧。”大步上前两步避开的朱瑾回头看了一眼,赞赏看向秋狱警,“秋狱警反应越来越快了。”

“朱瑾医生…他们…”远志看得目瞪口呆。

“只是晕过去和麻痹而已。”朱瑾戴了手套,抬头看向远志,“川木通身上这些针,针针救人命,也针针丢人命,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影响的。”朱瑾没说谎,川木通的病太重,她的治疗可不温和,也不是闹着玩的,一点点差错川木通就会即刻死亡。

这样的治疗,在前世,也就那么两三人有本事用、敢用,她和父亲是其中一个。

“是。”远志看着朱瑾的眼睛,看着真如朱瑾所说冒出细汗的川木通,更不敢动了。

“…有人闯入朱瑾医生治疗室打扰朱瑾医生治疗,快来人帮忙。”秋狱警则走到老张几人面前,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呼叫帮助。

“…秋姐,他们是医生。”接了老张的救护车带他们过来的一个短发狱警,在到达门口前因为紧急情况被叫走,刚返回到门口就听到了秋狱警的话,开门就看到倒地的老张几人,只觉一个头两个大。

“知道他们是医生,不过现在病人是朱瑾医生的,不能让他们打扰看病,来,和我一起快点将他们仍…抬出去,这门不能老开着。”秋狱警看到同事是非常开心,立刻拉了她进来关上门说道。

“……好。”同事嘴角抽抽,看了两眼朱瑾那一边,咽了咽口水答应了动作迅速将老张几人从门缝里塞了出去。

“这里交给你了,我去里面等着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秋狱警拍了拍同事的肩膀又钻回了房间。

“…这事是不是要和医生协会反应一下…”短发狱警看着地上狼狈的医生们,摸着下巴琢磨。

等老张醒来时,躺在柔软的床上,床前坐着眼巴巴看着他的远志。

“远志!”老张睁开眼后第一时间弹跳起来,“川木通呢?”他到现在也不敢相信,朱瑾会对他出手,他还一下子就晕了,晕了!

“张医生,你醒了!”远志忙扶住老张,“副狱好好的,在修养呢!”

“在哪?你没骗我吧?”老张跳下床,神情激动,“还有朱瑾呢?她攻击我了!攻击我了!”

“我带你去看他。”远志忙扶住他向他解释,“朱瑾医生没攻击你,她只是怕你打扰治疗导致副狱危险暂时让你失去意识而已,我已经和她确认过了,没有任何危险、后遗症,只是让你深度睡眠一下。张医生,您放心,朱瑾医生知道你是着急副狱的病情,所以已经说好了不会向医生协会反映你要武力抢病人的事实,追究您的责任了…”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老张停下脚步,一脸扭曲看着远志,远志说的话每一句他都能听懂,可是放在一起他为什么怎么也无法理解了?什么叫朱瑾没攻击他?还大方理解所以不追究他的责任了?

明明朱瑾那么明显的攻击他了!明明是他要追究朱瑾的责任,还要严查川木通远志被绑架威胁的事!

“张医生,您别激动,事情已经解决了,副狱已经脱离危险,继续治疗

就可以了,朱瑾小姐已经答应不追究您的责任了…”远志被他看得有些发毛。

“MD,不追究个屁,要追究也是老子追究!”老张重重一巴掌拍响远志的头,“你给老子滚一边去,NND!”

“张医生,我们先去看副狱吧!”远志无辜受牵连,欲哭无泪,他在部队时被打,这工作了还是被打啊!

“还不快给老子跟上!”

等到了川木通休息的房间内,在远志“副狱不能见风”的重复声中,老张第一时间是检查川木通,没有他想象的一身针眼血洞,全身上下都没有,只是…这满身的从肩膀到背后四肢上大小不一的黑色圈圈是什么?

“这是什么?这是怎么伤的?你好意思说他好好的!”老张呼哧呼哧喘着气,狠狠看向远志。

“这是治疗后留下的,朱瑾医生说是正常现象…”远志想哭,张医生护着川木通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平时好脾气的老好人老张,一遇到川木通的病情就会发狂的传言果然不假!

“木通…木通…你醒醒,我们现在就去治疗…”老张死死看了眼远志,低声叫川木通,想确认他还能不能醒来。

“老张…”川木通迷糊睁眼。

“木通,你再忍耐一下,我马上送你去医院。”老张狠狠松了一口气。

“不用了…我好多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川木通咧嘴笑了笑,“我知道你现在着急,不过,我觉得很好,我疼,很疼,可是我全身都轻松了,你

放心,我没事。”

“不好好休息,还一直见风,我可不保证你没事。”朱瑾听到动静过来,正好接了这一句话,看老张看过来,无视他的眼神,“你现在可以给他做个检查,放心放心。”

好吧,其实作为医生,她也是理解的老张的。

“哼!”老张心中气愤非常,对着朱瑾却说不出指责过分的话,只是哼了一声。迅速组织检查,等检查完毕,迫不及待拿检查结果看。

“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张的面色从沉重到莫名再到惊讶,看向朱瑾的眼神惊诧无比。

第六十八章 新闻

“很认真很艰难很谨慎,不惜扎晕你为代价做到的。”朱瑾伸手拿过检查报告来边看边低声回答,“川木通患者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能把自己的身体弄到这程度?”

全身上下好像就没一处是真正健康的,急性、慢性病大大小小的病缠了一身,这样的身体能活到现在也就这个时代了。

“他是特种兵出身,二十年前执行任务时出了意外,他在又冷又湿的地方伏击了整整了一个多月,身体、病情恶化。后来抢救时换了一半的人造器官,肝脏、肺、胃、骨头、腿等等都换了个遍个,陆陆续续手术了一年。”老张僵笑了一声,同样低声解释,“后来他被评为一等功,水蓝星负责他的治疗、生活,是水蓝星内特殊的必须第一时间医治的病人,总医院已经给他进行过五次大手术了,之前因为我的通知现在已经在积极准备第六次大手术了。”

“……”朱瑾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了,手术确实很好,可以治疗很多很多从前无法治疗的疾病,是真正的神迹。可是这个世界好像有了手术以后太过依赖手术了,大病小病都要手术,好像没想过怎么治疗。

手术毕竟是伤元气的,不见得什么都手术的好…

“朱瑾…医生?”老张看她沉默,试探性喊道,他还是不习惯不叫公主…

“哦,怪不得这么多病呢,张医生,我习惯说话直接干脆一些,我们就长话短说吧。”朱瑾回过神后忙回道,“虽然川木通患者以前一直都是你在治疗,一直是他的主治医生,可今天他让我帮他治疗了,所以他现在就是我的病人归我负责。我治病方式和你们不一样,一起治疗会引起严重

后果,所以我会一个人负责治疗,手术安排什么的就撤了吧,我会用我的方式治疗。”

“他这病...”老张有些迟疑。

“我既然接诊就会负责,负责到底的,张医生。”朱瑾认真看着他,“他这样的情况,再手术过个几年还是会这样,还不如在情况还允许的情况下我先治疗。毕竟,你一定也知道,手术多了并不好,患者如果一直这样手术下去,可熬不过六十岁。”

“六十岁?!”老张原本要说的话被她后一句话惊得全没了,现在大家的平均寿命都是一百岁左右,一百一二也正常,六十岁才过了人生的一半啊!

“对,六十岁,他的病很特殊,手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先治疗吧。”朱瑾点头,“你既然看过了也确认过了,就让患者好好休息吧,我也需要去忙,所以,张医生,先告辞了。”说罢低头一礼算是作别。

“等等...”老张已经忘记怒气冲冲跑来的初衷,现在满脑子是朱瑾怎么治疗、会如何继续治疗,可朱瑾说完就头也不回离开了,看了看检查过程中又沉沉睡去的川木通没喊出声,只是带着随行医生安静离开了房间。

再然后,他就被‘遣送’离开监狱了,带着满腹的疑问和好奇。

而监狱里,朱瑾第一次有了‘住院’病人,晚饭后,全身无力的川木通喝了味道直逼毒药的药,睡得很沉。朱瑾这一晚亦睡得异常沉,川木通这样的重患治疗,很费心力。

第二天,天蒙蒙亮,一晚没能睡着的老张到了医院,发誓一定要亲眼看朱瑾怎么给川木通治病。却在监狱门口被拦,说朱瑾还在进行每日的早间劳动改造状态中,没到探监时间。

黑眼圈加身的老张听得差点吐血,这时候改造什么呀!

被好奇心挠着也没法回车里休息,老张就蹲在监狱门口等探监时间到。好不容易等到探监时间到了,老张要进去,却被告知鉴于他昨天的表现他不能进去,更不能去现场观看朱瑾治疗免得影响朱瑾。他要是想了解治疗过程,等时机成熟公布治疗视频后再看。

老张真的吐血了,深深表示活了这么多年,还没人能这么对他。

可事实永远就是那么的残酷,老张气了半天,在监狱门口骂了半天,蹲了半天,最后也只能放下‘我们等着瞧’之类的狠话,灰溜溜离开了。

随后的几天,重复上述流程,直到十天后川木通‘出院’。

而这时,跟着川木通作为他家属‘住院’的远志已经化身了朱瑾铁粉,向秋狱警等人看齐了。因为川木通的病情正式控制住了,而他的老毛病也在治疗中,效果嘛,看他的笑就知道了。

在检查了川木通的情况后,又问了远志的情况后,听川木通和远志说朱瑾的治疗说不清楚的老张,突然灵光一闪,停止追问朱瑾的治疗,而是引导了几句,让远志去和同事庆祝,间接鼓动人去朱瑾那看病了。

现在的人,特别是部队出身的人,谁都有各种无法根治的暗伤、慢性病,日复一日用着药或者手术,不过药效来得快去得也快,手术后一半以上还是会复发,类似远志情况的人,部队里可不少。

军事监狱和部队联系紧密,狱警们又是部队出身的,平时一些消息是灵通的,远志一宣传,川木通的情况一摆,老张相信一定有人去看的。看得人多了,总会知道是什么情况…老张为自己的聪明喝彩!

“张医生?怎么了?”看一直问他问题的老张不说话,还一脸莫名的表情,川木通疑惑问道。

“没怎么,来,来,再给我看看,奇迹啊…”老张让川木通走了几步,看着检查报告啧啧有声,“啧啧…奇怪呀,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打一顿、扎针、小竹管、药浴加黑漆漆的怪味药,竟然就能做到这程度…”

“哎,那都不是简单的好不好!那打一顿不是普通的打,打的每一个部位、力量、快慢都是有定例的,那针治就更是…”川木通不满老张的‘只是这样’ 的想法,不耐烦说道,说着说着看老张还是一脸的迷糊,又闭了嘴,“算了,我不多说了,反正你也不懂!”

“我也想懂啊!”老张吼。

“…我先走了。”川木通沉默了片刻,直接告辞,留下老张一个人干瞪眼。

监狱这头,朱瑾发现,来找她看病的病人突然猛地增多了,而且看的都是各种暗伤、慢性病,性别多为男性,清一水的平头,清一色川木通、远志类似气质。

从言语动作眼神等等,朱瑾都能看出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她都是尊重军人的,这些病人,朱瑾几乎来者不拒。

很快,药浴、针灸等等治疗就多了起来,朱瑾的临时助手也随着病人的增多而配备起来。助手是狱友中还年轻的三位小姑娘,她们一人学的专业、职业都是医生,只是医术一般,也没什么专门求医的来找她看病,另外两位是学护理后来从事了其他行业的。当朱瑾向监狱反应想要助手时,报名的很多,最后优选了她们三人。

时间很快进入了公元3700年9月,方方肚子里的孩子七个月了,度过了白前等医生预测的最多能到六月份的预言,方方挺着大肚平平安安将孩子保到了七个月。

“你的子/宫内膜比一般的孕妇薄了近1mm,不过还处在安全阶段。七月是孩子大脑发育的关键阶段,之前该吃的药也吃完了,这个月

我们就不吃药了,以食疗食补为主。”朱瑾到医院给胖了一圈的方方复诊,“我这段时间会经常来医院,密切注意你的情况,差不多我们就生产。”

“生产时是剖腹产吗?”方方看着朱瑾身边的重楼问道,虽然医学提倡自然顺产,不过顺产的人很少。

“暂定是剖腹产,如果剖腹产将由重楼医生给你手术。”朱瑾看了看重楼点头。

“怎么样?激动吧?由我给你手术,要知道,我一般是不接剖腹产的。”重楼身体前倾看着方方,还调皮炸了眨眼。

“激动,有种中了一等奖的感觉,多谢你们了。”方方失笑,语气认真道谢,谢他,更谢朱瑾。她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朱瑾,重楼又怎么可能给她手术。

“啧啧…”等出了诊室,亲眼看了方方之前的状况和现在的状况,重楼忍不住啧啧,“我怎么也想不到你有一天还会成医生,还是这样特殊的医生…你大概不知道吧,你每次诊治的视频,医生协会可是很多人都在看关注的,私下讨论贬低你不相信你的人无数。”

“…还真是…”对这一点,朱瑾其实挺无奈,被监视的感觉很不好,可是因为之前种种,现在也没办法,“现在还有很多人贬低吗?”

“没有了,六月份后就都沉默下去了,他们可是最会看情况的,怎么可能现在还私下讨论,都等着看结果呢。”重楼摇头为朱瑾可惜,“看他们这几个月的表现,看他们的表情,听他们讨论,无比有趣呢,可惜你看不到听不到…”

“有什么可惜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朱瑾哭笑不得,这样的事,重楼随口这一说,她也能猜到那些人会说什么了,司空见惯了。

重楼正要回话,注意力却被走廊上的视频吸引,拐了拐朱瑾的胳膊,“哎,快看看。”

“嗯?”朱瑾疑惑抬头。

“...最新新闻播报,今日凌晨一点,一位刚检查出怀孕的网友在网上呼吁,希望媒体能报道几个月前朱瑾医生接诊的那位孕妇患者的情况,因为她也患了同样的病症...”

第六十九章 热议

“这条呼吁,广大网友纷纷响应,仅仅九个小时,已有上万网民的响应。目前,媒体正和考试中心、医生协会沟通,了解最新情况,并将第一时间将消息公布。”

“...经记者采访了解,朱瑾医生接诊的方姓孕妇患者目前在监狱区医院住院,经过朱瑾医生治疗,目前孕期已满七月,经检查,胎儿发育正常,未见任何异常,子宫状况良好,暂无生命危险...”

“...经采访,各医院妇产科医生均表示,胎儿在母亲体内发育至七个月,肺脏已基本发育健全,呼吸功能完善,其他器官也基本成熟,已经具备了生存的基本能力。一般如果母亲身体情况不允许,只要将孩子孕育至七月,就可以提前生产。目前,朱瑾医生接诊的方姓患者孕期已满七月,已算成功打破子/宫内膜薄孕妇孕期超过五月就危险的医学现象...”

“......记者前往监狱申请采访朱瑾医生,却遭到朱瑾医生拒绝,据记者观察,随着报道的播出,前往监狱求诊的人,特别是孕妇在慢慢增多...”

消停了几个月,朱瑾的名字再次被各大媒体不断提起,网上也进入了讨论白热化阶段,考试中心与医生协会只能在经过方方的同意后,放出了几张她大肚子的照片,给出方方经过朱瑾治疗,情况未曾恶化的准确消息。

消息一出,前往监狱看病的孕妇同时增多了,一部分患者因为是在院患者,被客气拒绝,三位和方方同样症状的患者被朱瑾接诊,一部分抱着试试看的患者来了却没做出让朱瑾治疗的决定,他们和很多患者一样,都在等,等方方的生产。

如果方方平安生下孩子,且母子均安,没有任何病症、后遗症,将会

成为妇产科子/宫内膜薄孕妇成功治愈首例。

这样的首例,对朱瑾的古医术被认同被接受,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如果方方出现意外,或者母子有任何差错,因为大众的关注,为了消除影响,身份特殊的朱瑾甚至有可能会被取消行医资格,古医术自然将不被接受。

福祸相依,这个事实,在朱瑾看到新闻半个月后被女王赫连蓝亲自告知。

同时,考试中心那边也来了人,通知她因为媒体、大众的高度关注以及强烈要求,方方生产那一天的视频会被播出。朱瑾提出异议,却被驳回。

继报道后网上掀起了一场关于疾病讨论的热潮,各科疾病、罕见疾病被轮流讨论热议,医生、药品也被热议,这个热潮在媒体的争相报道下,持续了半个多月。在朱瑾给出方方具体的的生产日期后,达到了高潮。

朱瑾再次被网友热议,她的治疗方法,她的古医术都成了讨论的焦点。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甚至扒出了朱瑾前夫赵俞以及妻子李玉的情况。

因为朱瑾拒绝见面再没见过的赵俞已经做了父亲,李玉怀孕至八月早产,剖腹产生下一个孱弱的女儿,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被记者采访时视频里的赵俞因为女儿神情憔悴,满脸胡渣,早没有了和赫连蓝在一起时的帅气阳光。

赵俞满脸愤怒怒骂记者的画面,李玉早产损伤了身体瘦弱憔悴模样,让网友议论纷纷,各种讽刺、骂声不断,'活该''报应'等词成了主流词语。赫连蓝当初一开始撞人时,网友也曾不断表示对赫连蓝失望,对赵俞、李玉反而未多关注。直到出现李玉怀孕,众人对他们的反感才彻底

被激发出来。

不牵扯孩子,对已婚还是未婚的出轨等行为,大家都不太在意。只是对后代传承对孩子,所有人都无比慎重。一般人如果决定要孩子,都会先选择对象结婚,结婚后慎重怀孕、生子,不管以前私生活多乱都会收敛。

结婚的意义是能慎重孕育后代,赵俞、李玉这样婚外孕育孩子的行为,是所有人都不齿的。

蓝星,空中基地,赫连真静静翻着手机。

“公主,商先生他们回来了。”生活助理敲了敲门低声禀告。

“我知道了。”赫连真收起手机,拿了插在手机上的水蓝星网卡,站起身打开门,迎来了大步走来满身狼狈神情却异常兴奋的商陆。

“没受伤吧?阿陆。”赫连真上下打量商陆,“找到什么了吗?”

“嗯,今天有大收获,我先去洗洗,马上来找你。”商陆神情前所未有的兴奋,压下抱起赫连真转几圈的冲动,大步往房间走去。

几个月的时间,他带着人在满是疮痍危险遍地的地球漫无目的的寻找,今天终于有了收获。

“...这里面装着古书,我打开看过,因为有风化的危险我没多看,不过我看到历史字样,不管是什么时期的历史,都是大收获...”商陆指着地板上的箱子,目光怜惜擦了赫连真突然掉下来的眼泪,“真真,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做到了。”

“谢谢你,阿陆,谢谢你。”赫连真泪眼朦胧抚摸着商陆脸上的疤痕,终于哭出了声。

自从离开水蓝星,她就拼命忍耐,不哭不叫,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商

陆每次出去都会带回来大小伤,可日复一日依旧每天出去,每日处在危险中,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而她呢,却只是留在基地每天学习,原本这些知识,她以前就可以跟着姐姐学习的,可因为她懒,根本没去学,还一心羡慕嫉妒着姐姐。

无知、懒惰的后果,她深深的尝到了,最后要弥补,付出最大最受伤的依旧是商陆。商陆,为她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大了……

“傻瓜,不是说好了一起努力嘛。”商陆抓住她的手,“别哭了,和我说说今天学了些什么,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回去了。”

“…外星语,还有礼仪…”赫连真点点头,擦干了眼泪,“这次回去,阿陆,我一定不让你、不让妈妈失望,一定做好公主。”

“我相信你。”商陆摸了摸她的头,让人将箱子抬下去处理,“我们先去吃饭吧。”

“阿陆,姐姐会不会做回公主?”吃完饭,商陆抱着赫连真聊天,赫连真说着说着,突然问了一句。

“…真真,你又看水蓝星的那边的新闻了吗?”商陆皱眉,“不是说好了,这段时间不看水蓝星的消息专心学习吗?”

“我只是今天看了一下。”赫连真低下头,掩住眼里的光,“网上那些人正骂前姐夫呢,以前那些人也骂过姐姐,可现在大家都骂前姐夫。姐姐…从小就讨人喜欢,很多人都喜欢她,就算她犯了什么错,好像都能很快得到谅解…这次,所有人好像都原谅她,又喜欢她了…”

“那是因为她表现好,又是大家熟悉的,等以后大家对你熟了,也就会喜欢你了。你不用担心,你姐姐…不会想做回公主的。”朱瑾,她做的一直都是自己,公主于她,什么都不是…商陆看着赫连真肖似朱瑾的侧脸,神情恍惚,前世,他从来没发现妻子像朱瑾,这一世,他以前也从没觉得,

可自从赫连真做了公主,自从赫连真瘦了下去,身上竟然有了朱瑾的影子…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明明赫连真一开始和朱瑾完全是天差地别的……

“是吗?”赫连真扯了扯嘴角,明显不信却没多说,注意到商陆又看着她发呆,微微皱了皱眉碰了碰他唤回他的注意力,“你又发呆,再想什么呢?”

“没发呆啊。”商陆笑着摇头,“我就是觉得你好像越来越像女王陛下了。”

“嗯…助理姐姐也说过,我现在越来越像妈妈了。”赫连真摸了摸脸,“…也说越来越像姐姐了。”

“不高兴吗?”

“没有啊…”赫连真迟疑摇头,“我想像妈妈一样,成为大家尊敬爱戴的女王,可我不想做妈妈和姐姐一辈子的影子…”

“你是你,怎么会是她们的影子。”商陆看了看她身上的衣服,不自觉看着赫连真的侧脸,沉吟了一下开口,“…真真,你要是不想成为你姐姐的影子,平时可以少看她的视频。”

不要像着魔了一般,每一晚都看了你姐姐的视频再睡了…也不要因为学她失去了自我。

“不行,我得学习。”赫连真摇头,神情奇怪,“姐姐真的是一个好公主呢,我和她认真学习后,这些日子以来,跟随我们来的老师们、随行官们都夸我进步很大呢。”

“是吗?真好。”商陆轻轻拍了拍她的脸,“老师们夸你了,你该笑

啊。”

“呵呵…”赫连真笑,“阿陆,我还看到姐姐治好了那个记者,网上说,那个记者只要平安生下孩子,姐姐就是大功臣。”

“是吗?”商陆的表情僵了一下,“产期不是还没到吗?”

“说孕期过了七月孩子就可以出生了。”赫连真眨巴着眼睛回头,“阿陆,你说你找回的那箱书里有没有古医术的书?妈妈不是说,姐姐是在蓝星学回去的嘛,要是我们能找到公布于世,让医生都去学习,是不是算做了件大好事?”

“应该不会有,就算有,古医术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不过,现在的医术这么发达,没必要一定要学习古医术。”商陆探究的目光晾过赫连真的脸轻轻摇了摇头,“那古医术我们不管,我们来忙自己的事就行了,我们发现的历史比古医术更有意义、价值。”

“嗯。”赫连真遗憾点点头,“我瞌睡了,先去睡了,晚安。”

“晚安。”商陆放开她,看她要进房间了又说了一句,“真真,不要看水蓝星的新闻了,我们再过不久就可以回去了。”

“嗯。”赫连真几不可闻的应了一声。

第二天中午,早回的商陆想去看看赫连真午睡睡得好不好,开了门,却看到赫连真又在看水蓝星的新闻,有朱瑾的新闻。

第七十章 血

“怎么又在看了。”商陆看着视频里的朱瑾沉默了半响才说道。

“因为我想知道病人最后怎么样了。”赫连真看着朱瑾,侧头看向商陆,“阿陆,姐姐又变了。”已经不是她熟悉的温柔优雅的姐姐,也不是服刑初期再见时那陌生漠然的姐姐。以前还没发现,可在每天看过从前的姐姐后,在突然看到现在的姐姐,她突然发现,姐姐,竟然完全像是两个人。

明明熟悉的面容,可不管她的眼神、动作,一切看着都无比陌生。

“人都会变的。”商陆听了赫连真的话愣了一下,愣愣看着视频里的朱瑾,好半响才答道。

他一直没想过,朱瑾会变,他一直把这一世的朱瑾和前世的朱瑾重叠在一起,可听了赫连真的话他再看,才发现,朱瑾真的变了,她早已不再是前世那个熟悉的朱瑾。

“姐姐从来没和我说过她会医的事。”赫连真看着视频里穿了医生白大褂的朱瑾和重楼一同走向病房,睁大了眼睛,“是重楼哥哥帮忙手术啊,阿陆,我和你说过吧,姐姐以前最不喜欢重楼哥哥了,想不到现在为了病人都和重楼哥哥走得这么近了。”

“嗯。”商陆皱眉看着相谈甚欢的两人,沉沉应了一声,前世,母亲不喜欢朱瑾做儿媳,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朱瑾会在他们家里的医馆帮忙,见的外人太多。

“姐姐看来以后是要做医生了,也不知以后会不会和重楼哥哥在一起,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妈妈说过等姐姐长大了要让重楼哥哥做女婿

呢。”赫连真看着朱瑾和重楼站在一起,突然说道,“重楼哥哥做姐夫好像也挺好的。”重楼哥哥在水蓝星也是名人,医术精湛又高大帅气,也配得上姐姐。

“不要瞎猜,也不要乱说话。”商陆眉头越发皱得厉害,沉沉看了眼赫连真,语气少有严厉说道,“口无遮拦的,对你姐姐不好。”

“我只是在你面前说说。”赫连真看了眼面色难看僵硬的商陆一眼,辩解了一句。

商陆却没再回话,只死死看着屏幕,手不自觉握成了拳。

水蓝星,医院病房内,朱瑾最后一次查看了方方的情况,和重楼一起看刚刚拍下的检查图像,看着眼睛时睁时闭会跟随光源,还会静静听胎教音乐的小小的却已发育完全的胎儿,嘴角忍不住露出笑。

“检查室的医生说,宝宝比一般的孩子大一些。”和几个月前相比胖了一圈的方方,眉眼间只剩下温柔,眼睛看着图像长长松了一口气,拉住朱瑾的手忍不住再次道谢,“朱瑾医生,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

想想最初的绝望,再看看健康的孩子,她有时都怀疑一切都是个梦,一个不愿醒来的好梦……

“我每次来都要听你说一次。”朱瑾拍了拍她的手,“来,我们先躺下,一会重楼给你手术后,孩子出生了,你再谢也不迟。”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说了,方女士,你该将你的感谢分我一点,你每次都忽视我,只专注看着朱瑾医生,和她道谢。这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担心我是不是就要失去在医生中魅力无限的明星医生地位,从此你们只知朱瑾医生,不知我重楼。”重楼忽然凑了进来,“难道现在我的手术已经不值得你感谢了吗?”

“重楼医生你…”方方失笑,从知道手术具体日期开始一直有些紧张

不安的心,却随着这一笑消失了。

“又这样...”朱瑾看着和她眨眼的重楼哭笑不得,看了一眼方方知道他这样做的意思,想到他每一次手术前只要情况允许都会和病人见面、说话,哭笑不得最后都化成了笑,“你去准备手术吧,等方方准备好,我就和她一起下来。”

“嗯,不用急,我下午就这一个手术。”重楼点点头,“让你见识见识一流医生一流手术是怎么进行的。”说罢骄傲一仰头出去了。

“你先准备,我在门外等你。”朱瑾再次失笑,摇摇头,低头拍了拍方方的手,“不用太紧张,半个小时后你就可以和孩子见面了,我会全程在手术室里。”

“好,我不紧张。”看着方方点头,朱瑾和林泽然点了点头,出了病房外。

“朱瑾医生,你的东西我都帮你装在医药箱里了。”门外,罗勒将放了朱瑾来医院时带来的针具等工具的小小医药箱交还给她,“什么都没缺。”

“恩,我看看。”朱瑾接了过来,学着其他人将医药箱打开,看装得整整齐齐,眼里露出笑意。

“朱瑾医生,这些针是要做什么的?”罗勒眼巴巴看着她问道。

“治疗时用的。”朱瑾看着他的眼睛,“以后有机会你就会看到我怎么用了,别看它小,都是可以救命、治病的,现在我来医院来得少,也没时间机会,等以后我出狱了,你要想学有机会我就教你,你是小儿科,学了有好处。还有一些病症的诊断、治疗,也都可以学学。”这几个月下来,医院里她最熟悉的就是罗勒了。

“啊...啊...真的吗?医生,真的吗?”罗勒一下子愣住了,等反应过来

立刻跳了起来,“我可以吗?我早就想学了...”

“不要叫。”朱瑾拍了他一下,“这里是医院。”说完自己却忍不住笑了,罗勒想学,她其实比他还高兴,虽然她会的很多比不上现在的医术,可也有不可替代的一面,老祖宗传下来的医术,能传下去是最好的。

“我一下子太激动了。”罗勒蒙住自己的嘴巴,又忍不住放开说道,龇牙咧嘴的,面上的激动兴奋怎么也藏不住。

“我出狱还早呢,你现在最要紧的是跟着秦医生好好学。”朱瑾看着他摇摇头,说完话锋一转,“你学好了,到时候也好教我,我们相互学习。”

“好。”罗勒点头如蒜。

两人正说着,来接患者去手术室的护士就过来了,病房门也打开了,方方的手术防菌服换好了。

“我们现在去手术室了。”两位护士一人一边推着方方的病床,林泽然跟在一旁,朱瑾、罗勒则跟在最后,一路去电梯时看到走廊上的电视里出现自己一行人的影子,朱瑾忍不住苦笑。

“现在只要是在公共场所都这样,朱瑾医生,你不用太在意。”罗勒发现朱瑾的眼神,忙低声和她说道。

“嗯。”朱瑾笑了笑点头,跟着进了电梯,幸亏医院里禁止那些记者进来,不然才真正烦呢。

水蓝星总医院白前办公室,白前和小白父子两在看视频,小白医生边看边留意网上的消息,看到网上的关注度、铺天盖地的讨论,不时插两句,对于夸朱瑾优雅,穿什么都好看那一类的评论直接忽视。

“爸爸,如果这孩子健康出生,我就去找朱瑾医生。”等看到有网友不断贬低医院的医生,说期待朱瑾创造奇迹时,小白医生看了看白前,大

大咧咧的说道。

“你找她做什么?”白前看了他一眼皱眉。

“会会她!”小白骄傲抬头。

“还会会她,你会什么,要会也是医生协会的会。”白前毫不犹豫拍了一巴掌,将他扬起的头给拍了下来。

“又打我,我去向她学习学习怎么治疗初生儿不乳也不行啊,多少医生都等着会呢,特别是你们妇产科的。”小白摸着脑袋真的觉得冤枉。

“别人都有脑子,你没有!”白前毫不客气,“这事你别搀和,协会那边还没具体意见呢。”

“老爸,你一天到晚这样贬低你儿子真的好吗?你要再这样我告诉妈妈!”小白真的无语,“还有,治好了这样的病患,还能是什么意见啊。”

“一个新的医术体系建立你以为是说了就行啊,当初要不是因为朱瑾医生身份特殊,黄老又搀和在里面,哪能说是新医术体系就是新医术体系。”白前听了他前面的话死死压住又拍他的冲动,“朱瑾医生前公主的身份倒是有利于她古医术体系的建立...”

正准备语重心长教育教育儿子,却突然听见视频里传来惊呼声。

“啊...”

“轰...”正在电梯里的朱瑾,突然感觉脚下一阵颤抖,还没反应过来,眼前一黑,就感觉脚下的电梯直直往下坠。

“小心。”朱瑾重重撞向一侧,却听到站在身旁的罗勒叫了一声,黑暗中拉了她一把。

“唔...”才闻到罗勒身上熟悉的味道,朱瑾刚要出声叫方方,伴随着

侧耳的'吱吱'声,电梯重重一震后猛地停了,朱瑾人被罗勒抱着倒没事,左脚却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忍不住唔了一声。

罗勒听到她的声音刚要问,就听到方方尖锐的痛呼声"啊"。

"方方。"林泽然和朱瑾一惊,异口同声叫道。

推着方方的护士被训练过,电梯一停就忙按了紧急亮灯按钮和求助按钮。一开灯,一看就吓了一跳,发出了短暂的一声尖叫。

只见方方一脸惊恐、痛苦躺在病床上,胸口剧烈起伏着,身下已潮湿一片,红色的血慢慢渲染开来,在一片白色中,无比刺眼。

第七十一章 生命

“啊……”

“怎么回事?”

“吓死我了?”

“血……”仿佛整个水蓝星都在惊呼,意外来得太突然,一瞬间的黑暗后,是惊人的血,像水流一般蔓延开来。

一瞬间,将所有关注着这一视频的人心高高吊起。

“怎么回事?”水蓝星总医院小白猛地站了起来,看着视频跳了起来,“是炒作吗?是不是?”

“谁敢拿人命,还是一尸两命炒作。”白前面色一变,猛地站了起来,拿了衣服往外走去,“我去看看。”意外撞击导致破了羊水,还伴随着大出血,电梯内什么都没有,不用看第二眼,他就知道,方方母子生命已经垂危,进入倒计时阶段。

“等等我,我也去。”小白忙跳了起来,跟了上去,“那电梯怎么会出意外?”现在的电梯,特别是医院的电梯,基本都是百分百无故障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异常了。

白前没回答,不论是什么原因,现在处在危险中的是方方母子。

做了几十年医生,见惯了生老病死,从一开始的无法接受到如今的淡然以对,慢慢养成了处事不惊的性子,有了宽厚包容的心,被人无数次称为慈医。可他自己清楚,这样的性子又何尝不是最无情。他有着医好每一个病人的心,也尽心尽力,可心平气和的放弃了多少条生命,连他自

己都数不清。

突然有一天,朱瑾现身说能治疗好现在的医生治不好的病,他从不信到接受、相信,却在等待最后奇迹发生的时刻,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白前想去亲眼看一看,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帮忙。

区医院,看了区医院的手术室,在更衣室里换好手术服的重楼刚开门就看到助理医生扑了过来,“重楼医生,电梯故障,病人受伤被困在电梯里…”

话到最后,只看到了重楼跑远的背影。

蓝星,“啊……”正看视频的赫连真惊呼,声音里满是惊诧,眼里满是不敢置信,神色诡异了半响才吐出一口气,看向不知什么时候站立起来的商陆,“怎么办?姐姐…那个病人…”

“那电梯怎么会……”商陆眉头皱得死紧。

“故障了吧……”赫连真声音有些飘忽,“那个患者真可怜…”

“还有那个孩子……”商陆看向赫连真,认真看着她每一个表情。

“是啊,好可怜……”来得真不是时候啊,赫连真似是没注意到他的目光,面上只有商陆熟悉的怜悯。

水蓝星,电梯内,比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恐惧安静的是电梯。

“朱瑾医生,我好疼…”方方不断抬起头看肚子,“孩子…孩子…刚才我被撞了一下,肚子就疼了,孩子,朱瑾医生,帮我救孩子…”

“方方!”被撞得坐在电梯角落林泽然只觉耳晕目眩,大叫一声,踉跄着半爬扑了过去。

“医生。”两位护士包括手臂擦伤的护士同时看向朱瑾,面色一变,一人走向方方,一人迅速按下通话键,“喂,喂……”

“方方不急,不急,我在呢。”朱瑾艰难从罗勒怀里站直身,满脸冷汗上前吸了一口气拉住了她的手腕,摸着她的肚子,说完又看向护士,“看看出血情况。”

“好。”护士听着朱瑾镇定的声音压下心中的慌张,熟练打开病床上的遮罩,遮住方方的下/身,“医生,羊水和血流速度太快,是大出血……”

“朱瑾医生。”毫无意外的结果,在她说出后所有人的面色依旧还是大变,几乎异口同声叫道,看着迅速蔓延到病床下的血色,罗勒看向通话的护士吼道,“电梯怎么回事?”

“控制电梯的电脑被攻击控制了,管理员正在处理,电梯救护人员正赶来。”护士回答着面色难看,这电梯里什么药、设备都没有,电梯要处理好,怎么也得好几分钟,几分钟内患者怕就…

“催啊!”罗勒大喊,烦躁抓着头看向朱瑾,这一看就忍不住愣了一下。

“方方,不要怕,慢慢呼吸,你还有我,我有办法救你和孩子,不要怕。”朱瑾似乎没听到这一切,面色苍白却依旧沉静无比,把完脉后放开方方的手腕,瞬间做了决定,靠近面露惊恐绝望的方方贴着她的耳边说道,“方方,我先给你止血,如果电梯还没开我们就紧急生产,会很疼很疼,不过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

“呼…呼…”方方绝望惶恐的眼睛亮了起来,紧紧听着朱瑾努力呼吸,“我不怕…疼…嘶…孩子,救孩子……”

“好,方方,就这样呼吸。”朱瑾摸了摸她的头鼓励,说罢,抬起头看向电梯内所有人,提高声音沉声道,“安静,不要惊慌,按着我说的做。”

“是,医生。”一句话,一个眼神,电梯内就安静了下来。

朱瑾看了一眼一直联系通话的护士,“通知儿科的医生来电梯口准备接受新生儿,通知重楼医生做好抢救准备。”

说罢立刻转向另一名护士,“把患者固定住。”

“是。”护士忍着不去看地上的血,立刻应了上前。

“罗勒,打开医药箱。”朱瑾掀开方方的防菌服,回身从罗勒捧着的医药箱里拿出针,“我现在进行止血,注意观察血流情况。

“是。”护士回到原位。

在方方因为极度疼痛而情不自禁叫出的痛呼声中,在罗勒、护士等电梯内外所有人奇怪不解的眼神中,一针接着一针,朱瑾的手迅速动着,将针插在了相关的穴位上。

朱瑾直起身,颤颤巍巍的针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下,通知完重楼、儿科的护士呆愣愣看着朱瑾,眼神奇怪。

“朱瑾医生…”罗勒和满脸绝望惊慌的林泽然不安的同时喊了一声。

电梯外,疾步跑到电梯外的重楼看到电梯口聚集了不少人,“莫名其妙的做什么呀?”“弄几根针是什么意思?”才靠近就听到了语气非常不友好的议论声,重楼狠狠撞开人群,用力拍打电梯,“朱瑾,朱瑾……”

毫无意外的毫无反应,重楼看着一旁的视频,听着身后的议论面色难看回头,“不要吵!救护人员人呢?怎么现在还没到!”

短暂的安静中没人回答出声,视频里却传来了护士不敢置信的惊呼声,“血止住了!”

“止住了?”罗勒愣愣看向一直看着情况的护士重复。

“对,止住了,之前出血的速度就慢了,我以为是我眼花!”护士呆呆说着,看着朱瑾的眼神变得无比诡异,惊讶着又不敢置信。

“抬高臀部。”朱瑾完全没注意到,她摸着方方的肚子,闭上眼细细感受着宫缩、胎儿的情况,听到护士的回答后立刻说道。

“没作用吗?羊水和之前一样?”护士动作迅速,朱瑾一直闭着眼,过了几秒钟后问道。

“是,还是和之前一样。”护士的一口气还没放下又迅速提了起来,羊水这样流出的速度,孩子很快会陷入危险中。

“没时间了。”朱瑾睁眼,看着方方、林泽然,“羊水没法止住,速度太快,我们等不了手术也等不了电梯打开,方方,为了孩子的安全,必须立刻催产。”

“就现在这样生吗?” 林泽然呆呆看着朱瑾,完全无法接受。

“是,迟一秒孩子就多一分危险,大人也一样。”朱瑾点头,语速极快说着,被汗湿的头发黏在脸颊上,衬得面色越发苍白,可她的眼睛却充满了力量,双目如潭,静静看着他们,“必须立刻生,我会想办法保证母子平安,只是会很疼很疼。”

“…不,这里…”林泽然躲避朱瑾的目光,看着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的电梯摇头。

“朱瑾…朱瑾…你不要冲动!”电梯外,狠狠撞着纹丝不动的电梯门的重楼睁眼欲裂,朱瑾尽力了出现了意外有人遗憾却不会说什么,可是朱瑾这样,处在生死边缘的母子生命、责任就都在她身上了……

“来了,来了!”这时,上空飞来一辆车,车还未停稳穿着作业服的人就

下来了,“电梯救护人员来了。”

“快!”重楼看着视频里方方拉住朱瑾,抬脚重重踢了一脚电梯回头,满眼通红看着急急忙忙拿工具的电梯救护人员怒吼。

吼完就看到朱瑾点头,忍不住紧紧闭眼,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我X,知道什么叫时间等于生命吗?”跟着电梯救护人员来到的还有白前父子,小白医生一路看着视频,待看到电梯救护人员啐了一口,“就你们这速度!”

“不要吵。”白前看着视频,深深皱起了眉头,身后,得到护士通知的儿科医生秦艽亲自带着人过来了,站在人群中,看着视频同样皱眉。

电梯救护人员终于摆好工具,开始救援,在嘈杂声中所有人不约而同安静下来,静静看着朱瑾再次拿起了她的针。

不管好意、歹意,不管抱着什么想法、心态,在这最后的时刻,电梯内外、视频后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闭了嘴停了手屏息以待。

“抱好了吗?”在下最后一针前,朱瑾抬头看了一眼林泽然。

“好了。”林泽然红着眼紧紧搂着方方,方方汗湿的脸狰狞对着朱瑾吼,“开始吧。”

朱瑾刺下最后一针,在她的手放开针那一刹那,方方瞳孔突然放大,全身猛地一悸,发出了尖锐的惊叫声。

电梯内所有人的心都颤了,朱瑾看着变脸的林泽然厉声说道,“不要分心,要想她活命就抱紧她!”

说罢,手缓缓爬上方方高高隆起的肚子,在方方不间断的尖锐声开始用力缓缓往下推,尖锐的叫声更加高昂。

“医生,又出血了!”护士白着脸报告。

“抱紧了!”朱瑾没回答,只是大声说了一声后,再次用力一推。

一直毫无动静的电梯终于传来了声响,在护士忍不住看向电梯门时,朱瑾用尽全力最后一推。

“啊…”方方那几乎震破耳膜的嘶吼声,换回了他们的注意力,回头一看,就看到被病床固定住还被林泽然抱着的方方绷直了上身,一脸狰狞嘶吼着,仿佛用尽了所有生命力。

电梯门缓缓打开,电梯外的人听到了让人脊背发凉的这一叫声。

“朱瑾!”重楼扒开电梯救护人员就要冲进去,却在电梯口生生停住了脚。

“哇哇…”一声不算有力却足够响亮的哭声响彻整个世界。

那一刻,重楼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第七十二章 伤

“啊啊啊啊……”一瞬间的寂静后,首先沸腾反应过来的是视频后不分男女不分年级激动得手舞足蹈的网友们,在无数的‘啊啊啊’之后,是数不清的评论。

“生了吗……”

“竟然生了吗?我没听错吧?”

“我没听错真的生了吧?”

“公主…不对,朱瑾,朱瑾,你是我的偶像!”

“决定了……我要去学古医术,太帅了!”

“啊啊啊!朱瑾医生,朱瑾医生!”

“这才是医生!”

“太厉害了,是生了吧?我没听错吧?”

“孩子,孩子做得好!你出生了……”

“伟大的母亲,坚强的孩子,我们的朱瑾医生!”

“向所有母亲致敬,向所有医生致敬!”

“孩子,祝福你出生,愿你健康成长……”

新生命带来的震撼永远是再大的,更何况是在这样危及情况下诞生的生命,那一声响亮的昭告天下新生命诞生的哭声,震动了无数人的

心。

听说那一天,很多人突然下定决心结婚,当天下班前婚姻登记处排起了长队,在第二天第三天婚姻登记处依旧爆满……

听说那一天,很多还暂时没有生育孩子计划的夫妻将生育孩子的计划提上了日程,次年3701年水蓝星的生育率创了新高……

听说那一天,很多孩子早早回了家,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母亲买了小礼物,更有很多父母提前回家,陪着自己的父母、孩子吃晚饭,进行了久违的家庭聚会……

据说那一天,让无数少男少女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方向,走向了医者之路……

据说方方的儿子能从出生开始一路广告,从童星走到顶级明星,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这一天出生……

公元3700年10月2日这一天,是最普通的一天,亦是最不普通的一天,很多故事在这一天发生,很多人的人生方向在这一天发生转折、变化。很多年后,记得这一天的人很少,那些'听说''据说'也无从考究。只不过,自婚礼当日形象暴跌的朱瑾正式以古医术医生身份再一次回到众人的视线中,挽回了所有负面形象……

只不过,第二天开始找朱瑾看病的人翻了倍,朱瑾的古医术得已正式被认同,得以越走越远……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眼下的朱瑾和所有人都想不到这些,更不知道网友的评论,他们只是简单的听着孩子的哭声发愣罢了。

重楼站在电梯口僵硬看向声音来源处,总感觉事故发生后这短短的十分钟内出生的孩子有些不真实。

孕妇发生事故是最危险的,死亡率最高,一尸两命也很正常,因为被耽搁,十分钟内迅速死亡的例子真的不少,他看得很多很多,所以他在面对这个事情时,最当心的一直是患者的死亡以及牵涉其中的朱瑾。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朱瑾能在没有药品没有设备的电梯里,用几根针救回了危险的孕妇不算,还让以往情况中大多失去生命的的孩子也出生了。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完成止血生产,那是什么概念,那是用特效止血药、催产药也没有的速度。

这一场时间与生命的赛跑,朱瑾赢得漂亮,赢得毫无悬念。

电梯内外,听着孩子的哭声,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哭声来源处。

“生...了。”视线集中处,一直守着观察的护士满脸恍惚却准确处理着,在众人望眼欲穿的目光中举起双手小心托起满身血迹的孩子,呆愣愣说了一句。

说完自己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对,吸了一口气,重新开口,“孩子生下来了!”

她真的是区医院里最好的护士,是业务水平最好的见识过最多的护士!

“呜呜……”回应她的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呛哭声,其中的惊喜辛酸无以言表,林泽然的眼泪决堤,下一秒就看着怀里失去意识的方方惊慌的大叫,“方方!”

“方方没事,只是疼晕过去了。”朱瑾的手已回到方方的手腕上,听到林泽然的大叫忙向他说道,说罢立刻看床尾的护士,“把孩子交给秦医生,胎盘下来了吗?”

“孩子交给我们吧。”秦艽推着保温箱上前。

“是。”护士将孩子小心交给秦艽,“现在剪脐带。”

剪完脐带,护士忙又去查看,“胎盘已经下来了,出血在正常范围内。”

“好。”朱瑾闭了一下眼,长长呼出一口气,“母子平安。”

“噢噢……”“好……”“太好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电梯外踮着脚尖伸长脖子看着这一切的病患、家属、医生情不自禁鼓起掌。白前和小白医生站在人群中鼓掌,和所有人一样长长呼出一口气,目光复杂。

“我服了!”小白医生目光呆滞喃喃。

“服了,我服了,我的公主就是不一样!”

“太好了,母子平安。”

“不做公主做医生,她的人生照旧精彩。”

“不管是赫连真还是朱瑾,她都在不断创造奇迹…”无数的网友,无数的留言,在几秒钟内发出,评论以万计不断刷新。

重楼直直看着朱瑾,双目烁烁,异彩涟涟,久违的兴奋心跳袭上了心头。为朱瑾这个人,为朱瑾的医术,他从来未曾想过朱瑾竟然能达到这高度。

重楼上前两步,他的助理医生尽责带着重楼专用手术团队的人推着准备急救的东西跟在身后,看了看方方,重楼立刻道,“输血,注射…全身全面检查。”一串难记的药水药品名称,重楼说得无比迅速,他身后的护士更记得迅速,另两名护士配合完美开始输血、挂水、连接各种仪器。

一切迅速又有条不紊进行着,小心着没碰到方方身上的针。

朱瑾看着涌进电梯的人,看着重楼和推着孩子出去的秦艽医生,放

松了一直紧绷的身体,“朱瑾医生。”一直在一旁无声无息协助着朱瑾的罗勒还捧着医药箱。

“我先把针收回来。”朱瑾用力睁眼,收回了方方身上的针。

“好了。”朱瑾放回最后一针,低声向罗勒说道,“先收起来吧。”

忙碌的护士、助理医生向朱瑾微微鞠躬后,小心推着方方出了电梯,林泽然也被扶了出去。

“好,结束直播。”各大媒体纷纷将直播画面切换到主持人,开始评论评价称赞这一场生死之战。

失去了关注的电梯内,重楼上前两步站到了朱瑾面前,定定看着朱瑾,眼角飞扬,嘴角轻扬,“朱瑾。”

面前脸色苍白、一脸虚汗的女子,毫无从前的光彩照人,却比任何时候都动人。

朱瑾抬头看着他,嘴角一扯想露出一个笑,最后却无力,忍着一阵阵的晕眩感,“重楼,我受伤了…”

“什么?”重楼的笑僵在嘴角。

“脚…”朱瑾终于成功露出一个苦笑,看着重楼,任那晕眩感淹没。

“小心…”重楼伸手险险捞住了朱瑾,低头就看到地面上除去方方的血外,朱瑾脚下还有一滩血已经蔓延开去,朱瑾脚上医院医生配发的浅蓝色鞋子已经变成了深色,一圈又一圈的血色……

“医生!”罗勒看着朱瑾的脚,看着地面上的血只觉晕眩。

他之前听到朱瑾的闷哼声,却因为后来方方的情况而失去了注意力,万万没想到朱瑾受了这样重的伤,朱瑾她刚才就是边流血边治疗方

方……

罗勒看着脚下已经发黑的血迹,看着无声无息躺在重楼怀里的朱瑾,拳头捏得咯吱作响,死死压住即将冲破喉咙的哽咽,僵立着一动不动。

“怎么回事?”

“朱瑾医生怎么了?”电梯外想等朱瑾出来说两句话的众人,原本的轻松讨论着,却突然听到异常,忙聚拢过来想看究竟。

“朱瑾!”重楼紧紧抱着怀里的人满脸僵硬,低头死死看了两眼脚下的血迹,弯腰横抱起朱瑾往外冲,“让开,让开。”

才聚拢过来的人被他吼得忙又急急分开,“怎么了这是?”“那不是朱瑾医生吗”

重楼什么都听不到,只是抱着朱瑾大步向外伤处理室跑去,一边跑一边吼,“准备外伤手术!准备输血!”

重楼所过之处,血,一滴滴,从朱瑾脚上滴落。

“朱瑾医生?”众人面面相觑,一同回头看向电梯。

“朱瑾医生受伤了。”罗勒舔了舔干涩的嘴角,木木看着他们,嘴角扯了扯,提着医药箱,冲出电梯,追了上去。

留下的众人看着电梯里的明显分开的两滩血迹,再回头看看那一滴滴血,沉默了下来,失去了所有语言。

片刻后,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声,“我们快去看看吧……”

“去看看……”熙熙攘攘的应和声,一群人回过神,急忙跟了上去,留下了一动不动的白前和小白医生。

“小白,这就是医生,这是真正的医生。”白前看着小白低喃,这样的朱瑾,让他动容。

“嗯……”小白难得没有反驳白前的话,低低应了一声,这一刻,他不想去想炒作等词,不论这一切多么的戏剧化他都不想恶意去猜测什么,因为,朱瑾,她值得他尊重,值得他动容。

第七十三章 清醒

军事监狱,随着响亮哭声的响起,窝在老张办公室的几个人同时呼出一口气,川木通指了指屏幕,“张医生,那就是朱瑾医生治疗我的方法,我和你说过...”

“实在是...实在是...”老张有些说不出话来,无论他问多少次,也没这一次直接看来得直观,在那样危及的情况下,几根针改变了一切,就如同对当初的川木通。

经过朱瑾这一段时间的治疗,川木通、远志以及很多军人的病情都缓解了,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之前的小心思。

“我决定...要去找朱瑾医生学习!”半响,老张面色严肃说了一个决定。

川木通刚要回话,却因为屏幕上的画面闭了嘴,视频已经被切换,川木通却突然猛地站了起来,“朱瑾医生受伤了!”

“什么?”坐在一边的远志吓了一跳。

“那电梯里有两滩血,朱瑾的左脚受伤了,我去看看她。”川木通丢下一句话就往外走。

“啊?等等我。”远志叫嚷着跟上,留下的几人一阵风似的也立刻消失,留下老张一个人大声问着,“她怎么会受伤?”

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川木通几人来到区医院时,正好医院保安正艰难拦着激动的记者,记者吵吵嚷嚷,让川木通一下车就皱起了眉头。

“这些记者!”远志二话不说挤了进去,插到记者和保安中间,硬生生将身前的记者外推了两三米。

记者看着突然出现的奇怪大力青年,还想上前,却突然发现,青年身边多了几个人,同样简单的衣服,清一色的板寸,相同的气息,什么都没说,就那么拦着,他们却再难进一步。

“安静,不要太吵。”记者还想嚷嚷,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走上前看着他们说了一句,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微皱的眉头却让天不怕地不怕的记者不甘心闭了嘴。

敏锐的他们没有不管不顾的和这一群突然出现的青年冲突。

川木通看他们不吵了,和远志几人点点头,进了医院。对医院结构非常熟悉的川木通直接走向了外伤处理室。

外伤处理室外围了很多人,三三两两站着,玩着手机看着走廊上的视频,或者低声说着话,视线却一直留意着外伤处理室。

“...监狱区医院有人目睹朱瑾医生在患者平安产子后因受伤出血过多而晕倒的画面,消息是否属实,目前还未确定,前往采访的记者被拦在医院外,不得入内...”

“...医院和医院内部人员透露了消息,却没有任何人出来接受采访,证实消息的准确性...”

“消息是否真实,是否有人故意造谣或者炒作不得而知...”

还没走近,川木通就在走廊视频、手机上听到了众多报道,眉头忍不住又皱了起来。

蓝星,空中基地,赫连真和商陆沉默着,谁也没说话,好半响,赫连真轻颤着手开口,“姐姐怎么会受伤...姐姐不会有事的...”语气里是真实的

担忧,不论如何,她从来没想过让姐姐受伤……

“应该不会受伤…”商陆回答着,心神不宁,为朱瑾受伤的报道,更为朱瑾的医术,他怎么也想不到朱瑾的医术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他第一次想,朱瑾死后,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不会受伤的…”赫连真猛摇头,眼睛直直盯着视频,“不会受伤!”

视频里各大媒体的报道下面,是无数的网友留言。

“是假的吧?受伤了怎么可能那样救人?”

“没看出我们朱瑾医生受伤…”

“不对,朱瑾医生进电梯前面色红润,状态很好,可是开始治疗脸色就苍白,状态已经不对了…”

“截图!直播画面最后的画面截图,电梯地面上有两摊血!朱瑾医生真的受伤了!”

“我没注意到,真的受伤了…”

“所以,那发出朱瑾医生受伤晕倒的消息是属实的?”

“我们要知道消息,具体消息!”

“朱瑾医生到底怎么样了?不行,我等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同去,我是楠公主的粉丝,更是朱瑾医生的崇拜者!”

“……”无数的评论,各种猜测,这短短一天,充满了惊吓、惊喜、惊愕,在所有人认为孩子出生,母子平安后一切都结束时,却突然有人爆出,朱瑾倒下了,因为受伤失血过多,在救回了母子后自己倒下了。

戏剧化十足却无比真实的事实就这样发生了,原本朱瑾就因为身份

原因引起了太多关注,这一下,更是炸开了锅、

在不敢置信后,很快的,网上又迅速吵成一片,因为太像炒作,众人反应不一。有人担心朱瑾,更有无数人怀疑,各种猜测、不好的言论也上来了。

同一时间,攻击电梯的黑客消息也备受关注。

在警察全力办案时,那说要来医院看朱瑾具体情况,要第一时间知道真实消息的学生来到了医院外,随着她的到来,陆陆续续又来了很多人。守在医院外的记者看到不断多出来的人,再一次激动起来,医院不得不申请警察援助维持医院秩序。

得了消息匆匆赶来的叶半夏看着医院外热闹的场面愣了片刻,半晌才提步,与他擦肩而过的是走出医院的白前父子。

“这就是王室的影响力,作为曾经的公主,她的影响力总会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体现出来。”白前看着医院外的人呼出了一口气。

“她现在是医生。”小白医生皱眉。

白前恍然,“是,我太偏激了,她现在是医生,被大家如此关心的医生,除了重楼医生,也就她了。”

“她值得嘛!”小白咧嘴一笑,吊儿郎当挂在白前身上,“老爸,你别气馁啊,关心你的人比这还多,只是没有体现出来罢了!你这几十年看好的病人,朱瑾医生可是怎么也比不上的。”

“滚!”白前毫不客气,回头看了一眼,“伤口差不多该处理完了。”

“嗯。”小白医生点点头,在别人赶来时,和父亲相偕离去。

朱瑾的左脚被病床砸中,没骨折却砸到了血管,本来就在出血,她又一直动着血流就更快,血持续流了好几分钟直接导致了失血过多休克。

朱瑾醒来时,已是傍晚,安静的病房内,赫连蓝、重楼、叶半夏还有林泽然安静守在一边。

“楠楠醒了。”朱瑾一睁眼,赫连蓝第一时间靠了过来,“疼吗?”

“还好。”朱瑾空洞木然的眼慢慢有了光彩,“妈妈。”

“哎…”赫连蓝抚摸着她的额头,“要喝水吗?”

“嗯。”朱瑾点点头,喝了水恢复了些精神,看着几人微笑,“让你们担心了。”

“朱瑾医生,您能醒来,真是太好了,方方已经醒了,一切都好,孩子也好。”林泽然在一旁激动说道,“多谢您了,朱瑾医生,您这样…”

后面的话却有些说不过去,只要想到朱瑾就那样流着血救着妻子孩子,他眼睛就发热,这一份恩情……

“不用太在意,电梯事故,大家都有些受伤。”朱瑾摇摇头,“方方强制生产,身体有些损伤,我明天给她开一副药好好调理调理。”

“哎,好的…”林泽然觉得在朱瑾面前每一次都嘴拙,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谢。

“你快回去照顾方方吧,我没事。”朱瑾赶人了,林泽然还想说什么时,重楼开口了,“让朱瑾医生好好休息吧,你也快去照顾病人。”

林泽然这才离去。

赫连蓝、重楼、叶半夏沉默看着朱瑾,“头还晕吗?”叶半夏先开了口。

“有点。”朱瑾点头,“没什么力气。”

“一会要好好吃饭,吃了饭才能有力气,一定要好好养几天。”赫连蓝接了话,这一段时间朱瑾太多灾多难了,一听到消息时,她再次被吓了一大跳,幸亏重楼在。

“现在外面因为你又热闹了,医院外面无数的记者,还有很多人,说是要知道你的情况,你看,这事怎么处理?”赫连蓝话一落,重楼就开口道。

“又是记者?”朱瑾皱了皱眉,“还有别人吗?为什么会有其他人。”

“你受伤晕倒消息传出去的后遗症呗。”重楼的脸色很不好,“你想怎么处理?媒体一直关注,记者那边是一定要给个答案的,还有医院外面守着的人,都是关心你的人。”

“这事是必须得先处理了。”赫连蓝点点头,这就是公众人物的无奈。

“很多人吗?”朱瑾叹气。

“嗯,一开始人还少,后来越来越多了。”

朱瑾看向窗外,天黑了,可医院外却无比热闹,有记者有关心朱瑾的人,无论怎么劝说也不愿离去…朱瑾怎么也想不到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见一位记者接受采访吧。”叶半夏建议道,“他们只是真的关心你,见了以后你也好休息。”

“只能这样了。”朱瑾点了点头,想不到会被这么多人关心,她从来没想过…

赫连蓝避开后,很快经过挑选的赫连蓝认可的一媒体记者就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朱瑾。

病服,左脚的白色纱布,依旧苍白的脸色,只需一眼,就可以看出朱瑾的状况。

第七十四章 实话

“您好,朱瑾医生。”被挑中的齐记者三十来岁,是业内口碑很好的温柔女记者,进了病房看到朱瑾后一愣,朱瑾坐在窗口正看着窗下,熟悉的重楼医生和一陌生男子站在两旁,“你们好。”礼貌递上名片。

“您好,齐记者。”朱瑾微笑接过她的名片,视线依旧不由自主的落在窗下。

熙熙攘攘的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执着的等着她的消息,不时抬头看着医院。隔着玻璃,朱瑾看得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朱瑾。

“他们都想知道你的情况。”齐记者走近后看了下去,看着目光复杂的朱瑾,“不,应该说,整个水蓝星都想知道你的情况,谁也想不到,在卸任公主之位后,您会以古医术医生身份回归,以这样震惊的方式。”

“我一直想摆脱前公主的身份,今天才知道,永远也摆脱不了了。”朱瑾目光复杂,因为前公主的身份她烦不胜烦,可因为今天,她才不得不承认,公主身份带来的不止是麻烦,更多的是无法言语的便利和感动。

“为什么想摆脱,有前公主身份,您的人生才完整啊。”齐记者想不到会听到这样的话语,“在很多人心目中,你永远会是公主的代名词。”

朱瑾低头一笑没多说。

“那我们就开始采访了。”齐记者看看一旁紧盯她的重楼医生和陌生男子,理智迅速进入正题,正好采访准备工作也做好了。

“大家好,我是记者…”接通直播现场,齐记者对着镜头简单说明后,转向朱瑾,“您好,朱瑾医生,因为听说您受伤了,大家都表示很关心,想知

道您的具体情况,我很荣幸成为能与您面对面问候采访的记者,请问您现在感觉如何?”

“多谢,多谢大家的关心,多谢所有到医院来看我的人,很抱歉不能和你们见面。”朱瑾坐着鞠躬,“因为电梯突然出了故障,我们没有什么准备,所以患者因为事故陷入了危险状态,我们大半也受伤了,我的脚被病床砸伤伤得重一些,接受治疗后现在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齐记者微笑,“那朱瑾医生,您是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不顾一切为患者治疗的吗?”

“也谈不上什么不顾一切,因为患者情况危急我又是医生所以治疗了而已。”朱瑾实话实说。

“作为医生的职责治疗了是吧?”齐记者笑了笑,面露为难问出了网上不好言论的代表问题,“是这样的,朱瑾医生,因为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为患者治疗,外界有传言您是为了炒作,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炒作?”朱瑾莫名其妙看着她,炒作这词她已完全理解,却怎么也想不到会有用在自己身上的一天,朱瑾重复着看着齐记者似笑非笑,“用自己的身体,以危害自己的方式来炒作?齐记者,在大家眼里,我就那么不堪,除了伤害自己再没有能拿得出手的能力吗?”

“不是,不是,我如今提的问题只是部分人提出的问题。”齐记者尴尬辩解,“网上有部分网友怀疑您用这样的方式来赢得大家的好感尊敬…”说着说着,在朱瑾的视线下却有些说不下去。

“我是医生,要赢得尊敬治病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伤害自己来赢,我看着…很傻吗?”朱瑾真的觉得无法理解,她在别人眼里难道是个傻瓜?“难道大家看我像个傻瓜吗?”

“啊…不是,不是…”齐记者冒汗了,她想不到这位熟悉的公主回答得会如此犀利,苦笑摇了摇头解释,“因为以前有人…确切的说是有医生

这样做过,所以大家才会这样猜测,传言您想做回公主,所以在挽回形象…”

“公主什么的,我不想多说了,因为我现在姓朱名瑾。”对这个问题,朱瑾真的不想多说,“至于那什么医生,我真的完全无法理解,请大家以后不要把我和他们放在一起,那对我是一种侮辱。”

“呵呵…”齐记者抹了一把汗,“朱瑾医生对医术很有信心啊…”

“对医术,是眼下我最有自信的。”朱瑾点头,看着齐记者的表情微微一笑,“我会的,远比你想得多。”

“是…下午那一场生命之战,我看得可真是热血沸腾。”齐记者想到下午的视频真心感慨,“其实抛开网友的问题,我对朱瑾医生舍己救人的行为真的无比感动。”

“舍己救人?”朱瑾抓住了她话语中的词语,无奈抚了抚额,“我没有舍己救人,虽然作为一个医生,好像大家觉得该这样才对,可其实我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不论什么人,除非是自己的至亲,否则很少有人能舍己救人,在危险状态下先顾着自己,才符合人性特点,这一点我也一样。”

“所以,齐记者,请您不要把我贬到尘埃后又一下子把我捧得如此之高,我只是一个人罢了。”朱瑾笑,对齐记者说,也对所有人说,这一次的事故出乎意料,反响也出乎意料,她不想被人恶意诽谤,更不愿意被人当做什么舍己为人的人。

她只想做个人,做个可以自主可以自私的正常人,从事着医生这个职业。

“是,朱瑾医生,多谢您的…实话。”齐记者愣愣看着朱瑾,愣了半响,终于平静下来,抓紧时间微笑问出了下一个问题,“那您在疼痛与不断流血的状态下,为什么没有考虑自己,只一心救人呢?”

“医生的本能。”朱瑾微微一笑,“我是医生,在那个情况按照医生的本能做出了判断,先去救最危险的病人。我没有没考虑自己,只是我知道自己的情况,虽然在不断流血,不过比起病人情况好很多,可以拖到电梯打开,电梯打开就是优秀的医生,又处在医院,不会出现危险。而病人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危险,作为医生我当然要先救人了。”

“嗯,怎么说呢,医生一般情况下,都会先去救最危险的人嘛。”朱瑾说得平静淡然,好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说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脚,咬了咬唇,“不过,真的很疼。”说罢自己忍不住也笑了。

“呵呵…这回答,我真的很喜欢,亦无话可说,我想大家也很乐意听到这样的实话,也非常庆幸有您这样的医生。”齐记者看着她也笑,善意的笑容背后,是她个人对眼前这位医生的钦佩之心,齐记者看着朱瑾犹如聊家常一般,“幸亏没发生无法挽回的悲剧,那黑客和背后指使的人还真是…”语气无奈,摇摇头,有些说不下去了。

“黑客?”原谅朱瑾现在才听到,之前还真没时间听。

“您还不知道吗?”记者吃了一惊,“下午调查的结果是攻击电梯系统的是个学生黑客,为了零花钱接受了匿名的委托,现在已经被控制了,只是幕后指使人是谁却没能查出来,联系黑客的网号和网络都是匿名网卡,黑客自己也不知道。”

“还有这样的事吗?”朱瑾表情冷了下来,这事毋庸置疑是针对自己的,可是竟然拉上了方方,“让孕妇牵扯进来,这人…也称不上人了。”

“可不是吗,那黑客虽然未成年,不过因为案子性质,应该会以故意伤害罪起诉被判刑,而幕后指使之人查不出来的话,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很大。”完全可以想象警察系统接下来面对的压力,齐记者将最新消息告诉了朱瑾,最后免不了一问,“朱瑾医生,对于幕后指使之人逃脱了法律制裁,您有什么看法?”

“没什么看法。”朱瑾摇了摇头,制裁惩罚是逃不掉的…

“啊?”齐记者一愣,想不到她会说出这样的答案,“做了这样的事,还逃脱了法律制裁,一直逍遥安然度日,这怎么也…”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朱瑾摇头,目光悠远,“我是说,制裁惩罚是无法真正逃脱的,一时逃脱法律制裁又如何,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所有来医院看我的大家,请离开吧,多谢你们来看我,也请相信…”朱瑾看了一眼齐记者,轻轻叹息了一声,再次看向了窗外,“不是没有法律的制裁就能安然度日的,总有一天,不论是谁都会受到报应,比法律制裁更可怕的报应…”

朱瑾说得很轻,满是怅然,她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她那百年岁月。那一刻,无论多么年轻的面容也无法掩盖朱瑾灵魂的苍老,她身上的沧桑气息,再未能遮掩,明明白白的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齐记者看着朱瑾洁白无瑕的年轻面容上那一双苍凉的眼睛突然说不出话来。

愣愣看着朱瑾片刻后,齐记者站起身来,无声无息弯腰告辞。走出了病房内,齐记者深吸一口气对着镜头,“朱瑾医生目前身体状况还未转好,我们的采访先行结束了,所有关心着朱瑾医生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来到医院现场的朋友,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朱瑾医生坐的位置,采访前和采访后,她都对着窗外看着来看望她的朋友。”

“啊…”“看我们?”镜头外,医院下方看着采访直播的众人纷纷抬头惊呼。

“是的,朱瑾医生多谢你们来看她,也希望你们能早点回家休息。”齐记者再次开口,“朱瑾医生急需休息,而大家如果一直在这里的话,她不可能安心休息,所以,我们都回家和朱瑾医生一起早点休息吧!”

直播结束,医院外,看完这一场采访直播的众人,原本一直嚷嚷着的都安静了下来,再次抬头看着医院,片刻后,三三两两安静离去。

医院外,很快恢复了平静。

第七十五章 立冬

“齐记者不错。”齐记者离开病房没多久,赫连蓝就迅速回了病房,身后是掐准时间准备的晚餐,“来,楠楠,先吃点东西。”

说罢又对重楼和叶半夏说道,“你们两个也是,先吃点东西。”晚餐分了两种,另一份大分量的为重楼和叶半夏准备的,“多谢你们了。”

“女王陛下客气了。”叶半夏不可避免的有些拘谨。

“多谢女王陛下。”重楼则自然无比,“今天被她吓得不轻,劳心劳力…”重楼是真饿了累了,感觉为朱瑾做伤口处理缝几针,比做十几个小时的大手术还累人。

“快吃,快吃吧。”赫连蓝笑,她也是被吓得不轻。

赫连蓝最终被劝回去休息,只是留守的人除了监狱来的狱警外,重楼和叶半夏都不愿离开,都不放心对方。

第一次见面的两人之间没说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谁退让,各自坚持。

朱瑾劝了两句,最后因为药物作用睡了过去,病房内狱警会守,重楼和叶半夏两人被罗勒带到了医生值班室将就休息。

黑暗中,三人久久未能入睡,重楼总是不由自主想到朱瑾晕倒和之前的模样,虽然他已经接受了她失忆变了一个人的模样,可直到今天,这个不一样带来的冲击还是远比他想的大得多。

朱瑾一清醒时那空洞的眼神,朱瑾采访完后那浑身的气息,都让他莫名烦躁。

叶半夏闭着眼在黑暗中一动不动,谁也不知道他想什么。

这一夜注定是不眠夜,蓝星,空中基地,离得不远不近的两个房间,商陆立在黑暗中,满脑子都是朱瑾采访时的样子,他不明白朱瑾身上那满身的沧桑,那满身的'老'气从何而来。

他老过,他沧桑过,上辈子,他是老死的,所以他知道'老'是什么样子,可他从来没想过,那种'老'会在朱瑾身上看到。

前世,朱瑾身死时刚十七岁,他一直以为朱瑾变成鬼也一直是十七岁的模样,一直以为她会在他和妻子婚后离开,直到漂泊到投胎...

可直到今日,他才发现,一切都只是他理所当然认为的,这个他原本一直逃避的问题的答案,也许会出乎他的意料。

商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他原本要远离朱瑾的生活,却总是被这个名字占据,甚至让人寝食难安......

不远处的房间内,赫连真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没能入睡,不自觉去想朱瑾的一言一行,最后定格在朱瑾说'人在做天在看'时的模样。

这句话她是不信的。

她不信的这句话,朱瑾却信,活着时父亲会教导她,死了她自己看,看了太多太多。休克昏迷时,朱瑾做梦了,好像又回到了前世,漂泊着看着人世间的纷纷扰扰。等醒来见了记者再睡下去,朱瑾依旧做梦,却梦到回到前世的小时候,她迈着短腿跟在严肃又慈祥的父亲身后忙前忙后......

那是朱瑾做梦也会笑醒的梦,被叫醒时朱瑾极度不愿醒来,不情不愿睁眼看到的是重楼紧绷的脸。

"醒了,我还以为你怎么样了呢..."重楼看到她睁眼松了一口气,直

起身,“用药时间要到了,你一会先吃点早点,我先去上班,下班了来给你换药。”手术日程已经安排好,他必须去上班。

“你去吧,如果太忙就不用过来了,找其他医生就可以。”朱瑾想坐起身却被重楼按住,想到他之前的脸色加了一句,“你不用担心,我没事。”

“知道,我先走了。”重楼静静看了她片刻,最终没说出在心里徘徊了一天一夜的指责。

“以后我会多注意的。”朱瑾看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轻轻说道。

重楼开门的动作顿了一下,大踏步离去,嘴角忍不住往上翘,“算你识相…”

叶半夏看着他的背影,站了片刻后才敲门进了病房。

朱瑾住了三天院,三天内区医院人来人往,来看病的人是平时的几倍,监狱那头亦无比热闹,等朱瑾回到监狱时,来找她看病的病人已成功突破百数,八成都是孕妇,另外一成是妇科相关,只有一成是其他病人。

朱瑾对于自己这仿佛‘妇科圣手’的处境哭笑不得,却还是在脚伤好了以后开始接诊。脚伤不轻,还缝了几针,只不过重楼技术好,用药也好,伤后第十天就已完全康复,干净的脚面上只留下了小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伤疤。

伤好后,朱瑾越发忙起来,忙着看病,忙着指导狱友们收获、炮制成熟的草药,人瘦了一圈,却越发精神。

自方方平安生子来求诊的人数增多,用药也增多以后,监狱决定再抽出一部分人员,来支持朱瑾的诊治。种植草药的土地面积扩大了一倍,专门种植草药、炮制药材的人员也经过严格筛选后固定下来,和之

前分配给朱瑾的助手一样,之后不出意外都会以朱瑾为中心活动。

和黄老所说的一样,朱瑾之前担心的问题,不用她开口就解决了。

朱瑾住院回来后,黄老来朱瑾的药房来得更勤了,黄老看着朱瑾原始的药材,有种莫名的直觉,直觉他死前能不能突破自己,就看朱瑾看这些药材了。黄老来,朱瑾也很高兴,一来黄老除了对药了解外,也算半个医生,医术比起一般的医生都好,站的高度比起一般人高了不止一个程度,朱瑾和黄老说话聊天比她看几天书还有用。二来,她和黄老也许是心里年龄最相近,相处得最自在,也更有话说。

忙碌中,时光匆匆,天,慢慢冷了下来,来监狱求医的滔滔不绝的病人也慢慢恢复正常。立冬后,时隔两月未曾露面的川木通、远志等人再次出现。

他们来时,朱瑾面前还有一个满脸迫切的女患者,朱瑾放开她的手,“医院的诊断没错,是死胎。”

“还是死胎?”患者的脸瞬间拉了下来,“怎么还是死胎呢?有没有办法治好?”

“不能,胎儿已经死了。”朱瑾摇摇头,“死胎一直留在子宫内会危及生命,必须尽快…”

“朱瑾医生,我知道你和其他医生不一样,是能治其他医生不能治疗的病的医生,您帮我治疗吧,我想要这个孩子,想要这个孩子复活,医药费非常好商量,等你出狱后再给您补也可以。”患者打断朱瑾的话,摸着隆起的肚子,“这孩子关系着我的一生,我能不能继续活下去就看他了。”

“胎儿已死,我没法救活。”朱瑾停下原本要开方子的手,沉默看着这位珠光宝气的患者。

“不,您能的,朱瑾医生您一定要救救这孩子,有了这孩子我才能保住

现在的婚姻,他不可以在肚子里就死的!”患者摇头,完全听不进去朱瑾的话。

“让她下去吧,她这个病最好去医院治疗。”朱瑾直接看向一边的狱警。

“你们谁敢碰我!”狱警听了朱瑾的话立刻上前,想让患者出去,想不到她站起来二话不说就挺着肚子甩手就去打狱警,“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吗?你们竟然敢碰我!”

“朱瑾,你如今可不是公主了,不要不识相,快快给我治疗!”看狱警躲开,女子疯狂得扭曲的一张脸看向朱瑾,语气毫不客气。

“紫苏,记录下这位病人的名字,加入黑名单,以后只要是她,我都拒绝接诊。”朱瑾更不客气,直接对助理狱友说道。

“是。”紫苏满脸严肃应下。

“你...你敢!”也许想不到朱瑾会如此反应,女患者一下子愣住了,也就在她愣住时,送她来的人已经进了屋,在狱警的逼视下将患者拖出了诊室,“你等着,朱瑾,我要去告你,告你不接收病人...”

疯狂的叫声朱瑾无动于衷,一旁的紫苏却是满脸通红,恨不能出去打一顿才解气,“怎么还有这种人,去告啊,去告!有我们竹律师,我们还怕你告!”

“紫苏消消气,不值得和她计较。”朱瑾看着跳脚的紫苏无奈安慰,紫苏助理很好,总是为她考虑,什么都帮她想到,就是脾气有些急,病人哪怕说得不好听点她都听不下去。慢慢的嘴里还不断冒出狱友们的名字。

朱瑾这一区域的狱友基本没简单的人,各行业都有,紫苏嘴里的竹律师竹叶心是业内出了名厉害律师。人无完人,这位名律师因为偏头疼

药物上瘾,最后去碰了违禁药品把自己吃到了监狱。朱瑾帮她治疗偏头痛后,她就发话说以后朱瑾的官司全由她负责,立志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些人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知道我们的厉害!”紫苏嚣张叉腰说了一句终于消停,让等候的川木通进了诊室。

“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们都不来了呢。”朱瑾看到川木通就笑,他们监狱的医生老张来了不少,他们这些病人倒不来了。

“...您前段时间不是忙嘛...”川木通咳了一声解释,依旧想不明白面对眼前的朱瑾医生时,他心里的拘谨紧张是为什么,好像面对军区老领导们...

“你们就是太不爱惜自己了,我让半夏给你们带消息你们也不来。”朱瑾看着他的手收回了要诊脉的手,“一会直接去治疗室治疗吧,远志他们来了吗?再不来,我之前的治疗都作废了。”

“都来了。”川木通将手放了回去,低头看着自己的爪子,“今天晚了,我们明天再来治疗,今天来...是来看看你,然后和你说个事。”

“什么事?”朱瑾忙问。

“额...就是以前部队里的一个队友后来做了警察,这段时间碰上一个黑客入侵大案,因为黑客手段太高一直没能破案,上级给他的时限就要到了,黑客还越来越嚣张,就想说能不能请...请你们这边的茯苓小姐帮帮忙...”

“茯苓她接外单的!”朱瑾已经听出了他的意思,无奈说道。

“...她那接单费太高了,警察没那么多经费...”川木通尴尬解释,有种揍死战友的冲动。

“所以你找我...”朱瑾扶额,当初来到监狱后第一个和她说话的那二

十来岁的短发圆脸女子,看着有些呆,不想确是个电脑网络高手,黑客中的高手,因为莫名卷入杀人案中被冤枉,后来用黑客手段为自己伸了冤,却因为不小心泄露了保密机密,洗脱了杀人罪名后还是进了监狱。

茯苓原本工作时收费就贵得惊人,除了那种大集团一般人都请不起她,自从来坐牢,监狱根据她以前的收费标准挂了外接单,却因为费用太高无人问津。朱瑾在医院的经历传到她耳边后,茯苓免费帮了警察一回,用学生黑客的为起点反黑客了回去,虽然嫌疑犯依旧未能抓住,却成功黑了对方的账号及设备。

那有着巨额存款的账号从此再不能用了,还埋下了追踪种子,以后只要嫌疑犯再登陆一次账号就会被永久追踪,嫌疑犯是谁,查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这事,茯苓在警察系统那挂了名,没经费又必须破案,最后找到了朱瑾这。

第七十六章 新年

“...那黑客太嚣张,好多明星遭了秧,还不断爆出一些...咳咳不好的东西,警察一直追,就是一直没追上,到现在还没确定嫌疑人,现在警察局都被人砸了...我那朋友被逼得没办法了...”过了命的兄弟,年纪也不小了,却被人逼得不成人样,可怜兮兮的找到他,他实在没法拒绝。

办案经费不是没申请,不过一下子申请不到那么多。

“你们是想让茯苓免费还是优惠?”朱瑾看着满脸通红的川木通心中一叹。

“他们想分期付款......”川木通立刻回答。

“......我去问问。”朱瑾最后也只能如此回答。

最后,茯苓看在朱瑾开口,监狱同意的份上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她私下还和朱瑾说,要不是因为费用不会进她的口袋,她是绝对不会答应分期付款的。朱瑾看着依旧一脸迷糊呆呆的小姑娘,无法和她听到的厉害得不行的人联系起来,就如同没法想象之前一脸憨厚老实的竹叶心是个毒蛇律师。

好吧,其实,随着她有了机会不断接触这些狱友们,她就发现,这些狱友们,都是让她不断长见识的存在。

这个监狱,真的是个很微妙的存在,明明是封闭的空间,最后,却因为她是医生,不断接触狱友后,突然发现,接触狱友其实就是在接触整个世界,因为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缩影。

冬天来临,风寒和各种疾病横行,朱瑾就越发忙碌起来,因为看病,和狱友又更熟悉起来,于此同时,来监狱求诊的老年人也突然多了起来,好

在各孕妇的诊治都进入了稳定阶段。朱瑾往返在医院和监狱中,无暇顾及其他。

冬天,是川木通、远志等人的噩梦,随着温度的不断降低,和他们一样的或年轻或中年或老年的人不断增多,这些热血爷们在监狱专门为他们开辟出来的大面积诊治室里鬼哭狼嚎一番后离去,过两日又回来继续鬼哭狼嚎,无限循环。

秋海棠做狱警十几年,习惯了在冬天养膘,不过,这一年明显不可能了。区监狱里,冬天依旧火热,依旧热闹无比,对于监狱里不时响起的吼声越来越习惯。在她想抱怨下自己的辛苦时,年终总结会准时开了,开完后她心满意足闭上了嘴。

因为区监狱这一年收益翻倍,所有工作人员的薪水毫无意外涨了,作为狱警队长的秋海棠奖金更是足足的,由此,秋海棠甚至产生一种可怕的想法:要是朱瑾一直在监狱该多好…

这个可怕的想法被秋海棠很快挥出了脑海,只不过,每次听到那些部队里的爷们来鬼哭狼嚎,她嘴角就忍不住上扬。

在这一片热闹中,新年将至,公元3701年即将到来的前一天,前往蓝星的赫连真公主历经几个月终于回到水蓝星。

公元3701年1月1日这一天,网上全是关于真公主一行人遇险后带着在蓝星找回来的珍贵资料回归水蓝星的消息。新闻报道,在赫连真一行人回归途中,遭遇了大型太空垃圾,差一点遇难,最后虽然脱险回到了水蓝星,一行人却几乎都受了伤。

一行人全部住进了水蓝星总医院,赫连真露面不多,只有几个镜头,却极度狼狈,胳膊受了伤,黑瘦了不少的面上也有擦伤,看着柔弱又坚强。镜头里不可避免的还出现他们所带回来的资料,赫连真被采访时正接受完治疗,对密封的资料只说会尽快整理公布,没说具体什么内容。

所有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网友们无比关心,关心赫连真一行人,也关心他们带回来的资料。原本对赫连真颇有言辞的人,看到她这个样子,又听千辛万苦带回来了资料,倒是说不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

“好想知道真公主带回来的是什么…”

“真公主也是蛮拼的啦…”

“其实她也不错的了,之前好像大家对她太严格了…”

“希望真公主早日养好伤…”

赫连真躺在病床上看着网上的评论,嘴角微翘,商陆一进来就看到她的笑,嘴角忍不住也露出了笑,“又在看大家的评论了?傻瓜…”忍不住摸了摸她的头。

“我不是高兴嘛,大家好不容易没骂我…”赫连真用没受伤的手拉住商陆的手,枕着他因为地球之行变得粗糙的大手,留恋的半眯着眼蹭了蹭。

“我说了会带你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商陆抚摸着她娇嫩的脸颊,看着她眼里几乎要溢出的笑意,心中松了一口气,真真终于活过来了…

“幸亏我没坚持第一时间处理伤口。”赫连真想不到没处理伤口出现在记者前,会有这样的效果,想罢看着商陆脸上的疤痕说道,“阿陆,差不多的时候把这疤痕消了吧。”

“有时间消,不急。”商陆敷衍回着,他并不想让这些疤痕消失,“一会会有人来看你,你的脸得先弄一下。”

“嗯。”赫连真嘟了一下嘴却很快点头了,将手机拿到商陆前,“脸黑了以后我好难看。”

“没有啊。”商陆看了看,“看着精神呢,差不多过几天就不用化黑

了。”

“嗯哪,阿陆,一会你会陪我吗?”赫连真呵呵笑,笑着侧头对着枕着的手吻了一下。

“不了...”商陆哆嗦了一下,迅速抽回手咳了两声,“我先去整理带回来的资料,争取让你早点发布,你之前不是做得很好吗?就和之前一样做就可以了。”

“好吧...”赫连真看着急急离开的商陆,躲进被子偷偷笑了起来,阿陆越来越保守了...

之后赫连真接见来探望的代表,表现越来越好,越来越从容。

王宫内,赫连蓝看了赫连真简短的画面后关了视频,看向了跟随赫连真的随行官。“找到历史资料的,督促真公主学习的,阻止你们立刻帮真公主治疗的,还让化妆化黑了真公主的,都是商陆吗?”

“是的,女王陛下。”随行官站得笔直,“这一路,除了部分事情商陆主管外,都是真公主在带领安排大家,几个月以来一直认真学习着,非常刻苦。”

“嗯,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赫连蓝玩味笑了笑让她下去,半响才自言自语道,“高明了不少...”

又坐了片刻后起身出去继续忙碌,这个新年,和往年一样,王室占了所有媒体篇幅。蛰伏了几个月,在赫连蓝润物细无声的活动下,在赫连真的漂亮翻身战后,王室再一次回到了大众的视线里。

在王室不断出现在大众视线,在赫连真陆续出现在大众视线里,提醒众人她回归了,她是真公主的事实时,公元3701年1月2月悄然而过。

公元3701年3月,朱瑾服刑满一年,在朱瑾成为医生后没有了保外

就医这条路后,律师谷木开始积极准备假释资料,想争取朱瑾尽早出狱,以便朱瑾能更好的治疗病人。

朱瑾接诊的孕妇中有近十人是各医院诊断无法保住孩子的,十人中有六人和方方是同样的病情,是从水蓝星各地赶过来求医的。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已经有孕妇安全怀到六个月,还有怀至七个月的,只等朱瑾确认生产日期。

随着朱瑾治疗情况的不断传播,不少人对朱瑾的治疗方式、治疗所用药材有了很大的兴趣,只不过朱瑾一直在监狱,倒是成功阻隔了不少别有用心的试探。

公元3701年3月开始,在谷木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再平安生下两个孩子就要申请朱瑾假释时,在商陆不断抓紧时间的努力下,一份完整的华人历史终于核对完成。

“阿陆,你说这是公元前就开始的历史资料,直至现在的?”赫连真看着一本本厚厚的资料,声音颤抖问道。

虽然商陆一直说会公布一直缺失的完整历史资料,可她一直没当过真,因为当年搬迁至水蓝星时,资料丢失得太厉害,现如今知道的历史资料基本都是残缺不齐的。一份完整的历史,会造成怎样的轰动,她完全可以想象出来。

“对,我很确定。”商陆看着这些历史资料感慨万千,历史资料的缺失以公元1800年前最为严重,公元1800年后的历史资料虽然缺失,但大记事都有记录,而且其他国家也就是现在的其他星球也都有记录,只是这个记录并不好。

因为那些都是华人的屈辱史。

商陆前世也是从小学着历史长大的,要他写出基本的纪年记事不是难事,有了寻回的历史资料,甄别补充生前的前史,补齐了后续的历史,一

份完整历史不是问题。

“呼…呼…”赫连真大口呼气保持平静,愣愣看着商陆,从前她一直都没发现,可最近一年来,商陆变化很大,特别是对历史的理解。

“这份历史公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历届女王、公主做的任何贡献都大,真公主,恭喜你,你将永远被历史记住,成为不可超越的公主。”商陆直起身,扶住赫连真的肩膀,轻声却无比坚定的说道。

“阿陆,我不是在做梦吧?”赫连真抬起自己的手忍不住想掐掐看,却被商陆拉住了手。

“不是,你不是在做梦。”商陆看着桌上凌乱的资料,“你没时间做梦,你得和我一起来努力,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随后的日子里,商陆主导,以赫连真为中心的华人历史修正正式开始,参与人员都是经过认真筛选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专家、工作人员,这些人中除了一心做研究的学者,都是赫连真的嫡系。

这一次活动,连赫连蓝都未曾参与。

公主馆封闭保密的工作楼里不断传来惊呼声、感叹声,这样的动静持续了整整一月有余。

第七十七章 医嘱

公元3701年4月18日,和方方同一病症,经朱瑾医治后保住胎儿的第二个孕妇剖腹产生下孩子,母子平安。

公元3701年4月29日,第三个孕妇剖腹产生下孩子,母女平安。

至此,完整的三个病案后,朱瑾对这个病症的治疗能力再无质疑。医生协会的人以白前为代表前往监狱与朱瑾探讨研究,拟将病症和治疗方式在疾病治疗大全上公布,让全球的医生、病人都知道这个病症朱瑾能治疗。

对医生,这百分百的是个荣誉,一般医生都想在疾病治疗大全上留名。朱瑾以最低标准的医生资格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这机会,在同行里仇恨值拉得妥妥的,不过这些人里不包括白前也不包括重楼。

重楼已经在疾病大全手术分册上留下了十来个名了,白前在大全上留名的没重楼多,不过也有四五次。能作为医生协会监督者,白前不管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妇产科名医,他之前无法治愈的病症,现在得以治愈,来见朱瑾时,态度摆得很正。

而被问的对象朱瑾也没有什么祖传秘方必须保密的情况,她来到这世界一年多,该了解的都了解了,知道医生协会是什么样的存在,也看过疾病治疗大全,所以对于治疗的原理还有方式都毫无保留。

反正水蓝星范围内,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医生发现的新型疾病、疾病症状、治疗都是共享的,她自从得了疾病治疗大全,也是受益匪浅,作为医生,她挺支持这样的制度的。所以,作为其中一员,她对公布没有抵抗。

只不过,和一些疾病和治疗方式公布后就能让其他医生共享一起医治病人不同,她毫无保留了也不代表其他医生可以看了后就能去医治病人。如同很多精密手术和复杂病症的治疗一样,就算都是医生,就算完全知道治疗方式、用药,却不一定能治疗好病症。

归根结底,最后还是得看医生。

“所以…朱瑾医生,这真的就是你治疗时用的‘药’?”白前看着配合无比的朱瑾带来这几个月业内同行猜测了很多好奇不已的药,拿了起来研究了又研究,看了又看,对于这药的‘庐山真面目’说不出心中的感觉。

所以,其实朱瑾真的一直很老实的用这些花花草草在治疗…不对,不止花花草草,除了各种花花草草根茎外,还有可疑的昆虫尸体…

“自然是真的,你们不是一直在监督我吗?”朱瑾看着白前纠结看着药材,嘴角上扬,好心伸出手去扒拉开他面前的昆虫药材认真介绍,“这是全蝎,这是僵蚕,这是…都是可入药的,一点点就会有神奇的效果…”叶半夏当初为了帮她找这些,又跑了好几天动物博物馆呢。

“所以…其实那些孕妇还吃了这些昆虫尸体吗?”白前面色变得很奇怪,和他一起来的医生听着看着,只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现在的药,也是什么成分都有,可是这样直接入药…想想总觉得不得劲。

“有些吃了有些没吃,得根据她的情况开方子。”朱瑾点点头。

“…也就是说没有标准用药,必须根据孕妇自身的情况来用药吗?”白前迅速捕捉到重点。

“…嗯,因为每个孕妇的身体情况不同,所以没法设定标准用药。”朱瑾点头。

“按理来说,应该有才对,现在医疗器械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不管什么标准总能精确判断,只要判断出来就可以用标准用药。”白前还没开口,另一名医生开口了,“这样下来的话,就有更多的患者能得到治疗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这个实在没法设定标准。”朱瑾摇头,“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你们应该看过我的病例,每一次开的药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还要根据疗效、根据病人实际情况调整用药。我的药和现在的药不同,分开后的药材成分你们手里都有,而组合起来有治疗效果的药方,你们手里也有,不出意外应该研究过,想来应该也得到了构成不同、分量不同最后治疗效果也不同的结论。”

“可以说,看着大同小异的药方,其实因为一味药的多少或几味药的增多或减少,疗效效果可以天差地别,所以,真没法给出标准。”朱瑾解释得很详细,每一个药方都是无数大夫摸索打滚一点点积累下来的,一个药方的诞生,凝结了无数大夫的辛劳智慧,更有可能背负了无数病患性命。

一些常见病症,不出意外,一些成熟的药方是可以通用的,可不包括眼前这个病症。

“所以说,这个病症目前暂时只有你能治疗?”白前和同行医生听得明白,也理解她说的情况,不禁叹了一口气问道。

“是,除非和我学过出师了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目前只有我,我也希望暂时只有我来治疗。”朱瑾说得很直接,“按我的意思,我希望这些药方也不要完全公布,倒不是怕别人学了或者怎么,只是如果公布药方,肯定有医生回去尝试,这样的话就很危险。毕竟,这些药材从炮制到用量都必须严格控制,很多药还有毒,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中毒或者其他危险。”

“……”白前没法反驳,因为朱瑾说的是事实。

“我也没办法,这药就是这样奇怪,有时方子不对了一点点就无效,喝了多少都会完全没反应,而有时,又太有效,喝了就出事。”朱瑾自然看得出他们的无奈无语,可她暂时也没办法,“所以,我不得不慎重。”

“慎重好,我们作为医生谨慎总是好的。”白前挤出一丝笑反过来安慰朱瑾,“既然你有这方面的顾虑,那么在疾病治疗大全上我们会酌情考虑不写出具体方子,而建议所有医生将病患推荐到你这里来治疗。”

“好的,多谢。”朱瑾笑了笑。

几天后,经过几天的讨论商议,名称拗口的孕期内子/宫内膜薄疾病病症及治疗方式被计入厚厚的疾病分类大全里,朱瑾的名字也被录入。一直关注跟踪报道的媒体,还专门报告了这件事,社会舆论引起了好的反响。

趁着这个好时节,谷木将准备好的假释申请材料递交了上去。

终于递交了假释申请材料的谷木觉得终于有脸来见朱瑾了,见到朱瑾后情绪还微微有点激动,说不出意外,她在两个月内将可以得到假释审批,能少呆几个月监狱。

谷木见了朱瑾后心满意足又干劲十足的走了,而朱瑾却没那么好运了,随着患者的增多,不配合不可理喻的患者也在不断增多。

和谷木分开后,有患者来复诊,“…朱瑾医生,我的肚子还是没大起来,您看看,这是区医院的检查报告。”不到二十岁的小女孩,穿得花花碌碌,叽叽喳喳的很不沉稳,自己还是个孩子却怀了孩子,“他们说,在这样下去孩子就会确定发育不良了。”

“…手。”朱瑾看了看她的面色,迅速翻过检查报告,沉沉看了她一眼吐出了一个字。

库娜在她的视线下瑟缩了一下,收起夸张的表情乖乖将手放了上

来,小心翼翼看着朱瑾的脸色。

“给我看看舌头。”朱瑾像是没注意到她的目光,不带一丝情绪说道。

“好…”库娜配合伸出舌头,看着朱瑾放开她的手,摸了摸她的手,“有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的症状吧?”

“…是。”库娜怯怯答着,“我有好好吃您给的药,捏着鼻子的每一次都吃了。”

“我知道,因为一开始你吃了药遵循了医嘱,所以孩子长了点,肚子也大了些…不过,只是一开始。”朱瑾看着她,“医院那边说得没错…不对,错了,不是即将会确定发育不良,而是你的孩子已经发育不良了。”她找上她治疗是因为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明明五个月了肚子还是平平的,现在七个月了肚子才有别人五个月大。

肚子里的胎儿就更小了。

“不可能!不会,你明明说可以治疗,孩子明明大了!”库娜瞪大眼反驳。

“我是可以治疗,不过那是在你配合治疗的情况下。”朱瑾身体靠后看着库娜,“孩子一开始确实是大了,可现在又停止生长了,因为你们!”

“我们…怎么了!我们不是好好治疗的么!”库娜眼神一闪又立刻理直气壮说道。

“不要妄想瞒过医生什么,如果你们做不到我嘱咐的说的,以后不要来找了。”朱瑾看着她失望摇摇头,回头看向紫苏,“紫苏,把她移出患者库。”

“朱瑾医生,你什么意思?”紫苏还没答应,库娜跳了起来,色厉内荏大

叫道,“我原来听说你嚣张拒绝病人我还不信,你…你真要赶我出去拒绝为我治疗吗?我多崇拜多信任你,你…”

“信任我崇拜我,却不愿听我的医嘱吗?”朱瑾叹了一口气,“库娜,你这样不听医嘱,谁也治不了你的,就这短短几个月…就那么忍不住吗?”

“我…有听啊!”库娜看着朱瑾失望的眼神看着自己隆起的肚子心中一慌,“朱瑾医生你就继续帮我看吧,我一定听…什么几个月……我听不懂。”

紫苏和守在一旁的狱警虽然面色不变,心中却不约而同忍不住起了好奇心。